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15

MINI - DVD | 2008.06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同人馆·

血红的季节

——《刺客信条》同人

时光回廊

潜龙谍影 孪蛇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官方小说·

寂静岭3／格兰蒂亚／龙背上的骑兵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鬼泣4》初期设定图



■《灵魂能力Ⅳ》插图

突如其来

先说一些跟游戏无关的事。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袭击了整个华中地区，震中位于四川省汶川县附近，距西南重镇成都只有约九十公里。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成都人，面对比唐山大地震还要强烈的震灾，看着聊天工具上的亲朋好友一个个突然失去踪影，我的慌张程度可想而知。尽管在拿起电话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想到，无线通讯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但仅存的一线希望还是让我用最快的速度选取了几个号码——爸爸，忙音；同学，忙音；朋友，忙音……妈妈应该还在家里，试试座机。片刻之后，那熟悉无比的长鸣声多少带来了一丝安慰，但紧接着又是一阵让人发狂的焦躁：如果没有人接……

家里的摆设几乎都已经变成了地板上的碎渣，还好妈妈没事，狗狗也没事，但都被吓得不轻。妈妈接起电话的时候正抱着狗狗准备往外跑。

直到那一瞬间我才总算是得到了一时的安心，让我能坚持着把这一天的班上完，可对亲友的挂念却始终没有停下过。灾难就这么来了，没有丝毫的预兆，没有留给人们任何准备的时间，久居天府之国的川人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场大难从天而降：几秒钟前还在和你谈天说地的友人顷刻间生死未卜，原本安坐家中怡然自得的夫妻转眼便成了难民，曾经温馨的居所则在一瞬间变得满目疮痍，根本无法再继续居住，更不用说那该死的余震和大雨了，反反复复，总在意料之外的时刻突然出现，让身心俱疲的同胞们愈加狼狈。位于成都市区的民众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重灾区的老乡了，他们正遭受着的苦难显然甚于城市居民千倍、万倍。

不管怎么说，衷心为所有受到地震影响的灾民祈福，希望他们能平安度过这个难关。

下面是跟游戏有关的话题。

《潜龙谍影4》就快要发售了，我很期待。

·······清雨

CONTENTS 目录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15
2008.6



封面用图：圣剑传说4
封面设计：紫血漪











卷首语 …… 003

时光回廊 潜龙谍影 孪蛇 …… 005

官方小说 格兰蒂亚 …… 046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 074
龙背上的骑兵 …… 094
寂静岭3 …… 122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 150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175

同人馆 血红的季节
——刺客信条同人 …… 202

幻彩花园 真·三国无双5 …… 216

名人堂 蕾纳斯 …… 222

游戏议会 失落的传承 …… 226
如龙 …… 228

游书苑 …… 230

名场面 最终幻想X …… 232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潜龙谍影 孪蛇（上）

TACTICAL ESPIONAGE ACTION
METAL GEAR SOLID®
THE TWIN SNAKES



文/周行文　编/翔月

人物介绍



Big Boss

大首领

军事天才，魔童计划中的被克隆体，美国FOX小队成员，中情局特工，后成为猎狐犬部队的创始人和司令官。



Meryl Silverburgh

梅丽尔·希尔弗伯

影子摩西演习部队的成员，罗伊·坎贝尔上校名义上的侄女。



Solid Snake

索利德·斯内克

传说中的英雄，最强的战士，前猎狐犬部队成员，大首领的克隆体之一，利奎德·斯内克的孪生兄弟。



Otacon

奥塔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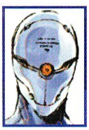
阿姆斯军工“Metal Gear”计划的开发组组长，天才科学家。



Liquid Snake

利奎德·斯内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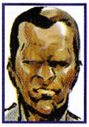
猎狐犬部队的战场指挥官，大首领的克隆体之一，影子摩西岛叛乱军首领。



Gray Fox

灰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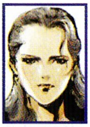
斯内克以前最好的朋友，在桑吉巴尔事件中曾与斯内克兵戈相向，差一点葬身于一片雷区之中。



Donald Anderson

唐纳德·安德森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局长。



Naomi Hunter

内奥米·亨特

猎狐犬部队的医务主管，遗传学博士，基因专家。



Roy Campbell

罗伊·坎贝尔

猎狐犬部队前司令官，斯内克的上司兼好友。



McDonell Miller

麦克唐纳·米勒

猎狐犬部队前生存教官，精通各种野外和战地求生的技巧。



Kenneth Baker

肯尼思·贝克

阿姆斯军工的总裁。



Revolver Ocelot

左轮山猫

曾任KGB特别审讯顾问，原俄罗斯籍军人、间谍、枪械高手，同时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身分。

序章

西元1999年夏季，桑吉巴尔的军事基地“世外天国”要塞里，一名躲在掩体后的男子疲惫地吐出一口气，用左手捂住自己肩头兀自汩汩流血的伤口。

从西元一九九零年开始，冷战的结束让这个世界重新驶回了和平与秩序的轨道。那些被冷战利用之后却又被抛弃的力量渐渐分散到世界各地，有的为政府所用，有的被私人收纳，有的自立门户……军人们因时代的风向而随风飘舞，并逐渐成为主导世界格局的演绎者。

辽阔无垠的非洲大陆虽然偏僻、贫穷，但资源却十分丰富，因此它成为了世界上仅存的几个战乱地区之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仍饱受战火的洗礼。来自世界各地的佣兵团围绕着诸多借口而展开战斗，将火和血蘸着笔墨写在不为人知的黑历史中。

桑吉巴尔，非洲坦桑尼亚东部的一个岛屿。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人在这里秘密建造了巨大的军事要塞。并将发明了能制造石油的微生物“欧利斯油藻”的科学家绑架至此，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世界危机。

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索利德·斯内克就知道，自己的对手将会是谁。

那个人，曾经拥有最崇高的荣誉。

那个人，曾经拥有最强大的力量。

那个人，曾经拥有最伟大的称号。

那个人曾是军人中的传奇，国民的偶像，但却在上一次的任务中成为了一个失败者，而究其原因却只是因为他自己。

斯内克奔赴桑吉巴尔执行任务之前，心中惟一想的，就是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击败这位不败的传奇，阴谋与纷争的制造者。

现在看来情况似乎有些不妙。

之前与灰狐的战斗已经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体力和精力，在布满地雷的沙地上徒手格斗，其辛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如

今武器也在要塞的层层防守下消耗殆尽……也许正如他那位刚刚逝去不久的挚友所说那般，这一战将是斯内克的最后一战。

“斯内克！”面容苍老冷峻的男子手持重型机枪站在不远处，对着掩体一阵狂射，随后又高声喊道，“你真是我最优秀的儿子，居然能坚持到这里！我们父子的重逢，你不觉得感动吗？”

斯内克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趁着大首领高声喊话的机会摸了摸自己的随身腰包，想知道里面还剩下些什么可当作武器来使用。

遗憾的是，腰包内空空荡荡，就如同他现在的体力和心情一样。

“我不明白！”斯内克感觉到肩头的伤口似在慢慢凝结，为了恢复体力他必须尽力争取时间，“控制凭空制造石油的油藻，统治世界，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么？”

一直以最充沛状态迎战斯内克的大首领听到这个问题后，竟然愣了一瞬。

若不是斯内克的提问，恐怕大首领自己都忘记了，自己这么多年所执着的、努力的，到底是什么。

恍惚间脑海中飞掠而过如电影镜头般的往昔影像，数十年的经历在自己心中一闪而过，大首领手中的枪竟渐渐垂下，老态龙钟的军事天才在沉默中表达了自己的思索。

“我的孩子……你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追求呢？”

“至少不是战争。”斯内克尝试着活动自己的手臂，低头看见一样事物。

这时，斯内克为自己内心的疯狂想法苦笑了一下。

“不是战争？”大首领冷笑一声，充满霸气的声音再度高亢起来，“孩子，战争并非你我的意志所能改变，它必将永无休止。就好像你的那些兄弟，你看看他们！他们在战争中成为孤儿，再被训练成最优秀的士兵，发动新的战争，产生更多孤儿带来下一个轮回。这世界就是这样完美循环着，你我都摆脱不了这种命运。”

略微顿了顿之后，大首领微微垂下的枪口再度升起。

“所以，战斗的结果并不重要，就像抗争和改变的结果并不重要一样。我们只是永远去战斗的一群人，死者安眠解脱，生者继续饱受折磨，直到永远！”

大首领的怒吼仿佛冲破天际的雷光，在基地深处狠狠炸裂。斯内克背靠着墙壁，剧烈地喘息着，想象着此时大首领的动作和表情。随着那沉重枪械的曳地声，斯内克静静感觉着大首领移动的方向。

“我并不这么认为。”斯内克将身体略微压低一点，喘了口气开始反驳自己昔日的长官，“我们出生的目的是为了守护国家的和平，热爱自己的国家，而不是通过战争让它陷入痛苦之中！”

斯内克的喊话换来“哒哒哒”一连串的子弹声。

有几发子弹掠过头顶落在斯内克眼前的地面上，发出清脆又追魂的金属撞击声。

“国家？”大首领像是被什么东西刺激了一样，重重地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国家是什么？是抛弃我们的那台冷酷机器吗？”大首领的声音在空旷的军事基地内冷冷回荡，“国家从我们这里夺走了尊严，夺走了家庭，夺走了一切，最后连我们的生命都不放过。我们为国家付出了一切，国家又给了我们什么？战士的骸

骨埋在异乡，战士的荣誉被阴谋掩盖。我的孩子，你看看你自己，再看看我，你难道不觉得悲哀么？”

即便只是在跟大首领拖延时间，对方的这番话依然让斯内克内心深处生出一股浓浓的疲倦。

不管是身体上的疲惫，还是精神上的倦意，都让历经生死的战士第一次有了远离战场的想法。

只是摸着瓶子的那只手依然坚定，斯内克的目光望着头顶的弧光灯，在灯光的照射下，他和大首领的距离正在彼此拉近。

“斯内克！”大首领感慨完毕，渐渐恢复了一个老成枭雄的面貌，“你好像没有武器了，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成为远离这战场的失败者？”

“不！”斯内克的吼声远远超过了大首领，“和平并非什么人赐予，它是我们所有人竭力维持的一座城堡！正因为有你这样的人，这个世界才永无安宁。”

“所以你我谁死了都没关系。”大首领森然咧嘴，花白的头发在基地中央亮成一抹死亡的银白，“如果还没有觉悟，就出来决一死战吧！斯内克！”

好，就是这个时候！

说了这么多话，斯内克和大首领无非都在以声音确定双方的确切位置而已。两人惟一的区别只是一人手中持有武器，另一人则赤手空拳。

大首领声音尚在回荡，斯内克已斜身冲出掩体，抛出一只玻璃瓶。

玻璃瓶中金黄色的液体在空中被灯光照得一阵闪耀，大首领的目光在这道奇怪的弧线中愕然了一瞬。也就是这一瞬，让斯内克找到了属于他的机会！

ZIPPO打火机在下一秒钟内被点燃，大首领手中的枪已然吐出火舌。火焰在空中以玻璃瓶为核心交汇出惊心动魄的X字线。

空气在这一刻仿佛因两人的动作而凝结，斯内克和大首领的瞳孔中只有那个圆柱型的玻璃瓶。

子弹在空气中激起道道涟漪，斯内克昂然雄叫了一声，迎着大首领手中的火舌大步奔去。

打火机紧随着瓶中的液体贴近了大首领，不知为何，这位动作敏捷的老兵此时竟巍然不动站在原地，手中机枪的子弹已经射入斯内克的右臂。

没中动脉，没伤到骨头。

这是刺骨疼痛中斯内克惟一能想到的，年轻的战士将手中打火机递到了玻璃瓶碎裂的位置。这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在他面前陡然熊熊燃烧起来。

火焰瞬间爬上了满脸皱纹的大首领身体。号称BIG BOSS的男子在诡异的笑容中怒吼了一声，继续向继承着自己血统的长发战士射击，但却因痛苦而丧失了准头。

无数的子弹因这种痛苦扭曲而射向天空。只是片刻之间，头顶的雪白灯光在激射中裂下点点碎片，洒落在这对父子之间。

使出了全身最后一点力气，斯内克认命似的倒在地上，望着浑身被火焰包围的那个人，他的心中竟出奇地平静。

“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吧……只有一条蛇，只有一个领导者……”

斯内克对着空中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对着正在烈火中扭动身躯的大首领诉说。

“你的人生如此成功，受人敬仰，国

家重视你，孩子们崇拜你，甚至灰狐也尊敬你如父亲……但这一切，只让你想到这样的结局吗？”

喃喃自语般的问话在熊熊火焰中渐渐消寂下去，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大首领的身躯在烈火焚烧中渐渐垮掉，基地中仅剩的枪声也安静了下来。

没有风的室内只有一明一暗的灯光落在斯内克脸上，长发的战士仰面躺在地上，周围静得能听见自己呼吸和心跳的声音。刚才和大首领的一问一答仍在脑海中回荡，斯内克不知该如何去理解大首领所做的一切。

自魔童计划曝光之后，斯内克的身分与大首领之间越来越近，所走的路却截然相反。如今经过这一次彻底的背叛之后，斯内克似乎终于想通了些什么。

朋友终结挚友，亲人了结长辈。新陈代谢的时代里，注定一生都在战场上的军人们惟有用这种方式来阐述属于自己的歌。那歌声悲凉婉转，笔直流过时之长河。

再也没有力气挪动身体，斯内克躺在地面上，任残光和空气中的粉末在眼前游荡。

大首领身上的熊熊火焰已将近止歇，炽烈的热转成了刺骨冰冷。

死一般的寂静包围着战士，他的一半身躯藏在黑暗之中，另一半则暴露在光线之下。

……

……

基地外渐渐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斯内克有些悲伤地想，也许这一切正是大首领想要的结局吧？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简单自然，一直到此刻归于沉寂。

正如英雄鹊起时之喧嚣，寂灭时之寡淡。

关于桑吉巴尔地区世外天国军事基地的叛乱行动报告在数个小时之后交予美国政府的最高指挥者过目。

整个事件的策划者，代号“大首领”的军队英雄和传奇在本战中死亡。杀死大首领的是魔童计划的产物，代号为斯内克的克隆战士。

大首领的尸体被军方运回国防部用于研究，以大首领细胞为主体的克隆计划仍在持续进行。

世界仿佛一夜之间和平了，除了那些在此战中死去的人们和他们的亲友，没有人记得这次痛苦。

这一切仿佛就这样渐渐归于平淡，直到许多年以后……



1

西元2005年3月。北阿拉斯加白令海上，孤独的岛屿在冰川之间若隐若现，空中有一点黄绿色正在缓缓靠近岛屿的中心。

头顶的直升机激起强烈的旋风，吹动着年轻人的长发。身穿淡灰色风衣的男子站在降落点附近，仰头望着飞机窗口探出的那张苍老脸庞，露出一丝笑容。

“欢迎你，我的朋友！”

老者望着站在停机坪上的男子，脸上露出同样欣慰又带着一丝兴奋的笑容。两人的手在直升机尚未停稳之际便已紧紧握在了一起。

“不，应该用‘同志’来称呼我。”

尽管脸上的表情温和坚定，老者的面容中仍带着一丝隐约的戾气。年轻的长发男子望着老者的脸，联想起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笑容更盛。

“好吧，那么我们现在需要你——同志！”

老者似乎很享受这种带着恭维的口气，有些自矜地点点头。他的目光望向长发男子的身后，深邃广阔的阿拉斯加白令海在午后的夕阳中渐渐陷入金黄色的天空之中。

贯穿阿拉斯加全境的阿留申山脊终年被厚厚的银白色覆盖，古老的爱斯基摩人的残族们在这里定居、繁衍，世世代代将对大地的崇拜埋入故土之中。如今这里却已成遮掩科技的天然屏障，美国军方在这里建造了庞大的核反应工厂，随即又在之后的岁月里废弃它们。经过多年的风雪吹拂，这里已变成一片死寂之地。

遥望海面上的景致，苍老的军人扭头沉声问道：“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这里的一切。”年轻的长发男子微笑道，“不过首先……要从你最擅长的部分开始。”

老者冷酷地笑了：“审讯么？”

长发男子点点头，带着厚厚鹿皮手套的右手在空中轻轻挥动，领命的巨型武装直升机尚未停下便已再度冉冉升空，在落日余晖中朝着遥远的彼方飞去。

尽管阿拉斯加的空气冷冽刺骨，对于早已习惯了西伯利亚的老者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他眯着眼睛目送直升机离去，转身跟随长发男子进入基地。

“行动什么时候开始？”

“三个小时后。”

老者停下脚步，回头再看了一眼基地外的广场。

飘扬的美国国旗正被一名士兵缓缓撤下，光秃秃的旗杆在黑暗即将降临之际直指天穹，犹如不屈斗士的手指。

“复兴吧，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度。”

以只有前面男子才能听见的微弱声音暗暗祈祷之后，老者缓步走入黝黑绵长的通道，追上长发年轻人的脚步。

“政府对我们的声明会做出什么反应？利奎德。”

“还能有什么反应？拖延时间是他们的一贯作风。”长发青年利奎德·斯内克冷笑一声，“然后这些人会想尽办法来确认我们是否拥有核打击能力，并以此来判断下一步行动。”

利奎德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目光灼灼地落在身边老者的身上。

“所以这一切都要靠你了，我的同志。从那两个男人身上问出密码，然后我

们亲爱的政府就能知道咱们是不是真的拥有核打击能力了。”

说到拷问这个话题，老者的脸上浮现出一股强烈的自信。

“好吧……我会让那两个人知道‘左轮山猫’这个名字的真正涵义！”

两人的脚步声越过绵长的走廊，落在即将受审的人耳中，无异于地狱的喃喃呓语。

远处，最后一丝阳光渐渐混入海洋之中。幽暗冰冷的阿拉斯加长夜降临在这片土地上，以无边的墨色吞噬了一切。长长的、冷冷的夜晚开始了。

一场新的风暴正山雨欲来。

2

美国五角大楼七层的作战会议中心里，眉头紧锁的国防部长正坐在宽大舒适的沙发上，望着眼前的一块液晶板，紧闭着嘴唇一言不发。多年的政治斗争让国防部长吉姆·豪斯曼变得沉默又冷淡。尤其是这种场合，他更显得格外的冷漠。

距吉姆·豪斯曼不远处的液晶屏幕上，一段影像正被反复播放。同在会议室里的人并不多，几个身上的军章超过了胸口面积的大佬们都与吉姆·豪斯曼一样，以一种近似于崩溃的心情望着液晶板，震惊不已。

液晶屏幕上，映着长发飘逸的利奎德·斯内克站在空旷的广场上，背后是绵长的海岸线和海面上的点点灯光。利奎德面容冰冷，仿佛雕塑一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表情，只是简单地对着摄像头陈述着一些事实。

“影子摩西岛已经被我们占领了。”利奎德的声音干脆而不见丝毫喜悦，“这个国家已经腐朽，如今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既然没有人敢于挑战美利坚的权威，那就由我们来完成好了。”

“妈的……他还像以前那样，说得自己好像一个殉道者。”听着利奎德的声音，站在国防部长身边的副官低声咒骂道。

吉姆·豪斯曼抬头看了一眼自己年轻的副官，没有说话，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到利奎德的影像上。

“所以你们要搞清楚。”利奎德的双眸冰冷刺骨，几乎能穿过屏幕刺在观看影像者的心中，“这是革命，不是恐怖活动。我们所要争取的是战士的权益，而不是继续充当国家的走狗。如果你们对我们的实力仍有疑问，请查阅关于猎狐犬部队的一切资料；如果你们对我们的力量仍心存侥幸，请观看关于影子摩西岛的历史资料。”

吉姆·豪斯曼表情深冷地捏着手中的铅笔，几乎要将特制的记录用铅笔捏断。

利奎德看不到国防部长的精彩表情，仍无动于衷一般地叙述着自己的力量：“现在这里拥有猎狐犬最精良的数千名士兵，这些士兵配备着当今最高端的武器，接受过全世界最好的战斗战术训练。你们也不要奢望能通过任何暴力方式来解决这次问题，亲爱的国防部的诸君们，如你们所知，影子摩西岛不仅仅是废弃的核工厂而已……”

利奎德这句话让所有人心中颤抖了一下。掌握着国家最高机密的这些人都知道，影子摩西岛代表着什么。那是常年在国际舞台上自我标榜核裁军的美利坚众多秘密核基地之一，储备着能够直接打击任何国家的、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

“我知道你们对所有的人都持不信任态度。”利奎德的表情终于有了些许变化，仿佛是在尝试理解屏幕另一端那些人的反应，又仿佛是在嘲笑，“去调查吧，我给你们二十四小时的反应时间，我知道你们的效率，就像你们知道我们的效率一样。如果四十八小时之后仍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我将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一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发射洲际导弹，美国政府将对此举带来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利奎德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打了个冷战，纵如吉姆·豪斯曼这样的老政客也眼皮微抖。

示意副官打开通讯用麦克风，国防部长凑到通讯终端前，压低嗓音嘶声诘问道：“利奎德，你知道自己现在的行为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即使听到国防部长的声音，利奎德的表情依然没什么变化，“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知道我在做什么。”

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国防部长抬头瞄了一眼自己的副官。心领神会的副官俯身对着麦克风低声道：“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多么简单啊。”利奎德的声音犹如坚冰一样，顺着扬声器刺进在场每个人的心中，“钱和我们的宝物。曾经在桑吉巴尔被那条狗杀死的英雄，我们的父亲——大首领的尸体，还有十亿美金。当我们得到应该得到的这一切后，我想咱们之间的谈话大概就可以继续了。”

吉姆·豪斯曼望着屏幕上的英武男子，虽然明知道对方看不见自己的表情，但仍勉强将自己的面容调整得平稳从容。

“你知道……”

“你们需要时间考虑对不对？”利奎德嘲讽般地打断了国防部长音节冗长的发言，“我给你们四十八小时，如果届时没有正面回答，我会向全世界证明我的决心。”

下一秒钟，液晶屏幕上的画面转成一片漆黑。利奎德的声音和影像同时消失了，只留下沉重的呼吸声在会议室此起彼伏。

国防部长回头望着自己的同僚和部下们，微微眯起眼睛。

“诸位，请去确认资料，如果他所说的无误，立即接通总统热线。”

“部长，这件事……”副官有些担心地提醒道。

“我知道。”吉姆·豪斯曼低声说道，“我的好友，DARPA局长唐纳德·安德森也在基地里。”

这句话让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来。这一刻国防部的齿轮开始高速转动，所有人朝着自己的岗位飞奔而去。

去迎接来自美国最精锐兵团的挑战。



3

阿拉斯加深处的山谷之中。几条爱斯基摩雪橇犬正围在一间小木屋门口打转，热气和灯光自门缝之中微微溢出，房间内一片静谧。

一名身材魁梧的短发男子正坐在沙发上，低头仔细擦着手中的军用匕首。房间内的摆设简单有序，看上去仿佛军人的宿舍一般。

壁炉内火光微微跳动，拖曳出长长的影子。男子的双眸在火光处停留了片刻，忽然换了换坐姿，让自己的身体改变了面对门口缝隙的角度。在几条雪橇犬的呜咽声中，强烈的风雪已经开始降临。

“国防部的人都是蠢材吗？如果这里是敌人的领地，现在就可以计算伤亡抚恤费了。”

男子抬头望了一眼门口，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谁说话。

这种刺激显然很有效，下一刻已有人在轻敲木门。天空中也隐隐传来螺旋桨的轰鸣声，显然大批人员已降临至这片宁静的山谷之中。

“房间里有人吗？”外面的声音略显年轻，却很镇定，“我来自五角大楼，相信您应该清楚我没有恶意。可以让我进来说话吗？”

“门没锁，你可以自己走进来。”

门被轻轻推开了，一名相貌英俊的军官站在门口，略显尴尬地收起了自己手中的武器。尽管表情上依然镇定，但面对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仍让他的双腿微微颤抖。

房间里的男子抬头看了一眼来者，然后继续擦着自己的匕首，什么都没有说。匕首的锋刃处反射着壁炉的光，刺得年轻军官有些睁不开眼睛。

似乎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尴尬的局面，年轻军官向前走了两步，带着一股压力靠近了那位传说中的英雄。面容沧桑的男子刚才瞥在自己脸上的那一眼，让年轻军官明白自己这次的任务似乎并不能顺利进行。

“斯内克……先生。”年轻军官小心翼翼地开口了，“我们并不想打搅您目前的生活，但此时美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恐怖危机……”

斯内克放下匕首，将手中的油布条扔进壁炉，依然没有说话，而是将目光彻底放在了年轻军官的身上。

“我没有兴趣。”

“……”还没把话说完的年轻军官愣了一下，全然不知道谈话该如何继续。

“你们吓着我的狗了。”斯内克将匕首收回皮套，淡淡说道，“我已经退役了，也没有继续为这个国家效力的理由。你们去找别人吧……”

“但是斯内克先生……”

大概是第一次被人以这种冰冷的态度拒绝。年轻军官的脸上涨出一股被羞辱出的红色，他抬起手，想要像在学校里向同学讲演时那样慷慨陈词。

斯内克摇摇头，打断了对方的讲演欲。

“我说过了，你吓到我的狗了。让你的那些同僚们赶快离开，你不该来这里找我。”

男人的威势让年轻军官忍不住后退。此刻年轻军官忽然有些明白了，为何自己请缨这次说客任务时，有些老军官脸上荡漾着看热闹似的笑意。

从军校毕业后就从未上过战场的年轻

军官遭受到强硬的拒绝，有生以来最难堪场面让军官的呼吸渐渐沉重。他有些神经质地拔出自己的佩枪，枪口疾指坐在小木屋中央的男人。

“索利德·斯内克！”

短发的男子仍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将手中匕首套放回自己腰间，转而注目脸颊通红的年轻军官。

“武器不该这么用。”

话音犹在的瞬间，短发男子踏出一步，双手格住年轻军官小臂，向上微微角力，年轻军官手中的武器立刻脱手而出。

下一刻，枪已落在短发男子的手中。短发男子将手中的伯莱塔手枪平端举起，瞄准了年轻军官的眉心。两人此时距离已超过五步，年轻军官纵然有更强的身手，也无法从短发男子手中夺回自己的武器。

“枪是为了克制近身格斗而准备的武器，它的优势就是距离和速度。”斯内克的声音平稳干脆，仿佛毫不在意对面军官羞愤交加的面容，“实在无法想象，像你这样的人能在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

两人的动作僵持数秒之后，斯内克放下手中的枪。对面军官脸色已成赤红，他知道此刻自己已没有了跟斯内克对谈的资格。

“你回去吧。”斯内克没有将枪还给年轻军官，只是重新在椅子上坐下，“世界的安全总有人维持，并不一定是我。”

年轻军官铩羽而归，门外的直升机螺旋桨声也渐行渐小，木屋内重新拾回寂静。

斯内克好像一切都未发生过一样，只是望着门口偶尔吹进的雪屑，脸上仍没有太多表情。

没过多久，如同斯内克预料中的那样，敲门声再度响起。

“我可以进来吗？”

和之前那名年轻军官的发言类似，只是这次的声音显然苍老浑厚了许多。

斯内克眼皮跳了跳，以同样的话回答：“门没锁，你可以自己进来。”

小木屋的门再次被推开，这一次走进来的并不是年轻稚嫩的国防部官员，而是一名稳重的老者。

“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斯内克看见来者，发出一声叹息。此时他已知道，自己这一次无论如何也将无法推脱。

“国防部的官员都是些蠢货，但行动预案总要制定超过一套。”来者步子端正地走到斯内克面前，低头端详他椅子前的摆设，“大卫，你现在也开始喝酒了？”

“摆设而已。”斯内克站起身来，“既然你来了，还是详细说说吧。”

“事实上这事必须找你。”来人坐在斯内克对面，双手很严肃地合在胸前，正视斯内克的眼睛，“否则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会启用我？我都已经退役这么多年了。”

“国防部的人总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做这种事。”斯内克淡淡摇头，“说吧。”

“这一次问题出在猎狐犬身上。”

斯内克猛然抬头，有些惊讶。

“什么？”

来者摊开手掌，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

“大首领留下的遗产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多……前几天猎狐犬部队在影子摩西岛附近展开军事演习，没想到随后就发生了叛乱。”

“是谁策划的？”

“你的兄弟……”坐在斯内克对面的老者叹了口气，“利奎德·斯内克。”

斯内克愣了一下："是他？他想要干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为了猎狐犬部队吧。"老者低声道，"你也知道魔童计划之后……包括你在内，所有人的身体都有细胞衰老的迹象。为了抑制这种细胞衰老的遗传缺陷，他必须得到大首领的尸体。可你也知道，大首领的尸体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个不能触碰的禁忌。"

"复兴'世外天国'吗？"斯内克直奔重点，"影子摩西岛？那里现在正在进行秘密核试验？"

"对。因为你对猎狐犬部队比较熟悉，又拥有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单兵作战成绩。这一次政府决定启用你，再一次解决猎狐犬留下的麻烦。"

斯内克将手中的香烟扔到地上，以脚碾灭。

"出发吧，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也有你的苦衷。"

罗伊·坎贝尔看着眼前的男人，心中有些愧疚也有些感动。

这个世界上，自己大概是斯内克最信任的人了吧？为了梅丽尔将他卷入这件事，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军人心中的疑问仿佛门外的风雪，吹过即消散在寒冬之中。斯内克留下干粮给雪橇犬，登上了老长官为他准备的直升机。

4

阿拉斯加美军军事基地灯火通明的作战会议室里聚集了不少人。与之相隔的单独密室里，罗伊·坎贝尔正对斯内克解释作战细则。

密室房间干净整洁，除了一些斯内克并不熟悉的仪器之外，还有一名身材高挑的长发女性站在罗伊·坎贝尔的身后。女子看着斯内克的眼神有些古怪，斯内克知道自己在军队中有着怪物一样的传说，因此并不在意女子的目光。

"这是一次老样子的单兵作战行动。"罗伊·坎贝尔解释道，"你要一个人潜入摩西岛上的军事基地，做两件事。"

"哪两件事？"

"救出被困的人质，包括DARPA局长唐纳德·安德森和阿姆斯军工的总裁肯尼斯·贝克。然后确认对方是否拥有真正的核打击力能力。如果拥有，请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摧毁。"

"听上去真挺简单的。"斯内克苦笑了一下，"这一次比桑吉巴尔还要命。"

"现在没有时间讨论这个了。"罗伊·坎贝尔没让斯内克继续抱怨下去，"由于这是一次没有官方授权的行动，你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被美国官方承认，也不会有官方配给的装备给你，一切装备都需要你从作战现场即时取得。"

"明白。"

罗伊·坎贝尔回头看了一眼身材修长的美丽女子，继续说道："我们对你会给予一定程度的情报支持，包括生物雷达和纳米机器人通讯器。等一会内奥米博士会对你进行无创手术，并同时为你注射防冻液。"

"阿拉斯加的海水啊……"斯内克低下头，"真不想再尝试这种滋味了。"

罗伊·坎贝尔站起来，总结道："你也不是第一次参与这种作战了，不用对你作过多解释。接下来尽快让内奥米博士为你进行手术吧，过两个小时之后我们会被潜艇送到白令海最接近摩西岛的暗礁群附

近，那里的海下雷达网是岛屿周围防御最薄弱的地方。”

“有地图吗？”斯内克抬头看了一眼身高出众的内奥米，问了下重点。

内奥米替坎贝尔上校回答了斯内克的问题：“影子摩西岛的地图不是什么秘密，我会直接存入生物雷达供你调用。”

“那就好。”斯内克在手术床上安静地躺下，“博士，请你快一点。即使是美女，用针头对着我，我也会紧张。”

内奥米点点头，开始手术。

手术全程不过十几分钟，手术后斯内克立即跳下床想要走出密室，内奥米却递过一套衣服给他。

“穿上这个。”

“这是什么？”

“高防寒性的战斗服。”内奥米望着赤裸上身的斯内克，表情和语气都很平静，“方便你在寒冷的环境里战斗，也能替你抵抗一些打击。”

“我要换衣服，女士请转身好吗？”

“我是个医生。”

斯内克点点头，没有继续坚持，低头开始换装。

两分钟后两人从密室里走出，作战会议室里的人都以奇怪的目光望着斯内克。

斯内克回头看了一眼表情平静的内奥米，似乎明白了什么。

罗伊·坎贝尔没有赘述地重复作战计划。斯内克沉默地跟在老上司身后进入潜艇，装有最新防雷达技术的潜艇缓缓沉入水中，陡然变化的空气压力让潜艇上体弱的几名文职人员脸色变得极差。斯内克扭头看了一眼内奥米，悄悄将一只小塑料口袋送入自己口中。

“从这里到预定区域大概要四十多分钟。”罗伊·坎贝尔低头看表，“你的时间很有限，我们最多也只能为你争取不到二十个小时的时间。”

“知道了。”

罗伊·坎贝尔点点头：“这一次，美国的命运都在你手中，请务必小心。”

斯内克自嘲地笑笑：“你最后这一句是作为朋友的嘱托，还是作为军人的叮咛？”

“都是吧。”

罗伊·坎贝尔与内奥米交换了一下目光，对着潜艇内的作战小组成员宣布道：“现在开始了——‘影子摩西岛作战计划’！”

潜艇在海水中缓缓推进，人力所能承受的水域里危险重重，潜艇小心地无声行驶，避开了摩西岛上的雷达搜索。

“快要到了，你去准备。”

斯内克点头，收起刚刚点燃的香烟，跟随潜艇工作人员登上鱼式单人潜水器，迅速固定好双手和氧气筒。潜艇底舱的发射准备口已缓缓开启，将斯内克和潜水器都包入其中。

“准备发射……”

罗伊·坎贝尔的低声读秒在斯内克的耳畔听来清晰无比，斯内克知道这是内奥米在自己听小骨上移植通讯器的功劳。低头望了一眼身下无边幽冷的海水，斯内克猛吸入一口气，让空气充满自己的肺部。

“嘭！”

简单干脆的一声微响之后，潜水器被注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斯内克能感觉到身体周围猛然涌来的寒意，几乎穿透肌肉刺入骨髓。若不是有防冻液和作战服的抵御，只是这一下恐怕他已被海水的寒冷杀

死在水下深处。

海水的强大压力猛烈挤压着肺部和胸腔，这股猛烈的痛苦几乎能让一个普通人立即昏迷。

斯内克透过潜水镜紧紧盯着眼前，交错纵横的红外线在淡绿色的特制潜水镜后看起来分外明显。斯内克竭力控制着潜水器的方向，让自己的身体能够穿过那些红外线感应条的缝隙。

水流湍急，乱石嶙峋。

肺部的空气渐渐被消耗，斯内克在强烈的水压下亦无法让自己的力量真正控制潜水器。随着水流的一波一波荡漾，身后潜艇缓缓离去带来的涟漪激荡出层层波纹，斯内克随波逐流地穿过红外线防护网，手中的潜水器已无法控制。

松开自己紧紧抓着潜水器的双手，斯内克自水中望见一丝微光。朝着那光的方向，他向上轻轻游去。

阿拉斯加白令海上影子摩西岛基地三号码头，斯内克行动的第一目的地。

数秒钟后，斯内克的身体破开水面，缓缓自隐蔽处的栏杆下爬上。脱离了刺骨寒冷的海水，传说中的战士用目光搜索了一遍这部分基地，目力所及皆是集装箱货柜，内里装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反正他也不能大费周章地撬开其中一个看看。

确认了这里只有两名士兵巡逻之后，斯内克低头轻轻捂住自己的右耳，听小骨上的通讯器发出讯号，罗伊·坎贝尔的声音在斯内克的耳畔响起。

“斯内克，一切顺利吗？”

“我在三号基地的搬运码头。”斯内克望着周围的回答道，“一切顺利，不过看起来似乎只有通过电梯才能上去。”

“想办法吧。”罗伊·坎贝尔看不到具体的情况，只能让斯内克自由发挥，“优先去寻找人质。”

斯内克应了一声，弯腰躬身向前冲去。

5.

军事基地内部，灯火通明的总控制室内。

左轮山猫以ID卡划开电子门，对迎面的长发男子摇摇头：“出了点小意外。”

“意外？”

利奎德忍不住皱起眉头，对于常年在计划中生存的军人来说，意外是最不能容忍也最让他们不快的字眼。此时从左轮山猫的口中说出，利奎德得不由得对眼前这位曾经能力出众的老人产生了一丝怀疑。

“唔……我高估了人类肉体承受痛苦的极限。”左轮山猫向对方解释道，“本以为他可以承受一些酷刑，毕竟曾经是军人……但现在他们似乎养尊处优得让人嫉妒。”

左轮山猫的解释让利奎德安静下来。长发男子在心中估计了一下此时的状况，微笑起来。

“我的同志，你似乎还不知道吧？”

“什么？”

“我有一位老友来访。”

利奎德背后矗立着一堵巨大的监视器墙，分割成无数个画面的图像构成了整个影子摩西岛的全景。刚才利奎德的目光显然在这上面曾做停留。左轮山猫的疑惑地看向监视器，却一时无法发现哪一部分出了问题。

“听说过索利德·斯内克这个名字吗？”利奎德淡淡问道。

“当然听说过。”左轮山猫悚然一惊，“他来了这里？”

利奎德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随便按了几个键，将距自己最近的一块屏幕切换成微距。一条淡淡的水色印记拖在地面上，水池的水面尚有微微涟漪。

看到这一切，左轮山猫抬头以眼神询问利奎德：“闯进来的人是他？”

利奎德脸上泛起一丝自信的微笑：“是啊，应该就是他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他更熟悉单兵作战，也没有谁比他更熟悉猎狐犬部队。更重要的是……没有谁比我更熟悉美国政府的作风，他们怎么可能老老实实把钱和父亲的尸体交出来。”

左轮山猫望着充满了自信的男子，猛然一掀自己的风衣，露出配在腰间的一双左轮手枪。银白色的枪身流过华美的线条，也流过手指抚摸的淡淡磨痕。这些痕迹诉说着岁月的绵长，战士的杀戮，还有对强敌的藐视。

“我去干掉他。”

利奎德抬手拦住了自己的盟友。

“不，你还有更重要的事做。”

“嗯？”

“继续拷问。”利奎德眯起眼睛，浑身散发出强烈的自信，“我们还有情报需求，而这方面你是惟一可以信任的专家。索利德·斯内克的到来我早有预料，他是备用方案里要针对的一部分。”

左轮山猫没料到利奎德居然对自己的过失毫无责问之意，不禁有些意外。

“那拷问事故的尸体……”

“扔在刑讯室吧。”利奎德随意说道，“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更让人惊讶的专家……你对猎狐犬部队的帮助已十分巨大，若不是你我们也不知道这次演习的目的不止是核试，也不会有机会发动革命。”

“这些都是小事。”左轮山猫谦虚道，“我们是有着同样理想的同志，为了理想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利奎德点头对左轮山猫的话表示赞同。两人交换情报之后，左轮山猫走出控制室，利奎德跟在后面，两人随即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

左轮山猫走向刑讯室，利奎德则直奔第三基地的中央广场，在那里有等待他前往基地另一端的直升机即将起飞。

夜色中风雪正劲，漆黑的穹空中，狂风吹动着雪花搅乱人的视线。利奎德站在平台上遥望第三基地中央广场，巨大的探照灯在直升飞机起落坪上来回游曳。猎狐犬的士兵们怀抱武器在风雪中沿着固定的路线来回巡逻，整个基地森严得犹如一个完美的循环。利奎德望着这一切，心中想象这里成为大首领梦想的世外天国那一刻，不禁又有些激动起来。

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带起更加强烈的旋风，反倒将附近的风雪吹得干干净净。利奎德抬头望了一眼通往中央广场的电梯，赫然发现一个人影正在那里一闪而过！

利奎德的嘴角咧出一丝微笑，对着那个方向。

“来吧，我的兄弟，这里欢迎你！”

在心中发出这样的呐喊，利奎德转身钻入客舱。雌鹿武装直升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缓缓升空，带着他融入无边的夜色之中。

6

基地的状况比想象中要稍好，这是斯内克来到中央广场之后的第一感受。

迎着风雪，斯内克一眼就瞥见了那个

和自己相貌相同的男子走上飞机的一瞬。自己这些年来为了区别和那个男人的不同，才一直保持着短发的样貌。

利奎德·斯内克，同样是军队中的传奇，如今的猎狐犬指挥官，曾经拥有惊人能力的军队偶像。

英俊、强大、冷酷、富有激情、行动力强……斯内克能够记起大多数人对利奎德的评价，但此时他不想去回忆这些。

第一个反应，斯内克闪身躲至货柜后，侧过身体以眼角余光瞄向利奎德。

利奎德似乎向着斯内克的方向看了一眼，却没有任何表示，只是弯腰进入武装直升机。

直升机起飞之后，整个广场顿时寂静下来。除了风吹过雪地的呜咽声，只有探照灯扭转滑轴时发出一丝微弱的吱嘎声。

大多数的声音被淹没在风雪之中，包括斯内克和猎狐犬士兵们的脚步声。

正要行动，耳畔的发报机又一次发出呼叫声。斯内克蹲在原地没有移动，开始仔细聆听讯号那边的声音。

内奥米博士移植到斯内克体内的纳米机器人已发挥作用，视网膜上出现了通讯者的样貌。斯内克望着隐约可见的身影，心中惟一想到的就是回去一定要让内奥米博士将这些纳米机器人排除，这种近似幻觉的感受实在让自己有些不舒服。

“我们从军事基地派了两架F16过去。”坎贝尔的声音自斯内克耳畔响起，“这架雌鹿大概是为了迎战才开过去的吧？”

“驾机的是利奎德。”斯内克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扩散出去，“两架F16恐怕凶多吉少，他的驾机技术没多少人可比。”

“F16是试探攻击，也是为你争取时间。”罗伊·坎贝尔解释道，“如今你要尽快寻找被关押人质位置，同时想办法解救他们。”

“我知道了。”

“哎呀，这种天气还要开直升飞机，简直是太荒唐了。”

斯内克正打算结束谈话，又一个声音自他的耳畔响起。

斯内克愣了一下，没有走出掩体，而是保持着自己的位置，向自己的长官确认这个声音的来源。

“坎贝尔上校，刚刚这个声音是谁发出的？”

“哦，那是美玲，忘记跟你介绍了。”坎贝尔上校的声音里没有敌意，这让斯内克觉得略微安心，“这位是我们无线电通讯器的研发者美玲，她会给你通讯的技术支援。”

一个女孩的影像浮现在斯内克眼前，相貌甜美的女孩看上去最多不会超过十八岁。这让斯内克稍微感到有些意外。

“哦？没想到发明这套军事器材的人居然是这么美丽的女孩。”

“谢谢夸奖。”通讯器那边的女孩微笑了一下，“不过你这话说得真勉强，是不太会奉承人吧？”

斯内克摇摇头：“不，我没有奉承。不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还是赶快抓紧时间行动吧。”

没有人反对斯内克的话，同发现号潜艇的对话到此结束。斯内克在凛冽的风雪之中站直身体，遥望远方，低头确认着猎狐犬部队士兵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亦步亦趋地跟着这些脚印融入到黑暗中。

由于强烈暴风雪的缘故，整个影子摩

西岛军事基地里的警戒水平都降低了一个档次。能见度极低的夜色中，除了灯光巡曳的部分，配备了防寒面罩的士兵能见度甚至不超过六至七米。常年在阿拉斯加生活的斯内克对于这种天气司空见惯，加上美玲研发的生物雷达辅助，很快确定了整个广场上的兵力分布情况。

但此时的当务之急并非是这些。

贴着直升机停机坪越过废弃的材料堆，灯光交错中斯内克隐隐望见一排军用汽车。军用汽车轮下碾出一条深深的雪痕，证明这些车辆刚刚被使用过。

躲在角落里仔细观察了周围士兵的目光焦点后，斯内克一个窜跃躲入军车下方。此时面对并不熟悉的战场，他只能选择以相对谨慎的方式行进。

更重要的是，斯内克此时还没有武器。

无线电通讯器再度响起，斯内克犹豫了一下，低头屏住呼吸，仔细聆听来自另一个波段的声音。

“斯内克，斯内克，你能听到吗？”

这个熟悉的声音让斯内克倍感欣喜。斯内克在通讯同时确认了一下对方的相貌，顿时眼前浮现出那个人带着漆黑墨镜的模样，有些过时的打扮，还有一张没有什么表情的脸。

是猎狐犬许多老兵们所熟知的那名魔鬼教官——麦克唐纳·米勒，能够永远冷静地解决任何问题的那个人。

在曾经的桑吉巴尔“世外天国”事件中，米勒教官作为斯内克的战术和战斗支援，协助他完成了一系列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时刻能接到教官的主动联络，手中尚无任何武器的斯内克开始明白美国军方是何等重视这次的问题了。

“斯内克，这次又是即时取得装备的行动吗？”教官确认了其他通讯联络频道的通讯备份后，开始直接切入正题。

斯内克注视着眼前不断移动的士兵们，低声应道：“是的。”

“那么你首先需要一把手枪确保安全。”麦克唐纳·米勒叮嘱斯内克，“猎狐犬部队常用的装备你也知道，看看周围有没有军用物资车。”

“明白。”

斯内克关掉通讯器，抓住一个士兵们都没有注意到的瞬间，从车轮下爬上军需车。

果真如米勒教官所说，军需车上装满了军用的SOCOM手枪。斯内克随手抓起一把，配上足够的弹药，悄声跳下车，溶入到无边的夜色之中。

“斯内克，斯内克。”

这一次发出讯号的居然是内奥米博士，这让斯内克不禁有些意外。

“博士，怎么了？”

“战斗服效果如何？”

“非常好用，就是行动有点不便。”

斯内克发现这位博士似乎对自己很有兴趣，干脆蹲下来朝着自己胃部捶了一拳，吐出一只塑料小包。这个举动博士自然看不到，只是从某种程度上感觉到了斯内克那边的异常。

“防冻液的效果还可以吧？”

“若不是它，我恐怕早已死在阿拉斯加的海水里了。”斯内克打开沾满自己胃液的塑料包，掏出小小的圆筒，仔细清点其中的香烟。

“嗯，这种防冻液在之前的演习中已经为猎狐犬的士兵们注射过一次。”内奥米解释道，“你这次什么都没有带过去吧？”

“也不算是什么都没带。”斯内克有些得意，“我带了香烟过来。”

内奥米简直难以相信斯内克的话：“什么？你怎么做到的？我记得我给你做过全身检查了……”

“放在胃里。”斯内克笑笑，“烟草是战士的良药，能治疗伤口，能提神，还能检测红外线。”

“下一次我一定会好好检查。”内奥米被斯内克说得有些挫败，“不会再让你随便带东西了。”

“嗯，如果我寂寞的话，会去找你的。”斯内克习惯性地开了个玩笑，关掉了通讯器。

就在刚才同教官等人谈话时，斯内克早已发现周围建筑的通风口似乎能容纳一个人进入。联想到坎贝尔上校给自己的地图情报，斯内克毫不犹豫地错开监控摄像头的扫描，钻进了通风口。

7

斯内克打开通风口跳下来的瞬间，一脸疲惫的黑人脸上终于焕发出一丝光彩。

“你是谁？是国防部的人？”

向左右确认了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后，斯内克惊讶于利奎德对建筑内部结构的不熟悉，不过此时他已没有时间思考更多。刚才来的路上看到一名正在锻炼身体的女兵也被关押在牢房里，这是否意味着这场兵变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参与？

无论如何，能够顺利见到DARPA局长唐纳德·安德森也应该值得庆幸，毕竟这是在利奎德部署的基地里。

“我是索利德·斯内克。”斯内克向对面的黑人局长表明了自己的身分，“你是DARPA局长吧？”

“对，我就是！快救我出去！”男子抓住斯内克的胸口，显得十分激动。斯内克立即按住对方的嘴，让他尽量不要发出声音。

“稍等，我还有事要问你。”

唐纳德·安德森也立即明白了现在并非最好的欢呼时刻，他闭上嘴，重新坐回到床上，低声道：“你有什么想问的？”

“现在暴动者利用核武来威胁政府。”斯内克直接切入正题，“我需要知道的是，他们是否真的拥有核打击能力？”

唐纳德·安德森咳嗽了一下，承认道：“虽然这里号称是废弃的核基地，其实暗中一直在坚持做着秘密核试验，而且是最新型核武器的试验。”

“新型核武器？”

“对，有史以来最强的核搭载步行战车，可以对世界上任何地点



进行核打击的东西。”

斯内克皱起眉头：“Metal Gear？”

唐纳德·安德森猛然抬头：“这，这是高级机密！你一个特种兵怎么可能知道这个？”

斯内克回想起自己和父亲的恩怨纠结，苦笑了一下：“只是和它特别有缘罢了。但这个计划不是终止了吗？”

“不，我们和阿姆斯军工联合开发，而且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唐纳德·安德森见斯内克了解甚多，言语间干脆不再保留，“这次演习就是为了验证它的实战能力，一旦效果显著，将立即投入量产计划。”

“结果发生了叛乱？”

“是的……如果没有这次猎狐犬部队叛乱，霸王（Rex）绝对能顺利通过演习。”

斯内克听到这个代号不禁再次皱眉，“霸王？”

“嗯，新型Metal Gear的别称。”

“应该还有别的安全措施控制核弹发射吧？”斯内克想起了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桑吉巴尔事件，“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让核武器这么容易被人控制。”

“当然有。”唐纳德·安德森颓然叹气道，“想要发射核武需要输入两组密码，完全正确之后才能确认发射。我和阿姆斯军工的贝克社长各有一组。可惜我知道的那一组已经被叛军知道了。”

“什么？”斯内克惊了一下，一把抓住黑人的衣领，“你自己说出来的？”

唐纳德·安德森无力地摇头，“你以为我想说吗？是精神螳螂，猎狐犬部队的那个人，他会读心术，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想到自己熟悉的那个猎狐犬部队，斯内克的头皮开始隐隐作痛。精神螳螂这个人，斯内克当然知道，这些人有的曾经跟随过自己的父亲大首领，有的则是新加入猎狐犬。利奎德能够凭自己能力召集这些人发动所谓的革命，个人魅力不容忽视。

“如果贝克社长的也被读走，他们就能发动核攻击了？”

“自然。”唐纳德·安德森点头承认，“不过在这之后也有办法能阻止他们。”

斯内克知道所有核武器都会有多重保护措施，对于唐纳德的话并不意外，“什么办法？”

“我们在设计霸王的时候特意制作了能够解除发射状态的安全系统，用于应付意外突发情况。”DARPA局长解释道，“利用三把特制的PAL钥匙分别解开三层控制锁，就能阻止核弹的发射。”

“PAL？”斯内克对这方面并不陌生，眯起眼睛追问唐纳德，“这东西现在在哪里？”

“在贝克社长手里。”唐纳德·安德森以双手捂住脸，似不愿回忆之前发生的一切一般，“他大概被关押在地下二层的什么地方，当初发起暴动的时候情况太混乱了，我记不太清。”

斯内克接过唐纳德递过来的ID卡。

“这东西好用么？”

“这是我用的，只能打开一部分磁卡门。”黑人局长叹息道，“你打算去找他吗？”

“至少要去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斯内克望向坚固的牢房门，“如果他还没有吐露出真实的情况，我们就不用如此辛苦了。”

“你……”唐纳德·安德森愣了一下，他不明白斯内克哪里来的这股自信，

“你有信心面对这里的军队吗？”

“至少有信心干掉Metal Gear。”斯内克仿佛说着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如果没有其他办法解除核武攻击的话，只有这个选择了。”

唐纳德·安德森仿佛受惊的兔子一样忽然抖了一下，双目圆睁瞪向斯内克，“难道雇佣你的人没有告诉你其他解除发射的方法？”

“没有。”

“什么？”

斯内克不明白为何对方反应如此激烈，他还想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唐纳德·安德森已后退了几步，脸色变得惊恐万分，仿佛看到了魔鬼一般。

“我明白了，国防部他们……”

说出口的话在念到一半时被一股力量掐灭，斯内克眼前的黑人局长忽然浑身抽搐着陷入痛苦之中。

不知道是哪里的力量支撑着，唐纳德居然朝着斯内克的方向扑过来。斯内克后退了一步，只让对方抓住自己的衣服而没有立即动手推开黑人局长，眼前的突变即使是斯内克也觉得无比惊讶。

“局长，你怎么了？”

唐纳德·安德森一只手抓着斯内克的衣服，另一只手不断捂着自己的喉咙说不出话来。斯内克试图与之对话，换来的却只是更加痛苦而恐惧的表情。

局长双手的力气很快用尽，只懂得杀人的斯内克无奈地看着眼前黑人的双手慢慢松开，身体渐渐僵硬。

简直像是被魔咒击中一般，唐纳德·安德森就在要说出什么的关键时刻被击倒了。

斯内克望着刚刚成为尸体的那个人，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死亡实在是一件平常的事，哪怕对方是自己需要拯救的人质。转身面向牢房门口，斯内克低头轻轻叩响自己的耳骨位置。

“坎贝尔上校，听到了吗？”

“啊……我听到了。”坎贝尔看似有些为难，“我也解释不了，你还是问问内奥米博士吧。”

“局长到底是怎么了？”斯内克不得不将问题再次向内奥米提出。

“不知道……大概是心脏病发作？”内奥米似乎也不是很清楚，回答得有些忐忑。

斯内克摇摇头说：“不，这绝不是普通的死亡。坎贝尔上校，请你正面回答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瞒着我？”

“斯内克……本次行动属于高级机密，想要知道详情必须有足够的级别。”

“连您也无法知道？这次行动的指挥者是您！”

坎贝尔上校无奈地解释道：“我的确是不知道……这次行动的指挥者是国防部长官，我不过是助手而已。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讨论这个，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很严峻。”

斯内克正要继续追问，身后传来忽然喀拉一声，唐纳德局长的牢房门竟在此时被开了。

一只黑洞洞的枪口伸进来，对准了斯内克的头，跟在一起的还有一声冰冷的警告。

“别动！”

8.

“你的自信与你父亲真的很相似。”

不知道是赞誉还是讽刺，左轮山猫站在巨大无影灯照射的房间里，望着表情万

年不变的利奎德，将一对鹿皮手套戴在自己手上。

“这不是自信，只是出于蛇一般的生存本能。”长发男子淡淡解释说，“父亲推崇以个人生存能力创造世界上最强的部队，最后却被坎贝尔那个老家伙带领着走入了信息化的死巷。如今如果没有我来改写这一切，属于猎狐犬的荣誉很快就会灰飞烟灭了。”

“你父亲是个很伟大的人物。”左轮山猫以甩棍拨弄着刑讯台上不断喘息的肥胖老者，回忆道，“他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父亲？”利奎德脸色扭曲的一瞬，被左轮山猫看在了眼里，“如果不是为了他的魔童计划，现在的猎狐犬也不会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美国政府利用过我们之后，就把我们像弃卒一样丢开，这种行为绝不能允许！”

“政治家们的眼睛里没有活人。”左轮山猫回忆起自己经历的冷战时代，赞同道，“他们的眼里只有财富、资源和疆土。”

“即使计划不能成功，还有后续的第二计划和第三计划。”利奎德望着远方平静地说道，“刚才我对美国政府的回应，就是他们自乱阵脚的开始！”

左轮山猫没有说话，他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的强大。独自在如此风雪交加的天气里驾驶雌鹿武装直升机驶入夜空，击落两架F16战机，这已是如奇迹一般的行为。

政府国防部视如救命稻草一样的那个单兵潜入作战计划……恐怕也在利奎德的计算之内吧？

左轮山猫想到这里，不禁更加佩服这个人的智慧。这一切居然都在他的计算之内，这个人能坐在那种位置上，果然并非只有雄厚财富力量的推崇。

刑讯室内的灯光异常灼热，犹如左轮山猫利用酷刑的热情。两人的谈话依旧在继续。

“你小心一点，基地里还来了别的人。”利奎德对左轮山猫说道，“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为止并没有发现这个人的踪迹，只知道还有别的潜入者进入了基地。”

“阿拉斯加的风雪夜真是辉煌！”左轮山猫神经质地大笑道，“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想要阻止我们还是斯内克，是敌人还是朋友？”

利奎德扭过头不屑地啐了一口说：“无名小卒罢了。精神螳螂的力量对这头猪没用，还是你的手段比较有效。”

利奎德所指的“猪”此刻正痛苦地呻吟着，脸色一片惨白。没有人知道左轮山猫对他做了什么，只有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对左轮山猫每一个动作的恐惧和惊悸。

“国防部的防备很全面，他们的大脑里都安装了防精神读心术的芯片。”左轮山猫仿佛欣赏艺术品般看着被自己折磨的人质，冷酷地笑了，“可惜人的身体总有承受极限，这是什么手术都无法替代的。”

“如果你要享乐，我有一个目标可以送给你。”利奎德指了指身边的屏幕，屏幕上显示三号码头的水迹已经消失，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真的？”左轮山猫脸上露出狂热的红光，“你不需要这个猎物了？”

“好好招待他吧。”利奎德转身出了刑讯室，“不过你要小心，他很强。”

左轮山猫仿佛没有听见利奎德最后的那句话，以飞快的速度给自己的左轮手枪装满弹药，将衰弱的肥胖老者从刑讯架上

拖下来，转身跟在利奎德的身后走出了刑讯室。

没有人知道左轮山猫心中的遗憾和梦想。自从几十年前被大首领数次击败之后，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即使并非是与大首领直接交手，能够战胜有着与他同样基因的儿子也好。

9

牢房走廊里一片死寂，斯内克抬头瞄了一眼头顶的某个监控器，又看了看在远处被打晕的某名士兵，这才将目光落在持枪指着自己的那人身上。

“利奎德？”

持枪的士兵望见斯内克脸的一瞬间，惊讶得失声喊出了那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斯内克立刻明白了对方的立场。

声音很好听，是个女孩子，这是斯内克的第一反应。

通过通风口爬往唐纳德·安德森所在牢房的路上，斯内克曾透过铁丝网看到一名正在做仰卧起坐的红发女子。联系到两个房间之间的距离，斯内克心中已清楚持枪者应该就是那名女子。

“你这个残忍的凶手！”女子尖声叫道，显然她已看到房间内唐纳德·安德森的尸体。

真是个美丽的误会，斯内克有些自嘲地想。

将本来因紧张绷紧的双肩放松下来，斯内克站直身体，迎着对方的枪口和眼睛反问了一句。

“你是第一次用枪指着别人吧？菜鸟。”

斯内克一句话即说中了女子的心事，对面的女子以双手紧紧握住枪，向上挑了挑对准斯内克的头。

“胡扯！我才不是什么菜鸟！”

因为情绪激动，声音愈发本色，斯内克更加听出了年轻女子的活力和冲动。

以不屑的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斯内克瞬间掏出自己的佩枪对准那名女子的头，眼神也瞬间冷下来。

枪口同样指着对方的头，斯内克的双手却平稳安定，脸上的表情也从容冷酷，甚至还带着一丝讥笑。

空气在两人之间凝固，斯内克双手没有一丝颤抖地指着对面的士兵，目光犹如利刃般刺入那双澄净的眸子。

因这寒冷的目光，首先持枪指向斯内克的士兵忍不住抖了抖双肩。此时斯内克的枪口已经快要接近对方的额头，对方却仍只是维持着原来的姿势不敢妄动。

“视线发散，眼神也不够自信。”历经无数战斗的男子轻蔑地嘲笑道，“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大概从来没有向活人开过枪吧？”

斯内克的不屑激起了对方极大的反抗，对面的女子示威似的再度抬高的枪口，却丝毫不在意这样的姿势很容易被对方拨开枪口近身袭击。

“别当我是菜鸟，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连保险都没打开过吧？”斯内克的目光稍稍瞄向枪栓处，却暗中向前挪了一步。

女子没有发现斯内克的小动作，也没有上当去确认半自动冲锋枪的保险，依然认为自己手中武器火力更加强劲的她对着斯内克发出了命令式的要求。

“打开一号门，你一定有钥匙！”

斯内克冷冷地笑道："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我有钥匙？难道刚才你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是的！"愤怒的眼睛紧紧盯着斯内克，"是你杀死了唐纳德·安德森局长，你这个凶手！"

斯内克没有反驳持枪菜鸟的话，这更让对方以为自己的猜测没错。以手中冲锋枪瞄准斯内克，神秘的女子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如果你坚持不打开这扇门的话，我只好开枪了。"

斯内克无动于衷地看着女子："开枪吧，我确信你不敢。"

两人之间的空气慢慢凝结，斯内克镇定地盯着对方双手握枪的位置，身体纹丝不动。反倒是对面以重火力冲锋枪对准斯内克的女子目光犹疑，始终不敢果断地扣动扳机。

过了片刻，斯内克忽然放弃了僵持，转身对准了两人身侧的监狱门口。

"这种时候没有必要为了这种小事闹下去。"斯内克低声说道，"有敌人过来了。"

女子一愣，刚想呵斥斯内克，但随即传来的脚步声打断了她的声音。紧闭的一号大门被磁卡飞快地划开。

冲进来一队猎狐犬士兵，大概是由于长时间联络监狱部分没有回应才前来进行例行搜查，却没料到遇见了正在对峙的斯内克和神秘女子。

斯内克毫不犹豫地抬起手举枪瞄准，射出第一发子弹。

冲进来的士兵尚未来得及判断形势，第一人已额头中枪倒地。斯内克并不给后面的人机会，子弹连射，三枪便击倒了最先冲进来的三人。

"开枪，菜鸟！"斯内克手握弹夹和SOCOM手枪瞄准门口，尽量将自己的身体后撤到相对安全的角落，大声提醒身边的女子。

"我，我才不是什么菜鸟！"

斯内克此时没有心情与对方争论，手中的枪依然笔直指着前方的门口，准备随时应对涌入的士兵。

手握着枪的斯内克宛如降临的死神，每一发子弹都带走一个生命。不断冲入监狱的小队士兵在斯内克的枪声中纷纷倒下，尸体渐渐堆成让人头皮发麻的一片。

经过消音器处理的枪声微不可闻。

它惟一拥有的，是死神的气息。

"菜鸟，你在干什么？"第四批冲进来的士兵也被斯内克击杀之后，他转身鄙夷地看了一眼正在不断发抖的女子，"你这么软弱，为什么要来战场？"

身边的女子终于被斯内克激怒，拉动枪栓大叫了一声，无数的火舌立即自冲锋枪口喷射而出。刚刚打算趁斯内克更换弹夹冲入的士兵身上顿时多了无数的弹孔，许多人的身体被子弹打得支离破碎，鲜血泼在地面上，像是被红色消毒液清洗过一般。

检查监狱的小队人数并不多，两人轮番攻击之后已没有了生存者。斯内克转身看了一眼那个跟自己一直执拗的神秘女子，想要说点什么。女子却朝斯内克握了握拳头，冲入已经没有士兵藏匿的一号门电梯中。

"喂！"

斯内克想要叫住女子，却因对方回身的一轮扫射而不得不立即闪避。没有准头的子弹自地面上横列出一排弹痕一直到墙边，当斯内克再度心有余悸地抬头看向电梯方向的时候，两扇电梯门正在缓缓

关闭。

只是刚才的那一瞬间，斯内克感觉自己产生了某种幻觉，那个摇曳着奔向电梯的背影似乎有种说不出的魅力。

望着摇摆的臀部，斯内克的注意力刚刚集中起来，眼前却陡然一花。

仿佛一股电流侵袭了神经，斯内克的眼前出现了一段记忆。毫无征兆又带着强烈刺痛，一个嘶哑的声音在空气中荡漾。

“斯内克……这是我准备给你的见面礼，你喜欢吗？”

幻影在空气中荡漾了一瞬，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斯内克昂首望向前方，紧闭的电梯门附近仍是空无一物，刚才那一幕里，某个面目模糊的男子似乎以什么方式残留了一丝信息给自己。从那嘶哑的声音不难推断出对方的身分。

精神螳螂……整个猎狐犬部队里最神秘莫测的人之一。

将枪收回腰间，斯内克扯了扯嘴角，跟着刚才那名菜鸟的脚步，朝电梯快步走去。

10

听见外侧走廊里的爆破声，左轮山猫捏着对讲机低笑起来。

“领袖，他来了。”

“真不错。”利奎德此际正坐在巨大的战车前清点部队的巡逻状况，“我们好像有一队人消失了，应该是他的杰作，你要小心。”

左轮山猫狞笑了一下：“应该小心的是他，我在这里为他准备了很好的礼物……”

“那头猪吗？”利奎德嗤笑一声，“没关系，他用处已经不大。密码只有两组联合起来才有效，现在你可以随意处置他了。”

左轮山猫应了一声，满意地审视着自己的布置。

不远处再度传来低沉的爆破声，左轮山猫扭头躲入黑暗的角落里，将枪口对准了地下密室的出入口。

数秒钟后，一个魁梧的身影进入布满承重柱的地下室。来人脚步轻盈，呼吸平稳，握枪的双手举在脸前，双臂弯曲着护住了身上的要害，以便随时能替自己挡下远处射来的子弹并做出适时的反击。

左轮山猫静静地放下自己手中的枪，对着并未看见自己的敌人做出一个尊敬的致意动作。

真正的战士不需要交谈，也不需要互相对视，只靠一瞬间的感觉就能让人生起无限的崇敬。

夹在斯内克和左轮山猫之间的，是一名带着灼痛喘息的老人。

肥胖的老者被绑在中央水泥柱上，面容颓败沾满血污。斯内克的脚步声让他缓缓抬起了头。

“你……是谁？”

嘶哑的声音里能听得出老者受了相当巨大的痛苦，斯内克缓步向前移动着，目光在老者周围游曳。

“不要……不要再往前走了……”

即使声音很低，这样明显的提醒也足以让斯内克停住脚步。

“你，你看看周围……”

顺着老者背后水泥柱向四周仔细观察，无数细弱发丝的金属线悬挂在空中，形成一张巨大的网。

幽暗的空间里没有强烈的光线照耀，

斯内克几乎没有发现这些金属线。

每一条金属线后面都是一枚C4炸弹。

每一条金属线都能引起炸弹的全面爆炸。

只要斯内克为被绑在中央水泥柱上的阿姆斯军工总裁肯尼思·贝克松绑，立即能引来整个房间的彻底爆炸，斯内克和这位受伤的老者将被炸成碎片。

“发现了啊……”

在心中叹息一声，左轮山猫将手中的枪再度抬起，对着斯内克的方向缓慢地瞄准。

大概是熟悉的火药味刺激到了斯内克，他几乎是本能地疾退了一步，避开了从暗处射来的一发子弹。

左轮山猫的子弹打在地上，溅出点点火花。斯内克几乎是同时向后跃起，手中SOCOM对着子弹射出的方向开了一枪。

经过试探的一枪之后，两人终于见面了。

从水泥柱背后闪出的左轮山猫手中握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双枪，皮靴上的马刺在地面上敲打出刺耳的金属声。

“你就是我们头儿说的那条蛇了。”左轮山猫以前并未在猎狐犬部队见过斯内克，两人对于互相的印象也只存在于资料和传闻里，“听说你们是有用同样血统的强者，我倒想知道你到底继承了大首领的多少本领！”

斯内克动作干脆地举枪射击，一枪便让左轮山猫躲回柱子后面。

“我跟猎狐犬颇有缘分。”左轮山猫背靠着水泥柱后高声叫道，“当年也和大首领较量过枪法。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左轮山猫吗？这个名字就是拜你的父亲大首领所赐！”

斯内克趁着对方说话的机会改变了藏身位置，朝着对面左轮山猫的方向又开了一枪。

子弹擦着墙壁打在左轮山猫眼前的地面上，同样水准的枪法让他的心情兴奋起来。许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左轮山猫抬手向着斯内克所在的位置连续射出两枪。

枪声回荡在封闭的地下室里，每一声都带起一阵耳膜的涟漪。斯内克谨慎地计算着对方射击的角度和高度，他发现对方的本领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好一些。

跳弹，这种传说中的射击方式让斯内克的计算有些困难。

第一个弹夹很快打光，斯内克的肩头已被子弹擦伤，他知道对面的左轮山猫也不好过。两人停下脚步，上弹的同时靠着掩体利用绵长的呼吸恢复体力。

斯内克的武器略逊于左轮山猫，唯有上弹速度比对方快一些。

“你真不错。”左轮山猫靠着墙壁上弹的同时不忘夸奖斯内克，“几十年来能和我打成这样的只有大首领一个人，难怪你能杀死他。”

这种时候提起往事，左轮山猫的目的只是让斯内克心神动摇。

斯内克明白，自己并非在与一个英雄作战，而是面对着一个只追求胜利的敌人。

子弹呼啸着在水泥柱间往来，两人的脚步声交错着火光和枪声，犹如光影编排的舞蹈。

手中弹药慢慢减少，两人的枪声也渐渐弱了下来。

又是装弹时间，两人再度靠在墙角警惕着休息。两人身上都已是多处擦伤，此时反倒是步履轻快的斯内克身上伤口相对

要少一些。

在之前的战斗中，左轮山猫曾几次将枪口对准中央的人质贝克，斯内克一次次抢攻打断了他的动作。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刺激着自尊心强烈的左轮山猫，他再度将手中的枪对准了贝克身边的C4。

开枪，随后立即通过电子门逃走，留下大爆炸和斯内克。左轮山猫在脑海中为自己描绘了取胜的路径。尽管有利奎德的嘱咐，他依然想要尝试着杀死斯内克，证明自己终究还有机会超越大首领。

“你真不错，果然是拥有大首领基因的战士。”左轮山猫开始以语言麻痹斯内克，“不过这次我打算来真的了……”

左轮山猫的话让斯内克心中悚然一惊，了解左轮山猫性格的斯内克立即冲出掩蔽想要去阻止对方，眼前却看到一幕极其不可思议的景象！

空气中抖动着一团诡异的扭曲波纹，像是水波被溶入了空气里。那团波纹在斯内克和左轮山猫之间飞速掠过，直奔向左轮山猫。

带着撕裂空气的声音，那团波纹身上泛起点点光斑。被扭曲的光线暴露在视野里，渐渐形成一件拥有人形的金属外壳。

就在整个外壳的最前沿，一道凄美的银光当空落下！

只是一瞬间，金属流光浮现于空气中，下一刻即化作一道致命的光辉。

一刀落下，血光飞溅。

似乎有什么力量，或者什么人，包裹在那一团坚硬的金属铠甲中，越过了斯内克和左轮山猫的警戒，并一刀斩断左轮山猫引以为傲的手臂。

那只手上，仍握着打算射向C4炸弹的枪。

空气中再度闪耀起银色金属光辉，超越了风声的刀光在空中高速流转，只是又过了一个刹那之间。肯尼思·贝克周围的金属线尽数落下，少量被引爆的C4在角落里发出最后声嘶力竭的炸响，但却仍遮不住左轮山猫的痛苦惨嚎。

“斯内克！”

爆炸声中，一声尖锐的呼啸对准了惊愕的战士。从幻影中蜕变成一个真实存在的金属外壳仿佛认识斯内克一般，朝着他缓步走来。

“你是谁？”

“我和你一样，没有名字。”嘶哑的嗓音回答道，浑身包裹金属外壳的陌生人步履坚定，手中的刀仍指着手臂不断汩汩冒血的左轮山猫。

贝克总裁呻吟一声，绝望又惊讶地低声喃喃道：“这种……这种强化骨骼……”

肯尼思·贝克的声音并不大，身分诡异的神秘人却猛一转头，狠狠地看了贝克一眼。

斯内克以为神秘人要对贝克不利，手中枪口立即对准了神秘人。

神秘人对斯内克的瞄准毫不在意，身体猛然向后翻跃，落地的瞬间发出一声仰天嘶吼。他手中的刀光在空中数次扭曲，宛如一团缭乱的画卷。

刀光在空中婉转，金属骨骼踏在地面上的声音嘭嘭响起。斯内克眼前的神秘人以身体撞击着承重石柱，发出一次次暴躁的闷响。

片刻之后，刀光尽散，踏足声不复存在。神秘人已然消失在空气中，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斯内克无法捕捉对方的行踪，只能转

头望向左轮山猫藏身的方位，却发现受伤的他已不见踪影。

“真是混乱……”

确认了C4炸弹的确不能再度被引爆之后，斯内克靠近了贝克总裁。老者的脸上虽然没有一丝伤痕，但斯内克仍然看得出他经受过极残酷的刑讯。

“总裁，你感觉如何，还能说话么？”

贝克呻吟了一声，抬头以略为无神的双眼看着这个健硕男子，眼神中散乱着怀疑、警惕和不解。

“我不是发动叛乱的人。”斯内克简单扼要地作了说明，“听DARPA局长说你知道另外一个起爆密码。”

斯内克的话让贝克总裁脸色一变，老者警惕地看着他：“你是国防部派来的人吧？”

“不，我只是来救你的。”斯内克明白没有人会对国防部那个该死的官僚机构抱有好感，“DARPA局长的密码已经被得到了，你的那份呢？”

“我，我也说出来了……”

“什么？”斯内克心中一紧，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我有什么办法！”贝克总裁大声喊道，“你也看到了，那个左轮山猫，他简直不是人……你知道我受了什么样的酷刑吗？”

斯内克摇摇头，普通人当然无法忍受左轮山猫的酷刑，更何况贝克这种养尊处优的人物。

“DARPA局长呢？”贝克发现斯内克是孤身一人前来，心中疑虑更甚。

“死了。”

“什么？”贝克怒火丛生地抡起自己的拐杖，猛烈地敲打着斯内克的身体，“国防部要你来杀人灭口是吧？这些混蛋！”

斯内克无动于衷地看着没有什么力气的老者：“我是来救你的，而且也不是我杀死他的。”

“他怎么死的？”

“心脏病发作。”

贝克冷哼一声：“心脏病发作？国防部那些混蛋……”

斯内克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跟贝克纠缠太久，因为他自己并不相信DARPA局长就是死于心脏病。

“听说你有阻止核弹发射的钥匙，现在既然他们知道了起爆密码，我需要这个东西。”

“不在我这里。”

“什么？”

贝克缓缓摇头：“真的不在我这里……我交给了一个女人，和我一起关进单人房间的那个女人，她后来好像越狱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贝克咳嗽一声：“她用士兵波段跟我联系过一次，好像是抢了一部通信机。”

“有可以联系到她的波段么？”

“这个我还记得……”

斯内克点点头：“我等下就去联络她。你对Metal Gear了解得多么？这东西应该怎么破坏？”

贝克抬头看了一眼没有什么表情的斯内克，有些惊讶地说：“你，你要破坏Metal Gear？”

“我跟这东西有缘。”

贝克低头叹了口气：“那你最好去问问我们公司的奥塔肯。他是Metal Gear的开发者，现在可能在通信大厦那边。”

"好的……不过Metal Gear的计划不是在二十世纪末就停止了吗？"

"停止？"贝克尖锐地笑了一声，"怎么可能？你知道全世界各地的核废料的数量吧？每天都在增加，解体的核弹头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些物质的泄露，加上前苏联研究核武的科学家们大批被海外小国收买，现在拥有核武器技术和材料简直轻而易举！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国推崇核武器限制，他们却同样要求自己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战略核武器。"

"也就是Metal Gear？"

"没错。"贝克缓缓回溯着Metal Gear的起源，"经济危机让军工企业一蹶不振，我们公司的战斗机也遭到挫败。Metal Gear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公司利用国防部的拨款在这里秘密研究Metal Gear，连国防部监视委员会的人也无法插手，这种军方直接赞助企业的方式让我们残喘下来。"

斯内克没有说话，对于这种政治背后的龌龊他早已看惯了。

"你们这些当兵的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苦恼……"贝克又一次强烈的咳嗽，"他们派你来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这个吧？"

贝克从自己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光盘，递给斯内克。

"这次演习之后Metal Gear应该投入生产，这是全部的演习数据备份光盘。硬盘已经被击毁了，你一定要将它保存好，交给国防部的吉姆……"

斯内克接过光盘，他对这个数据备份并不感兴趣，脑中仍盘旋着如何解决核危机的问题。

"刚才那个像是忍者的东西……你认识他吗？"

贝克点点头："当然，他是猎狐犬部队的秘密成员，不过关于他的问题，你最好还是去问内奥米……"

"为什么要问她……"

斯内克的问题还未说完，贝克的脸上陡然浮现出一股古怪的表情，像是被什么东西刺到，又像是被人击中了胃部。原本有些恢复精神的表情在半秒钟内扭曲成了难以置信的恐怖形状！

简直跟唐纳德·安德森的表现一模一样！

"这个计划不能让外界知道……否则……我们公司就完蛋了……"

肯尼思·贝克显然也无法逃脱死神的追击，斯内克正要继续追问他关于Metal Gear的问题，老者已经捂着喉咙倒下了。

比击中要害还快的死亡速度，痛苦扭曲的表情。斯内克望着老者已经成为尸体的身躯，立即叩响了通讯器。

"坎贝尔上校，为什么贝克也死了？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瞒着我？两个大人物都心脏病发？这怎么可能？"

"很多药物都可以引发心脏病，但是没法尸检，我们也无法做出回答。"

斯内克捶了一拳地板，一股被欺骗的感觉让他激动起来："这算是回答？"

"斯内克，你现在还是赶快联络梅丽尔吧。"坎贝尔劝住了激动的斯内克，"从她手里拿到阻止发射的钥匙，现在全世界的安危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军人的天命让斯内克冷静下来，他站直身，再度向内奥米发出询问。

"刚才偶然出现的那个忍者……是猎狐犬的成员？我对他的真实身分很有兴趣。"

“不，没有那样的人。”内奥米果断地回答道。

斯内克点点头，决定不在同一个问题上纠缠太多，转身寻找讯号良好的地点，以通讯器联络上了贝克告诉他的波段。

“梅丽尔，能听到吗？请回答。”

11

“斯内克！”

宛如雷鸣般的一声怒吼中，炮弹呼啸而至，打在坚硬的岩石上，溅起无数碎片。地面上厚厚的积雪被崩飞，泥土和雪花混合在一起，洒在了匍匐在角落里战士的身体上。

从这里向十点钟方向望去，咆哮的巨大坦克在炮火中仍有机枪不断吐出火舌，仿佛要将斯内克彻底消灭在这片雪地上。只是由于地面上埋了许多地雷，斯内克和坦克都不敢轻举妄动。

十五分钟前，斯内克顺利联络到梅丽尔。和最初猜测的一样，梅丽尔就是那个用枪指着斯内克的新兵，乍见斯内克的联络，她显得非常惊讶。

“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英雄斯内克？”

“哦，曾经有人那么称呼过我几次。”

因为坎贝尔的缘故，也因为斯内克身分的缘故，两人相谈甚欢。

“你和利奎德长得太像了，难道是亲兄弟？”

“不，我一个家人也没有。”

“为什么？”

“你可以去问利奎德。”斯内克淡淡解释道，随即转移了话题，“你是在兵变当天编入猎狐犬部队的吗？这个岛看上去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是核废料保存基地。”

“这里是阿姆斯军工的基地。”梅丽尔解释说，“他们在这里研制Metal Gear，进行模拟的导弹发射试验。为了保障试验顺利进行，这才以演习为名召集了猎狐犬部队。”

“既然一直都在实验，为什么这次才召集猎狐犬？”

“这次是最终试验了。”梅丽尔继续为斯内克解释道，“新型核武器马上就要投入正式生产。”

“选择在这种时候暴动……”斯内克低头思索着利奎德的理由，“为什么呢？”

“我可不知道。”梅丽尔摇摇头，“刚出事我就和贝克一起被捕了。”

“听贝克说，他把阻止发射的钥匙给了你？”斯内克低声问道，“这东西还在你身边么？”

“当然还在。”梅丽尔骄傲地一笑，“女人和男人不一样，总有些地方能藏住东西。你见过贝克了？”

“死了，和唐纳德·安



德森一样像是死于心脏病发，不过我觉得未必真是这样。”

梅丽尔低下头：“都死了啊……”

“连续的死亡一定另有原因。”斯内克提醒道，“你既然在猎狐犬待过，知道开发Metal Gear的那个人在哪么？”

“奥塔肯博士？”梅丽尔愣了一下，“他现在应该在保存核武仓库的地下室里，听说猎狐犬的人让他研究加强核弹发射的方法。”

“我去找他吧。”斯内克从角落里走出来，避开士兵的视线迂回前进，“问问他应该怎么阻止核弹发射，再不行就只能去破坏Metal Gear了。”

“你是说破坏？！”梅丽尔难掩惊讶之情。

“又不是第一次了。”斯内克耸肩，“你知道怎么去核武保存大楼么？”

“一楼有个货运口，就在电梯旁边，我可以想办法帮你打开那里。”

“好，我这就过去。”

“带着我一起去吧！”

斯内克停住脚步，断然拒绝了梅丽尔的要求：“不行，你这样的菜鸟还是找个地方藏起来吧！”

“我说过我不是菜鸟！”

“你并不明白！”斯内克大声呵斥道，“面对敌人只要有一丝疏忽就意味着死亡，你不可能总是那么幸运！”

“我才不管！”梅丽尔也激动起来，“我在军队里拼命训练，现在一想到手指稍动就可以杀人，我也开始害怕了……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军人，可是现在……”

“你放弃了吗？”

“不，我已经无法放弃了！”

斯内克犹豫了一下，劝慰道：“其实没什么……只有杀人狂才会在杀人时无动于衷。毫无罪恶感的杀戮只能产生更多杀戮，人类在战场上总会爆发出比平时更残酷的本性，这就是战争对于人类的意义。”

“可是……”梅丽尔咬了咬嘴唇，“这并不是战争，是叛国。”

“一定要稳住自己的精神。”斯内克劝说道，“斗志不高昂的话，你在战场上很可能会被人打败。”

“……我明白了。”

“那么你去开门吧，等我见过奥塔肯之后，把钥匙给我。”

“没问题！”

斯内克转身关掉了通信器，望着正前方的货运大门缓缓开启。通路上无数红外线发射器静静矗立在两旁，斯内克掏出口袋里的香烟点燃一根，轻松地避开了红外线越过货运通路。

踏入雪地的一瞬间，一发炮弹已激射而出，朝着斯内克的方向飞来！

以惊人的本能避开这发炮弹的同时，斯内克听到一阵狂笑。埋伏在雪地里多时的坦克吐出一连串的火舌，将斯内克逼入无法还击的角落里。

“火神渡鸦！”

这个声音让斯内克印象如此深刻，并非只因他独特的印第安血统，更因为他是旧“世外天国”部队的成员之一，当年大首领麾下的战士！

“斯内克！”火神渡鸦从坦克里露出半截身体，怒吼道，“阿拉斯加即使适合蛇生存，你在我的面前也不过是一条可怜的小蛇！”

随着壮汉的怒吼，机枪雨点一般倾泻而至，两人再度见面已没有什么可说的旧情，唯有用战斗来解释双方的一切！

面对这种巨大的M1战车，最先要考虑的当然是如何让对方停止行动。斯内克躲在岩石背后喘息了片刻，掏出从武器保存库得到的电子干扰弹，对着坦克所在的方向抛出一枚。

电子干扰弹在空中炸裂成无数金属碎片，强烈的电波干扰融入空气中。斯内克再度扔出一枚闪光弹，背对着闪光弹飞去的方向，等闪光过后迅速冲出掩体。

电子干扰和闪光为了斯内克争取了时间。

传说中的战士疾冲至坦克附近，自背后抽出两枚手榴弹，对准战车上正在揉眼睛的猎狐犬士兵飞快地丢出。

力量和角度都堪称完美的一次投掷，两枚榴弹没有任何停留，直接滚入战车内部。斯内克看都不看战斗结果，越过战车朝着核武器保存大厦跑去。

背后，一连串的爆炸声将一名猎狐犬士兵炸飞出来，斯内克顿住脚步，在士兵身上摸到了一张高级ID卡，转身消失在雪夜之中。

进入核保存基地的斯内克并没有听到，被炸毁的M1战车里仍有一个声音低沉地向某人汇报。

“头儿……和您计划的一样，他拿到ID卡进去了……”

夜色低沉，没有人看到这一幕。斯内克的背影消失在前方的大门里，命运正严阵以待，等待他的光临。

12

核保存基地里弥散着一股与众不同的味道。只是眼前这一切对斯内克来说并不陌生，多年前他已经历过一次类似的事件，那一次的敌人甚至比这一次还强大、还可怕……

刚刚进入保存基地，通讯器已在叩打斯内克的听小骨，他侧过头仔细聆听来自上校的讯息。

“斯内克，核武器保存基地里你不能使用任何武器。”

“什么？”斯内克低声怒斥道，“我怎么保护自己，你想让我死在这里吗？”

“就是因为怕你死在这里才提醒你！”坎贝尔严肃地解释道，“这里堆满了废弃核弹头，虽然已经与起爆装置隔离，但是只要一旦出现强烈的撞击，很可能造成核物质流出，为了你的生命，一定不能使用武器！”

斯内克目光所及之处尽是蒙在帆布下的漆绿色导弹和发射架，他知道上校所说均属实情，只好收起手中的枪。

整个导弹保存基地里静悄悄的，似乎有什么东西吸引了猎狐犬士兵们的注意。走廊里空荡荡的没有几个士兵，斯内克隐约感觉到这里似乎正在发生什么。

“太安静了。”斯内克低声对坎贝尔说，“现在这里需要战术支援。”

“应该还有一名潜入者。”米勒教官插入通讯说道，“大概现在利奎德的人都在忙着对付那名潜入者。”

“那个忍者一样的家伙？”斯内克皱眉，“他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

“斯内克，先去找到奥塔肯博士。”坎贝尔发出命令，“他是整个Metal Gear计划的核心人物，有了他才能阻止核武器的发射。”

斯内克点点头，关掉通讯器进入电梯，没有人把守的大楼里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缭绕在他的周围。

研究所跟保存核武废料的基地连接在一起，显然是为了方便研究。斯内克一眼便看出周围墙壁上挂满了毒气喷射口和自动机枪，这些装置设置精心，仿佛早就预见有人会到来一般。

研究所所在的楼层依然空无一人，这一次斯内克隐隐听到什么声音从远处传来。身经百战的他听得出那是呼喊和惨叫声，那声音时断时续，如同来自地狱的呼唤。

整条走廊都有被人破坏的痕迹，斯内克倒吸一口冷气，敏锐地察觉到金属墙壁上留下的多数痕迹是利刃划痕。那些弹孔位置飘忽不定，显然都是猎狐犬士兵慌乱间射出的子弹所致。

封闭的电子门也被破坏掉了，火花四溅，斯内克甚至不用掏出ID卡，电子门已应声而开。

深吸了一口气后，斯内克踏入电子门另一边的研究所走廊。

踏入走廊的一瞬间，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立即冲鼻而入。斯内克谨慎地后退了半步，整条走廊中的目力所及之处堆满了士兵们的尸体。

鲜血沾满墙壁，死亡的猎狐犬士兵超过数十人。残肢和尸体七零八落，没有任何活人的气息存在。

斯内克镇定地掏出枪，目光顺着准星看向那些尸体。大多数尸体上只有一两处致命伤痕，和一路上墙壁间的锐器划痕相似。

能在持枪的数十人中使用冷兵器杀人……斯内克心头一阵不寒而栗，他大概知道对方是谁了。

血色犹新，很多人应该是刚刚死亡。斯内克小心地越过地上血迹，快步转过走廊。

走廊转角处，一名士兵正被一股奇怪的力量举至空中，口中念叨着断断续续的字眼儿，念了几声即扭头死去。

“幽……幽灵……”

那股力量将士兵的尸体抛至地面时，斯内克确认了自己的猜测，他将手中的枪举得更高一些，对准了空气中那一团扭曲模糊的影子。

如果那团影子是一个人，斯内克瞄准的就是头部。

模糊的影子渐渐显出本来面目，曾在地下室里救出贝克的神秘人头也不回地走入研究室，并未发现斯内克已跟在自己身后。

研究室的大门也被破坏掉了，从刚才走廊里的杀戮来看，斯内克实在不相信这名神秘的忍者会对奥塔肯博士仁慈。

仅比对方晚了几秒钟进入研究室，斯内克已看到一个日本籍男子被刀锋逼得不住后退，声音颤抖得几乎不成句子。

“隐形……迷彩……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在寻找我的朋友。”嘶哑的声音让斯内克渐渐回忆起某个自己知道的面孔，“他在哪里，你知道吗？”

斯内克站在原地跺了跺脚，引得神秘人猛然回首！

“你到底是谁？”

“斯内克！”

嘶哑的嗓音厉声响起，忍者的身体竟因看到了斯内克而微微颤抖。放弃了对博士的追问，身体宛如包裹着机械外壳的神秘人朝斯内克缓步走来。

“我是斯内克，你是谁？”

忍者将手中的刀在空中挥舞了几下：

“我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我回到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就是为了和你做个了断！”

这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斯内克立即想到了一个人，手中的枪抖了一下，但他很快收敛心神，继续集中精神盯住对方的肩头。

肩头一动，刀光就会落下来。斯内克眼前的这个人明显处于一种亢奋的激动状态，他不得不防备对方随时出手的可能。

“为了仇恨？”斯内克试着去寻找对方背后的真相，“那些往日的恩怨么？”

拥有金属外壳的忍者断然摇头：“谁会为了这些陈腐的感情纠结？我只是关注着我惟一能做的事，我的生命延续到今天，就是为了感觉自己的存在。只有面对你我才会觉得兴奋，只有你才能证明我存在过。”

斯内克退后了一步，拉开自己和对方手中武器的距离，枪口却渐渐沉下去。他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来吧斯内克！”同样收起利刃的忍者高声喝道，“来让我感觉自己的存在，让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战斗吧斯内克，为了让我感觉到痛苦，为了杀死你或者被你杀死！”

斯内克耸了耸双肩，表示自己手中不再持有武器，也表示自己对那人的尊敬。两人面对面开始缓缓靠近。

脚步踩在地面发出细小的微响，斯内克盯着对方的双手，心中掠过无数的疑问，最终他强行压下了那些疑问。

战士在战场上惟一能做的，就是战斗，就像他现在这样。

思考，是活下来之后的事。

两人的距离渐渐拉近，斯内克和对方都小心保持了两臂的距离不再移动。

对于实力不明的敌人最好不要立即进行贴身缠斗，这是军队格斗要领中极其重要的一条。

“斯内克！”对面的敌人再度高声厉喝，“出拳吧，斯内克！”

对方呼啸的瞬间，斯内克向前踏出一步，右拳如风般袭出！

毫无花巧的一拳打出，对方似乎连防备的想法都没有，被斯内克一拳打中下颚，发出一声金属被强烈冲击的声音。

“嘭！”

脚步稳固的忍者被斯内克击退了半步，随即以手肘反击过来，捶向斯内克的肩头。

斯内克侧身闪开一肘，心中对对方的力量已有一个大概估计，一脚踹在对方腰间，将他踹退了两步。

两人间再度拉开距离。

几招的往来拆解后，双方再度贴近。

斯内克出拳被忍者格住，忍者抬腿被斯内克一脚踏住。两人的身体在没有缝隙的距离里数度相撞，又再度分开。

斯内克发现对方速度并不如自己想象得迅猛，身体开始慢慢放松。只是力量和身体的坚硬碰撞让斯内克感觉到了一丝微痛。

痛苦中还有一丝兴奋，这种感觉似曾相识，斯内克转动自己的手腕，将手套甩掉，再度举高自己的双拳护住脸部。

两人的喘息不超过两秒钟，又一次同时出拳。

拳与拳的碰撞中，斯内克感觉到一股濒临骨折的刺痛，他知道对方和自己一样痛苦，手中的拳头再也不停下，雨点一般地挥出。

每一拳的缝隙中都有一次招架，斯内克终究在速度和力量上仍胜过对方一筹，

将忍者数次逼退。

数十拳后，忍者已退到了玻璃屏风附近，坚硬的金属外壳将防弹玻璃撞成连绵的碎片。

斯内克越过玻璃碎片，一脚踹在忍者胸口。

这一次在被斯内克踹中之后，忍者终于承受不住力量，痛嚎了一声。

“斯内克！”

忍者的身体在空气中化作一团扭曲的波纹，他竟在痛苦中自动启动了隐形迷彩，只是一瞬后又恢复了常态。

“斯内克，就是这种痛苦！这种感觉太好了，你还能再狠一些吗？”

这个声音更加让斯内克确认了对方的身分，他后退两步，望着已开始微微喘息的忍者。

“你是……”

忍者没有回答斯内克，再度昂然跃起，朝着斯内克飞扑而来。斯内克只能放弃问话侧身闪开，回身又踢出一脚。

这一次忍者被踹得踉踉跄跄倒在研究室的仪器上，斯内克没有再度追击，而是望着体力已渐渐不支的对手。

“真棒……”忍者摇了摇头，嘶哑着嗓音说道，“斯内克你还记得么？我们曾经这样战斗过，这样碰撞过，你还记得吗？”

桑吉巴尔发生的一切在斯内克脑海中闪过，斯内克终于确信了自己的猜想：“你是灰狐？”

灰狐没有回答斯内克，而是又一次冲向了斯内克。

斯内克迎着灰狐再度出拳，手中的拳头击中灰狐的瞬间，他再度消失在空气里。斯内克立即收拳后退，避开了空气中不见人影的攻击。

尽管灰狐使用了隐形迷彩，斯内克仍隐约能看见空气中晃动的扭曲波纹。如同在空气中注入一团水波一样，肉眼难以捕捉的微妙变化就是隐形迷彩的关键所在。

确认了灰狐的位置后，斯内克连续击打灰狐的胸口，让这名曾经的老友不断后退，最终从隐形迷彩的隐蔽中恢复过来。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灰狐喘息着伏在地上，紧紧盯着斯内克，“现在的我，依然无法战胜你吗？”

斯内克没有回答，关于灰狐的一切曾是他记忆中最痛苦的部分。如今这个人活生生的、就在自己面前，这一切让斯内克觉得自己恍若置身梦中而非现实。

“……你真的是灰狐？”

对方依然没有回答，只是顽强地站直身体，带着不甘和不屈，缓步走向斯内克。

“战斗吧……战斗吧……”

仿佛梦中呓语一般，灰狐迎着斯内克走来，身上的金属外壳发出阵阵弧光电火，溅射在仪器上，文件上，点燃了火光。

斯内克看着步步逼近自己的灰狐，再也不忍动手，开始亦步亦趋地后退。

“药，药……”

后退中的斯内克听到这样意义不明的字眼，正欲再度出手时，灰狐却猛然将头撞向地面，发出砰然巨响！

“药……我需要药……”

再也没有战斗欲望的敌人在斯内克面前痛苦不堪，斯内克冷冷看着自己曾经最尊敬的朋友和战友陷入痛苦中。

诚如灰狐自己所说，这就是宿命，战士的宿命。

癫狂的灰狐匍匐在地面上疯叫着，即

使隔着金属面具也能感受到他的痛苦。仿佛一瞬间失去了理智的金属外壳与地面撞击发出剧烈的震荡，整个研究室的地面都在簌簌发抖。

不再理会斯内克，灰狐痛苦嘶喊了几声之后一跃消失在空气里。斯内克本已举起枪对准了那团波纹，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转身望着灰狐消失的方向，斯内克轻轻叩响了通信器。

“上校，你听到了吧？那是灰狐。”

坎贝尔有些错愕：“他不是在桑吉巴尔被你杀死了吗？”

“我本来也这么认为。”斯内克踏灭脚边燃着的文件，低声说道，“可是刚才那个人绝对是灰狐，满脑子只有战斗的家伙，声音变化也不大。”

内奥米此时忽然冷冷地插话进来：“是，那就是灰狐。”

“灰狐怎么成了这样？”斯内克沉声问道。

“在我进入猎狐犬医疗组之前，曾经参加过猎狐犬士兵的遗传因子治疗实验。”内奥米似乎想起什么不愿意回忆的痛苦往事，口气越发冷淡甚至有些厌恶，“灰狐在桑吉巴尔事件之后也成了实验品，被研究团队利用强化骨骼和麻醉药延续生命，就好像玩具一样。”

斯内克大怒：“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你明明早就知道！”

内奥米叹了口气：“我也没办法，这是机密。”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坎贝尔看似也有些不满。

内奥米闭上眼睛摇摇头：“那是您离职之后的事，试验由克拉克博士负责。但是克拉克在两年前的研究所爆炸中身亡了……现在的士兵身体里就应用了当时的实验产物。”

“灰狐当时没死？”

“没有……当然在官方记录里写着死亡。”内奥米低声说，随即反问了一句，“斯内克，你还要继续和他战斗吗？”

得知自己最好的朋友还在人世之后，斯内克不知为何觉得轻松了一些。他轻吐出一口气：“估计是无法避免的。”

“直到杀死他为止？”内奥米在这件事上似乎有些纠结，这态度让斯内克疑惑。

斯内克转身面向奥塔肯博士藏身的铁柜，淡淡地结束了谈话。

“我想……这也是他的愿望吧。”

13

斯内克曾与灰狐是最好的战友，当然那是在桑吉巴尔事件之前。

曾经同生共死的男人们之间的友情，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两人互相尊敬，互相激励，在战场上证明着自己的价值。

一直到桑吉巴尔事件，大首领选择了斯内克作为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个人。

在桑吉巴尔的“世外天国”军事要塞中，被大首领养大的灰狐为了报答养育之恩，与斯内克兵戈相向。两人踏着一片雷区展开了属于自己的最后一场战斗。

活下来的人继续承受苦难，死去的人得到解脱，这是战士之间没有语言的约定。斯内克在雷区中，放下了武器，与自己的好友拳脚相向。

战斗是战士惟一的交流方式，哪怕是最好的朋友。

落日黄昏之际，走出雷区的只有斯内

克一人。

即使今天来看，回望那天的那片雷区，也是斯内克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伤痛之一。

这一切终归会淹没在人类绵长的战争史中，就好像一切的伤痛和生死离别一样。

哪怕斯内克选择了遗忘，也终究无法遗忘。

这才是战争带给所有当事人最大的伤害。

敲开铁柜的时候，斯内克恢复了平静，他知道自己只是没有摆脱军人的宿命，痛苦与快乐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必须继续下去。

正如使命，正如生命。

正如杀戮和战斗。

14

“奥塔肯博士？”

斯内克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眼镜男，尽量让自己不去想关于灰狐的一切。

“是，是我……”

“你出来吧。”斯内克将手枪别回腰间，“我不是来救你的，只是需要你的帮助。”

“……”

“我想要知道关于Metal Gear的事。”斯内克在博士对面坐下，开始恢复已经有些损耗的体力。

“Metal Gear？”奥塔肯推了推眼镜，发现对面的人确实不像是要伤害自己，终于镇定下来，“那是种可以搭载导弹武器的步行战车，主要用于拦截导弹进行区域防御。”

“鬼扯！”斯内克心情并不太好，驳斥道，“据我所知Metal Gear是搭载核武器的步行战车，而且不仅仅是这样！”

“什么？”这次轮到奥塔肯大吃一惊，“核搭载？我怎么不知道？”

“阿姆斯军工总裁亲口告诉我的。”斯内克回忆起自己之前关于Metal Gear的回忆，“原来这个东西设计就是为了进行任意地点的核打击，而且这次猎狐犬叛乱就是打算利用霸王的MG来发射核弹，以这一点来要挟政府。”

斯内克的话并不难理解，奥塔肯回忆起自己所做的一切，情绪开始低落起来。

“我，我只负责Metal Gear的主体设计，武器系统并不是由我来负责……但是我知道在Metal Gear的右肩处装有利用电磁波发射导弹的轨道式发射器，大概他们就是利用这东西发射战略性武器。”

“那样很容易？”

“非常容易。”奥塔肯有些沮丧，“那种发射方式不需要耗费任何燃料……但是我对这一切真的一无所知，我真是太愚蠢了……”

“……”

“原本我以为科学研究可以为人类造福……”奥塔肯低头喃喃道，“没想到只是被人利用。也许这种想法只有在电视剧里才会实现，就好像我的祖父一样……他参与了曼哈顿计划。”

“广岛的原子弹吗？”

“是的……”

“算了……还是面对现实吧。”斯内克挥挥手阻止了奥塔肯的自言自语，“Metal Gear的样品保存在哪里？”

“在北面很远的通信大厦仓库里。”

斯内克弯下腰开始给自己系鞋带：

"是不是可以控制或者破坏那玩意的装置都在那附近？"

奥塔肯点点头："如果有的话，也应该是在司令部里。控制整个岛上基地的中心都应该在那边，不过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到那边去过了。"

"现在我们手上还有可以阻止核武器发射的钥匙。"斯内克整理好装备站直身体，"我过去看看，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让那东西停止发射。"

"我，我也跟你一起去！"

斯内克轻蔑地看了一眼这个纤弱的男子："你跟我一起？那只能给我带来麻烦！"

"我，我设计了Metal Gear……我有权毁灭它！"奥塔肯坚持道，"而且只有我能办得到！"

斯内克依然摇头："你的知识很有用，可是你的行动力并不能给我带来好运……还是有需要的时候我再联络你吧，你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么？"

奥塔肯瞬间消失在斯内克的眼前，和之前的灰狐一样，在空气中只剩下一团波纹一样的虚影。

"这是我研制的隐形迷彩，有了它我会很安全。"

"那就好。"斯内克转身朝研究室外走去，"我去找梅丽尔，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老实呆着，我会让她来保护你。"

"梅丽尔？"奥塔肯愣了一下，"那个红发美女？"

"你见过她？"

"嗯，非常迷人的姑娘……"奥塔肯闭上眼睛回忆道，"她的样子真让人难忘，尤其是那双充满魅力的长腿……"

斯内克笑了笑："你看的还真仔细。"

15

大理石的地面光滑如镜，斯内克的目光却停在自己对面的镜子上。

倒映在镜子里的女子有一双美丽的眸子，贴身的黑色背心勾勒出让人浮想联翩的玲珑曲线，更让人觉得刺激的是女子的双腿完全赤裸，只穿了一条干净的深色内裤。

最刺激的还是女子手中的枪口，这枪口已经是第二次对着斯内克。

"大名鼎鼎的斯内克居然两次被人偷袭，该说是你太大意了还是我太幸运呢？"

斯内克缓缓转身，看着红发少女，摇摇头："如果不是我在寻找你，你觉得自己会成功？"

梅丽尔有些泄气地放下枪："你知道我胆子小，所以故意发出声音看着我跑进来是吧？"

斯内克点点头："女卫生间可不是我想来的地方。"

"你不愿意跟人正面冲突，而整个基地里最不容易被搜查的地方就是女卫生间。"斯内克解释道，"只是我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你这么迷人。"斯内克的目光不客气地停留在梅丽尔修长的大腿上，脸色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不会奉承人呀……"梅丽尔叹了口气，"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臀部。"斯内克耸肩，"你跑起来的样子跟男人有些不同，看上去……很有吸引力。"

梅丽尔自嘲地笑笑："眼睛和臀部……你下次还会从什么地方认出我呢？"

斯内克放弃了这个话题："战场上少想一些比较好。你身上的标志是什么？"

梅丽尔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纹身："军人的纹身……家里人希望我成为优秀的军人。"

"现在看来你还算优秀。"

梅丽尔勉强一笑："运气好到可以两次偷袭传说中的英雄吗？算了吧……"

斯内克看了看厕所门口："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

"我可以给你PAL钥匙。"梅丽尔能看出斯内克的焦急，提出了斯内克最不想面对的问题，"但是贝克只给了我这东西，没告诉我怎样破坏Metal Gear。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行！"斯内克摇头，"你会妨碍我，给我PAL就行。"

"我不会碍事的，我发誓……"

斯内克依然坚决："不可以，你一定会给我添麻烦。"

"那么你打死我吧！"梅丽尔漂亮的脸上露出了斯内克从未见过的决心，"枪在这里，你打死我吧！"

面对女人，斯内克从来都深感无力，他松下坚持的肩膀，无奈地叹息。

"算了……我不想浪费子弹，也不想在这里被人发现。"

梅丽尔缓步走到斯内克身边，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有些出神地喃喃道："我从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化妆，更怕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害怕看到自己女人的样子……父亲战死在战场上，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军人，可我渐渐发现这并不是我自己的梦想……"

"只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

"我原本以为在战场上可以理解父亲……但现在我发现，我害怕这一切，害怕得连自己都不敢面对了。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欺骗自己，这不是我的选择，不是我想要的……"

斯内克干脆地打断梅丽尔的自言自语："别说这些了。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死人和活人。如果失败了，就会像狗一样死去。现在洗干净自己的脸，赶快跟我走。"

斯内克的话很有效，梅丽尔低头仔细地洗干净自己的脸，穿上了放在洗手台前的士兵服。

看着那双美腿消失在长裤之中，斯内克居然感觉到些许失落。他站在梅丽尔身旁，看着美丽的女子拿着武器，一种极度的荒谬自心中油然而生。

"这枪跟你真不适合。"

梅丽尔笑笑："这东西比内衣更适合我，从小就跟我在一起。"

"研究所后面是片空地，过了空地才是通信大厦。"梅丽尔向斯内克解释道，"跟着走吧，这里我比你熟悉。从研究所过去只有一条路可走。"

"从哪里走？"

"所长室后面的通路。"梅丽尔挽了一下头发，"咱们出发。"

斯内克点点头，跟在梅丽尔后面。

研究所附近的人几乎被灰狐杀光了，利奎德看来也知道灰狐的存在，没有向这里派遣新兵。两人一路畅行无阻，斯内克甚至有点感激自己这位老朋友。

"所长"代表着斯内克熟悉的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曾在猎狐犬部队里昙花一

现，若非利奎德的兵变，斯内克也许永远不会再听见这个名字。当靠近所长室的之后，那种曾经熟悉的感觉袭击了斯内克。

强烈的精神波动让斯内克的脚步渐渐放缓，他身边的梅丽尔却已经抱着头蹲了下去。

“我的头……好痛……”

“你没事吧？”

只是片刻之间，梅丽尔已迅速站起，语气变得飘渺而恍惚，甚至做出了一个诡异的伸手动作。

“我们走吧……所长在等着你……”

斯内克愣了一下，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收起武器，跟在梅丽尔的后面进了所长室。

精神螳螂的力量并非用在战斗上，无数曾被猎狐犬精神拷问过的人都清楚这一点，遗憾的是没有几个人活下来。

踏入所长室的瞬间，斯内克便清楚地认识到梅丽尔的心神已被精神螳螂控制住。这个曾利用精神力量试图取走唐纳德和贝克起爆密码的人看来早已知道斯内克的到来，在这里给斯内克设下了完美的陷阱。

单独行动的蛇没有弱点，当蛇拥有同伴之际，他的弱点即已暴露。

斯内克与梅丽尔保持着较近的距离，耳畔传来一阵阵刺耳的歌声。那歌声仿佛塞壬的曲调一般，呼唤着梅丽尔如同傀儡一般晃动起来。

“斯内克……斯内克……你，你喜欢我吗……”

口中语无伦次，梅丽尔持枪贴近斯内克，举起了手中的大口径武器。

“斯内克！不要开枪！”坎贝尔在通讯器里大声喊道，“精神螳螂控制了梅丽尔，你要想办法救她！”

斯内克有些讶异坎贝尔如此激烈的反应，但他已无时间应答，伸手格住梅丽尔的手腕，略一施力，梅丽尔手中的枪便脱手而出！

斯内克一掌劈出，砍在梅丽尔的颈动脉处，梅丽尔原本僵硬扭曲的身体顿时软倒。

让人不被精神力控制的方法有很多，斯内克选择了最简单直接的一种。

精神螳螂似乎也穿了一件隐形迷彩，斯内克瞥见空气中掠过一丝波动，手中武器连续射出数枪，随即听见一声惨叫。

子弹擦着精神螳螂的身体飞过，留下一丝血痕。斯内克冷冷望着站在梅丽尔不远处的瘦子，将手中的枪瞄准对方头颅。

“你知道我的读心术吧……”精神螳螂的声音比灰狐更嘶哑，仿佛被人束成一条线般的尖细，“你的过去是什么……让我来看看。”

斯内克盯着对方没有开枪，等待对方的结果。

数秒钟后，精神螳螂惊奇地叹息道：“你，你居然没有过去？你的过去是空白……？”

斯内克笑了笑，再度扣动扳机。

能够预先读心的精神螳螂轻松避开了斯内克的攻击，再度启用隐形迷彩消失在空气中。

斯内克犹豫了一下，从头上拉下夜视仪将之开启，顿时视野里的一切都化作深浅不一的绿色，精神螳螂的身影也包含在其中。

“放松，斯内克……”坎贝尔在通讯器里叮嘱道，“不要去思考，用本能战斗，他就无法了解你的想法！”

本能对于斯内克来说简直是最简单不过的一件事。

带着连灰狐都自愧不如的速度扑向精神螳螂后，斯内克一拳打在了瘦子的小腹上，将精神螳螂身体击飞数米，不待对方回神，又补上一膝。

几拳下来，精神螳螂的速度明显变慢了。

斯内克再度举起手中的武器。

“不，你不明白我的真正实力！”精神螳螂愤愤不平，他以精神力呼唤着梅丽尔的名字，试图再度唤醒女子。

斯内克刚才手下留情的一击带来了后患，梅丽尔竟在精神螳螂的呼唤中悠悠转醒。

这一次精神螳螂没有再愚蠢到让梅丽尔攻击斯内克。

“梅丽尔……对准自己，开枪吧！”

被精神力控制的梅丽尔缓缓举起手中的枪，对准了自己的头。

“不！”

斯内克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一拳砸在梅丽尔的小腹上，同时将力量集中在肘部，一肘挤掉梅丽尔肺部的空气。

迅速的反应让梅丽尔再度陷入深度昏迷中，身体缺乏活力的女子无法再被精神力控制。斯内克反手一枪点在精神螳螂的胸口，将试图集中精神的他打倒在地。

武器的威力永远有效，哪怕人体拥有再强韧的精神。

没有预警的子弹穿透了精神螳螂的肺部，读心术和精神力量都需要高度集中，经过这一击之后，精神螳螂再也没有反抗的力量。

斯内克走到精神螳螂身边，低头看着这名自己并不熟悉的男子。

“我，我无法预知未来……”精神螳螂显然已经放弃了战斗，奄奄一息地望着天花板。

“能预见未来并非什么幸事。”斯内克低头对自己的敌人说，“有勇气改变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身边的梅丽尔渐渐恢复了意识，她看到精神螳螂躺在地上，也勉强起身走过来。

梅丽尔低头试图摘下精神螳螂的面罩，斯内克没有阻止她。

让她见识见识战场的残酷也好。

面罩被摘下来的瞬间，梅丽尔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的嘴，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一张伤痕累累的脸上，除了一双眼睛之外，其余部分都像被酷刑无数次折磨过一般。

精神螳螂嘶哑的声音，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口鼻周围环绕无数的缝合痕迹所致。

斯内克低头看着这张脸，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我遇见了魔鬼，遇见了你……”精神螳螂对着斯内克低声说道，“你和我一样，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东西……你和我一样，只在‘现在’这个瞬间存在。”

斯内克蹲到精神螳螂的身边，低声说道：“我和你……也许吧。”

“你和利奎德的理想我没兴趣……”

精神螳螂的声音微弱嘶哑，显然已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只想找到一个理由，让自己继续杀戮下去……”

“你这个杀人狂。”听到这里，梅丽尔有些激动。

斯内克扭头看了梅丽尔一眼，摇摇头：“让他说，他就要死了。”

精神螳螂看着这个理解自己的敌人，缓慢但坚定地说道：“我第一次使用读心术的对象是我父亲……当时我发现他最想杀死的人居然是我，因为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而死。那一刻我绝望了，我原来是个给别人带来不幸的人……于是我烧毁了家乡，放弃了过去和未来。”

“这就是你杀戮的理由？”

“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精神螳螂竭力扭头看着梅丽尔，“就好像这个女孩心中有你斯内克的存在一样……”

斯内克沉默了，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

“想要去北面的通信大厦，就要先打开书架后面的暗门。”精神螳螂望了一眼书架，一扇门立即被打开了，“想要知道未来，你就只有继续前进。”

“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

“我生平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精神螳螂低声说道，“这种感觉很奇妙……请给我戴上面罩，让我在自己的世界里结束生命吧……”

斯内克点点头，为精神螳螂戴上面罩。面罩遮住了他脸上的伤痕，也遮住了他变得慈悲的眼睛。

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有一张面罩，只有某些时刻才会被取下。

死去的人毫无意义，斯内克和梅丽尔没有再回头看那具尸体。他们越过所长室的暗门，走进一片雪地之中。

雪地里狼嚎四起，这让斯内克心中有了一种不妙的预感。他隐隐觉得有一道目光正在注视着自己和梅丽尔。

“这里有地雷。”

站在通信大厦门口长长的走廊前，梅丽尔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对斯内克说。

“你怎么会知道？”

“跟着我走吧，我会带领你穿过这里。”

没有跟斯内克争论这个话题，梅丽尔双手背在身后，以简单轻快的步子走出了一个奇怪的路线，在雪地里带出清晰可见的浅浅雪痕。

“就这样走过来。”

斯内克犹豫了一下，顺着梅丽尔的步子小心走过去，果然没有发生任何事。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里有地雷？”

“刚才被精神螳螂侵入记忆的奖励品，他的精神里有雷区的布置记忆。”梅丽尔有些骄傲地笑笑，背对着通信大厦摆摆手，样子甚至有些顽皮，“怎么样，佩服我了吧？”

斯内克点点头，正想夸奖梅丽尔，却蓦然发现一道触目惊心的红线正牢牢映在梅丽尔的腰间！

（上部完）

《潜龙谍影 孪蛇》名词解释

DARPA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直接受命于总统的国防部高级部门。

Metal Gear

搭载核武的步行战车，可对世界上任意地点进行核打击的超级兵器。

Fox Die

死狐病毒，一种定向发挥作用的暗杀病毒，拥有引发特定基因及血液拥有者心脏死亡的功能，是最新型的暗杀武器。

FOX HOUND

猎狐犬部队，大首领组建的次世代高科技部队，历经数人统领，最后在利奎德手中发动了影子摩西岛兵变。

隐形迷彩

一种能够扭曲光线的新型迷彩，在夜间和光线不足的地方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数量稀少。

魔童计划

美国自七十年代开始的一项克隆计划，试图以细胞克隆的方式制造能够媲美大首领的超强战士。



GRANDIA
グランディア

原著/細江ひろみ　译/翔月

格兰蒂亚

第七回



噗伊

杰斯汀的父亲生前捡到的神秘生物，会发出“噗噗”的叫声，是个贪吃鬼。

丝

杰斯汀的青梅竹马，并自称是他的监护人，因担心杰斯汀的安危而伴随他一起出外冒险。

杰斯汀

向往古代文明的少年，将父亲的遗物“精灵石”视为珍宝，以寻找“阿伦特”为目标踏上了冒险之旅。

菲娜

原隶属于新大陆冒险家协会的美少女，实力一流，性格开朗活泼，受到杰斯汀的影响而决定与他一起寻找“阿伦特”。



娅露玛

戴托村的女医生，同时也是加顿的青梅竹马。

加顿

身怀强力的剑技，是戴托村最强的骑士。

基多

莫基族的商人，长相与兔子一样。



玲

菲娜的姐姐，担任缪林大佐副官的少女，同时负责军队的机密计划，她在军队中的地位相当特殊。

米露妲

莱努村的女战士，千锤百炼的身体十分强壮。

拉普

卡普之乡的孩子王，与杰斯汀有几分相似，但说话方式更加粗鲁。

前情提要

正当杰斯汀和菲娜为丝的下落担忧不已时，莫基族的商人基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且他的手中竟然还拿着丝偷偷带到墙壁这一侧的那双鞋子！从基多口中得知，丝已经被一位名叫加顿的人所救，现在正在他所在的村子——戴托村的娅露玛医院里疗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杰斯汀和菲娜暂时担当了基多的护卫，并决定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基多的带路费、丝的医疗费等。

来到戴托村之后，杰斯汀和菲娜终于得以与仍然躺在病床上的丝重逢，同时也见到了她的救命恩人——加顿和娅露玛。在刚刚向他们两位表达了谢意后，加顿却突然提议杰斯汀赶快带着丝离开戴托村。原来，由雨月之塔控制的、不停下着毒之雨的雨云不知什么原因正在向村子渐渐逼近。而要想阻止毒之雨，只有赌上自己的性命完成雨月之塔的试练这一个方法。杰斯汀在“男人尊严”的驱使下，执意与加顿一起前往雨月之塔，菲娜因担心杰斯汀的安危也不得已与他们共同行动。最后，在菲娜的帮助下，杰斯汀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试练，成功阻止了毒之雨的继续肆虐，三人带着最好的结局胜利凯旋。

(接上期)

当杰斯汀一行人刚到达雨月之山的山麓时，夕阳开始冲破厚厚的云层迫不及待地射出一道道橘红色的光芒，此情此景一眼望去宛如仙境。而当他们回到戴托村时，已经是星斗满天了。

村子中，迎接勇者归来的庆典正在如火如荼地准备着，冉冉的篝火摇曳着飘向那一片美丽的星空。

以出发之前加顿捕来的鱼烹制而成的鱼汤为首，村民们几乎拿出了他们所有的食物材料，烹饪了诸多眼花缭乱的美味佳肴，为村子的平安无事与杰斯汀他们的成功归来而欢呼雀跃。

丝也得到了娅露玛的许可，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庆典，她坐在杰斯汀和菲娜的中间，与噗伊一起争抢着可口的料理，玩得不亦乐乎。不过她的身体看来仍然比较虚弱，玩了一会儿后便好像有些体力不支，只好极不情愿地又回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噗伊可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它依然狼吞虎咽地大口吃着各种料理，其小小的身体已经变得浑圆。

看到杰斯汀和菲娜有些担心的神色，娅露玛安慰他们道：“不用担心，她只是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罢了。其实，我根本没想到小丝会恢复得这么快，这都是与你们的重逢所带来的功效啊。我去看看她，你们继续玩吧。”

说完娅露玛站起身来，向医院的方向走去。

这时，加顿举着酒杯面向杰斯汀和菲娜，轻快地将自己巨大的身体笔直地站立起来，郑重地说道：“你们二位是真真正正的勇者，我代表全村敬二位一杯！”

说罢加顿仰头将自己酒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接着说道：“今晚是专为二位举办的庆典，请一定不要客气，尽情地玩吧！”

……

庆典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杰斯汀走到一处离庆典会场稍远的地方，把胳膊枕在脑袋下面，在一个小斜坡的草坪上仰身躺了下来。眺望庆典的风景，看着村中的孩子们活蹦乱跳围绕着篝火追逐嬉闹的样子，一股莫名的自豪感悄然涌上杰斯汀

的心头，他不禁有些得意地微笑起来。

随后，杰斯汀把身体平躺成一个“大”字形，将目光望向那一片深邃而美丽的夜空，任那片晶莹剔透的点点繁星带走自己一身的疲劳。

他感到自己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似乎没有睡着，但却也并非清醒，这种如梦似幻般的绝妙感觉，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

不知何时，菲娜已经偎依在了杰斯汀的身旁。

“杰斯汀，我们到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去吧？我想去吹吹风……”

“啊？”

杰斯汀坐起身子望向菲娜，突然间，他发现菲娜那双水晶般美丽的眼睛里，散发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热情。

立即感到自己的脸颊变得有些充血的同时，杰斯汀注意到，菲娜的脸颊也红通通的，而且似乎并不是因为庆典的篝火照射的缘故。

“菲娜……你是不是喝酒了？”

“酒？没有啊，我喝的是这个果汁哦。”

菲娜边说边将自己手中的杯子举到杰斯汀的面前。

“这个就是酒啊。”

“哎？是吗？”

菲娜将杯中的液体一饮而尽，她的脸随之变得更加红润，说话的语气中已露出点点醉意。

“嗯～～果然只是果汁而已嘛～～”

“那是果实酒，喝多了的话也会……”

“好啦～～不要管这些了。走啦～～吹风去吧，如果你胆敢不跟我一起去的话……”

菲娜既调皮又撒娇似的笑了起来，继续说道：“嗯哈哈……我会哭的哦。杰斯汀，难道你现在就要打破你那个男人的约定么～～？”

已经半醉半醒的菲娜边说边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但脚下明显失重，还未等站稳便向杰斯汀的方向倒去。

杰斯汀赶紧向前一步扶稳菲娜，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啊——真拿你没办法。好好好，知道了，我陪你一起去就是了。”

“哼哼哼，这样就暂且先放过你……”

杰斯汀抓紧菲娜的一只胳膊，半架着她向海边走去。之后两人来到一处庆典的喧闹声听起来只与虫鸣声、波浪声差不多的安静地方，找到一块干净的大礁石坐了下来。

这时菲娜好像酒也醒得差不多了，她指着夜幕下的大海，感慨地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说什么翻越世界尽头，简直就像个大笑话一样。墙壁这边也有与我们世界同样的大海、同样的高山、同样的遗迹……而且，也同样有人类居住在这片大地上。”

杰斯汀骨碌一下仰身躺下，望向静谧的星空。晶莹剔透的星光倒映在他清澈的双眸中，闪烁着美丽的银色光芒。

“连夜空中的星星、月亮也都一样呢。不过，就像新帕姆和帕姆完全不同一样，不管是鲁克还是戴托，都好有意思啊。在这个不知有多么广阔的世界上，肯定还有数不清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们都没有遇到过……阿伦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丽蒂她们又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不只是

阿伦特，我要走遍全世界！一定要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呵呵……真像是只有杰斯汀才会说的话。啊！杰斯汀、你看那边！”

杰斯汀立起上半身，顺着菲娜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许多细小的光点，结成一群飘浮在海面之上，好像在玩耍嬉戏一样。这些细小的光芒与它们映射在大海之中的倒影，还有夜空中的点点星光一起，构成了一幅神秘而美丽的画卷。

“那是什么？海萤火虫吗？”

“他们是精灵，雨月之塔倒塌后，将你平安带回来的精灵们。”

杰斯汀和菲娜出神地眺望着那一群似乎数量仍在不断增加的精灵，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两人的身体已经靠在了一起。

“墙壁这一边有这么多精灵啊……”杰斯汀有些难以置信地感叹道。

“不是那样的哟。”基多的声音突然自他们背后响起。

两人大惊，急忙分开了靠在一起的身体。

回头一看，除基多外，娅露玛也站在他们身后。

“那么多的精灵聚集在一起，娅露玛医生也是第一次看到。”

“喂喂喂！基多！你想吓死我们啊！”

“还说呢，你们竟然悄悄躲在这种地方幽会，让我找了半天。娅露玛医生有些话想对你们说，是关于小丝的。”

“丝……她怎么了？”

未等基多翻译，娅露玛便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使语言不通，但她还是从杰斯汀的语气中猜出了这句话的意思。

“小丝的恢复情况确实不错，速度也很快。但是，虽然不知道你们接下来要去哪里，但如果让小丝继续像之前那样旅行的话，她再次倒下只是早晚的事。”

“娅露玛医生！我们该怎么办才好？我想继续去寻找阿伦特，但它到底在哪里、那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到达那里之前会遇到什么事，现在这些都还无从得知啊！”杰斯汀略感急躁地说道。

“即便就此打住旅行……”菲娜接过话题继续说道，“让现在的丝再一次翻越墙壁然后回家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基多将他们两人的话翻译完毕后，娅露玛也点头表示同意。

“嗯，的确，除非小丝成长到具有与你们相当的体力和精力，否则不管是去还是回都是十分困难的。不过，如果使用你们从雨月之塔带回来的‘智慧之徽章’，也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哎？”

“据长老所说，你们带回来的那个徽章名为‘智慧之徽章’，它其实是一把钥匙。使用它，也许可以打开神隐之丘上的传送门。在我们戴托的传说中，传送门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能将人即刻传送至其希望到达的场所。”

“也可以到达阿伦特吗？”

“不清楚。因为我从未见过神隐之丘传送门打开时的样子，而且，那个徽章是否真的能够打开传送门现在还不能确定。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长老谈谈看。只是，先不管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在这里我作为一名医生，必须事先忠告你们一件事。那就是不管怎样，最最重要的，还是小丝她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丝她……”

“你们两人最好趁现在好好商量

一下。”

基多一边帮他们翻译，一边像平时那样仰视着杰斯汀，淡淡地微笑着。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以等待丝的身体恢复为由，杰斯汀他们一直留在戴托村里。

期间，杰斯汀经常被一群不懂通用语言的戴托孩子围得团团转，吵着让他讲述自己冒险的逸闻趣事。杰斯汀的自豪感虽然得到了极度的膨胀，但完全不会说戴托语且只会说只言片语通用语言的他只能急得直冒汗。没办法，最后他只好通过自己“丰富”的肢体语言像演戏一样给孩子们做表演……没想到这招儿收到的效果还不错，虽然他们之间完全无法通过语言来交流，但孩子们似乎都心领神会地理解了杰斯汀想要表达的意思，个个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向他投去崇拜的目光，这使得杰斯汀更像是飞上了天。同时，他还得到了加顿言传身授的剑技指导，并学会了那招威力惊人的“龙阵剑”……这几天杰斯汀可以说过得十分潇洒和快乐。

另一方面菲娜则主要待在会说通用语言的娅露玛医生那里，有时与丝一起帮助她采集药草、调和药品等。聪明好学的菲娜利用这个机会向娅露玛请教了许多医药方面的知识，同时自己通用语言的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只是，丝的身体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在与杰斯汀他们重逢之后，丝的确一下子好转了许多，但在那之后却基本没再有什么继续恢复的迹象，反而变得好像更容易感到疲倦了。

为此，杰斯汀和菲娜经过几天的商量，终于作出了决定。

“丝，我们回帕姆吧。”杰斯汀微笑着对丝说。

“哎？”

“噗？”

“以我们现在的年龄和能力，从事冒险还是太早了，所以，我们暂时先回家积蓄力量。这一次我们已经成功翻越了那座墙壁，等丝长大了，我们可以轻松地再一次翻越它。在下次的冒险中，我们做好更加充足的准备，带上更加精良的装备，大家再一次一起去寻找阿伦特吧。”

戴托的长老非常爽快地将“智慧之徽章”让给了杰斯汀，当然这其中也有加顿在一旁说好话的功劳。

而关于神隐之丘传送门的主要功能方面，长老的解释与娅露玛所说的并没有多大差别。

至于这把“钥匙”是不是真的能够打开那扇可以前往任何想去地方的传送门，长老也无法确定，必须亲自试试看才知道。

杰斯汀将这些事情说明给丝听之后，丝的眼中立即噙满了晶莹的泪水。

“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杰斯汀还有菲娜才放弃了去继续寻找阿伦特？”

“噗噗？”

杰斯汀夸张地摇摇头，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说：“我们并没有放弃哦。不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菲娜以前讲过的冒险家心得里，也提到过这一点吧？”

"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半途而归，冈茨一定会笑话你的！"

"噗噗！"

丝提起了当时在故乡与杰斯汀平分天下的、另一个孩子王的名字。

"没关系。连墙壁顶峰都没有登上过的冈茨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就算他真得啰嗦些什么，我也完全不在乎这种事。还是说……丝，难道你不想回家吗？"

丝慢慢摇了摇头。

"可是，由于我的原因……杰斯汀和菲娜的冒险……我们的冒险就……"

丝说着说着，沉沉地低下了头。

这时菲娜轻轻地抱住了丝的肩膀，温柔地说："并不是丝的原因哦，这只是我们经过商量所决定的事罢了。"

听了菲娜的话，丝默默地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显得非常悲伤。

出发的日子到了。

清晨，杰斯汀他们向因为要照顾病人而不能出外送行的娅露玛告别后，便跟着加顿向村外走去。走到村子入口的时候，特地送行而来的长老和基多已经等在了那里。经过一番寒暄和商议，众人决定一起前往神隐之丘。

一路上，杰斯汀和菲娜故意装出非常高兴的样子，与众人有说有笑。但丝依然显得很没精神，好像心事重重似的，一直都沉默不语，只有在别人与她说话的时候才应付般地低声说两句。

约正午时分，一行人抵达了神隐之丘。之后他们在加顿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处类似祭坛模样的地方，按照长老的说明，杰斯汀将"智慧之徽章"嵌入到了祭坛前方的神秘装置里，整个祭坛瞬间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强光过后，祭坛上浮现出了类似杰斯汀他们之前在遗迹中见到的丽蒂和阿伦特那样的幻影。只是，这个幻影十分不稳定，有数个不知其为何处的影像飞快地交错变换着。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传送门了。

"看来似乎有好几个影像夹杂在一起了呢。不相干的我们还是再向后站一些的好。"

基多边说边向后退了几步，幻影的变换速度随即开始变慢。

在长老和加顿也退下去之后，便可以分辨出幻影所显示的地方是哪里了。

那是帕姆和新帕姆的街道、房屋在互相交替着显现、消失。

"是我的原因，我对帕姆基本上一无所知，若要回家理所当然只会想到新帕姆。"

听了菲娜的话，杰斯汀挠了挠脑袋："其实，不管帕姆还是新帕姆，都没什么关系啦。"

这时，站在后面的基多突然说道："等等，好像还有一个别的什么影像混在里面。菲娜，你先退后看看。"

菲娜退下来后，新帕姆的影像消失了，但的确正如基多所说，现在浮现在祭坛之上的，除了帕姆的影像外，还有一个模糊不清、无法分辨的影像在与其不停地交互。

"杰斯汀，你也退后。"

在杰斯汀也退下去之后，一个清晰的帕姆终于以无比真切的形象浮现在众人眼前——不只是风景和建筑，就连大街上来

来往往的行人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还能听到镇子中的各种杂音和闻到蒸汽的味道。直到刚才为止的那种“虚幻”感已荡然无存，宛如一个真实的帕姆空间转移般来到了触手可及的近处一样。

随着丝的思绪，影像转到了杰斯汀和丝家门前的小路上。海猫亭依然生意兴隆，顾客们进进出出络绎不绝。不过，从对面似乎并看不到这边的情景，虽然行人众多，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杰斯汀他们的存在。

这时，冈茨身穿一件沾满油污和煤污的工作服从海猫亭中走了出来，看样子在杰斯汀踏上冒险之旅后，他便在某家工厂中就职了。现在的他，看起来比记忆中的那个孩子王成熟了许多。

基多仰视着杰斯汀，淡淡地笑道：“杰斯汀，其实你想去故乡以外的地方吧？只不过，你对那个地方还不熟悉，所以无法形成具体的影像。”

“没有那种事！我现在只想赶快回帕姆去！”杰斯汀刻意大声辩解道。

但是，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得出来，他现在其实并不想回帕姆，而是想继续自己寻找阿伦特的冒险旅行。

当然，丝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咬了咬下唇，突然转过身来，伸平双臂，挡在了祭坛之前，用坚定的声音大声喊道：“杰斯汀！菲娜！你们先不要回去了，留下来继续去寻找阿伦特吧！”

“噗噗！”

“丝，你……”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有噗伊陪我一起回去。而且，回到帕姆后，叔叔、婶婶、莉莉阿姨他们都在！还有冈茨他们！我也一点儿都不担心杰斯汀，因为，有菲娜代替我陪着你、看着你……我……没法像菲娜那样……一直跟着你一起前行……所以……所以……”

说着说着，丝的脸色变得越来越悲伤，声音也越来越小。不过，片刻之后，她立即又以满面的笑容对杰斯汀喊道：“所以，我一个人回去！回去后先向莉莉阿姨展示我们一路收集的特产，然后把我跟杰斯汀还有菲娜的冒险经历全部讲给她听！还要讲给冈茨和镇上的其他人听！”

“噗噗！”

丝背在身上的那个鼓鼓的背包中，除了婶婶给她买的那双鞋子外，还装满了多姆遗迹牛龟的鳞片、加雷尔军的降落伞、在鲁克村入手的古老冒险用具、在戴托村得到的鱼皮雨衣等各种各样的冒险纪念品。

丝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大喊道：“所以、所以你们要答应我！你们一定要连我的份一起去冒险！而且，一定要无论何时都在一起！一定不要放弃！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们已经冒险过了，嗯……不只是阿伦特，总之，所有的所有，都要去冒险！不要忘了一定要偶尔回帕姆去看看我们！并把你们冒险的故事全——部全——部讲给我们听！”

“噗！噗！噗！”

“可是，丝……”

好像要打断杰斯汀的话一样，菲娜首先对丝的嘱托做出了回答。

“我答应你，丝。如果杰斯汀只顾着冒险而忘记了这个约定的话，我就是揪着他的耳朵也要把他带到帕姆去。”

一直迫使自己作出坚强笑脸的丝终于忍不住了，两行晶莹的泪水自她的眼角顺着脸颊悄然滑落。

但她使劲咬了咬下唇，拼命地控制着自己不要哭出来。

“不行，要哭出来了，我得走了……我、我不想以哭泣的样子跟你们告别。”

说完，丝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向帕姆的影像中走去。

菲娜见杰斯汀仍愣在那里，便赶紧用手肘碰了碰他的胳膊，对他小声说：“赶快对丝说这不是‘再见’，而是‘一会儿见’啊。”

这一次杰斯汀很快便反应了过来，他立即向丝大喊道：“丝——！我不会对你说什么‘再见’的！而是‘一会儿见’！丝，一会儿见！”

听到杰斯汀的喊声，丝停下了脚步。

“丝是一位了不起的冒险家，是我冒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同伴！我们只是暂时分开行动罢了。丝，回去之后也不要忘记进行冒险家的修行啊，我一定会回去接你的！”

丝带着一张满是眼泪的笑脸回过身来，重重地点了点头：“嗯！我在帕姆等着你！”

“噗！”

丝擦了擦脸上的泪水，把目光转向菲娜：“菲娜，杰斯汀就拜托你了！他好奇心旺盛，对任何事物都抱有兴趣；性格冲动，做事经常不考虑后果便先行动；总是喜欢干一些危险的事，别人越说不可以他反而越来劲；还非常容易得意忘形……”

丝的声音越说越小，在稍微停顿了片刻之后，她突然又大声喊道：“……那么我也……一会儿见！”

“噗！”

丝面向众人挥了挥手，然后快步穿过了传送门。

好像魔术一般，丝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帕姆的街道上，过往的行人都被这个忽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女孩吓了一大跳。先不管路人们看向自己的惊异目光，丝在门的对面转身面向杰斯汀他们这边再一次挥手告别。

不过这时传送门由于失去了将它显形的丝而突然消失了。

就这样只是一瞬间，丝便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帕姆。

“结果，只有丝自己回去了呢……”

“是呢。”

“丝的叔叔婶婶，还有我妈妈，肯定都会大吃一惊吧……”

“是呢。”

“好！即便是为了丝，我也要继续努力冒险！”

“即便是为了丝，你也要更加慎重地冒险。”

“嘿嘿嘿！”

杰斯汀一边傻笑着一边从祭坛前的装置中取回了“智慧之徽章”，可就在徽章被取下的那一刹那，一阵巨大的轰鸣声猛然从祭坛下方的地底中迸出。

“怎、怎么了？”

话音未落，整个神隐之丘已经开始以祭坛为中心向地下深处塌陷。

“快跑！”

基多的声音自背后传来，杰斯汀回头一看，基多已经跑出了数十米，而加顿则左手抱着长老、右手抱着菲娜紧跟其后。

“到底怎么回事啊！”

脚下的地面开始剧烈地晃动，杰斯汀慌忙追上基多他们，一行人顾不上身后轰隆隆的巨响，竭尽全力向神隐之丘的山麓跑去。

"呼！呼！呼……"

拼命跑出神隐之丘后，杰斯汀等人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地伏在地上剧烈喘息。

待巨响和飞尘暴土渐渐平息后，眼前的景象不禁吓了他们一跳——神隐之丘消失了，它原来所在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盆地，宛如整个山丘一下子倒转过来一般。

"这、这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仍然惊魂未定的杰斯汀一头雾水地问道。

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这时加顿似乎已经接受并理解了这个事实，他将双臂交叉在胸前，点了点头："嗯……之前的雨月之塔也在你拿到那枚徽章之后便倒塌了，看来这座神隐之丘也是同样的构造。"

"但这也太夸张了吧，而且好可惜啊。"

基多像平时一样仰望着杰斯汀和加顿，淡淡地笑了。

第十六章 拉普和米露妲

由于在戴托找不到关于阿伦特的新情报，而且基多也提出了继续东行的建议，于是加顿便驾驶自家的船载着杰斯汀、菲那和基多渡越大海，来到了戴托村东侧的大陆。

到达东侧大陆后，加顿与杰斯汀他们道过别，独自驾船回戴托去了。而基多与杰斯汀和菲娜共同旅行了一段时间后，在满月的那天来临时，也既是当初约定的护卫与行李搬运工作到期的那天，基多选择了与杰斯汀他们不同的行进道路。

"若从这里继续向东直行，便会进入死亡森林。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朝着东北方向前进吧，嗯……可以先到莱努村去看看。而我则要到东南方向的卡普之乡去。"

"为什么？我们一起去不好吗？就数基多你的行李最多啦，放心，我们不会向你另要搬运费的。"

基多依旧像平时那样仰望着杰斯汀和菲娜，淡淡地笑着说："莱努村是一座'脑力型'男子和'体力型'女子的村子，很奇怪吧？尤其是那儿的女子，常常为自己气壮如'牛'的身体洋洋得意呢。不过，只要你不惹怒他们，他们还算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种族。"

"一般来说，没什么事也不会故意去惹怒他们吧……"

"那就好。现在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们更多关于阿伦特的情报，不过你们可以去拜访莱努的三贤者，相信肯定会有所收获的。莱努村的前方便是吉鲁巴顿，如果你们到了吉鲁巴顿，就去我家玩吧，不用客气。吉鲁巴顿里住着许多种族的人，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城市。到时候就算我正好出外经商不在家，家中也肯定会有人留守。而我现在要去的卡普之乡是一个有些封闭自守的地方，虽然这只是不久之前的事……如果不是我一个人去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明白了，我们去造访三贤者看看。基多，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说完，杰斯汀和菲娜有点依依不舍地轮流与基多握手言别。

虽然基多经常对等价报酬斤斤计较，并算不上是一个“大善人”，但他教给杰斯汀和菲娜的东西，不管哪一项对他们来说都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只见基多非常巧妙地将比他身体大不止一倍的行李背了起来。

“相信自己，勇往直前吧。精灵的守护将与你们同在。前往阿伦特的道路，一定会为你们打开的。”

就这样，他们踏上了不同的旅途。然而，失去了领路人的杰斯汀和菲娜，在接下来的冒险中，还不出半日便迷失在了一片茂密的森林里。

只有杰斯汀和菲娜两人睡在同一个帐篷里的夜晚，这还是自刚刚翻越墙壁那会儿以来的第一次。

然而，这次却没法像上次那般“浪漫”。

因为住在这附近的动物似乎要比墙壁旁边多得多。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能时远时近地听到各种动物的鸣叫声。

这样一来，两人只好轮流交替着来守夜了。

半夜里，菲娜叫醒了正在熟睡中的杰斯汀。

“呼——啊……已经到了换班的时间了？”

“还差一会儿。不过你听听看这是什么声音。”

“声音？”

“听起来像是有人正在跟猛兽搏斗似的……”

的确，集中精神仔细听去，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少得意忘形！”、“你这混蛋！觉悟吧！”等细微的声音混合在野兽们的吼叫声中。

“在这半夜三更里，会是什么人呢……不过也不能放任不管，走，我们去看看吧！”

杰斯汀和菲娜拿着火把顺着断断续续的声音一路寻找，终于找到了那个声音的源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那个声音的所有者竟然只是一位年龄与杰斯汀相仿的男孩子。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与少年打斗得对方并不是野兽，而是一位体格与加顿有一拼的女子。

两人都长着一对大大的、尖尖的耳朵，不过他们看起来并没有长角和尾巴。

乍一看去他们似乎属于同一种族的人，只是，身上的穿着给人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女子从头到肩满是血迹，好像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她的嘴里发出野兽一般的低鸣声，右手挥动着一个带有锁链的铁球，向着少年猛烈地冲了过去。

少年则一边对着女子破口大骂，一边不停地躲闪，并伺机对她发动攻击。

……不过不管怎么看，这场战斗中女子一方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终于，女子猛烈的一拳正中少年的胸口，少年瞬间被击飞，接着后背“嘭”的一声撞在了一块岩石上，他的头一下子沉了下去，看来像是失去了意识。

不过女子似乎并不打算就此作罢，只

见她又挥起了手中的铁球……

“住手——！”

杰斯汀大叫一声一跃跳到了女子的面前，菲娜则在他的后方甩出了鞭子并缠住了女子挥动铁球的手腕。可是在女子猛力地振臂一挥下，菲娜便连同鞭子一起被甩了出去。

“菲娜——！可恶！既然这样，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看招！骑士加顿真传——龙阵剑！”

杰斯汀奋力将剑插入大地，地面瞬间由剑插入的地方向着女子裂开，同时一股猛烈的火焰顺着这道裂缝从女子的脚下向上吹起。在这一击的冲击下女子的身体在空中翻了个个儿，然后头朝下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加顿的这招龙阵剑，招如其名，使出全力发动的话会形如火龙、威力惊人。虽然刚才杰斯汀并没有刻意保存什么力量，但是看来以他现在的能力即使使出全力也就只有这种水平。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女子才能捡回一命。

为防女子再次站起来反击，在一段时间内杰斯汀和菲娜仍然摆着攻击的架势，不过女子始终也没有再站起来，看来她已经被杰斯汀的那一招打昏了过去。

怎么办呢？总之，先把少年叫醒再说吧。

让杰斯汀非常不爽的是，在少年恢复意识后的下一秒钟，他便被其骂得狗血淋头。

“混蛋！竟敢跑来打扰本大爷！谁让你们多管闲事的？烂人！”

猛地听到这句话时，杰斯汀还稍微愣了一愣，但他接下来的样子便可以用“怒发冲冠”这个词来形容了。

“什……！好心好意救了你，你什么意思啊，小子！”

“开什么玩笑！你说说，我什么时候要你们帮忙了？哪年哪月哪时哪分哪秒？嗯？没听过‘男儿决斗莫插手’吗？这个呆子！”

“啊？你还有脸说！身为一个男人不但跟女人打架而且还输了，你这算哪门子‘男儿决斗’啊？”

杰斯汀的这句话让少年“嗯！”了一声一时皱起眉头无言以对，不过在下一个瞬间他便想到了反驳的理由。

“莱努的女人根本就不是女人！”

“哎？”

少年所说的这个“莱努”，是不是就是基多提到的那个“对自己的力量洋洋得意，只要不惹怒他们便非常友好”的种族呢？

先不论他们是否真得非常友好，但照刚才的情况看来似乎如果惹怒了他们便会有这样的后果。

这时，那位“不是女人”的莱努女子嘴里“唔唔”呻吟着半坐了起来。

杰斯汀和少年好象一对孪生兄弟般同时“啪”的一声向后跳去。

然而女子那边似乎已经不再抱有任何敌意，尽管现在的她从外表上看起来依然高大强壮，但却已经没有了刚才的那种凶猛感，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女子用手敲了敲脖子，然后使劲地摇了摇头，这时她才刚刚发现杰斯汀和菲娜的存在。

“嗯？你们是谁？是那个卡普小鬼的伙伴吗？”

看样子，她似乎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

么昏迷的了。

“谁是小鬼啊！你这个混账老太婆！”

将这个吵耳的少年交给杰斯汀处理后，菲娜稍稍上前一步回答了女子的疑问。

只不过为了防止女子再度突然袭来，菲娜一直保持着警戒姿势，以便随时可以挥出鞭子。

“我们是正在寻找阿伦特的冒险家。刚才听到了这边骚乱的声音，所以才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女子耸了耸自己那宽大的肩膀。

“抱歉，我听不懂你们的语言。你们会不会说莫基的通用语言？如果那样我倒是还能听懂一些。”

另一方面，杰斯汀在听到女子的话后，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可以与眼前的这位少年毫无障碍的正常交谈。

“难道说……你也吃过交流之果？”

“什么呀，你也吃过啊。哼！那些可恶的老头子们，随随便便就把我定为下一任长老，还硬让我吃那么难吃的烂果子！去他妈的！谁要当什么破长老啊！”

……这个满嘴脏话的少年是卡普的下一任长老？那可太有意思了。

菲娜换成通用语言对女子再次解释道：“我们是为了寻找阿伦特而路过此地的冒险家。这么晚了，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打架呢？可以把原因告诉我们吗？”

女子微笑着稍稍上翘了一下眉毛。

“我是莱努的米露妲，为了查明这场灾祸不断扩大的原因而出外旅行。这不，我正打算前往卡普之乡的旧址去调查呢，结果那个小鬼就冷不丁地袭击过来了。本来我当然是想手下留情来的，可是他用这些‘盖多果’掷得我满身粘粘糊糊，不知不觉就认真起来了。喂，小鬼，没受伤吧？”

女子边说边将头上、脸上那些像血一样的东西“啪嗒啪嗒”地往下扯，然后“啪啪”地甩在了地上。

最初杰斯汀他们还以为她受了很严重的伤呢，原来只是一些被打烂的、果肉粘稠的果实。

少年这时又大声嚷嚷起来：“死老太婆，你在胡说些什么？什么调查！什么手下留情！那座‘灾祸之塔’，不就是你们这些可恶的莱努人建造的么！”

不过，因为少年说的并不是通用语言，所以米露妲好像一点儿都没有听懂。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米露妲无视少年的吵嚷，继续向杰斯汀他们解释道：“大约十年之前，一个从未见过的种族开始渐渐在各地出现。而灾祸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四处不断蔓延。有许多村子被毁灭，还有许多村子被迫迁移到了别处，当然，那个从未见过的种族可能也是其中之一。但那个种族前阵子在这附近建造了一座塔，而后便眼看着石化的灾祸在这周围不断恶化。其实不管是莱努还是卡普都是它的受害者，但卡普那边似乎认定这次灾祸是我们造成的了。我为了查明真相，并阻止灾祸的进一步扩大而来到这里……”

“噢噢，把自己说得可真伟大呀，阿婆。”

少年挖着鼻孔，以非常不屑的语气插进话来。

“那么，你又是到这里干什么来的？”杰斯汀向少年问道。

“啥？我还没问你们到底是谁呢，在问我之前先报上名来！”

“我叫杰斯汀，是从墙壁另一侧过

来的。”

少年虽然满脸一幅不耐烦的样子，但还是斜着眼睛问道：“墙壁的另一侧？什么墙壁？少说一些不知所谓的笑话！”

从少年的口气看来，大海这边的人们似乎不知道那座墙壁的事情。

正当杰斯汀这么想的时候，米露妲却接过话题说道：“你所说的墙壁，指的是那座分割世界的巨大墙壁吗？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但听说那座墙壁比世界上的任何一座山都还要高，真没想到像你们这样的孩子竟然能够翻越它。”

少年好像对米露妲知道墙壁这件事有些看不顺眼，他非常不满似的挖着鼻孔，转移了话题：“我是卡普的拉普，从这里再往前方不远处是我们村以前的旧址，变成石头的老爸和老妈现在还在那里。可村里的那些老头子们胆小如鼠，极力禁止我们再到以前的村子里去。所以我才利用晚上偷偷地跑出来去给老爸老妈扫墓。那里对你们这些外人来说，可不是一个闲逛的好去处。”

菲娜把拉普那些话里重点的部分翻译给米露妲听之后，米露妲摇摇头这样说道：“根据我丈夫的研究，那些变成石头的人们并非死去了，也许有可以使他们复原的方法。”

听了米露妲的话，拉普突然变得十分激动，他走近米露妲，指着她的脸大声喊道：“少开玩笑了！你说的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那座塔分明就是你们莱努干的好事！大家会变成石头也都是拜你们莱努所赐！如果你说能复原，那现在就让大家复原看看啊！”

虽然拉普激动得满脸通红，但米露妲只是莫名其妙地低头看着他。

拉普意识到自己的话米露妲完全听不懂，于是将双眼瞪向菲娜：“喂！那边的那个谁……总之那个女人！”

“我？我叫作菲娜。”菲娜指着自己的鼻尖说。

“菲娜，你对这个家伙说！让石化的大家复原来看看！”

“喂喂！你这小子，那是请别人帮忙的态度吗？”

杰斯汀对拉普满嘴粗口的忍耐程度显然已经到了极限，但菲娜却似乎一点儿也不在乎，她平静地将拉普的话传达给了米露妲。

米露妲微笑着再次耸了耸她那宽大的肩膀。

“那座塔并非莱努建造，而且现在也还不清楚复原的方法。刚才我只是说通过调查也许能够找到使他们复原的方法，可是我现在都还没有去调查呢，就算真的有我也不可能知道啊。”

看来这位米露妲，或者说莱努人果然正如基多所说的一样，发怒之后便会变得凶狠如野兽，但平时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理性的种族。

拉普狠狠地瞪了米露妲一眼，然后猛地转身向前方走去。

“喂！你要去哪儿啊！”杰斯汀问道。

“我带你们去以前的卡普之乡，别在那边磨磨蹭蹭了，快点跟上来！”拉普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等等啦！我们的行李还都放在那边呢！”

米露妲这时面向杰斯汀说：“你们也打算去吗？就我来说，如果你们能够一起来那可帮了大忙了。因为那个小鬼所说的

话我一点儿都听不懂。”

“谁是小鬼啊！你这个筋肉女！”拉普紧跟着反驳道。

即便语言不通，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从他说话的语气中，应该还是能够听得出来他是在骂人吧?

可是米露妲却依然一副毫不知晓的表情。

另一方面，对杰斯汀来说，完全没有拒绝米露妲同行请求的理由。

而且，菲娜也对同行表示了赞同：“一起去吧！我们本来也打算要去莱努的，能在这里遇到米露妲姐姐，也许是精灵的指引。”

“的确是呢。”杰斯汀高兴地点点头。

“那么，就这么说定了。喂！卡普的小鬼，我去帮他们一起收拾行李，你在这里等会儿哦。”

“我说过了我不是小鬼！是拉普！”

米露妲捆包行李的手法十分熟练，显然她也是一位经常旅行的老手。不过即便如此，由于还要收拾帐篷，再加上又是在光线很差的三更半夜，三人还是用了不少时间。

然而当他们回到刚才的地方时，拉普站在分别时的位置一动没动，脸上依然保持着刚才那副老大般的表情在等着他们。

“看样子这个拉普与杰斯汀还真像呢，都那么倔强好胜。”

菲娜偷偷地笑道，这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她所总结出的对拉普的看法。

来到卡普之乡的旧址后，眼前的景象不禁使杰斯汀惊呆了，不只是村民，几乎村子中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石头，受灾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被石化的由植物建造的家，惨不忍睹地滚落在地上。被石化的村民们，有的正在村中散步，有的正在工作，有的正在吃饭……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会被石化似的。

拉普手中拿着刷子，一边一座一座地仔细擦拭着石像，一边带着伤感的语气向杰斯汀他们作起了说明。

“……这个正看着自己怀中微笑的是我妈妈，她旁边的是我爸爸。妈妈当时正抱着我的弟弟，结果就突然被石化了……那时还在这双石头胳膊中躺着的弟弟哭得好伤心，‘妈妈’、‘妈妈’地大声哭喊着……”

……

“……其实爸爸是在别的地方被石化的，在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我把他们两人放在了一起……”

……

“……这位阿姨，是不是看起来比其他的要新一些？嗯……看到那边的那个石像了吗？那个是她的儿子。当时灾祸来临时她的儿子变成了石头，但那时这位阿姨并没有被石化。后来我们村便迁移到了现在的地方，虽然长老下令禁止我们再来这边，也许是爱子心切吧，这位阿姨也像我一样经常偷偷地跑过来给她的儿子扫墓。结果没想到，在某次扫墓的时候她也变成了石头……”

……

“……这位美丽的姐姐，是在结婚的前一天被石化的。你看，她那时的神色多么幸福啊……她的未婚夫现在好像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同其他的女人结婚……”

……

“……这个家伙名叫达埼，是我最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我们正在一起玩，他是在我的面前被石化的……他跑着跑着突然就以跑步的姿势摔倒在地，我还以为他又在耍什么花样呢，结果上前一看，他已经变成了石头……”

……

“……这些村民们被石化后，以长老为首的那帮老头子们便将他们弃之不顾了。所以我才时常像这样偷偷地跑过来，给他们打扫打扫身上的灰尘……”

……

边作说明边照顾这些被石化村民时的拉普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与细心。

不过若这样评价他的话，相信肯定会招来他的怒骂吧。

这时，拉普回复了他以往的口气，对菲娜命令道：“喂，你问问她，知道能让大家复原的方法了吗。”

菲娜翻译给米露妲后，米露妲笑了笑说道：“如果这么简单就能搞清楚的话，那么莱努那些被石化的人们早就复原了。我来四处调查收集资料，然后将它们交给我丈夫来研究。至于是不是真的有让大家复原的方法，得到那个时候才能知道。我的老公是被称为‘莱努三贤者’中的其中一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哦。”

“你说什么！混蛋！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

先不管一边“勃然大怒”的拉普，杰斯汀急忙向米露妲追问道：“哎？米露妲姐姐的丈夫，是莱努的三贤者之一吗？”

发现米露妲没有反应后，杰斯汀慌忙用自己仍不流畅的通用语言将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那最棒的老公名叫达琳，他与戴琳还有德琳并称‘莱努三贤者’……对了，我记得咱们刚见面时，你们说过你们正在寻找‘阿伦特’是吧？我的老公达琳有时也会对我提起阿伦特怎么怎么样之类的话。专门研究这项课题的是德琳，他经常与我老公讨论一些关于阿伦特丽妮的话题，好像她的拥趸似的。”

“是丽蒂才对吧。太好了！终于找到阿伦特的相关线索了！”



“话说回来，我现在就打算去调查那座灾祸之塔，接下来将会变得十分危险，随时都有被石化的可能性，所以各位还是到此为止吧。谢谢你们特地陪我来到这里，那么咱们后会有期。”

米露妲话音未落，拉普便大叫起来：“筋肉女！不要小看我拉普大爷！管他什么灾祸之塔，管他什么会不会被石化，你这个莱努的女人既然要去，我卡普的拉普大爷岂能就这样折回？……喂，你对她说我也要去！只是，如果害怕的话你们就此回去也无妨。”

“我说你啊！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了，你打算找谁来做你的翻译？”

“切！”

“杰斯汀，我们也一起去吧。”

“那当然！冒险家怎么可能因为这种小事就退缩呢！”

“呵呵，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这么说。”

“其实我倒是有点意外呢。我本来认为菲娜你肯定会反对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做任何准备嘛。”

菲娜笑着耸了耸肩。

“在到达那座灾祸之塔前，我的确是想先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下状况的，可是……”

“可是？”

“杰斯汀一下子成了两个，阻止你们乱来这项工作，可不轻啊。”

菲娜说着说着将目光转向站在一旁的拉普。

杰斯汀也在一段时间内注视了拉普一会儿，突然大声笑了起来。

“哈哈哈！你太过分了，菲娜。就算我再怎么逞强倔强、得意忘形，也不会像这家伙这般有勇无谋，说话更不会像他这样粗鲁放荡。不是吗？”

拉普则一边挖着鼻孔一边倍感无聊似的说：“切！女人就是尽会考虑一些不知所谓的事，竟然将本大爷与你这样的小宝宝相提并论！”

……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杰斯汀被人称为小宝宝，一生之中就只有这一次。

“看到了吗？那就是那座灾祸之塔。”

在快要穿出密林的时候，天已渐渐放亮。这时拉普指着密林之外对杰斯汀他们说道。

顺着拉普手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座突兀耸立在荒野之中的巨大黑色建筑物。

拉普和米露妲都表情严肃地以一双带着恨意的眼神盯着它。

而此时杰斯汀和菲娜两人却都震惊地张大了嘴。

“为、为什么……为什么这里会有那样的东西！”

在那座建筑物的周围，他们看到许多墙壁这一侧绝对不应该有的东西——与停放在萨尔特遗迹附近的战车和蒸汽汽车完全相同的军用装备。

这时初升的朝阳洒射在那座建筑物上，杰斯汀他们也得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它的全貌。

黑色建筑物的主体部分上，竟然描绘着一个巨大的加雷尔军军徽！

“可恶！难道说加雷尔军比我们更先翻越了墙壁吗！”

“……杰斯汀，是飞行器。加雷尔军

使用他们所研发的飞行器，即使不用攀登墙壁，也可以轻松地翻越它。”

听着杰斯汀与菲娜的对话，拉普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们在说些什么啊，什么加雷尔军啊，飞行器的。”

“拉普，如果说灾祸的原因就是那座塔的话，那么便不单单是你们的问题了。加雷尔军正是与我们相同种族的……”

“你说什么——！”

为了对因暴怒而不顾一切袭击过来的拉普解释清楚“即使现在杀了我们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件事，着实费了不少功夫。

因为在墙壁的这一侧，基本上都是以种族为单位组成的单一族群村子，而且似乎也没有超越“村子”这个级别的组织。

虽然拉普也许仍然没有完全理解，但至少在他点头说出“嗯”之前，一直拜托米露妲控制着他使其无法动弹。

一旦被米露妲逮住便不可能再逃脱掉，而且被成熟的米露妲抱在怀中，即便是拉普也会紧张至极，因为从外表上看，他毕竟也已经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了。

而米露妲这一边，以菲娜和杰斯汀现在的通用语言水平还无法将这个问题准确地解释出来。不过，虽然很粗略，但米露妲似乎也终于理解了“杰斯汀和菲娜并非加雷尔军的同伴”这件事。

在误会解释完毕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升的老高了，于是一行人决定先吃早饭。

拉普最初只是打算去扫墓而已，所以并没有带什么吃的。而且由于这附近的密林已经全部被石化，所以也找不到水果之类可以作为食物的东西。没办法，一行人只好将杰斯汀他们和米露妲带来的食物分成了四份。

拉普虽然摆着一副非常不屑的臭脸，但却将分到手的食物一点儿不剩地塞到了肚子中。

那座被称为“灾祸之塔”的建筑物，照拉普和米露妲他们来看，大概是一座样式罕见、巨大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塔”的形象。

虽说杰斯汀确实不曾见过军队的设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前，在被“女中尉三人组”捉到军事基地而后越狱的时候，由于都是发生在漆黑的夜里，所以并没有看清楚），不过在他看来，那座“塔”却与故乡帕姆的大型工厂有着几分相似。但眼前的这座建筑物显然要更加巨大、更加庄严、更加具有压迫感，同时在构造上也存在着许多差异。

不过现在比起“塔”本身来，它的附近竟然没有任何人活动的迹象，这无疑更让杰斯汀他们感到毛骨悚然。

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地方通常都有多到烦人的哨兵在来回巡逻才对。

然而这里，不管士兵还是战车或蒸汽汽车全都纹丝不动。

甚至连大地上那些数不清的小草，即使在风的吹拂下也一颗都没有摇动的迹象。

至于其理由，杰斯汀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搞清楚了——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变成了石头。

“如果不想被刺伤，就多注意着脚下点。”拉普在一行人的最前面边走边说。

“拉普，人们在被石化前有没有什么前兆啊？”菲娜问道。

“完全没有。就那样自己连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便已经变成了石头。灾祸发生时大家都是在同一时刻被石化的，至于像我这样的幸存者那时为什么没有被一起石化也一点儿头绪都没有。”

“是吗……”

不一会儿，他们便来到了建筑物的脚下。

基地的大门被关得严严实实，完全不像可以打开的样子。

不过，在大门旁边的墙壁上，有一个因汽车撞击而形成的洞穴，汽车黑乎乎的残骸还插在洞穴中。

估计这是因为驾驶员正在开车的时候突然被石化，结果汽车就径直撞在了墙壁上并起火，之后这场火也应该是自然熄灭的。

汽车和墙壁都被烟熏得漆黑，而且从烟灰的痕迹来看还比较新，看来这是不久之前才刚刚发生的事。

汽车座椅的残骸掉落在洞口附近，上面坐着一位宛如模型一般的石头士兵，他还保持着被石化之前手握方向盘的姿势，即使他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也不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位石头士兵也同样被烟熏得通黑。

拉普毫不犹豫地从士兵身旁走过，通过洞穴的缝隙钻到了基地中。

“喂！别慢吞吞的，快进来啊！”

杰斯汀和菲娜也从那位浑身黑乎乎的士兵旁边，穿过刚才拉普所通过的那个缝隙钻了进去，结果他们也被烟灰弄得全身通黑。

不过体格巨大的米露妲根本无法穿过这个小小的空隙。

只见她用两手抓紧车身，轻而易举地便将汽车的残骸从洞穴中拖了出来，然后微微一低头径直走进了基地中。

拉普用漆黑的手指挖着鼻孔，嘴里“哼哼”着说道：“看来让这个筋肉女当先头似乎更好一些。”

基地中出人意料的灯火通明。

有一种杰斯汀他们从未见过的会发光的棒状物体被设置在基地四处。

虽然它的主人们已经变成了石头，但以军队最新技术制造的这些设备，依然在忠诚地执行着自己的义务。

杰斯汀他们四处探索了一番，没有发现一个生存者。

这时他们闻到了一股焦臭味，于是顺着气味前去看个究竟。原来散发出气味的地方是一个厨房，一位手持平底锅的男子正在面对着炉子做饭，当然他也已经变成了石头。

不知道他保持着这个姿势已经过了多长时间，那个盛着石头煎蛋的平底锅现已被烧得通红，而锅的把柄则在男子手中变成了木炭。

总之先把火熄灭，然后再继续向前方探索。

在不远的前方他们走进了一间像是资料室模样的房间，不过可惜的是由于纸张都变成了石头，从而无法将书籍打开阅读。

继续探索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个无法判别其为何物的东西。

那是一间摆放着许多不明机械的屋子，有的机械的指示灯仍在“啪嗒啪嗒”地闪烁。在屋子的正中央，有一个高如米

露妲那般、像树芽一样的东西。

“一路走来所看到的人们，都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便被石化了。但你们看这间屋子里那个人的表情，好像是在看着那个‘树芽’吃惊的时候变成石头的。而且整个基地中似乎只有那颗‘芽’没有被石化……”

正如菲娜所说，虽然这棵“树芽”从外表看起来像是以某种金属铸造而成的，但确实可以从它的身上感觉到生物的气息……一种非常特殊的生物气息。

……也许，是与“生命”一纸相隔的、什么异质的东西……

米露妲毫无顾忌地走到那棵“树芽”跟前，“嗨呀！”大喝一声将它扛了起来。

“看来这东西就是灾祸的原因了，我要把它带回莱努去。”

话音未落，拉普在一边吵嚷起来：“喂喂！我说，难道你想独占它吗？”

米露妲一脸莫名其妙，但在听了菲娜的翻译后，微微地笑了笑。

“不过，卡普并没有人具有研究它的能力，不是吗？”

米露妲的话使拉普的脸瞬间变得通红。

“你说什么！莱努人没资格对我们卡普人说三道四！我们卡普只要对这东西稍作调查，什么灾祸不灾祸的一瞬间就能解决！”

“他说要由卡普来解决这场灾祸。”

菲娜当然只把要点部分给米露妲作了翻译。

“是吗？也好，这里离卡普之乡比较近，灾祸当然是越早解决越好。只是现在的卡普之乡是不会让我们这些外人进去的吧？小鬼，你一个人能把这东西运回卡普吗？好像不大可能吧。”

拉普全身都变得像脸一样通红，愤怒地破口大骂道：“你这个满脑豆酱的筋肉怪力女！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小鬼！喂！菲娜！你把我刚才说的全部给这个筋肉女翻译一遍！”

菲娜仰视着拉普，淡淡地笑了。

……看来不只是通用语言，基多将自己的癖好也成功地教授给了菲娜。

“这个嘛……我所学的通用语言，主要以交涉、交易方面的词语居多，关于骂人的单词我可从没学过。要不然你看，我这样翻译行不行——‘头脑’是‘豆子的粘稠状咸味发酵食品’的‘全身是肉’、‘奇怪力量的女性’，‘我不是可爱的男孩子’……嗯，意下如何？”

“哇哈哈哈哈哈！”

听了菲娜的调侃，杰斯汀忍不住捂着肚子大笑起来，几乎都要翻滚至地上。米露妲自然是愣在一边，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而拉普则自不必说，变得越发怒不可遏了。

“混账！啰嗦！那你这样对她说——‘拉普大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下次胆敢再叫我小鬼，我就用盖多果将她淹没！快说！”

菲娜将这句话大体翻译给米露妲后，她的嘴角不禁翘得老高。

“呵呵。连角都还没长出来的无能小鬼，可不要太过不自量力哦。”

看来卡普似乎是一个只有成年男性才会长角的种族，不过拉普接下来的话马上就否定了这一点。

“白痴！卡普的男人怎么会长角？把那颗‘芽’放下！我来扛！我要让你看看

到底谁才无能！我要是把它抬起来那东西就属于我的了，到时候可不要后悔！”

……话虽如此，但别说扛了，他甚至连抬都抬不起那颗“芽”来。

拉普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努力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那颗“芽”仍然像钉在了地上似的纹丝不动。

最后，拉普终于还是咂着嘴放弃了，但他却马上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好——吧！我就让你们全员当一回我的客人！不要再拖拖拉拉了！赶快把那东西给我运回卡普！”

“啊哈哈哈哈哈！”

杰斯汀又再次捧腹大笑起来。这时菲娜凑近他的耳边说道：“哈哈哈！真的、跟你一模一样。”

“咦——？”

菲娜的话使杰斯汀的那张笑脸瞬间凝固，并只从嘴里吐出这一个字来。

正所谓通过借鉴别人的行为来纠正自己的缺点。

拉普说话粗鲁、做事为所欲为、性格暴躁野蛮，还经常逞强好胜……难道说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也是那副德性吗?

……绝对不是……

可是杰斯汀又感到无法完全否定自己。

因此，从那以后，杰斯汀说话的粗鲁程度与之前相比减轻了一点……

虽然只是一点点，但这都应该算是拉普的“功劳”。

“那边就是卡普之乡了。”

若不是拉普指明，也许即使从村子正中穿过，都不会发现这座“卡普之乡”的存在。

那是许多结在树上的、比人还要大的果实。

这些巨大果实在被石化的卡普之乡旧址的确也曾经见到过，但那时杰斯汀完全没想到它们竟然会是真正的果实。

仔细看去，果实与果实之间还架着许多梯子和绳索。

虽然看不到人的身影，但杰斯汀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许多只眼睛正从树上注视着自己。

“拉普，难道说你们就住在那个大果实中吗?”

“正是如此。我们卡普人在小孩出生的时候，便会播下卡普的种子。小孩会先住在父母的卡普之家里，穿着卡普树皮缝制的衣服、吃着卡普的果肉渐渐长大。而当从懂事的时候起，就要不断地给自己的卡普之树施加肥料。当小孩长到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卡普之树便会结出果实。将这个果实挖空，制成属于自己的家。果实即使被挖空，也依然会不断地变大。结婚生子之后，就会为自己的孩子播下新的种子。当卡普之家的主人变成老头、老太婆时，果实也会随之干瘪收缩。而当主人死亡时，他的卡普之树便会枯萎。我的父母，还有父母的父母他们都是这样在卡普的陪伴下一路走来的。只不过，因为灾祸的原因，我们的卡普在以前的村子里变成了石头。没办法，我们现在只好住在野生的卡普里。真正的卡普可不是这个样子的，要比这些东西好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虽然拉普特别强调了真正的卡普要比眼前的这些好很多，但杰斯汀和菲娜还是第一次见到生存方式如此怪异的种族，因

此现在的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样的卡普为好、什么样的卡普为坏。

不过，看来拉普的种族就是因为他们与卡普之树这层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才会名为“卡普”的吧。

拉普向着树上大声喊道：“喂！你在偷偷摸摸地干什么呢！不会是想让本大爷再次称呼你为窝囊废吧！”

说完，一个老年男子的声音从树上传过来。

“外人会招来灾祸，为什么要带他们回来！”

“哼！我就是为了解决那个灾祸才带他们回来的！这种时候你还拘泥于什么外人内人！看这个！”

拉普“咚咚咚”地敲着那棵“树芽”，继续说道：“……这东西就是灾祸的元凶。通过它也许能找到让石化的大家复原的方法！明白了吗你这个老糊涂！”

老年男子似乎正在斟酌拉普的话，从而沉默了片刻。

“……好吧。允许你的客人在这里住一晚。带他们到外人宿舍去吧。”

从说话的语气来看，这位老年男子应该是卡普的长老。

“什么！这是对我所带来的重要客人该有的态度吗？”

这时杰斯汀用手拍了拍拉普的肩膀。

拉普之所以会庇护杰斯汀他们，也许只是出于一时之兴罢了。

因为从他突然之间便不由分说地向米露妲投掷盖多果这点来看，虽然不像长老那般极端，但拉普也应该是非常讨厌外人。更何况杰斯汀和菲娜还是灾祸的原因——加雷尔军的同族，他则更没有庇护他们的理由。

可是，这个“一时之兴”，现在正在逐渐转变为拉普心中真正的想法……也可以说直性子而又死心眼儿的拉普，一旦认准了的事便不会再改变。

杰斯汀通过与自己的对照，不知为什么，他感到自己似乎理解了拉普现在的想法。

“算了，我们就住那个什么‘外人宿舍’好了。”

“啥？还真敢说，我劝你还是先看看那个宿舍之后再决定的好！”

……的确，这个外人宿舍破烂简陋得还真是够惊人，似乎住帐篷都要比住它来的舒服。

所谓的外人宿舍，其实是一棵从树上掉落的、已经枯萎的卡普果实。

即便是如此讨厌外人的卡普之乡，像药品、道具等物品，有的时候他们也无法自给自足。这时他们就必须从商人手中购买以备急用。而外人宿舍便是给这些商人提供的最低限度的设施。

宿舍的管理员告诉杰斯汀他们，昨天刚有一位莫基族的商人在这里住过，所以还算是比较干净。

杰斯汀和菲娜想，这个莫基族的商人十有八九就是基多。

一行人所带回来的那颗巨大的“芽”，既无法吊在树上也无法放进外人宿舍，没办法，只好先随便找了个地方临时一放。

然后包括拉普在内的几个人在破破烂烂的宿舍中围坐下来，开始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

“好，‘芽’已经运过来了，卡普打算怎样调查它？”

对米露妲的问题，拉普一时无言以

对，只好嘴角下垂地保持沉默。

“我看，还是拿给‘莱努三贤者’看看比较好吧？”

在说出这句话的瞬间，杰斯汀便意识到“不好！这样一说拉普那家伙肯定又要意气用事了”，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结果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

“毁了它！”

菲娜将拉普的处理方法翻译给米露妲后，米露妲笑了笑。

“呵呵，这个主义真不错，我赞成。”

拉普毕竟是拉普，米露妲这句看似再平常不过的话，也使得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并指着米露妲叫骂道：“混蛋！你要我是不是！”

“为什么你就只会这样想呢？我真服了。”

杰斯汀非常头痛般地揉着脑袋。

“果然，我与这个家伙没有一点儿相似的地方。”——在这么想的同时，杰斯汀又似乎从拉普的身上看到了在故乡仍然每天跟另外一个孩子王冈茨瞎胡闹时的自己的影子。

不过，拉普与那时的杰斯汀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拉普照顾被石化的村民时所表现出来的细心与温柔，甚至比起现在的杰斯汀来都更像个大人。

想想以前杰斯汀去给死去的父亲扫墓的时候，即便有妈妈的千叮万嘱外加托盘威胁，他都会在莉莉的眼皮底下随随便便地逃跑……

……当然，这可能与父亲的墓中只有一块衬衣的布片，实在没有真实感也有关……

这时，菲娜突然站起身来，从窗口向外望去。

正当杰斯汀以为菲娜是不是也因拉普那变幻无常的性格而感到头痛时，拉普带着一脸严肃的表情飞奔了出去，开始瞪起眼睛环视四周，此时菲娜也从窗口一个翻身跳到了外面。

外人宿舍里只剩下杰斯汀和米露妲还愣愣地呆坐在那里。

与此同时，住在树上的卡普村民各个都打开了果实上的窗子，将上身探出去，仔细倾听着附近的动静。

虽然稍稍迟了一点，但杰斯汀也终于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已经不知听过多少次的声音从密林之中渐渐由远而近。

那是加雷尔军战车的引擎声。

树木由于被战车强行推倒、压裂而发出的悲鸣声也混杂在这个噪人的声音之中。

从卡普之树遥远的上空还可以听到飞行器那如怪兽呻吟般的可怕噪声。

加雷尔军来到这里的原因自不必说，绝对是为了回收杰斯汀他们从基地拿走的那颗“芽”。

照这个情形看去，宛如鲁克村的那场恶梦就要在这个卡普之乡再现。

杰斯汀快步跑到菲娜和拉普的旁边。

“拉普！加雷尔军要来取回那颗‘芽’了！”

“喂，杰，你们要站在哪边？”

“哪边？这还用说吗！肯定是这边了。”

“你们要与同族开战吗？”

“这与同族、外人的有什么关系？加雷尔军建造的基地带来了灾祸，为了解明这场灾祸那颗‘芽’是必需的，因此决不

能让他们夺回去，不就是仅此而已吗？”

“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听到菲娜的这句话，拉普一脸鄙视的表情，用鼻子哼了一句：“果然”。

可是菲娜接下来说出的却是这句话：“加雷尔军既有飞行器又有战车，每个士兵还都拿着手枪！你打算怎样与他们战斗？你认为我们有取胜的可能吗？”

“什么？看来我得让你好好地见识见识卡普的实力才行！”

拉普的话音未落，树上及时……也可以说是不巧传来的长老的声音，立刻就给拉普抹了一脸灰。

“拉普，看到了吗？外人果然带来了灾祸。现在马上将这些外人以及那颗‘芽’全都舍弃到村子之外去。外人带来的灾祸交给他们外人自己处理，你要速速回来。”

“你说什么？我问你，卡普人的骄傲去哪儿了？嗯？也许可以让石化的族人复原啊！你知道了么！你竟然要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把我的客人和战利品拱手交给敌人以求他们的饶恕？卡普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知羞耻了？卡普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窝囊了？”

拉普说完就向密林的方向走去。

“回来！你是卡普的后继者，因此不能有意外。”

“谁要回来！我对这样的卡普已经失望透顶！我才不要回来！”拉普边走边说。

这时，伴随着树木“哗哗哗”被推倒的声音，战车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一位女子正在用她凌厉的声音指挥着加雷尔军的军队。

“发现盖亚·萌芽！战车部队即刻将盖亚·萌芽包围！回收后便迅速撤退！注意尽量不要与当地人发生纠纷！”

“姐姐！”

听到菲娜的叫声后，指挥官将头转向了这一边。

……是玲。

“菲娜……难道……为什么会在这里！你是怎样越过墙壁的？”

杰斯汀代替菲娜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是徒步攀登墙壁过来的。”

“你……正好，你现在还拿着那块精灵石吧？把它交出来！那样的话我便放过你，之后你愿意去哪儿冒险都随便。但是，不要再次接近加雷尔军。”

“姐姐！那颗‘芽’……刚才你叫它盖亚·萌芽？那东西，给这附近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祸啊！不管是人还是动物，甚至连植物也都变成了石头……有多少人为此而痛苦、悲伤，你到底知不知道啊！姐姐……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助纣这样的恶行呢？”

玲的脸上显得十分悲伤，但她仍对菲娜解释道：“菲娜，为了防止更大的灾祸发生，些许的牺牲在所难免。我们会这样做，都是为了防止巨大灾祸的来临。所以……”

拉普似乎已经听不下去了，他跑到菲娜前面对着玲大声喊道：“混蛋！卡普一半以上的村民都拜你们所赐被变成了石头，你竟然说这是‘些许’？不仅如此，你们这些年来到处制造灾祸，因你们而遭到毁灭的村子数都数不过来！你竟然还好意思站在这里说什么‘些许’？开玩笑也得有个限度吧！”

不过玲却完全无视眼前暴怒的拉普，

继续指挥起士兵们的行动来。

“这个混帐婊子！”

拉普边骂边要冲上前去揍玲，杰斯汀赶忙阻止了他。

“听我说！她听不懂你说的话啦！”

另一方面，玲不再理会杰斯汀他们，有条不紊地做着回收盖亚·萌芽的准备。

在士兵们开始着手回收盖亚·萌芽的时候，米露妲与士兵们发生了冲突。

起因是由于士兵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与当地的人通过商谈来解决争端，所以有一个士兵用手枪顶在米露妲的额头上强行威胁她向后退。

如果这时被士兵威胁的换作杰斯汀或菲娜倒还好说，但偏偏这个人是从未见过枪械的米露妲……对她来说，这个“小玩意儿”根本不足为惧。

“你要干什么！”

这句话说出的同时，士兵便被米露妲一拳击飞，他与其身后正在回收盖亚·萌芽的数名士兵撞在一起，骨碌骨碌地向前方滚去。

士兵们勃然大怒，其中一个向米露妲开了枪。

虽然没有击中，但子弹却擦着米露妲的脸颊惊险飞过，鲜红的血液从擦伤的伤口中流了出来。

米露妲用舌尖舔取了一丁点脸颊的血液，下一秒钟，那个向她开枪的士兵便已经被一个勾拳打到了空中。

“竟敢弄伤我这柔嫩的肌肤！”

话音未落，米露的眼睛的颜色还有面容都开始眼看着变化，脸上还在流着血的她发出了野兽一般的吼叫声，宛如厉鬼或者恶魔的化身。

旁边的士兵们惊慌之中纷纷举枪要向米露妲射击，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开枪之前便被拳头击飞，其中个别士兵虽然开了枪，但子弹却被米露妲侧身躲过，反而击中了别的士兵。

“冷静！不准开枪！不可在盖亚·萌芽的附近高涨感情！”

现在玲的指示已经无法传达到士兵们的耳朵里了。

拉普一边挖着鼻孔一边小声说道：“哈，管他敌人有多多、有多强的，忘了我们还有这个杀手锏了。”

“杀手锏？”

“就是那个莱努的筋肉女啦。她一旦发起怒来便不会轻易停止，而且这个时候的她比怪兽还要厉害，不是杀手锏是什么？喂，注意不要跟她眼神相对，因为她现在根本不分敌我。”

的确正如拉普所说，现在的米露妲，不仅是汽车，甚至连战车她都能空手举起来并把它掷出去，人数众多的加雷尔军似乎完全不是她一个人的对手。

杰斯汀看着这难以想象的战况不禁惊呆了。

“拉普，真没想到你那天竟然敢跟这个米露妲打架。”

拉普虽然没有说什么，只是沉默地挖着鼻孔，但他的脸上明显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这时，身后的方向传来了士兵们之前不曾有过的恐怖叫声。

同时，杰斯汀感到就好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一样，后背一冷，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回过头去，他看到那个盖亚·萌芽长

出了许多条像触手一样的东西。

而它周围的士兵们还有植物都已经变成了石头。

“呜哇——！”

士兵们都开始争先恐后地逃跑。

“停下！若不听从命令，将作为敌前逃亡来处罚！”

士兵们好像都没有听到玲的命令似的，依然乱作一团。

这时，杰斯汀又感到身上一阵发冷，同时盖亚·萌芽的一条触手向这边伸了过来，他周围的士兵们转眼之间便都变成了石头。

与在卡普之乡旧址、基地所见到人们不同，这里的士兵们几乎都是带着一脸恐怖的表情被石化的。

剩下的士兵们已经完全不管玲的命令，全都慌慌张张地逃进了密林里。

现在留在这里的，只剩下杰斯汀他们和玲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像他们一样变成石头？”

“喂，杰，你的屁股在发光呢。”

“啊……是精灵石。我明白了，是精灵石保护了我们……米露妲和玲有危险！”

杰斯汀快步向两人所在的方向跑去。不过在跑出几步远的时候，他突然回头对菲娜和拉普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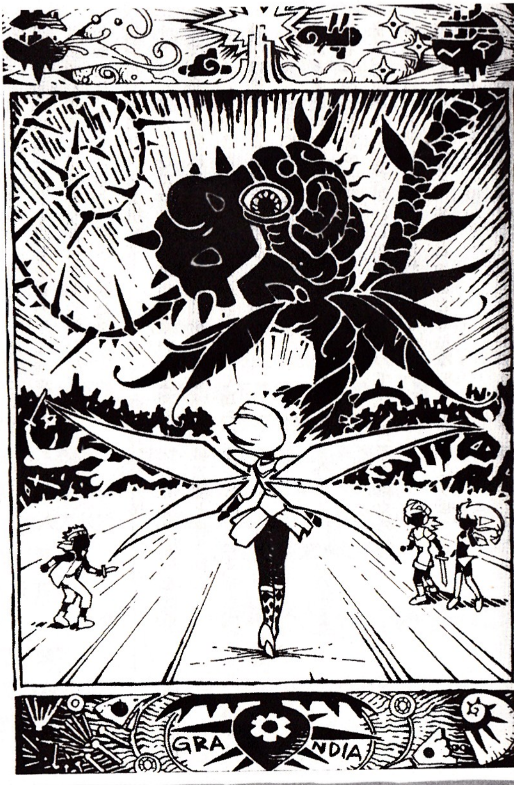
“喂！你们也一起来！精灵石会保护我们不被石化！”

“笨蛋！接近现在的米露妲简直就相当于是自杀啊！”

话虽如此，但拉普和菲娜还是跟在了杰斯汀的后面。

要想保护现在的米露妲不被石化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她现在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所以只好配合她的行动而移动。

不过，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米露妲将接近自己的杰斯汀他们误认为是敌人，很快便发动了接近战。



杰斯汀边躲避她的攻击边呼叫玲：“玲！快过来这边！在我的旁边便不会被石化！”

可是玲却满脸寂寞的样子慢慢走近了盖亚·萌芽。

“玲！快停下！不管怎么说，你一个人也已经无法将它带走了。”

“姐姐！求求你了快来这边！会被石化的！”

玲以一副想说些什么似的表情注视了菲娜一会儿，然后在盖亚·萌芽的前面伸开双臂，闭起了眼睛。

暂时什么都没有发生。

杰斯汀发现有只盖亚·萌芽的触手正在接近玲，刚想要呼喊她的瞬间，脖子却被米露妲粗壮的手臂缠住，整个身体也被她抡了起来。

待到自己终于被米露妲甩出去而重获自由时，杰斯汀惊异地发现，刺眼的光芒自玲的后背中散射出来，光芒渐渐增加，并最终形成了翅膀的形状。

“光……翼……人！”

玲的脸上再次露出了寂寞的表情，她看了看杰斯汀他们，然后注视着菲娜说道：“菲娜……我本来，是最不想让你知道的。拜托了，请忘记这件事吧。还有，求求你们千万不要再接近加雷尔军……”

之后，玲的光之翼散射出了将周围的一切都染成白色的强光，在这强光的照射下，杰斯汀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意识。

当杰斯汀醒来的时候，盖亚·萌芽和玲都已经不在了。

残留下来的，只有那些变成石头的士兵和战车的残骸。

大家也都清醒了过来，米露妲也恢复了她本来的样子。

另一方面，刚才一直躲在卡普果实里的人们几乎都从大树上下来了。

他们站在远处将杰斯汀等人围了起来，有位老人站在所有人的最前方，不出意外他应该就是长老了。

村民们冷冷的眼神全都在对杰斯汀他们诉说着无言的责备。

长老用手里的拐杖指着树上说：“拉普，你看看这惨状。”

杰斯汀现在才发现，原来在刚才的那场骚乱中，有几个卡普果实也被石化了。

估计，大概也有卡普村民被变成了石头。

“这都是因为你随随便便就带这些外人来造成的，由于你迂腐的行动，再次引发了这次悲惨的事件。”

“你还好意思说！在关系到卡普命运的重要时刻，在那些外人们为了卡普而战斗的时候，你们却偷偷摸摸地都躲了起来。谁让你们都胆小如鼠躲在家里不出来的？被石化了那是自找的！”

长老举起拐杖，指着杰斯汀说道：“也许可以说你们是为了卡普而战，但你看看这个结果。出去！卡普不会再接受任何外人入内。”

杰斯汀稍稍耸了耸肩。

他在这个卡普之乡没有能够当成勇者。

“知道了，我们这就走，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长老又把拐杖指向拉普。

“拉普，为了幸存的卡普，为了仅

存的我们能够延续下去，你作为下一任长老，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这是你的义务。我不允许你再次为所欲为。”

“切！你不是要赶杰他们走吗，干脆把我也一起赶走好了！”

“我说过不允许你再次为所欲为！”

“哼！我就要为所欲为！难道说现在的卡普里，还有谁能够阻止我吗？”

长老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算了，也好。在外面多学点东西。但是在我死之前，你要回来继任成为新的长老。因为我们的后继者，现在就只有你了。”

“我管你的！喂！杰，走吧！这样的村子，我一刻都不想多呆了。”

“啊，嗯……这样真的好吗？”

“当然，这种破村子，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杰斯汀在背起行李之前，想先拍拍屁股上的泥巴时，突然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

“啊——！精灵石不见了！”

“什么？是你的那个避难护身符吗？喂、老头儿！是不是你偷走了？”

拉普用怀疑的眼神看着长老。

“我们卡普的人们不会干偷盗这样的勾当。”

菲那双肩下垂，满脸悲伤地说：“杰斯汀，对不起，一定是姐姐她……”

看到菲娜眼看着就要哭出来的样子，杰斯汀慌了手脚。

“啊，没、没关系的。你不用那么在意。嗯……而且，这次玲也按照约定，拿到精灵石后便放过我们了。”

拉普挖着鼻孔刚说出一个“切！”字的时候，杰斯汀赶忙截断了他的话：“拉普！男人是一种照顾女人的存在，让女人哭泣的男人是垃圾中的垃圾！”

“是么，这句话要不要对她也说说看？”拉普用胳膊肘指了指米露妲说。

语言不通的米露妲只是一脸的茫然。

过了一会儿，米露妲也耸了耸肩说道：“我打算回莱努去，没法把那东西拿给老公研究真是可惜，不过，至少想把这一路的见闻尽快讲给他听。你们呢？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啊，我们也跟你一起去莱努。有些事情要去请教莱努的三贤者。”

“那么，杰，我也跟你一起去好了。”拉普说。

“既然这样，我们就尽快出发吧。反正这里也没法再继续投宿了。”

米露妲当然不可能听懂拉普的那句话，但她似乎从说话的氛围上大体了解了他的意思。

外人宿舍也在刚才的骚动中被米露妲投掷的军用汽车打烂，再加上刚才长老都已经说到那个份上了……虽然现在还是深夜，但杰斯汀他们都对米露妲的提议没有任何异议。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永远的旅人

——失落的奥德赛 千年之梦

文/重松清　译/夜蓝

弱者的来信

有一个从异地嫁过来的女人。

出身于深山小村子的青年离开了家乡，来到一个由于贸易而发展起来的港口城市打工，他在那里认识了那个女人。两个人很快就陷入热恋当中，就在山盟海誓并定下终身时，男方的父亲病倒了。身为长男的青年只好回到故乡——当然，还带着他的女朋友。

她的名字叫米娜，不是这个国家的女性所惯用的名字。不，不仅仅是名字，皮肤的颜色、头发和瞳孔的颜色，还有使用的语言也全都不同。

如果是在多国人种频繁往来的港口城市，这决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而对经常与异国男女接触、并将他们作为“家人”一样来看待的家庭来说，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但是……

“这里说到底只是乡下。”在婚礼的当晚，娶米娜为妻的青年说道。

他冲着从港口城市赶来参加婚礼的凯姆使了个眼色，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了酒席来到外面的院子里，抬头仰望夜空，不禁觉得有些黯然神伤。

“长男的婚礼，我这个当事人的意愿根本就无关紧要。总之，最重要的就是‘家族’。家族和家族在商量之后就把这个婚事定下了，征得岳父岳母的同意才能娶到他家的女儿……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是这样结婚的，叔叔和婶婶也是如此。”

“我明白。”凯姆点了点头。

从象征性的婚礼仪式上就能看出当地保守的民风。

而且，米娜绝对不是那种受亲戚们欢迎的“新娘”。

“阿历克斯……”凯姆呼唤青年的名字。

“……什么事？”青年回应道，仍然在仰望夜空。

“能够保护米娜的人，只有阿历克斯一个人啊。”

“我当然明白这一点。”

“米娜是个好姑娘。”

“我知道……”

在同一个港口负责卸货的凯姆和阿历克斯，以及在他们两个经常光顾的饮食街工作的米娜，他们三个人是好朋友。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着对方国家的语言，一边努力地向对方传达自己心意的阿历克斯和米娜的身影，至今还在凯姆的心里留着酸涩与痛苦的回忆。

“喂，凯姆……你也应该觉察到了吧……其实米娜，对你更加……”

“够了。”凯姆打断了阿历克斯的话。

他当然知道米娜的感情，如果凯姆接受了这份感情，恐怕对方根本就不会嫁到这个地方来吧。

但是，凯姆却没有正面去面对，而是在喜欢米娜的阿历克斯身后推了一下，将他们两个人撮合在一起。凯姆并没有后悔担任他们两个的爱神，因为对于永远都在旅行的他来说，根本就不可以去爱米娜。

房间里那些醉醺醺的来客看到了院子里的新郎。

“喂；你在干什么，阿历克斯？新郎不在场，我们可是会感到困扰的啊！”

阿历克斯回过头说道：“啊，马上就来。”

凯姆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一定要让米娜幸福啊。”

“包在我身上。”阿历克斯答道。

这时，一个亲戚走过来喊道：“快点，来吧来吧，你这个主角可是一定要在场的啊，今晚所有人可都是为了你才来的啊。”

说完便拉着阿历克斯的手，将他拖回了房间里。

这个人的脸上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

但是，当他看到凯姆时，夹杂着困惑的献媚笑容的眼神里却露出了戒备“外人”的光芒。这种光芒，即便他们在面对米娜时并不是十分明显，但的确是存在的。

米娜嫁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村子。

“一定要让米娜幸福啊，拜托你了。”凯姆站在阿历克斯的身后再一次小声地说道。

但是，被亲戚抱住，并高声谈笑的阿历克斯好像并没有听到。

三个月后，阿历克斯找到了在港口工作的凯姆。

“我这次来是想要采购一些东西，于是就顺便来看看你。”阿历克斯这样说道。

不过，只是看一眼他那张夹杂着疲惫的脸，凯姆就得知了真正的原因。

所以……

“米娜还好吗？”凯姆勉强用轻松的口吻问道。

阿历克斯无力地笑了笑，回答道：“那天以后，发生了很多事……”

无论是作为阿历克斯的“家人”，还是作为村中的“居民”，米娜都没有受到大家的容纳。

生活习惯不同，各自的文化相异，更为重要的是米娜褐色的肌肤在小小的村落中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虽然我觉得最多只不过是语言不通罢了，可最终还是不行。米娜拼命地想要学会我们当地的语言，可我母亲和亲戚却说‘新娘在这里只能与家里人见面，根本没有必要学什么语言’……结果她连‘早上好’和‘谢谢’都没有学会……”

即便如此，米娜还是努力地想要适应阿历克斯家和这个村子的习俗。她每天第一个起床然后下地干活，一刻不停地干到太阳落山，回家之后还要缝补衣服直到深夜。她经常用从阿历克斯那里学来的并不熟练的本地方言与附近居民对话，当然同时还要加上一些肢体语言，当听不懂对方所说的意思时，米娜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着“对不起”，脸上露出十分抱歉的笑容。

一边听阿历克斯说着，凯姆一边在脑海中想像当时的情形。

所以，米娜现在的生活很辛苦。

“凯姆，偶尔来我们村子玩吧，我想米娜一定会很高兴的。”

凯姆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希望你能来开导她一下。”阿历克斯继续说道。

可是凯姆却并没有回答。

“……怎么了？你生气了吗？”

“我不去。”

“为什么？”

“我们已经约好了吧。能够让米娜幸福的只有阿历克斯你啊！”

“不，可是……”

“对不起，我还要赶时间。必须要在晚上出航之前将这些货物全都装载完毕。”

说完，凯姆便转身去工作了。

阿历克斯一脸无奈地看着凯姆的背影。凯姆也能够感觉到，所以他没有回头，只是不停地干着手里的活。

不一会儿，阿历克斯转身走开了。

两个人甚至都没有道别。

结婚一年之后，米娜生下了一个孩子。

是个与母亲有着相同肤色的男孩。

阿历克斯再次找到凯姆，是那个孩子开始到处乱爬的时候。

他突然提出了离婚的事情。

“我和米娜之间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仍然深爱着对方。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我母亲和亲戚都不肯承认由这种不同肤色的孩子来继承我的家业……而且这件事还影响到了弟弟妹妹们的婚事，他们甚至还说能不能把这个孩子送回米娜的父母家……”

阿历克斯变得很消瘦，他可能是被夹在“家族”和米娜之间，每天都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吧。

但是，凯姆根本不理解……

即便是处于这些关系的夹缝中，但只要确认了对自己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那么就根本不会感到迷惘或者烦恼，而最终的答案应该只有一个。

凯姆在默默地搬运货物，从身后传来了阿历克斯的叹息声。

“你……真是个坚强的男人啊……”

凯姆什么都没说，他正在独自举起一件沉重的货物。

正因为能够独自处理这种普通情况下要由三个人才能搬动的货物，所以这里的装卸工人才能够拿到很高的薪水。而薪水都是由搬运这样货物的多少来决定的，所以如果向其他人寻求帮助，那么自己所得的那份薪水就会减少。

凯姆绝对不会说出那样泄气的话，也决不会向他人寻求帮助，无论是多么沉重的货物，他都会自己一个人来背负。

曾经的阿历克斯也是如此，即便周围的人都在问“你没事吧”，他也只是笑着说“这不算什么”，然后咬紧牙关搬运货物。

但是，现在的阿历克斯却不同了。

“从长远来看……如果继续让米娜留在我们的村子里，反而会让她变得不幸，亲戚们也都会在背后对米娜和孩子议论纷纷。我既不能抛下她们不管，也不能把她们赶出去。只是，为了彼此着想，还是开始新的人生吧……”

凯姆将货物稳稳地装载到甲板上，然后第一次转过身来。他就这样站在栈桥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阿历克斯。

“你说完了吗？”

“……哎？”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认为的，那就去做吧。根本不用特意来跟我说！”

这番话让阿历克斯的脸变得有些扭曲。

凯姆没有继续说什么，而是马上继续搬运货物。

他感到有些后悔，甚至有些生气。

阿历克斯并不知道，就在他刚刚结婚的那段日子里，米娜曾经给凯姆写过几封信。在信

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她在村子里所经受的艰辛，反而都是现在的生活如何幸福、阿历克斯如何爱自己的事情，这些信基本上都是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

“我相信凯姆也会过上幸福生活的。”

所以，他现在很后悔。

所以，他现在才会感到气愤。

凯姆并没有回信。因为他知道无论是鼓励还是安慰，或者陪着她说这些悲哀的谎言，只要自己回信就会让支撑着米娜内心的那个重要东西一下子土崩瓦解。

“凯姆，下次来我家看看孩子吧，我想米娜也会高兴的……拜托了。”

凯姆并没有回应这句话，而是在甲板上对阿历克斯说：“你能把那件货物搬上来吗？”

在阿历克斯的身边放置着一个与凯姆刚刚搬上船的货物相同尺寸的木箱。

如果是以前，阿历克斯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点点头，然后用尽浑身力气独自将那件货物搬上去。

可是，阿历克斯一下子露出了泄气的表情，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我搬不动啊……”

凯姆再也没说什么。

这段友谊完了，他在心里想道。

不管怎么样，这对于背负着永生的凯姆来说，只不过是一段短暂的交往罢了。

在那件事之后，凯姆再次踏上了没有终点的漫长旅途。

在旅途中，他偶尔也会回想起那些逝去的日子。

而阿历克斯和米娜也都成了遥远回忆中的人，即便是现在也会经常伴随着深深的痛苦出现在凯姆的脑海中。

阿历克斯第三次来找凯姆，是孩子出生一年多之后的事了。

无比消瘦的阿历克斯面无表情地盯着凯姆，然后用十分平静的声音说出了米娜的死讯。

是自杀。

“那个家伙在仓库里上吊了……”

凯姆十分冷静地听阿历克斯继续说下去，这份冷静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已经几个月都没有收到米娜的来信了。到底是因为没有必要再继续说那个悲哀的谎言，还是已经说不出悲哀的谎言了呢——从结果来看，应该是后者吧。

“直到最后，我的母亲、亲戚、村里人都没有接纳她。她直到最后都是孤单一人……”

阿历克斯涕泪纵横地说着，而凯姆则是狠狠地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可能阿历克斯已经觉悟了吧，他没有摆出任何抵抗或防御的姿势，而是任由凯姆的拳头落在自己的脸上，然后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

“为什么……”凯姆问道，“为什么会说米娜是‘孤单一人’……”

然后继续朝已经站起身来的阿历克斯脸上打去。

阿历克斯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吐出一口鲜血，还有一颗被打断的牙齿。

凯姆知道，阿历克斯也很辛苦。他被夹在“家族”与“妻子”的缝隙中，想要做些什么而不停挣扎。如果不是这样，之前无比倔强的阿历克斯就不会变得如此消瘦。

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原谅他。

原本已经说好了，已经发过誓——要让米娜幸福，要保护她。现在他怎么能原谅没有完成约定的阿历克斯呢？

阿历克斯一边用手擦干嘴边的血，一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你……很坚强啊……”他用更加哀伤的口吻说道。

“但是……你并不知道我母亲和亲戚所说的话……想要在乡下过着平淡的生活，就要遵从乡下的规矩和习惯……像米娜这样的‘媳妇’并没有被我们的规矩所承认……我是在那个村子里出生并长大的，所以很了解他们的规矩，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如此痛苦。我很软弱吧？站在凯姆的立场上来看，我一定是个应该被人唾弃的懦弱之人吧？你笑我、打我、蔑视我都可以，来吧，继续打我……”

凯姆走上前去，再次朝阿历克斯的脸挥出拳头。

这次命中了对方的鼻子。

鼻梁骨好像骨折了。

阿历克斯就地跪了下去，黑色的鼻血一下子就喷洒出来。然后他仰望着凯姆，自嘲般的笑了。

“米娜……应该和你在一起……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不是和我这样软弱的家伙，而是和你结为夫妻的话……她应该就不会死了吧……”

凯姆无言地抓住阿历克斯的前胸，然后一把将他拎了起来。

一拳。

又是一拳。

凯姆想要不停地揍他。

可是，阿历克斯就这样抬起头，第一次紧紧地盯着凯姆。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回信？米娜……她一直都在等着你的回信……”

阿历克斯也知道所有的事情。

“乡下是个很恐怖的地方，无论是谁给其他人寄出了信，身边的人很快就能知道。因为大家都像是一家人一样，除了米娜之外。”

阿历克斯完全可以把那些信撕得粉碎，这样一来，凯姆就根本收不到那些悲哀的谎言了。可是他在读过信中的内容之后却将信重新封好，并确保凯姆能够收到。对于凯姆的回信，他比米娜还要着急。

凯姆的拳头停在了半空中，说：“因为我根本没有回信的必要吧。”

“为什么？米娜想要追寻的人是你啊，你知道吧？你也不会不知道自己的一句话就能给米娜带去无比的勇气吧？”

“……米娜的丈夫是你！”

“的确如此……可是，凯姆，在米娜的心底一直都有你的位置……我知道……也正是因为知道，我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一件……”

难道说……

阿历克斯对慢慢放下拳头的凯姆说：“……我替你写了好多封回信，内容都是‘加油’、‘打起精神’、‘下次我会去看你’之类的……写了好多封……因为你太坚强了，所以无法了解弱者的心情……但是我是个软弱的男人，我能理解米娜那颗软弱的内心……”

阿历克斯的鼻子和嘴巴还在留着血，而鲜血中又混杂了眼泪。

“喂，凯姆，有一点我也不知道。米娜是否已经相信我伪造的信都是出自你的手……还是说她知道所有的真相只是装作相信的样子……但是如果不相信的话，就无法在这个村子里

生活下去啊……”

凯姆什么都没有说。

紧紧握着的拳头慢慢松开，抓住阿历克斯胸口的手也放开了。

阿历克斯慢慢地退后两步，终于说出了最后的秘密。

“只有一封信没有送到你的手上……那是三个月前的事情。米娜第一次想要拜托你，她想要从这里逃走，想让你去救她。希望你能够早一天去我家将她和儿子都救出来……信中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阿历克斯将那封信扔掉了，并代替凯姆写了封回信。

“加油！”

只有一句话。

米娜在仓库里上吊，就是在读完这封阿历克斯写的信后的第二天。

凯姆悄然停下脚步。

趁着这个机会，阿历克斯朝着凯姆的心窝打了一拳。这一下的强度并不能被称为“击打”。如果从疼痛程度上来说，相较于在港口努力工作而练出一身肌肉的凯姆，应该是阿历克斯的拳头更加疼吧。

“……我真是个蠢货啊。‘加油’这种话只能适用于凯姆这样坚强的人啊。如果是懦弱的家伙，只会被这句话压垮……”

阿历克斯一边哭，一边又自嘲般笑了，然后将脸凑到凯姆的近前。

“来打我吧，没关系的，一直打到你消气为止。”

“但是……”阿历克斯继续说道，“如果我让你收到米娜最后的那封信，你会回信吗？你会接受软弱的米娜吗？”

凯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松软的拳头再也没有握起来。

阿历克斯的话就这样说完了。

凯姆并没有叫住转身离开的阿历克斯，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对方的背影逐渐远去。

阿历克斯在走出很远之后，突然朝凯姆转过身来。

“我会在那个村子里，把儿子抚养成人的……虽然我作为一个‘丈夫’很软弱，可是作为‘父亲’来说……我这次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凯姆默默地点了点头。

看到他的这个动作，阿历克斯肿胀的脸稍微有些舒缓，接着转过身去走远了。

从此以后，凯姆再也没有见到阿历克斯。

在这场漫长而没有终点的旅途中，凯姆偶尔会想起阿历克斯和米娜的事情，然后就会回想起当时一味地想要变得坚强的自己。

如果是现在……

现在的凯姆不会拒绝人们的软弱。因为每个人都是弱者，他现在偶尔会露出苦笑，偶尔会陷入悲伤，但都能安心接受。

如果能够再次重复这段旅程……

米娜也许就不会死了。

但是，这只不过是个无法实现的梦而已。

只有一次机会与无法永生的人们相遇以及分别，因此，胸中涌现的那份热情才是弥足珍贵的。

当反复经历战争和放浪之后，忽然发现自己的内心缺少对软弱的关爱时，凯姆决定前往阿历克斯的故乡。

当然，阿历克斯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子孙的样子却可以让人一目了然，因为都是有着褐色肌肤的人。

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负责掌管村中的祭典活动。

褐色皮肤的老年妇女正在传授年轻女孩花饰的编织方法。

还有褐色皮肤的孩子们，正在和普通肤色的孩子们一起无忧无虑地玩耍。

这大概就是个简单的收尾吧。

阿历克斯的墓地就在那个小小的山丘上。

米娜的墓在他的旁边，一同被山风所吹拂。

凯姆在路边摘了一些野花放在他们的墓前，然后再次踏上了旅途。

到底什么才是坚强……

现在他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也正因为不知道，所以今天才会继续着旅行。

盼望的人，来了

母亲在小岛上的港口等待着儿子。

她带着比自己身体还高的行李，身穿正装，好像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并时不时地与在等待着同一艘船到来的凯姆聊天。

“我收到了儿子的来信。”

她的独生子自从离开家乡的小岛前往大陆之后，近三十年都杳无音信，最近因为取得了一些成就，所以才给年迈的母亲寄了一封信。

“我老伴儿去世得比较早，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所以也经常会想和儿孙们一起安享晚年……”

她离开自己熟悉的宅子，在这里等待儿子前来迎接自己。

从一周之前开始，就一直这样等着。

此时的大海上并没有惊涛骇浪。

而凯姆也是搭乘昨天的船来到这个小岛的。

“可能是没赶上渡轮吧？”凯姆问道。

那位母亲苦笑着点了点头，说道：“也许，也可能是由于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动身吧。”

“……那封信呢？”

母亲仍然苦笑着，视线一直盯着远方的海平面说：“那个孩子啊，小时候就是个慢性子。”

最初只能看到一个黑点的渡轮，现在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桅杆的轮廓了。

“但是没关系，我儿子也许会搭乘这艘船吧。”说完她从那堆行李上站起身来，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手绢，好像在向那艘船招手。

凯姆也盯着那艘船，目光很自然地变得锐利起来。

“喂，这位大哥……”母亲说道。

凯姆的眼神马上缓和下来，回过头望着她。

“你是旅行者吧？”

“是的。”

“你是乘着昨天的船来到这儿的，那么今天就要走吗？”母亲好像有些想不通似地问道，不过并没有显露出防备陌生人的神情。

凯姆叹了口气，回答道：“我和你一样，在等人。”

“那个人搭乘的也是那艘船吗？”

“嗯，大概吧……”

“你们没有约好在这里碰头吗？”

“……我们并没有约好，不好意思，也许我只是白白等候罢了。”

“怎么会这样？”

面对这位母亲的追问，凯姆只好用苦笑搪塞过去。

这件事不能对外人说，也可以说是极为秘密且绝对不能失败的任务。

虽然母亲还是一脸惊讶的表情，不过随着船的不断靠近，船坞里开始变得嘈杂起来，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就这样中断了。

船终于进港了。

经过半天的海上旅行，那些从大陆城市来的人逐个从甲板走下船。

母亲将刚才在头上挥舞的手绢握在胸前，目光紧紧地盯着从船上下来的乘客。

乘客中有的是四处行走的商贩，有的是为了大生意而到访这个岛的商人。那些皮肤稍微有些黑的少年和少女是结伴从大陆来岛上的农庄里找工作的，同时还有些从大陆衣锦还乡的人。

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并没有那位母亲的儿子。

全部乘客都下船之后，那些准备离开这座岛前往大陆的人们开始登船。聚集在港口的人也从迎接的人变成了送行的人。

母亲转过身背冲着这些热闹的景象，慢慢地离开了。她背着沉重的行李，双手还提着几个包裹。眼看着刚刚走出几步，她身后的那堆行李已经摇摇欲坠。

这时，从她身后伸过来一只手将行李扶好。原来是凯姆。

母亲一脸吃惊的表情回过头，看到是凯姆，于是问道：“你也没等到要等的人吗？”

“是啊，看来是这样。”

等待的人并没有搭乘这艘船。

从大陆开往海岛的船每天只有一班，所以只有等到明天再继续了。

“你要一直在这里等到那个人吗？”

“是的……”

“那你岂不是要花费很多住宿费！”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露宿野外了。”

“怎么会习惯……”

母亲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想了想接着说道：“啊，你还年轻，身体也很健壮，在野外睡几晚倒也没什么。”

“大婶你要怎么办？要回家吗？”

“如果能回去就好了，不过我在上周就已经把房子卖了，因为我以为儿子一定很快就会来接我的。”

一瞬间，这位母亲的脸上露出了郁闷的神色。

但她很快就恢复了笑容，接着说道：“不过呢，也多亏卖了房子，我才得到了一大笔钱，现在我可是个大财主呢。所以，你看，那边就有一个很大的旅馆，我在那里开了一个最大的房间，每天睡得都很舒服啊。虽然每天在这里的等待都无功而返，不过我之前都是拼命地劳作，现在即便稍微奢侈一些也不会遭到上天的报应吧？”

母亲边笑边说出的这段话让凯姆的心里感到有些难过。

一直都在拼命地劳作——这应该不是谎言或者调侃之类的吧。这位母亲身上常年被阳光灼烧的皮肤、手上的那枚廉价的戒指以及骨节粗大的手指，这些细节都准确地传达出了这一点。

虽说她常年都在劳作，可是这些辛苦却鲜有回报，这从她身后背负着的行李就能看出来。

“你的儿子明天就会来吧。”凯姆安慰似地说道。

他的这番话让母亲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一下子绽放出绚烂的笑容，“是啊，明天，他明天会来的。”

说完，还用力地点了点头。

“但愿你等待的人也会搭乘明天的船。”

“谢谢你。”

“那个……总是在野外露宿对身体不好，不然你跟我一起去旅馆吧？反正你只有一个人，没关系的。”

虽然这只是社交辞令一般的口吻，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凯姆才笑着说：“谢谢，不过还是不麻烦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母亲好像有些遗憾似地说了声：“这样啊……”也就没有勉强。

可能，这位母亲想要做些什么事情来忘却心中的那份不安吧。

看着那位母亲独自一人背着沉重的行李走向旅馆的身影，凯姆在心里暗自想道。

虽然他想改变主意追上去，不过想了想还是决定作罢。

自己始终都不适合待在那种憧憬着幸福晚年生活的母亲身边。

那位母亲明天应该就能和苦苦等候的儿子重逢了吧。

而自己等待的人明天也一定会来到岛上的。

看到儿子的母亲一定会喜极而泣吧。

但是，见到自己等待的人的凯姆则必须完成一项血腥残忍的任务。

凯姆所等待的男人是一个通缉犯，也是个悬赏目标。他是城里某个黑社会组织中的头目。抢劫、诈骗、恐吓、伤人……甚至是杀人，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最后他背叛了整个组织，携带大笔资金潜逃了。就在几天前，组织收到线报，说他很有可能逃回家乡——这个远离大陆的小岛。于是凯姆受雇，前来暗杀这个家伙——发现以后就地处决，这就是组织上层所下达的命令。

第二天，凯姆和那位母亲又在港口碰面了。

第三天、第四天以及接下来的几天……两个人总是在这个港口见面。

没有来。

凯姆等待的人和母亲等待的人都没有来。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母亲所住宿的旅馆已经换成了以行走商贩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廉价旅馆。

“我啊，住这种便宜的房间反而觉得心情变得很好呢。”她笑着说道，不过真正的原因应该是身上的盘缠无法再支付高昂的住宿费用了吧。

“这位大哥所等的人也很慢啊！”

“是啊……”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凯姆只是苦笑着点了点头。

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而且，在他心底深处还有着一丝预感……

母亲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只是笑着说：“但愿能快点儿见到那个人吧。”

又过了三天。

装扮成行走商贩的组织联络员在与凯姆擦肩而过时小声说道：“目标好像还潜伏在城里，虽然我们已经做了地毯式搜索，却没有任何发现……”

凯姆默默地点了点头，目光盯着港口中的客船。

虽然最后一名乘客早已离开，可是母亲仍然站在那里，眼睛盯着空无一人的甲板。

“喂，这位大哥……”

再次和这位母亲聊天已经是三天之后的事情了。

“你露宿的地方有没有能遮风挡雨的房檐啊？”

凯姆暂住的地方是在港口附近发现的一所废弃的房屋。

“反正只不过是睡一觉而已，我去那里凑合一下会不会打扰你啊？”

“哎？”

“因为我家的条件和废弃的房屋差不多，所以没关系的，没关系。”

说完，她就像是发现了新的恶作剧玩法的孩子似的笑了。

凯姆并没有拒绝。

不，准确地说是无法拒绝。

恐怕这位母亲身上所携带的现金已经无法支付廉价旅馆的住宿费了。

那枚套在手上的小小的戒指，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在这个只有月光的废弃房屋里，母亲在不停地谈论自己的儿子。

那都是些不怎么愉快的回忆。儿子从小时候起开始就非常粗暴，是远近闻名的恶人，所以父母也都感到脸面无光。

“从家里偷钱出去彻夜挥霍，等我们注意到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岛上最坏的恶棍了。总是用暴力解决问题，调戏良家妇女，把每年一度的祭祀活动搞得一团糟，每次都要我和他爸爸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曾经是一名优秀石匠的父亲已经没有了工作，因为儿子总是从老板那里偷盗值钱的物品。

母亲每次上街都会遭到其他人的白眼，被人在身后指指点点，特别是当岛上的集会所被她的儿子烧毁之后。

父母没有严格管教，所以孩子所犯下的错误完全都是父母的责任。因为母亲的溺爱，儿子才会变成恶棍，都是父母的错，父亲的错，母亲的错，都是你们的错……

“那段日子实在是难熬啊，因为这个岛太小了，我和孩子他爸爸真的快没有立足之地了。”

儿子是在十八岁那年离开家的，也相当于和家庭断绝了关系，总之他离开了这个岛。

岛上的人们都像是送走了瘟神一般高兴，甚至还有人说：“像他那种人最好是能死在大城市里。”

他的父亲在五年前去世了。

即便是在弥留之际，他也没有原谅儿子，最后就这样带着对岛上居民的歉意离开了人世。

“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儿子，对母亲来说都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俗话说‘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虽然那孩子走了之后就失去了消息，不过只要他在城里一切顺利就好，可千万不要患上什么可怕的流行疾病，也千万不要卷进那些无谓的争斗中……我一直都在为他祈祷。我太自私了……”母亲苦笑着说道，“不过，这就是母亲啊。”

停了一会儿，她接着问道：“这位大哥也有父母吧？说来也是啊，这个世上哪有没有父母的人啊！”

“是啊……”

“你父母的身体都还好吗？”

凯姆默默地低下了头。

对于进行着一场没有起点和终点旅行的凯姆来说，这是个绝对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取而代之，他对那个母亲问道：“如果看到儿子，你首先会说些什么？”

母亲想了一会儿，说道：“这个嘛……我大概会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把他抱在怀里吧。只要他能平安回来就好……紧紧地抱住他。”

凯姆继续平静地说：“万一，我是说万一你儿子在城里并没有过上正经的日子，你还想抱住他吗？”

母亲很快就做出了回答：“我在抱过之后，应该就会斥责他吧。”

说完，她有些腼腆地笑了，又补充道：“所谓母亲就是这样的啊。”

母亲在第二天早上发烧了，虽然这座废弃房屋还勉强能够遮风挡雨，不过这一夜的风寒还是给她苍老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不过，到了客船快进港的时候，她还是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打算前往港口去接儿子。

“你现在的身体条件不适合随便行动……”

凯姆急忙按住她。

即便是用森林中涌出来的泉水为她降温，也还是没能退烧。从刚才开始，粗重的喘息中便掺杂了一些“沙沙”的浊音。

“不行……我儿子来接我了……我要见他……”

母亲虽然拨开凯姆的手，却当即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

“如果你儿子来了，我就把他带到这里来见你。你只要告诉我他的特征就行。”

被凯姆扶起来的母亲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左边的……脸颊……在离家之前……和别人打架时……被匕首划伤了……留下了一道……伤疤。”

凯姆默默地点了点头，慢慢地帮这位母亲在席子上躺下来。

然后他叹了口气，透过面前的那扇小窗盯着不远处的港口。

他的预感应验了。

不，应该说他从昨晚的对话中就已经知道了。

当接受这份工作时，从组织那里得到了一张通缉画像，上面画得清清楚楚。

“左侧脸颊有刀伤”

客轮正在进港，港口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于是凯姆朝着玄关走去。

母亲在他的身后说道：“……拜托你，不要杀他……”

凯姆停下脚步，并没有转过身，只是紧紧地咬着牙。

“……我虽然不知道那个孩子……在城里都干了些什么……但是求你不要杀他……”

原来母亲已经知道了一切。

“如果……你无论如何都要杀他的话……先……先让我见他一面……求你了……”

凯姆沉默着走出了房间。

在午后炫目阳光的照射下，他的脚步显得有些蹒跚。

果然来了。

那个正走下栈桥的男子与他周围的商贩们显得格格不入，左侧脸颊有一道很明显的伤疤。只不过要比通缉画像上的样子憔悴一些，应该是在长期逃亡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的原因吧。

那个男子不停地在栈桥附近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人——看上去就像是与父母走散的孩子似的。

凯姆慢慢地走到那个男子近前。

当然，他并不知道凯姆的任务，这是第一次见到凯姆。

不过，可能是由于常年在黑社会打打杀杀的生活中所锻炼出来的本能，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僵硬，转过身打算逃跑。

凯姆一下子抓住了他的肩膀，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就像是两个多年未见的好朋友再次重逢一般，不管那个男人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凯姆的手。

想要杀他很容易。

男子的目光中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勇气，看来他从死亡威胁中逃离的经验甚至在凯姆之上。

男子也看出了对方的来头。

所以……

“……要杀便杀！”他用怄气的声音说道，“不过……如果你还有一点儿仁慈之心的话，就让我最后孝敬一下父母。只要一会儿就可以，让我和母亲见一面。之后，要杀要剐都随你便。”

凯姆松开了男子的肩膀，对方也没有逃走。

看来他已经觉悟了，“到底是没能逃过你们的追杀啊……”苦笑着的脸上甚至浮现出了一丝安心感，也许是觉得自己终于再也不用逃亡了吧。

“你是什么人，之前杀过人吗？”

“……我没有回答的必要。”

“我也并非很想知道你的答案，从外表上看我要比你年长几岁，经历过的事情也比较多。你之前杀死的那些人，他们都有父母吧。所以说你杀了一个人，就相当于杀了某个人的孩子，是这样吧？我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会想要脱离这个组织。顺手从组织积累的资金中‘借’了一些……我想把这笔钱给我的母亲……给我那个常年辛苦劳作的母亲……”

含糊不清的声音忽然提高了一些，“不过算了。”他笑着说道，“这都是些懦弱的行为，嗯，我年轻时做过很多荒唐事，也杀过无数人的孩子。只要把这看成是因果报应，也就没有憎恨你的理由了。”

这时，一个船员在甲板上大声喊道：“喂，船要启航了，各位前往大陆的旅客，请快点儿登船。”

凯姆盯着这个男子，问道：“我有一个问题。”

男子保持着沉默，静静地听着。

“如果见到你的母亲，你首先会做些什么？”

“啊？”

“快点儿回答我。”

“……会说‘我回来了’……不，不会说，什么都不会说……我会紧紧地抱住她，只是紧紧地抱住而已。”

“紧紧地抱住吗？”

“是啊，所谓母子不都是这样的吗！”

凯姆的表情稍微缓和了一些，朝着港口前面不远处的森林示意了一下。

“那片森林中有个废弃的房子，你妈妈就在那里等着你，快去吧。”

“……什么？”

“再也不要返回城里，也不要留在这座岛上。最好乘坐其他的客轮离开这里，无论去哪儿都行，远远地离开这里。”说完，凯姆又补充了一句，“和你的母亲一起走。”

男子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喂，那个……”

凯姆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那个男子留在那里，然后朝着马上就要出航的船走去。

任务完成……

即便是自己转而成为背叛者被组织追杀也无所谓——因为祈祷儿子平安无事的双亲已经消失在遥远过去的雾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船要起航了，请各位快点儿上船。”

伴随着船员的喊声，巨大的铜锣被敲响了。洪亮的金属声响彻在大海与天空之间，几只色彩艳丽的鸟忽然从树林中飞起。大鸟和小鸟——它们是父母和孩子吧，大鸟像是要护住小鸟一样慢慢地摆动着双翼。

下签

“生养孩子这种事与抽签一样。”——负责国内治安的警察长官叹了口气，然后用掺杂着苦笑的声音说道，“既有‘上签’，也有‘下签’。人生啊，是不会完全按照你预想中的那样来进行的。”

对于他的这番话，凯姆只是沉默着点了一下头。

◎永远的旅人◎

虽然用“上签”和“下签”来区分人类的价值不太容易被人所理解，不过这也的确是让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这个小国——从规模上来看只不过是普通国家的一个城市而已，与临近的诸国相比，它以其自身无比良好的治安情况而闻名。这里而之所以能够保证良好的治安状况，也正得益于将人分为“上签”和“下签”的思想。

“被投放进那里的家伙，主要都是一些被划分为‘下签’的人。”

长官轻描淡写地说道，然后朝着透过长官室的窗户就能看到的少年监狱的建筑努了努嘴。收容犯罪青少年的少年监狱的规模比临近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而且在管理和警备上也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对待那些未成年的犯人也是这些国家中最为残酷的。

“凯姆，因为你是个外人，所以也许会有很多话想说吧。但是，这个国家有着其特有的治国方针。”

“是的，我明白……”

“‘下签’就是‘下签’。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怎么样，‘下签’都不会变成‘上签’。相反，如果对这些家伙太过仁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更加恶劣的‘下下签’，而且会给那些普通国民带来很大的麻烦。你明白吗？”

“……从这一点上来考虑，我能明白。”

虽然这句话带有很大的讽刺，不过这位长官并没有领会到。

“为了让国民能够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只能用这种方法来治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长官用严厉的口吻说道，“希望你也能严格遵守这一点。”

凯姆不知该怎么回应他。

如果执着地反驳对方，那么自己恐怕会被认为这是对整个体制的批判，然后就会被送进成人用的监狱。这点儿小事对于这位长官来说——不，对于这个城市里任何一个站在权力一边的人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

长官再次将目光投向少年监狱。

“那所监狱是在八十年前建成的，是在这座城市的政治体系形成之初建造起来的建筑，后来就成了关押青少年的监狱。”

凯姆知道。

对于背负永生命运的他来说，那些八十年前的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一般。

八十年前，在这个国家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革命政府贯彻绝对的军事独裁来统治民众，将扰乱治安的人全都关进了监狱。

政府最为注重的问题就是年轻一代的犯罪。

“虽说少年的犯罪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我们对其一味地姑息，那么很快就会恶化。开始只不过是扒窃的程度，很快就会变成抢劫，甚至使用凶器伤人，最后演变成杀人越货……我们只有时刻保持警惕，趁这些罪恶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便将其扼杀。”

被送进监狱的孩子们每天只会得到一丁点儿食物，勉强能够维持生存。即便生病或者受伤也得不到医生的治疗。他们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受尽折磨，很快就会病倒……很多人只有在成为冰冷的尸体之后才能被人从后门抬出来。

即便有个别人熬到服刑期满，回到外面的自由世界，之前的那个“下签”的烙印也不会就此消失。带有前科的孩子们在社会上受到了人们彻底的排挤。就职、结婚、住房……没有一件事能够顺利解决，都会被社会体制所排斥。结果，被社会所驱逐的这些人只会为了生存再次走上犯罪道路，然后被投进面向成人的监狱度过余生。

“喂，凯姆！”长官苦笑着说道，“像你这样的外来者一定觉得这些事情很残忍吧？”

凯姆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长官脸上苦笑变得更加明显，接着说道：“我就知道会是这样……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一制度稍微有些过于严酷。不过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要给予这些人以惩罚，还有部分原因是要让那些老实的孩子引以为戒。如果让那些回到社会的罪犯一个个精神百倍地招摇过市，孩子们会怎么想？他们只会认为即便犯下罪行被投进监狱，只要在那里过上几年苦日子就能恢复之前的正常生活。难道说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随时变成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吗？所以我们这些成年人的职责就是来告诉他们这一点，让他们好好地看看那些犯过罪的家伙，只要走错一步，他们的人生就完蛋了。这样他们才会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从而成为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长官所说的这些话中也有一定的道理。

凯姆也承认这一点。

但是……

可能是察觉到凯姆脸上的表情微妙的变化，长官的口吻又恢复了之前的腔调。

“政府当局目前已经掌握了有关军事政变的情报，当然，军部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所以没有担心的必要。我们很快就能控制住局面，只要派人前往敌军的指挥所，逮捕策划政变的主谋，这件事就会变得十分简单。只不过为了将所有反动分子一网打尽，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决定暂时让他们成功发动此次政变。”

根据政府目前掌握的情报，政变将在今夜发动……

“虽然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对策，不过我还是害怕出现意外。特别是少年监狱，那里很容易就会发生暴动以呼应外界的骚乱。”

所以，凯姆被雇佣为临时的守卫，也就是国家的保镖。

“我们看中了你身经百战的经验，所以决定要委以重任，还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国家对你的期望。即便是手段粗暴一些也没关系，总之一切都要以确保国家的治安为主。为了守护住那些善良国民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任务。”

长官将一份文件递给凯姆。

那是一张杀人许可证。

“不用客气，监狱的看守人手一份。”

“但是……”

“如果对那些‘下签’的罪犯心慈手软，就会导致‘上签’的国民受到极大的损害。你明白吗？‘下签’永远都是‘下签’。与其让这群家伙背负着‘下签’的烙印苟活于世，我觉得快点儿让他们解脱也许才是正确的做法。”

凯姆沉默着接过文件。

“契约达成，回到你的工作岗位吧。”长官面无表情地说道，“千万不要心慈手软。”

虽然此时已是隆冬之际，不过少年监狱中却连堆火都没有。那些被关押在单独牢房中的犯人们全都用破破烂烂的毛毯裹住瑟瑟发抖的身体，有气无力地躺在黑暗的角落。有些人可能正在受到病魔的侵害，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还有些犯人好像精神出了些问题，发出了尖厉刺耳的笑声。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样，都是些毫无生气的脸。所以即便有什么意外发生，这些家伙也

什么都做不了。就像他们的代号——‘下签’一样，只不过是一息尚存的存在罢了。”一个带着凯姆四处巡逻的看守一边冷笑一边说道。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他们真的没有成为‘上签’的可能性吗？”凯姆问道。

听了这个问题，看守忽然愣了一下，然后微笑着摆了摆手说：“不可能、不可能，这根本就不可能。”

那场革命已经过去八十年了——整个世代都发生了改变。对于没有革命之前那段日子记忆的看守来说，从懂事时开始就被灌输了将人类划分为“上签”和“下签”的思想，并对此深信不疑。

“所以我就说，一定要事先和你这样被特意从外面雇来的人说清楚，无论外界乱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不能让这群犯人闹事。只要用冷水一泼，他们就会变得非常老实，根本没有必要顾及这其中的大部分家伙。”

“你是说大部分吗？”

“对，并非全部。很可惜，这些人当中还有些是‘下签’中的‘下签’。”

看守说到这里，已经走到了走廊的尽头，打开了一扇看起来像是墙壁一样厚重的金属门。

“再继续往前走就是禁闭室了。在服役期间闹事的犯人、抱有反抗态度的犯人、不思悔改的犯人……都会被关在这里。总之这里都是些‘下签’中的刺头。”

凯姆明白了。

这是他从无数次在战场上所积累的经验中所参透的事情。

禁闭室比一般牢房昏暗，也更加寒冷。但是在阴暗的深处——从那些单独的牢房中传出了与一般牢房不同的热量。

被关在这里的人们都还活着。

不仅仅是有呼吸的“活着”，而且还有着饱满的热情。

“最开始被投进监狱的犯人，他们所犯下的罪过都是些很平常的事情。比如偷窃啊，抢夺啊，或者持凶器威胁啊等等……都是类似这种程度的犯罪。只要老老实实地服刑期满，现在应该都能在外面世界的某个角落苟活下去。”

不过……这些人选择了不停地反抗。

他们要求改善囚犯的待遇，申请消除出狱后社会对这些人的区别对待，就这样他们的罪行在服刑期间不停地累积，到最后甚至都没有活着离开监狱的可能。

“这些家伙即便长大成人，也只能被送进专门关押成年人的监狱。想要吸到自由的空气，恐怕要等到二十年后、或者三十年后……如果这些人能够长生不老的话，这当然算不上什么。”

“呵呵……”看守耸了耸肩，干笑了几声。

这时从禁闭室阴暗的影子中传出一个声音，打算了看守的笑声。

“不要笑！”

声音很平静，可是却充满了威严——还稍微残留有少年稚气的声音。

虽然看守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害怕，不过很快就恢复了之前的微笑。

“这小子是这里最难对付的家伙。他叫迪兰，在社会上好像是个不良少年团伙的老大……这些都是传闻。”

说完，看守拿起一个放在走廊中的水桶，将桶里结着冰的水朝迪兰的牢房中泼去。

“这玩意对他们最有效了。”

在牢房的深处，全身都被打湿的少年蹲在那里。

“虽然目前的温度就能把他们冻个半死，不过如果黎明前继续降温的话，那些水还能再次凝结成冰。除了头发之外，就连那里的毛也会被冻上。之前甚至有几个家伙被冻掉了几根手指。”

说完，看守又笑了起来。

但是，蹲在那里的迪兰的双眼却放射出烁烁的光芒，就好像他胸中的热情将冰水蒸发掉了一样。

凯姆明白，迪兰的眼睛是属于战士的眼睛。而且是那种虽然目前处于劣势，不过一直都在等待反击机会的最前线战士的眼睛。

凯姆还知道——那场革命已经过去八十年了，只是凭借暴力来压制人民的体制在此时已经露出了破绽。

监狱在那天的深夜时分发生了火灾。

“凯姆，是军事政变！”

看守突然跑来，带来了外界的消息——市内的各处都燃烧了起来。

当然，正如政府所得到的情报那样——有人发动了政变。警察和政府军队都被动员起来，开始执行戒严令。而且有情报显示，政变的主谋已经被逮捕。

但是却有一件预料之外的事情。

“风力太强了。”看守喊道。

此时刮起了这个季节不常见的强风，火势开始快速在城市中蔓延开来。

“警察长官下达了命令，不用顾及少年监狱的火势……明白了吗，不用顾及少年监狱的火势。”

也就是说，没有人会来这里扑火。

“没办法了，军队和消防队全都被派去扑灭市区的大火以及疏散那里的群众，所以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而且还命令我们也要前往市区，救助那些居民。”

“可是……那些犯人都走不了！”

这是当然的了，因为那些犯人会被困在单独的牢房里，然后被烧成一堆焦炭。

不过看守却毫不迟疑地说：“这帮家伙都是些‘下签’，如果让这些好不容易抓到的‘下签’逃出去就不好办了。”

“你是认真的吗？”

“你怎么回事……我当然是认真的了。听好了，他们都是些‘下签’，现在根本没有工夫去拯救这些家伙的命，而且长官也绝对不会允许放走这些人。”

看来对方是认真的。

他真的打算对这些“下签”见死不救。

火势在快速蔓延，监狱的到处都回响着痛苦的惨叫声。

根本没有时间去找长官进行直接交涉，而且就算是交涉，结果也只会是无功而返。

“把牢房的钥匙给我！”凯姆说道。

“别开玩笑了。”看守笑着回答道。

没办法了。

凯姆突然出手，一拳打中看守的胸口。

他马上从倒在地上的看守腰间取下一大串钥匙，然后打开了迪兰牢房的门。

虽然有些困惑，不过还是走出牢房的迪兰向凯姆问道：“你也是参与政变的人员吗？”

“不，我对那种事情根本没有兴趣。”凯姆回答道。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出来？”

“我只是很讨厌那种将人分成‘上签’和‘下签’的思考方式。”

“你可是帮了个我大忙。”

迪兰微笑着从凯姆手中接过钥匙，打算将自己的伙伴们全都释放出来。

凯姆在他的身后说道：“一会儿还要回来。”

“什么？”

“现在只不过是紧急避难。当黎明时分，火势得到控制之后，你们还要回到这个地方。因为你们这些人还没有将自己所犯下的罪过全部还清。”

“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从不开玩笑。如果你们都逃走了，那么‘下签’就真的是‘下签’了。明白吗？你不想让支配这个国家的那帮家伙们这样来看待自己吧？人是可以改变的。”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这次的政变失败了。无论你们逃到哪儿去，最终都会被抓回来。而被烙上‘下签’烙印的伙伴们也永远都会被人视为‘下签’……如果情况再恶劣一点儿，你们在被捕的同时就会被杀害。”

迪兰转过身，盯着凯姆。

监狱外面已经被大火所包围，背对着这片火海的迪兰的眼睛和初次见面一样，带有燃烧着斗志的战士气概。

“这个政治体系也不会再继续维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们能够正大光明地从这里走出去，我相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所以不希望你们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

凯姆说完，抱起了那个晕倒在地上的看守。

“天一亮，你们就要回来。”说完，凯姆便背着看守慢慢地离开了监狱。

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时隔五十年之后，凯姆再次到访这个国家，这里到处都洋溢着自由的氛围。虽然在繁华的市区到处都能看到打扮怪异的年轻人和一些不良少年，不过这也许正是该国自由豁达的证据吧，凯姆对此感到有些哭笑不得。

“你是旅行者吗？”一个市场中的老人向凯姆问道。

凯姆点了点头。

老人笑了笑，接着道：“你的运气不错。今天在革命广场有一场庆典活动。因为一些革命长老会出席这次活动，所以这里会通宵狂欢。”

“庆典吗？”

“是啊，看来你还比较年轻，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啊。就在五十年前的今天，这个国家爆发了一场军事政变。虽然政变在那天晚上被成功地镇压，不过由于叛乱军队在城中纵火，所有人都四处逃命。”

但是不期而至的狂风让火势朝着更加广阔的地方蔓延，有很多居民都被困在了位于风口

的中州。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行动不便的女人和襁褓中的孩子不能跳进河水中逃命。这时，大火很快就把整个中州围了起来，周围的枯草也开始燃烧起来，这下是真的完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死定了。”

这时，忽然出现了一股意想不到的救援力量。

“那些被关押在少年监狱里的家伙出现了。他们都穿着破破烂烂的囚服，一脸憔悴的模样。虽然在监狱里全都吃不饱饭，可这些人还是齐心协力将老年人和孩子救出了中州，而且奋力将周围的火势全都扑灭。有的囚犯在抱着孩子到达河对岸之后，由于筋疲力尽而亡，还有的在灭火的过程中被大火所吞噬。大家都拼着命把我们这些人救了出来，这些原本被人们认为是毫无生存价值的‘下签’竟然拼上自己的性命来救我们这些‘上签’。”

天亮时，好不容易将火扑灭了，这些囚犯们又回到了少年监狱中。

“是啊，那帮家伙竟然又回到了如同地狱般的监狱，没有一个人趁乱逃走。他们可真是一群光明磊落的汉子！我们大家都被感动了，大家都说这群被认为是‘下签’的人里面也有好人啊，还有的说将‘下签’一辈子都视为‘下签’的这种思想也许是错误的。”

这种声音逐渐在全国扩散开来。

有人提出意见说，应该改善一下少年监狱的囚犯们所受到的待遇。

还有人提议说这个社会应该善待那些刑满释放的人员，多给他们一些关怀，让人们对他们宽容一些。

而且人们对“下签”的孩子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逐渐转化成对这个彻底独裁体制的不满——于是在四十年前，再一次爆发了军事政变。

“这次的军事政变成了一次包括民众在内的市民革命，而且最终取得了成功。就这样，成立了现在这样一个国家。”

听着老人讲述那段历史，凯姆觉得万般思绪涌上心头，不停地点头表示同意。

老人最后说的一件事就是，作为革命领袖，并最终成为新政府第一任总统的英雄的名字叫做——迪兰。

数万人都聚集在革命广场，这时烟火升空，乐队奏响了雄壮的国歌。在众人的鼓掌喝彩声中，革命领袖站在了舞台上。

“迪兰！”

“迪兰！”

“我们的迪兰！”

虽然在年老之后从政治中急流勇退，不过在白发苍苍的迪兰的眼神中，仍然留有年轻时的那种光芒。

他并没有留意到人群之中的凯姆，即便是看到了，眼前这个与五十年前毫无二致的年轻人也不会让他回想起政变当晚的那个临时看守吧。

这时，这位年老的英雄高声说道：“人是会变的！人也没有‘上签’和‘下签’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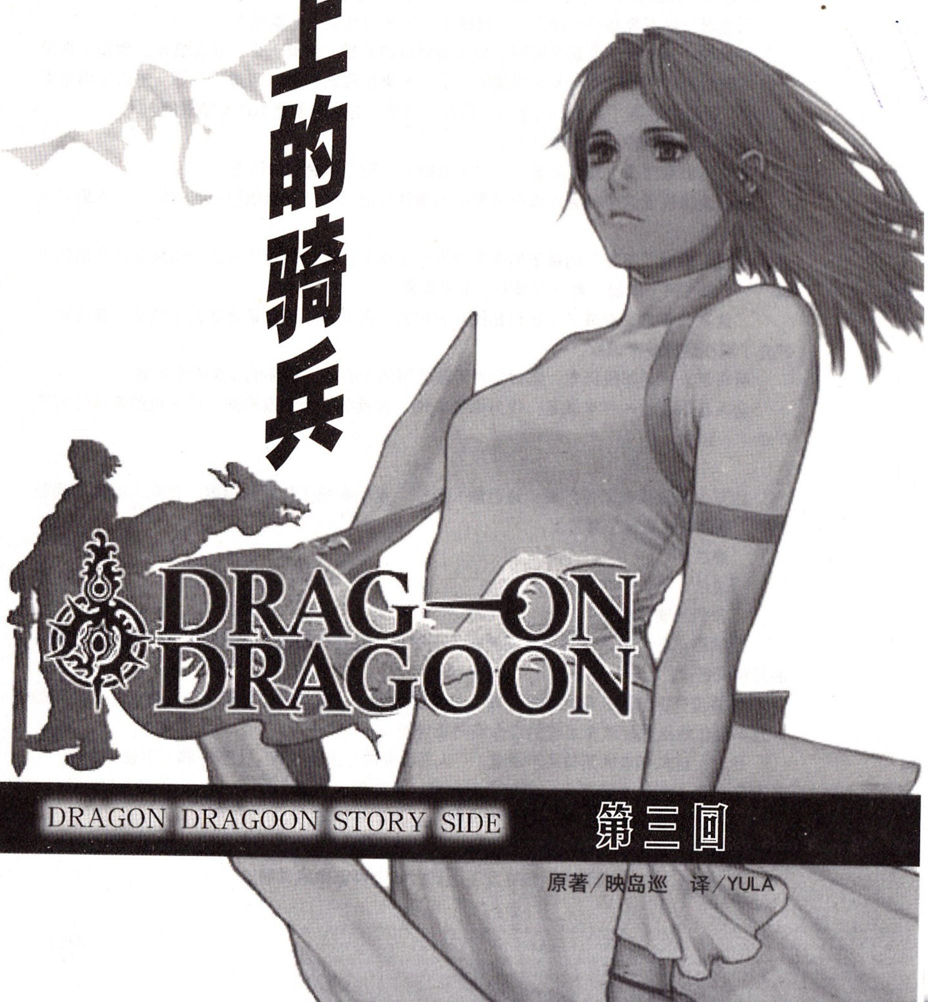
欢呼声与焰火交相呼应，将整个庆典推向最高潮。

凯姆只是在广场角落的一个饮食售货车上买了一杯酒。

远远地冲着远处的革命英雄举起杯子，然后一饮而尽。

虽然这只是一杯蒸馏酒，但在饮下之后，却有种微微的甘甜。

龙背上的骑兵



DRAGON DRAGOON STORY SIDE

第三回

原著／映岛巡　译／YULA

人物介绍



冷酷无情、失去声音的契约者。妹妹芙丽叶被投靠帝国的尤巴鲁特掳走的事实令他深受打击。

凯姆
Caim



凯姆的契约对象。队伍里不可缺少的力量，在本章中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刻薄了？

红龙
Red Dragon



石隐村的小男孩。父母均被帝国军所杀，妹妹玛娜也一直下落不明。

塞雷
Seere



有恋男童倾向、失去视力的契约者。塞雷的出场将给他带来什么影响？

雷奥纳鲁
Leonard



来自精灵之村、失去子宫的契约者。成为同伴后仍然没改变吃小孩的嗜好。

亚莉奥修
Arioch



身为神官长的契约者。菩萨心肠，性格有点懦弱，遇事总往坏处想。

威尔德雷
Verdelet

前情提要

凯姆从最后一名精灵口中得知了“天使教会”的存在，于是，他让尤巴鲁特带芙丽叶前往沙漠和神官长威尔德雷会合，自己则与红龙在精灵之村继续查探帝国军的情况，以及他们和天使教会的关系。谁知刚进入妖精之谷不久，凯姆和红龙就遇上了不少帝国士兵和一群哥布林，更糟的是威尔德雷那边似乎也出了状况。心急如焚的凯姆一路不断杀敌，并认识了一个叫雷奥纳鲁的契约者。此人举手投足间都彬彬有礼，却是个有着恋男童癖的青年，三个弟弟被帝国军杀害后，他以视力作为交换和妖精订立了契约。

雷奥纳鲁加入了凯姆的队伍，就在这时，森林的封印宣告被破坏。对此已无能为力的他们于是急忙赶往沙漠，惊喜地发现芙丽叶还活着。短暂的重逢之后，凯姆又踏上了营救威尔德雷和尤巴鲁特的路途。在契约者的感应能力引导下，凯姆一行找到了被软禁的威尔德雷，接着又在不远处一幢燃烧中的建筑内遇到了亚莉奥修。此时的她已处于精神极不正常的状态，而且也已经成为一名契约者。与此同时，亚莉奥修的契约对象——水火精灵告诉了众人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沙漠的封印也被破坏了。

一行人回到了女神芙丽叶所在之处。黎明时分，凯姆惊愕地发现当年杀害他双亲的黑龙再度出现了。但更让他惊愕的是，与它订立契约的竟是他们正在寻找的尤巴鲁特！眼珠呈红色的尤巴鲁特不仅性情大变，能力也似乎已在凯姆之上。一番交战过后，凯姆、红龙及威尔德雷均身负重伤，被尤巴鲁特掳走的芙丽叶又一次陷入危机之中！

第三章 昏暗天空下的武将们

－1－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地方，有一名很小很小而又很勇敢的士兵。小小的士兵饮尽时光的水滴，长眠在世界之穴里，就这样永远都保持着年轻而强大的姿态。在经过一段好长好长近乎永久的漫长岁月后，当世界被血所染红之时，小小的士兵苏醒了。

『如今正是发挥我生命的时候！』

小小的士兵凭他那副饮尽时光水滴的身躯向着世界的尽头奔去。后来，小小的士兵就变得衰老、孱弱，不久便死去了。可是，小小的士兵那永远的时间，却为世界创造了全新的生命……哎呀，已经睡着了么？”

她怜爱地抚摸着在自己臂弯中睡去的孩子的脸，为了不吵醒他而将其轻轻抱起，然后放到床上。

“我可爱的孩子……”

映照着我心爱之人罗西艾尔容貌的宝贝啊。她在心中默念着。

这眉眼，这嘴角，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真的好可爱……

她入迷地看着孩子的睡脸，这时身后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妈妈，那个……"

她有些恼怒地回过头，向那张从门的阴影处胆怯地望着自己的脸狠狠瞪了一眼。

*好讨厌，又是这孩子。*她走过去，把对方赶出了门外。

"别把塞雷吵醒，你这孩子真不懂事。"

孩子噙着泪花骤然睁大了双眼。

讨厌，好讨厌。怎么那么像我？明明是双胞胎，为什么这个孩子长得像我？

"还不道歉？"

"……对不……"

细微的声音颤抖着中断了，接着响起的是一个刺耳而令人神经为之一震的声音。她满腔愤怒地甩了孩子一个巴掌。

为什么这孩子……玛娜她长得不像罗西艾尔，却偏偏像我？为什么？用这双和我一模一样的眼睛责备着我……

其实塞雷和玛娜都长得很像母亲。村里的每个人、包括她丈夫在内，都觉得在两人脸上看不到其他人的影子。认为塞雷像死去的罗西艾尔，这不过是她一厢情愿的坚持罢了。

她感到手掌痛得发麻，就算看着玛娜的脸也觉得痛苦。于是她留下蹲坐在走廊上的小女孩，从身后关上了门。

荒野的前方，据说在由复杂的侵蚀地貌而形成的山谷深处有一个村子，操控泥土化身石巨人"高雷姆"的人们就隐居在那里。但由于既没有人亲眼看到过那村子，也没见人从里面出来过，因此石隐村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只是一个传说。

但这个村子的确是存在的。惟恐操控高雷姆的能力被周边各国加以利用的村民们，用拒绝与远方来客接触的方式隐藏了村子的存在。荒野和村子相连接的道路全都用岩石堵住了，他们的宗旨是完全自给自足，旅行者就不用说了，连商人都不允许出入。而那些误入其中的人，从此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在封闭的社会，人们能够结婚的对象是很有限的，这样代代传下去，血统会变得越来越相近。石隐村也不例外。因此，不知不觉误入村中的人都会作为"客人"受到热情款待，然后被强迫与村里的人定下婚事关系。不用说，他们是不允许活着去到村外的，而拒绝婚事的则会被当场杀掉。

罗西艾尔也曾经是一位这样的客人。她在第一眼见到他的瞬间就坠入了爱河，而他也被她深深吸引。不过比较麻烦的是，她那时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

客人来到村里以后，在迎来第二次新月之前就必须定下结婚对象，并表明在村里永久居住下去的决心。日子越来越近了，在两人背着她丈夫幽会的期间，第二次满月之夜已然过去，月亮开始逐渐残缺。但是，她却无法告诉客人关于这个日子、以及拒绝婚事和永久居住的话会有什么后果等所有的事。她的脑子里一团乱麻。

当得知这一切的时候，罗西艾尔会怎么样呢？当明白自己将被要求做什么时，罗西艾尔……会想死吗？还是说会选择村里的哪个女孩、娶我以外的女人为妻？

*罗西艾尔要成为其他女人的人了。*光是想一想她就觉得胸口像要炸裂似的。*可是，永远地失去罗西艾尔后，我还能活下去吗……*

烦恼许久的结果是她打破了戒律。她把客人会被提出的要求和选择之后的命运如何统统告诉了罗西艾尔，然后对一

脸惊愕的他说道：

“我们两个一起逃走吧。位于村子北边的分叉路，其中一条是通向石山谷的。翻过石山谷就是荒野，只要走出荒野，村民就决不会追过来了。到下一次新月出现之前还有三天……明天夜里，我会在石山谷的入口处等你。”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赌注。

也不知罗西艾尔最后会不会响应自己逃走的提议。不，罗西艾尔一定会选择和我一起逃走的。明天夜里，他会通过那条叉路来到石山谷的。他决不会背叛我。

还有两天就是新月了，供客人考虑的时间也终于要结束了。这天晚上，她看到罗西艾尔悄悄向村子北边前进，一边留意着身后一边消失在了暗夜里。

她连忙跑回自己家中向丈夫报告：“客人逃跑了，他往石山谷那边去了。他想逃跑啊，快叫出高雷姆来。”

村子北边的分叉路，选择右边的话是一条死路，左边则确实是通往石山谷。可这条夹在陡峭悬崖之间的狭窄道路，同时也是一条通往死亡的道路，因为陡峭的悬崖上并排着若干由高雷姆运来的巨大岩石。

拒绝婚事和永久居住的客人会得到一点点食物和水，被勒令在当天之内走出村子，并被告知走左边的路、穿过石山谷就会去到荒野。结果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人能到达荒野，在途中，他们就会被滚落下来的巨大岩石砸成肉泥。

她大胆地把这条路告诉了他，一心只想着决不能让心爱的男人被自己以外的女人夺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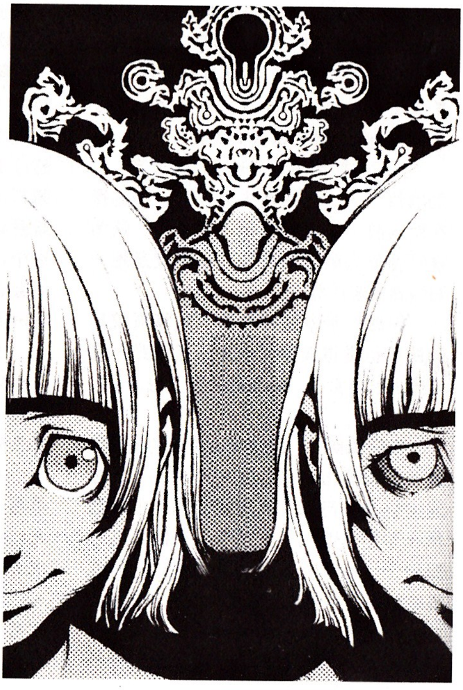
“罗西艾尔，对不起……对不起。”

她一边目送着丈夫和村里的男人们一起跑出去的身影，一边在心中反复念诵谢罪的话语。听说通往石山谷的路很窄，几乎没有可以躲避滚落岩石的地方，迄今为止也从来没有一个客人成功逃出去过。

“我不想你被其他女人夺走，我只讨厌这一点，我受不了。所以，你就去谁都无法得到你的地方吧。就算你死了，我还留下了孩子，一定是个男孩。我会再次见到你的，见到只属于我的你。”

那是一个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的漆黑夜晚。

满月后出生的是一对双胞胎。村里的习俗是女孩由父亲取名，男孩则由母亲



取名。当她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在怀里的时候，脑海里很自然地浮现出了塞雷这个名字，然后便再也想不出别的名字了。她相信这是死去的罗西艾尔在自己耳边轻声告诉她的。

但是，丈夫给女儿取的名字——玛娜她却一点都不觉得可亲。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有人唤女儿的名字，她就觉得心情很不安，好像自己把一个本不该出生的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一样。

玛娜的眼珠颜色是那种罕见的红色，或许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通透的白皙肌肤和鲜红的眼眸，从客观上说无疑是十分美丽的组合，但同时，她的眼睛里也映射着不吉利、类似灾祸的东西。

认为那对红色眼珠和丈夫取的名字不合自己的意，于是她坚决不看女儿一眼，也从未呼唤过女儿的名字。她只是一言不发地给女儿喂奶，背过脸去晃摇篮。

如果这孩子的眼珠不是红色，名字不叫玛娜，我应该会很疼爱她的。所以，我绝对不能看她，绝对不能叫她的名字……

很快，双胞胎迎来了自己的一周岁生日。伴随着他们容貌与轮廓的愈发清晰，她逐渐在塞雷身上看到自己曾爱过的男人的影子。塞雷的脸庞她一整天都看不够，她的眼里只有塞雷，却很迟才注意到，女儿玛娜的长相酷似自己。

等她注意到时，已经快到孩子们两岁的生日了。她无意中看到塞雷和玛娜在一起玩耍的情景，这时玛娜停下手的动作，抬起脸来。那全然不见笑意盯着自己的红色眼珠，总觉得带有一股谴责和仇恨的意味！

那是我的……我的眼睛啊。

虽然颜色不一样，但她心里很清楚。不仅仅是眼睛，玛娜绷紧的嘴角也和她很像，这让她略微有些恶心。还有咬中指，小时候的她也有这个习惯，因此经常受到母亲的训斥。

和自己有着相同习惯、长相也一模一样的女儿；从来不笑、只是用那对血色双瞳投来冰冷视线的女儿。

你想说什么？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我？我明白了，你是在责备我呢。责备我背叛了丈夫、还害死了罗西艾尔，对吧？

我无法去爱玛娜，根本不是因为丈夫取的名字的缘故。这个女孩就是另一个我。是谴责我过去的罪恶、勒令我作出补偿的良心所在。所以我才对这个女孩憎恨、厌恶不已。

她站起身把玛娜从塞雷身边拉开，不分青红皂白便拎起玛娜的衣领将呆住的她扔到了房间外面。一阵大哭声响了起来，却不是来自玛娜，而是塞雷。再看玛娜，别说哭了，连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不由让她愈加看不顺眼。

“坏孩子！没错，都是你不好！”

经过她的一番痛打，玛娜终于哭了出来。但即便如此，她的视线还是一直朝着这边，完全不见有一丝动摇。

“干吗用那种眼神看我？觉得不满吗？”

我好恨。那双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睛真是讨厌啊。

“要是没生下你就好了。”

明明只要塞雷一个人都够了，我想要的只有男孩子而已。

她背对着无声哭泣的女儿抱起塞雷。

心爱的宝贝啊，妈妈只要你一个，只爱你一个。你明白吗？妈妈爱的人在这世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哦。

就这样，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对塞雷的感情越来越深，对玛娜的憎恶则愈加激烈。而每当玛娜开口说话，她的心里便又在憎恶的基础上增加了恐惧。

总有一天，玛娜一定会将自己和罗西艾尔的关系一五一十地告诉丈夫，这种想法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

当然了，在罗西艾尔死后才出生的玛娜是不可能知道真相的。她也明白自己这是在胡思乱想。但即便如此，一看到玛娜的那双眼睛，她的理性和常识仍会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丈夫从未对孩子们表现出半点疼爱之情也增加了她的不安。他本来就是个沉默寡言、为人冷漠的丈夫，对她也从来没付出过像是爱情的感情。可是，对自己的孩子都能漠不关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丈夫察觉到了吗？他知道塞雷和玛娜的亲生父亲是谁？

她越想越觉得心里不安，为了麻醉自己，于是对塞雷百般溺爱，对玛娜则唾骂、殴打不止。

后来的某一天，她发现塞雷和玛娜在村外的某间废屋里玩耍，顿时感到一股热血直冲向她的脑门。那里是留下她与罗西艾尔相爱回忆的秘密场所……果然如她所害怕的那样，那孩子知道一切！

她大步走进废屋，脑子里一片混沌，只觉得自己好像在不停地痛打玛娜，然后拖着抽泣的玛娜向村子北边走去。她选了左边那条路，在罗西艾尔被杀害的道路上不顾一切地奔跑着。马上就要天黑了。

她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把玛娜扔在了哪里，自己又是从什么地方怎么回来的，她也完全不记得了。塞雷在起居室的长椅上睡着了，他应该是哭累了吧，脸上还残留着几道泪痕。她温柔地将塞雷抱起来，然后轻轻放到床上。

等丈夫回来后，她告诉他，玛娜在石山谷不见了。可是，丈夫依然没有说一句话。

正当村民们开始渐渐淡忘玛娜的时候，村里陆续来了几位和她有着相同红色眼珠的客人。第一位客人刚抵达村子便精疲力尽地倒下了，而第二位客人也因饥饿和疲惫显得十分衰弱，幸运的是还能说话。

问他叫什么，但这个男人坚持不肯透露姓名，只称自己是“天使教会”的使者，是为了寻找在石山谷发现的孩子的出生地而来的。在场的村民们立刻意识到那孩子就是玛娜，为避免后患，他们当即杀死了那个男人。

第三及第四位客人则完全不见疲态地突然袭击了村民们。尽管他们最终死在了高雷姆手下，但为此丧命的村民也不在少数。

翌日，村子便遭到了全面袭击。村民们目睹到上空满是自己从未见过的空中兵器，还有一群身穿深灰色铠甲的红眼士兵朝这里大举进攻。但这次就算叫出高雷姆也不管用了，大量村民就这样无力地沦为了刀下亡魂。

趁外面还一阵骚乱，她迅速将塞雷藏到了地板底下。她明白玛娜是被“天使教会”带走了，而且一定是玛娜告诉了他们村子的方位，并请求他们代替自己报仇。

她没想到一个六岁的孩子能有这种智慧。

不过，那个小女孩不是普通的孩子。她是为了责罚我而出生的另一个我。所以，我和塞雷会首先被杀掉的……

但塞雷不能被杀。他是我的宝贝，比我的生命都珍贵。

“乖乖待在那儿。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乱动或者发出声音哦。”

她悄声吩咐着，这时门被撞开了，然后她听见了丈夫的惨叫声。红眼士兵纷至沓来，她一动也没动，只看到一把剑

直直地朝自己劈下……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

不知过了多久，她发现了待在自己身边的塞雷。原来他从地板底下爬了出来。

“这样不可以……你怎么还没藏起来，快……”

这样下去的话连塞雷也会被杀的。有没有人能救救他？救救塞雷吧，求你了，罗西艾尔，救救你的孩子。

逐渐崩塌的房屋开始不住地摇晃起来，紧接着，她感觉到了高雷姆的气息。

“高雷姆啊，带上塞雷逃走吧，请把塞雷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然而高雷姆却完全不为所动。

好奇怪，为什么高雷姆不听我的？说起来，这气息好像和往常有点不一样……

“高雷姆，拜托了，按我说的去做！”

已经没时间了。我很快就要死了，不能就这样留下塞雷一个人，年幼的他还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啊。

“……塞……雷……”

“高雷姆？”

她一边与快要吞噬自己的死亡奋力抗争，一边拼命思考着。这个高雷姆和他们平时使唤的高雷姆有点不一样，可能是无法操控的。但就算无法操控，也应该还有别的方法，令其保护塞雷的方法……

“你想要什么？告诉我，高雷姆。”

高雷姆在她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

“我知道了。”她转过头面向自己的孩子，“塞雷，好好听着。”

“妈妈？”

“高雷姆想和你做朋友，明白吗？”

在愈发模糊的视线中，她看到塞雷点了点头。

“献出你的时间。那样的话，高雷姆就一直都是你的朋友了。你也想要一个朋友吧？”

塞雷不解地歪着头，但还是很快点下头来。

“只要献出时间就可以了吗？”

“没错。你还记得小小勇者的故事吧？现在你也要成为一名小小勇者啦。小小士兵永恒的时光创造了世界上的全新生命……你也要以小孩子的状态等下去哦，以小孩子的模样，就像现在这样。永远……都是我的宝宝。”

前方的视野急剧暗了下去，那声“妈妈”的呼喊也离她越来越远……

“没事的，塞雷。记住，我只爱你一个。别忘了。”

我最心爱的宝贝。我可爱的宝宝。永远……都是我的。

“妈妈？你睡着了吗？快起来吧，妈妈，我亲亲你，起来好吗？快点。你怎么了？快回答我呀，呐，起来啊……”

－2－

每个人都怀抱着痛苦的心事，只有亚莉奥修似乎没什么感觉，不过那也是因为她的精神状态本来就不正常。

雷奥纳鲁为没能察觉到黑龙的降临自责不已，只知道一个劲儿地道歉。但对凯姆来说，这样的谢罪只会给他平添郁闷。不管说多少话，芙丽叶被掳走的事实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当然，就算雷奥纳鲁和亚莉奥修当时在场，要他们保护芙丽叶也是很难让人放心的。自己仗着契约对象是红龙，却没想到当龙族成为敌人的时候会带来多大的威胁。虽然用烈火攻击敌人是理所当然的，但万一那东西也朝着同伴冲过去该怎么办……

不，比起其他的，归根到底还是自己

心中的迷茫导致了败北。凯姆无法否认内心的某个角落还保留着不想杀死过去好友的仁慈，就是这股仁慈让他挥剑的动作变慢了。五年前的那一天也是这样，要是使出真功夫，他大概会杀了尤巴鲁特吧，就算没有致死也足以令其受伤。他就是在犹豫的间隙被反将了一军，而现在又因为自己的仁慈引发了同样的事情，真是可悲。

凯姆带着愠怒的神色把剑猛地扎进了地面。从肩部到后背那片区域正隐隐作痛，即便拥有身为契约者的惊人回复力，要痊愈也还没那么快。

"凯姆。"

身负重伤倒在地上的威尔德雷艰难地唤了一声。他的伤很深，若不是契约者，真不知他是否能够撑下去。

"被尤巴鲁特用剑指着的时候，我并没有怀着慈悲之心。"

凯姆漫无目的地摆弄着剑，不经意间听到这样一句话。

"连恐惧也没有。"

凯姆感到威尔德雷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但他装作什么都没觉察到的样子。此刻的他不想看到任何人的脸。

"是愤怒，充斥我内心的只有愤怒。还有如今正在我心底逐渐沸腾的憎恶……"

当然了，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对带着敌意和杀意而来的人还怀有慈悲之心本身就是错误的。

"事到如今，再说什么也……"

那又怎样？有必要那么大为叹息吗？

凯姆耸了耸肩。一个两个都是这样……他转身背对着威尔德雷离去。再也不用把这帮家伙当同伴了，看着他们就叫人泄气。

地平线上已被一片沙尘所笼罩，黑龙飞向了东边。尤巴鲁特要把芙丽叶带去哪里？现在追上去还来得及吗？

"你的父母是被龙杀死的吗？"

背后传来红龙的问话声。凯姆有点意外它竟然还不知道这件事，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提及双亲之死么？

凯姆没回答它，但这对红龙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只听它轻声叹了一句"是吗……"。

"快前往帝国领土，女神一定在那里。"

去东边，敌人的根据地。现在正是决一死战的时候。我要亲手，将如今已沦为帝国走狗的尤巴鲁特……

刚想到这里，凯姆便听见一声类似威尔德雷的悲鸣。他连忙回头看是怎么回事，这时头脑中又响起威尔德雷那已经安定不少、却包含着一丝困惑的声音。

——凯姆啊，不好意思，能先去西边的荒野吗？

看来是联合军那边传话来了，从他最早听见的声音就能得知那不是什么好消息。

——联络人员反映，帝国军的亚人部队正在移动。让他们到达帝国领土定然会给我军造成极大的不利，希望你前去阻止。

亚人部队……凯姆一下想起了自己在妖精之谷遇到的哥布林。的确是这样，如果他们跟主力部队会合的话，联合军势必免不了一场苦战。

——作为我来说自然是很担心女神的安全。可是，我军已经为最终决战准备集结到帝国领土了，要是在那里受到夹击的话……

帝国军的目的是再生之卵。当然，他们也想要女神的命。不知现在追上去还来不来得及，何况那还得是在和行军中的亚人部队作战之后。

不，只要尤巴鲁特在身边，他是不会让芙丽叶被杀的。要是连他也一起处置了，帝国就将失去黑龙这一战力。如果是这样，他们现在应该避免对芙丽叶出手才对。

真是讽刺，我现在正拿尤巴鲁特对芙丽叶的感情和执着作赌注，对方明明是背叛投敌、自己迟早都必须与之交锋的人啊。

——对不起……

我明白。凯姆给了个简短的回应，同时抬头望向一旁的红龙。

要飞吗？

如同在说"当然"一般，红龙展开了它鲜红的双翼。

荒野已全被降雪所覆盖。晃得眼睛发痛的雪白大地上，四处散布着好似虫眼一般的帝国士兵。

"真麻烦。"

其中还混杂着若干身披赤黑铠甲的亚人部队。有这染血铠甲的存在，想从上空吐出火焰将他们一举消灭是不可能的。

小菜一碟，有什么麻烦的。

凯姆从红龙背上跳下来，继而拔剑冲向亚人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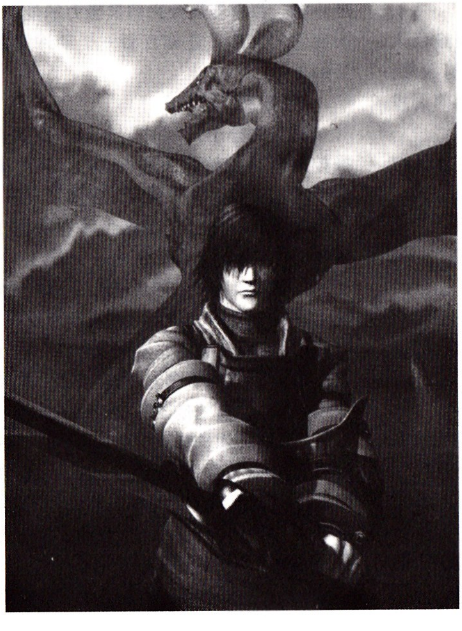
——别跟一帮杂鱼浪费时间，直接攻击率领联队的人。

转瞬之间，就见一群哥布林被掀飞了，雪原染上了一片红色。管他谁是杂鱼谁是队长，只要全部杀光就可以了，一个一个地去分辨岂不更浪费时间？

——你……是在笑吗？

凯姆听到一个惊愕的声音，是威尔德雷。都叫他先在野营地里休息一阵了，他却不听话地跟了过来。

——手刃这些人就那么值得高兴吗？



是啊，我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呢。不行么？再说是谁提出要阻止他们的？

——我无法理解。你自己就不觉得痛苦吗？

你给我安静一点！我有自己的做事方式。

威尔德雷总算陷入了沉默，但紧接着又传来了亚莉奥修的叫声。

——这是什么呀！怎么都是这种货色？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不要！一点都不好吃！

原来这家伙也离开野营地跑来了。凯姆不耐烦地想。现在就指望雷奥纳鲁静静地帮自己打倒敌人了，要是他再说什么"不要再作无益的杀生"云云，自己兴许会将其连同帝国军一起

砍了。

话虽如此，但三个人还是要比一个人解决得快一些。直至雪原哥布林和橡树人的尸体遍布雪原并没花太长的时间，就连一开始只知道乱叫、还以为一点作用都起不到的亚莉奥修，也在被一群不合她口味的猎物包围后终于大发雷霆，将成群的敌人杀得片甲不留。

——这么多尸体……就算献上花也会枯萎的。

大概是因为凯姆无视了不要跟杂鱼打的提议，红龙的声音听上去有些不痛快。还是说，连红龙也打算跟威尔德雷和雷奥纳鲁成为一伙了？

凯姆对着滚到自己脚下的洞窟巨人尸体踢了一脚。他知道这是在发泄不满，但无所谓了。借用雷奥纳鲁的话来说，反正死者已与土块无异。不管被如何对待，它都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在凯姆踢了好几脚之后，洞窟巨人的身体忽然动了一下。看来它还有气息。凯姆拔出了剑，但没等他将剑刺向洞窟巨人，红龙已抢先一步阻止了他。

——等等，读取我的心。这家伙似乎知道什么。

*那就没办法了。*凯姆收回了剑。

——女神……帝国……要塞……要塞？有这种东西吗？在哪里？

可是，他们已经找不到更多与这一疑问相关的线索了，雪原的对面这时响起了一阵犹如地鸣的奇怪声音。

“这个气息……难道是高雷姆？”

雷奥纳鲁皱了一下眉，然后把手遮在额上作眺望状。说到高雷姆，他想起曾听说这附近有个叫石隐村的地方，那里住着一群能操控和使唤高雷姆的人。由于这太像民间故事及传说什么的了，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村子并不存在。

看到什么了吗？

“没有，很遗憾我看不大清楚。好像是被什么不祥的力量遮蔽了……”

类似地鸣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次连凯姆也清楚地感觉到了那种不祥的气息。的确是有什么东西……

凯姆再次爬到了红龙身上。虽然不知道那声音到底是什么，但他也不能就这样放任不管。声音传来的地方是与雪原邻接的溪谷，而溪谷的对面就是通往帝国领土的近路。也就是说，那声音必然和帝国军有关。

刚一进入溪谷，众人就感到视野变得十分恶劣。陡峭的悬崖如迷途般从两侧伸出，夹在悬崖之间的道路狭窄而又蜿蜒，路上密密麻麻全是浑身绯红的哥布林，远远望去就像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小孩聚集在一起。据说他们鲜红的皮肤和精灵的血一样，都有着反弹火焰及魔力的能力。而在它们当中，还站立着一个动作慢吞吞的人类。

“魔兽使……”

雷奥纳鲁小声嘀咕了一句。那就是操控这些哥布林的人吗？这时，只见魔兽使举起了右手，一只火球便飞了过来。虽然对方并非术士，但这火球和凯姆在精灵之村及妖精之谷遇到的是一样的。

红龙悠然地与火球交错而过，继而加快了飞速。看样子它是不愿跟杂鱼交手。它甩开了火球的追击，紧贴着悬崖向前飞去。那股不祥的气息越来越强了，类似地鸣的声音也转化成了更加清晰的地动。

从两侧伸出的悬崖突然敞开，接着便出现了那股气息的主人。这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个高雷姆，论及身形的巨大程度，与其说它是土的化身，倒不如说是由岩石构成的可动要塞还更接近现实一些。

“有赋予魔术师！恐怕就是它们在操

控高雷姆！”

魔术师？这就是说……

凯姆的猜想一点儿也没错，又有火球飞过来了。他刚想闪避，却立刻感到自己被击中了。魔术师不止一个。被击中的凯姆于是从红龙倾斜的背上跳了下来。

魔术师由我来打倒，高雷姆就任你们处置吧。

尽管看上去闪闪发光，但魔术师的衣服其实是赤黑色的。这样的话，用红龙的火焰是打不倒它的。

大概对方是想趁凯姆着地的瞬间攻击他，只见火球从两个方向同时飞来。凯姆贴着地面一滚避开了，紧接着便起身迅速奔跑起来。现在他还感觉不到火球的存在，但能看到魔术师举起的右手。

还没来，我还能跑。

这一瞬间，凯姆的身体突然浮了起来。他意识到是高雷姆的手臂在地面上捶了一下，使自己的身体被震得弹了起来。避开了直接攻击，却还有这么多冲击等着他呢。两名魔术师，两只高雷姆的手臂，他得避开来自四个方位的攻击。

凯姆爬起身来，魔术师的身影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火球则从和刚才不同的方向飞来。看来敌人是在他被弹起来的间隙移动了位置。

“凯姆！这边的魔术师让我来对付！”

那就拜托了，一连串的魔法攻击着实让人吃不消。

一团火焰从凯姆头顶上掠过，是红龙在攻击高雷姆的头部，令其不断挥下的手臂动作变得有所迟缓。凯姆趁此机会跑动起来，火球擦着他的左臂飞了出去。

赋予魔术师和凯姆在精灵之村遇到的白衣人不同，动作非常敏捷，要准确击中并不容易。眼看它们再次举起了右手，凯姆躲闪不及吃了一击，但立即又爬了起来。

他的剑终于刺中了一件赤黑色的衣服。对方身上插着剑直接倒了下去，悲鸣，一股鲜血喷溅而出。

魔术师已经一动不动了。雷奥纳鲁呢？

凯姆喘着粗气向四周望去，雷奥纳鲁正对着另一名魔术师的后脑勺一刀劈下。

——快离开！

众人以红龙的叫声为信号奔跑起来，好不容易才避开了热浪的直击。这时，一声更为猛烈的地动在周围的空气中震荡开来，凯姆回头一看，原来是高雷姆发生崩塌，回归了泥土。

解决了高雷姆和赋予魔术师之后，理应直接穿过溪谷前往帝国领土，然而要离开溪谷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真的是这条路吗？我怎么觉得咱们走了好几次？”

蜿蜒的溪流与错综复杂的悬崖交织成绵长曲折的道路，一时让人不知该从何处开始以及如何行走。空中覆盖着厚厚的云层，方位也捉摸不定。

如果只有自己和红龙，他们可以从悬崖上方飞过去。但借助精灵之力飞行的亚莉奥修却不具备这种飞行能力，综合萨拉曼达和温蒂妮双方的力量也许还能再飞高一点，但它们其中一方的力量需要用于威尔德雷的飞行。

有点不对劲。在感到自己走过的都是相同地方的同时，众人又发现理应分叉的路合成了一条，理应被堵住的路也疏通了，简直就像是有谁跟在他们身后悄悄把路重新设置了一样……

糟糕的是目前开始下雾了。越往前行，雾就越浓，视野也越来越模糊，连在视线下方流淌的溪流都看不清了。

“有人类的气息。没想到在这种边境

地区还居住着人类。”

石隐村？不会吧？我还以为是捏造的。

“还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气息，但似乎不是帝国军。”

正如雷奥纳鲁所说，四处都已经感觉不到之前那种不祥的气息了。但是，还是有点不对劲。

周围的雾突然消失了，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一处燃烧过的废墟。那是一幅迄今为止出现过好几次的光景。被大肆破坏、烧得不成样子的崩塌建筑，被踩踏的植物……这是帝国军、还是天使教会的暴行？

“这是……石隐村。不对，是曾经名为石隐村的地方。这里也被帝国军踏平了么？”

地面剧烈地晃动起来，感觉像是地震或别的什么。

“还有帝国军？”

凯姆急忙备好了架势，但没感觉到赋予魔术师的气息。地动越来越近了，紧接着，巨大的泥土化身现出了身影。

“这里没人。”有小孩的声音自头顶上传来，“爸爸和妈妈也已经……”

凯姆抬头一看，高雷姆的肩上载着一个小孩。看来正操控着高雷姆的他是村子里活下来的人。

“高雷姆，是你在岩石上设机关引导我们的吧？”

高雷姆发出了一声低鸣，似乎是肯定的答复。小孩从高雷姆肩上跳下来，那是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凯姆正惊讶于他身轻如燕得异于常人，但马上就明白了。那孩子的身体被纹章所包裹着。

“孩子！”

亚莉奥修满脸欣喜地拔腿就往前冲，一旁的雷奥纳鲁慌忙上前挡在了他们之间，于是亚莉奥修怏怏地退了回去。患上精神病的她还没有“同伴”的意识，但同为契约者，她多少还是明白最好不要惹是生非的道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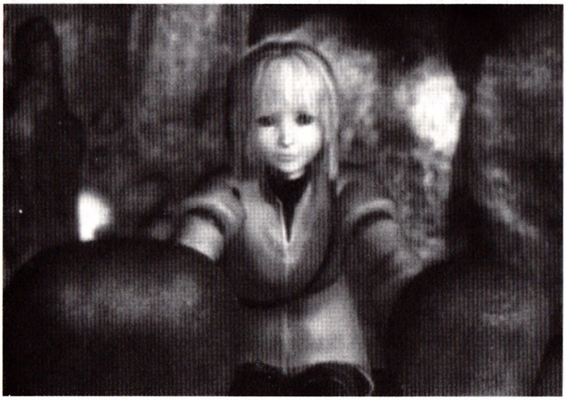
小孩用不可思议的表情对比着打量了一下亚莉奥修和雷奥纳鲁，然后抬头望向红龙。

“你和这么小的孩子订立契约了？”

红龙有些吃惊地问道。而凯姆也发现了，既然这个小孩是契约者，那他跟高雷姆交换契约无疑是很奇怪的事情。按照传闻中的说法，高雷姆并没有智力和思考能力。正因为如此，赋予魔术师操控它们才能像操控木偶一样容易。但这个高雷姆和小孩订立了契约，这不是奇怪是什么？

很快，高雷姆又一字一句地发出了它地鸣般的声音：“这里，危险。所以，带他走。”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高雷姆是有思考能力和思想的。它给人



感觉和刚才被打倒的高雷姆有点不一样，也是因为如此么？

“塞雷，一个人。年幼。弱小。”

这么说小孩的名字是叫塞雷了。不过，那布满全身的纹章是怎么回事……

“我把我的时间给了高雷姆。”也许是留意到了凯姆的疑问，小孩微笑着回答了他，“因为它说这样的话就能成为我的朋友。”

凯姆不禁对他太过天真无邪的口吻产生了疑惑。这孩子懂不懂契约的意思啊？他知不知道自己作为代价付出的东西是很沉重的？

“把时间交给高雷姆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在周围的人们衰老死亡的过程中，只有你一个人不老也不死，一生都保持这副样子。”

红龙毫不客气的话，让小孩脸上露出了一丝胆怯。但他很快就像要抛开怯意似地大声说道：

“我才不是一个人！我有高雷姆！”

大概是受到了自己这番发言的激励，小孩颇为自豪地挺了挺胸膛。

“而且我已经成为一名小小勇者了。你听过那个故事吗？是妈妈告诉我的。”

又是神话么？红龙忍不住一脸鄙夷。

“人类总是能做到立刻回避现实，然后逃到虚构的世界中去。弱者啊，太懦弱了……”

虽然并不赞同红龙的观点，但凯姆此时非常理解它这种厌恶的心情。他讨厌弱者，尤其是小孩。想想过去自己也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就没来由地烦。而以弱小为由而逃避，以弱小当盾牌而虚张声势，这种小孩所特有的行动他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大概因为自己也曾经是那样的小孩吧。

凯姆可不想被这么个小孩缠住，但一点一点逼近的高雷姆堵住了他们的退路。失去了可逃路线，凯姆不禁仰天长叹了一口气……真没辄。

“刚才你是不是说到了天使教会？也带我去吧。”

凯姆和红龙对视了一眼。

他是打算为村民报仇么？

“玛娜……我妹妹被抓到那里了。”

妹妹被抓？被天使教会？

“是村民们说的。”

兴许是想到了什么痛苦的事情，塞雷的声音有些沉重。旁边的高雷姆则像安慰他似的发出了一声低鸣。

“高雷姆也有慈悲的心肠啊。”

听着红龙颇感意外的呢喃，凯姆陷入了沉思。一切的一切都令人感到意外：高雷姆具有思想和感情、这个小孩是契约者、而且他的目的跟自己一样是“寻找妹妹”。

怎么办？

“只能带他走了。”

听到这句话，塞雷的脸上顿时溢出了光彩。

“那我们走吧，去帝国领土。”

塞雷开心地想牵上凯姆一起走，却被后者挥手甩开了。

— 3 —

即便在高雷姆解开岩石上的机关后，道路的复杂程度也没有发生变化。大概石隐村的人们为了阻止来自远方的人入侵，于是特意将道路搞得难以辨认吧。

虽然只是个小孩，可塞雷毕竟身为村里的人，多亏有了他，尽管众人只能在村子周边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活动，但好在还没有迷路。不过在凯姆看来，就算做出了这样的功绩，塞雷依然是个累赘。

与凯姆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塞雷加入队伍感到喜出望外的亚莉奥修。从她的角度来说，她当然为可食用的猎物就近在眼前而欣喜不已，但塞雷却好像完全没注意到她贪婪的目光，仍是一脸天真无邪地说笑着。

雷奥纳鲁认为必须对毫无防备的塞雷实施保护。这男人本身也喜欢承担责任和义务，因此负责保护无辜的孩子免遭食人魔毒手的差事，他自然是义不容辞。

随你们的便吧。凯姆半惊讶半无奈地想着。一群无忧无虑的家伙……

“前面的路据说是绝对不能走的，很危险。”

塞雷一边在狭窄的道路上穿行一边说道。道路两侧都是悬崖峭壁，营造出一种怪异的压迫感。走着走着，总觉得不知何时就会被悬崖紧紧地夹住。而那悬崖要是发生崩塌的话，他们根本无处可逃。实际生活中，因悬崖崩塌而死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吧。

没过多久，路渐渐变宽了。众人来到了一个开阔之地，看来是已经到了那个叫石山谷的地方。只要穿过这里，帝国领土就近在咫尺了。

“那个……”塞雷拽了拽凯姆的胳膊，“我妹妹是在这里不见的，要不要找找看？”

别说傻话了，我们没那闲工夫。

“但是……我不想扔下玛娜自己走。”

你不是说妹妹被天使教会抓走了吗？

“话是这么说……但是，那个也有可能是别的孩子，有可能玛娜一直在这里等待救助……”

你妹妹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很早以前了吧？在这种地方小孩是不可能独自活下去的。留在这里等待救助最多也只能有几天。

“唔……嗯。但是，也许会留下玛娜的线索呢？”

“还有，天使，教会的，线索。”

旁边的高雷姆也适时补了一句。这个高雷姆，看来是异常坚定地站在了塞雷那边。

“呐，求你了，好不好？”

适可而止吧！没用的。

“凯姆，绕远路走倒未必没用。”雷奥纳鲁调解一般地插了进来，“在前往隐村的途中你也看到了吧。别说赋予魔术师了，连亚人都有……就算石山谷里有它们的据点也并不奇怪，那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去查探一下呢？”

真没辙。凯姆耸了耸肩膀。这家伙是小孩的同伴么？

“作为交换，我们得在天黑之前走出山谷。搜索只能是在这段期间，这样可以了吧，塞雷？”

“谢谢你！”

塞雷开心地蹦了起来。

我果然讨厌小孩。凯姆想。他还期待红龙会来两句辛辣的讽刺，但气人的是此刻它竟保持沉默了。

石山谷是个不毛之地。完全不见河川或泉水，也没有任何植物生长在此，能看到的只是四处滚落的岩石。

“塞雷的妹妹会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

“是妈妈……”塞雷刚一开口就没再说下去。

“也没有可口的气味嘛。”亚莉奥修一边环顾着四周一边嘟囔着。

“反正她就是在这里不见的。我没撒谎，真的。”

——可是，人类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可能活下来的。

红龙的话顿时让塞雷再次陷入了沮丧。但他很快又抬起头跑了起来，眼里闪着的目光，包含的是一种普通小孩并不具备的坚强意志。

"玛娜！玛娜！在的话就回答我！是我啊！我是塞雷！"

尽管被石头绊倒，还被岩石多的地方硌到了脚，但塞雷还是来回跑着，不停呼唤着妹妹的名字。

"塞雷，请你冷静点。"

塞雷一把甩开雷奥纳鲁劝阻他的手继续喊着，顾不得声音已经嘶哑，带着哭腔地呼喊。这股执着已经不能单纯地用思念妹妹来形容了，到底是什么在驱使着他？

大概是终于喊累了，也跑不动了，塞雷垂头丧气地坐了下来。雷奥纳鲁安慰似地把手放在了他肩膀上，这时塞雷忽然放声大哭。

"发生什么事情了吧？为什么，塞雷？为什么你那么想找到妹妹？"

"玛娜……不是……不见了。"塞雷断断续续地答道，"是被妈妈……抛弃了。"

塞雷不停地用手擦着眼泪，为了止住哭泣而紧紧地咬住牙齿。

"玛娜被妈妈打了，她总是……只打玛娜。"塞雷哭肿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我却没被打过。所以，我必须承受玛娜那份痛苦，因为妈妈只对我一个人好。"

能感觉到他的微笑里有一股扭曲，不同于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

——小孩，你心中怀有的那种悲伤也被称之为"伪善"，知道吗？

瞬间，塞雷绷紧了脸庞。大概是被红龙说中了，他一站起来便背过身去，不让别人看他的脸。

"喂喂，天真无邪的可爱宝宝哟，来让精灵吃一片肉吧。"

妖精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向塞雷贴过去。在人心因迷茫或苦恼而动摇不已时冷不防地出现，并加深对方的伤口似乎是这个种族的特性。不过它们应该是对无法抓住弱点的人没兴趣，因此几乎完全没有接近过凯姆和亚莉奥修。

"你真～的很郁闷哎，连妹妹的份也让我吃了吧。"

塞雷捂着耳朵逃走了，妖精则紧追不舍地跟在他后面。

"没错没错，都让我吃了吧。从头部开始，咯吱咯吱地嚼……"

妖精尖锐的笑声在此处回荡着。不经意间，地面上突然映出了一个影子，明显和普通鸟类不同的翅膀拍打着降了下来。是狮鹫！那是一种据说拥有狮子之爪的妖鸟，素来以凶暴著称。

"塞雷！"

雷奥纳鲁大叫了一声。与此同时，狮鹫的爪子伸向塞雷，一下子就将塞雷小小的身体抓离了地面。

"神啊，谢谢您。这样一来就可以扔下那个没用的家伙了，啊啊，太好了太好了，麻烦的人快点去死吧，去死啊！"

雷奥纳鲁用手在妖精头上使劲拍了一掌，让它闭上了嘴。

"我们得赶紧追上去。"

凯姆一边爬上红龙的背，一边忍不住在心里叹息。

就算不是妖精也好，请自由地吃了他吧。小孩这种生物一点作用都起不了，却只知道浪费我的工夫。

"如果我救了他，他就是我的东西了吧？可以吃吗？"

亚莉奥修舔着舌头凑过来问道。一跟她打交道就麻烦得要死，于是凯姆以一句"随你便"将其打发了事。

见雷奥纳鲁什么都没说，凯姆心想

他一定是以为自己在怪他多管闲事。不过雷奥纳鲁其实是在想别的事，刚注意到凯姆在看自己，他便不好意思地将视线移开了。

狮鹫以极其敏捷的动作飞走了，但有红龙在，追逐它的踪迹也不是不可能的。

“啊，在那边。”

稍迟些赶到的雷奥纳鲁伸手指向某个方位。只见狮鹫正把塞雷朝位于悬崖中间的一个低洼处放下，恐怕那里就是它的巢穴。狮鹫放下塞雷后便再次飞了起来，这时红龙上前吐出一团火焰烧死了它。

看这妖鸟筑巢的样子，塞雷的妹妹应该不可能还活着。

果然还是干了无用的事。凯姆不满地咂了一下嘴。

——这下可麻烦了。再靠近的话悬崖会崩塌的。

红龙心烦地说道。从外观上看那本身就是很脆弱的洼地，即使轻轻振动一下翅膀也会令其在风压的作用下崩塌。想从下往上攀登，脚手架却又太少了。

——没关系。这个高度的话，我可以跳下来的。

塞雷若无其事地回答。对了，塞雷曾轻松地从高雷姆的肩上跳下来过，那个高度已经相当夸张了。

——塞雷，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没事……”塞雷刚一开口，却被红龙的声音压了下去。

——等等。不可以跳，你看看下面。

塞雷往下一看，岩石的阴影里有一些东西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是怪物什么的吗？

是哥布林，其中还有绯红哥布林。

虽然不能确定它们是帝国的爪牙还是野生种类，但两者的危险性是相同的。加上这个数量……这群哥布林已经占据了悬崖正下方的宽阔场地，要是不小心掉进它们中间，后果将不堪设想。

——凭你的力量，应该不难将它们打倒。

一句话，就是要我把悬崖下方清理干净吧？

——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救人挥剑，有时感觉也不错啊。

红龙又拿出了它戏弄人的语气，继而朝着悬崖下方、确切地说是哥布林聚集的正中央降落。

就算不选这种地方……凯姆一边耸肩一边从它背上跳了下来。

尽管红龙说它们是不难打倒的对手，但相较于人类，打倒哥布林还是要更费工夫一些。觉得没劲而抱着随随便便的态度去打，反而会被击败。所以，凯姆决定暂时忘掉塞雷，先集中精力对付眼前的哥布林。

——吃了也没关系吧？正好我肚子饿了。

听着亚莉奥修快乐的声音和众哥布林的叫声，凯姆开始将他的剑挥向对面的一群哥布林。

——我也来帮忙的话……

你说什么？

——不，没什么。

还要把雷奥纳鲁也赶出脑海！真不知这些哥布林之前都藏在哪里，竟然一个接一个地不断跳出来。凯姆尽情地砍杀着，将其一个接一个地放倒。不管是为了杀人还是为了救人，过程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

等凯姆终于把一大片哥布林收拾完毕，时间已经是傍晚了。在他收剑回鞘的一瞬间，塞雷便纵身跳了下来，双脚触及之处正是高雷姆的手掌。

“谢谢！真的很感谢！”

凯姆原本就不擅长应付哭鼻子的小孩，遇到像这样嬉闹的小孩则更伤脑筋，他连忙放开了塞雷的手。

救人果然不符合我的品性，怎么都觉得心里不舒服。

“又吃不成了。”

亚莉奥修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紧随其后的则是一个类似金属音、令人感到不快的声音。连亚莉奥修都吓了一跳，而威尔德雷的脸色更是刷地一下变成了苍白色。

“这个声音……是妖精的。”

雷奥纳鲁话音刚落，红龙便接着说了下去：“是森林的封印被破坏了吧？这临终的悲鸣……”

“怎么回事……”

威尔德雷无助地仰面望天。继沙漠之后，连森林也……

“是我……都是我的错，是因为我拜托你们带我去山谷。”

凯姆对这种没出息的言辞最反感了，无言地背过身去。

——只知道拿反省来赔不是，事态也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哦。

“对不起。”塞雷蚊子哼哼般地道着歉。尽管又遭到红龙辛辣的讽刺，但这次他没有逃避，而是低下头陷入了沉思。

“必须快点前往帝国领土。”

威尔德雷的话得到了雷奥纳鲁的赞同。他们要找回身为最终封印的女神，这才是如今的紧迫任务。

高雷姆正准备让塞雷站到自己的掌心里，这时塞雷像鼓起勇气一样深吸了一口气，继而说道：

“那个……嗯，能听我说两句吗？”

他紧紧握住的双手微微发抖，在又作了一次深呼吸之后，塞雷一股脑儿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欺负玛娜的妈妈，好可怕。我真的很害怕，可是，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就算玛娜一直哭，我也装作不知道，因为妈妈对我很温柔。感觉如果玛娜得到了妈妈的关心，下次就轮到我受欺负了……呜呜，就算知道妈妈不会那样对我，也坚决要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我希望妈妈只对我一个人好，只对我……”

儿子想独占母亲的爱，这种心情绝对不正常，但也绝对不罕见，只是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能实现罢了。而当不成熟的独占欲在完全的形态下得到满足时，这些小孩会自动放手吗？

塞雷带着近乎异样的热情寻找妹妹，是否也是由于自己一直独占着原本应该和她分享的东西，因此才产生了罪恶感呢？近乎自卑地责备自己也是。只要还没听到妹妹玛娜宽恕的话语，塞雷的罪恶感就不会消失。而如果玛娜已经死去，塞雷这一生便都会与罪恶感为伴。

——接受自私的爱憎而长大的孩子们……会有未来吗？

对人类一直很冷漠的红龙，也不禁对这对在极端的环境下长大的双胞胎萌生了一丝同情。

“塞雷，但愿你妹妹还活着。”

在离开山谷的路上，红龙破天荒地对塞雷说了一句温情的话。

— 4 —

被人们称作“帝国”的那个集团，确切地说并不是一个“国家”。称之为帝国领土和帝都的地方，实际上也并非他们统治的土地和都城。

帝都最初是帝国军灭亡的某国的都城，帝国领土则指的是因他们而沦为废墟的城市及村庄。既然帝国不是一个国家，严格地说也就不存在什么领土和国境。但

如果把不让他国之人接近的边界称之为国境，把他国之人不可居住的地方称之为领土，那它确实是拥有国境和领土的。

而且，对那些不愿归顺帝国的人们来说，所谓的帝都其实是一个魔都，帝国领土是一片充斥着幽灵和妖魔的黑暗大地。在没有踏入帝国军的势力范围内亲眼去证实的前提下，他们的脑子里往往会被日趋膨大的假象所占据，进而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独自前去求证。

然而他们实际目睹的帝国领土……却既没有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也并非荒芜寂寥的不毛之地。和其他国家一样，这里有着辽阔无边的绿色草原，有着潺潺的流水，周围鸟语花香，四处都是来回奔跑的野兽，但惟独不见来往的人群和落户的人家。

被帝国军烧毁的城市、村庄和田地，恐怕都变得极其腐朽不堪、以致最终风化掉了吧，简直就像把人类的痕迹从这块土地上彻底抹去了一样。

而如今联合军的士兵们所集结的广大丘陵地带，据说原先也曾是周边围绕着富饶田园的城寨都市。整齐的街道上，商人及旅人络绎不绝，常常洋溢着热闹的气氛。对它过去的样貌有所了解的人，想必也会感慨万千地眺望这片被绿色野原所覆盖、道路和建筑的痕迹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丘陵地带吧。

黎明前的幽蓝天色包围着丘陵地带，淡淡的暮霭中，遍布丘陵每个角落的士兵们在此静静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东方的地平线上泛起了白光，阳光从薄薄的云层缝隙中透出来。丘陵也开始渐渐由蓝色转变为绿色，士兵们的脚下映出长长的影子。

清晨的风吹拂着联合军的旗帜，而它对面就是举着帝国军旗的大军。这一天是决战的日子。

从数量上说，两军可谓势均力敌。

凯姆一边从上空俯瞰丘陵一边在心里自言自语。预先歼灭亚人部队果然是对的，正如威尔德雷所担忧的那样，要是那群怪物在这里从背后搞突袭，联合军一方势必卷入一番大苦战。

——在担心陆地上吗？

这句话其实是在问：你就那么跃跃欲试吗？凯姆的心思显然被说中了，但他还是一声不响，对红龙的话置若罔闻。

雷奥纳鲁他们已经和陆军会合了，塞雷也不例外。虽然把小孩带到战场上让凯姆觉得很是没劲，但留下他一个人的话，亚莉奥修也会立刻脱离战线。她现在对塞雷仍然保持着高度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纠缠。而看到亚莉奥修对塞雷的态度，雷奥纳鲁当然会积极地加以阻止。

不管怎么说，把塞雷留在后方绝对不是什么理智的决定。尽管有些自卑，但他好歹是契约者，有着足以保护自己的能力，而且还有高雷姆在。不期待他能有什么活跃的表现，但也不至于拖众人的后腿。

塞雷站在高雷姆的掌心里朝红龙做了一个手势。说实话，看上去的确是天真无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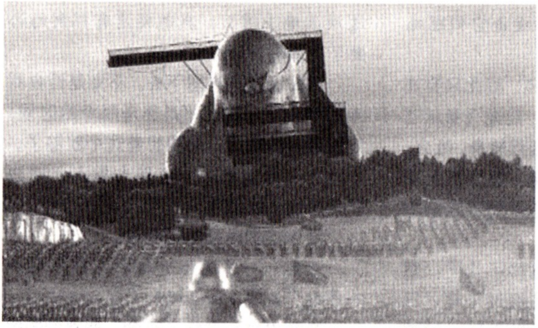
视野下方忽然响起了一阵呐喊声，只见联合军的士兵们如怒涛一般冲下了丘陵。

——来了哦。

帝国一方的空中兵器也陆续出现。虽然双方在陆地上的兵力差不多，但算上天空那部分的话，联合军这边用于迎击的战力则可谓极端匮乏。凯姆不能加入到陆地战当中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是什么？

听到红龙的话，凯姆将目光投向了



丘陵对面。一团黑色的巨大物体正蠕动着，不经意间就高高隆起形成了山。不对，是一颗头。那是一个当抬头站起来以后、身材是高雷姆数倍之多的巨人。而且还不止一个，黑色的巨大身躯在短短数秒之内便出现了好几个。

那一只眼的巨人是怎么回事？

——帝国对独眼巨人进行了繁殖吧。他们简直是发疯了。

巨人们发着巨响迈出了脚步，长有长长钩爪的脚在人群中敌我不分地踏了下去。不过，它们的动作比想像中还要迟钝。大概帝国一方也考虑到这样下去对于同伴的危险性，因此它们的双臂都被反绑着，这样便不会对位于高空的人员构成威胁。

——独眼的笨猪，就用我的火焰来把你们的眼珠烧焦吧。

巨人的眼珠开始散发出异样的光芒，但红龙还是义无反顾地朝对面吐出一团火。动作迟钝的独眼巨人闪避不及，火焰直接扑上了它们的脸部。

没效果？

——不会吧。

异样的光芒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红龙又吐了一团火，在强光的映射下，这次它终于看了个清楚：火焰被对方的眼珠吸收而消失了。

紧接着，吸收了火焰的眼珠开始膨胀起来。强烈的光芒化作光束向红龙直射过来，红龙艰难地躲避着，但终归没能彻底躲过那有如爆炸冲击波一般的冲撞。那是一种完全感觉不到声音和热量的奇怪光芒，但红龙也瞬间便意识到，自己遭到了直接攻击。

独眼巨人射出光束以后的眼珠顿时失去了光彩，看上去就像一个被打穿的黑洞，但很快又重新恢复了明亮。在放出光束之前多少浪费一点时间也是值得的。

高明，帝国军也不是傻子。他们知道联合军这边就算再怎么缺乏空中兵器，也不会去盲目地制造无法对上空实施有效攻击手段的兵器。

空中兵器一齐喷出了火。红龙一边以火焰回击，一边冲进空中兵器的包围圈。转眼之间，四周便被黑色的浓烟所包围，眼看着一架架空中兵器都陆续起火，进而向地面坠毁。

又来了！在左边！

红龙急忙向天空上升，光束贴着它的身子下端飞了出去。独眼巨人不止一个，虽说它们的动作都很迟缓，但如果你只专注于其他地方的战斗，也是会遭到狙击的。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打倒它们？红龙的火焰都被吸收了，那它已经没有其他的攻击手段了。

——莫非元凶就是那只眼珠？

红龙对准独眼巨人的胸口吐了一团火，却仍被其眼珠轻而易举地吸收了。看来采取正面攻击是无效的……正面？那如果不从正面呢？

我明白了！是背后，攻击它们眼珠的正后方！

独眼巨人的动作很迟钝，因此只要加速绕到它们身后就可以了。红龙飞着越过了一个独眼巨人的头部，继而转身、吐火。独眼巨人这时也向后转身，但显然是来不及了，它的后脑部已经受到了火焰的直接攻击。

独眼巨人的巨型身躯抖了几下，然后双膝跪在了地上。而在经过了两、三次的浴火洗礼后，它终于发着巨大的响声向前扑倒了，顺便压扁了自己脚下的帝国士兵。

——只要找到弱点，这种傻大个儿再出现多少个都不成问题。

红龙一边于各个独眼巨人之间来回飞旋，一边对它们的后脑部吐出火焰，徘徊在周边地带的空中兵器也迅速被牵连了进来。事情果然正如红龙说的一样简单：一尊大个子落败后，地面上的帝国士兵就会跟着倒下一片。

——这样一来苍蝇们就都解决完毕，剩下的就是清理地面上的杂鱼了……正好是你钟爱的时间哦。

尽管被说得像个笨蛋，但凯姆并不觉得生气。不知不觉之间，他似乎已经习惯了红龙这种讥讽和嘲弄的口吻。甚至那些过去听起来不堪入耳的话，如今他也能坦然接受了。对此他自己都觉得很奇妙。

当他们降落到地面上，正好赶上联合军重新组队、从丘陵往下冲锋的时刻。独眼巨人被击败的事实恢复了他们的斗志，何况还有为数众多的帝国士兵死在了独眼巨人的身下，这样在数量上他们也已经居于帝国士兵之上。

如果能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将集结在这片丘陵地带的帝国军一扫而空，我的复仇也就结束了吗？只要将帝国从这块土地上消灭，我也就没有挥剑的必要了。到那时，我该……

凯姆决定不再想下去。不知是否会到来的明天……现在不是思考那个的时候。打倒眼前的敌人，只要想着这个就够了。

——我希望……这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战斗。

威尔德雷幽幽地呢喃道。

最后……总觉得听起来不太吉利的一个词，是我多心了吗？

凯姆甩甩头抛除了杂念，握着剑向敌人的正中央一路砍杀进去。身为佣兵的他在这些年来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战场，但面对如此多的帝国士兵，这还是头一次。

他故意朝敌人密集的地方冲，这样他每挥一剑就能砍倒好几个帝国士兵。几乎都没有遭到任何反击，使用契约者的力量而进行的单方面杀戮行为，实在太爽快、太有趣了。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我是为了复仇而战。正因为对方是仇恨的敌人，所以即使杀掉他们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甚至为此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不对，现在，我明白了。我其实是醉心于杀戮本身，不管流出来的血是谁的都无所谓。

早就听说只有心底充斥着无尽黑暗的人才能成为契约者。在那无尽的黑暗当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栖息着一个魔鬼，只以杀意和恶意为食的魔鬼。

如果正像威尔德雷说的那样，这是最后的一次战斗，那过了明天，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凯姆，听见了吗？帝国士兵的行动有点奇怪。

雷奥纳鲁的声音终于让凯姆回过神来。

——这行动也未免太单一了，难道他们看不见我们？

没有的事。应该是他们的指挥太容易对付，反而显得行动单一了吧。那帮杂碎一向都拘泥于一丝不苟的行动。

——不是的。就算我军在离他们不远的位置，他们也完全没有攻过来。不仅如此，就连逃跑的敌人他们也不追，简直就是……

别胡说。凯姆断然否定，但经雷奥纳鲁这么一提，他才发现自己的同伴都打得异常轻松。的确是很奇怪，直到刚才他们都还在与比现在少得多的帝国士兵苦战。如果从数量上分是1比1，论及实际的战力则是对方占优势。就算己方的数量更多，也绝对称不上是居于有利地位。毕竟这是在和帝国军战斗。

——联合军占据优势了呢。不过，貌似有点太容易了？

在上空观察战况的红龙也发出了惊讶之声。果然是有地方不对劲，但那到底是什么……

尽管不知道这种异样感来源于何处，但凯姆依然毫不停歇地厮杀着。一旦停了手，自己就只会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一刻都不能停手，不能停止。

他忽然注意到从对面杀过来的帝国士兵不见了。周围的帝国士兵并没有全部被打倒，在稍远一些的地方还有几支小分队。当然了，从他们那里也应该能看到这边，但他们却没有任何行动。凯姆终于明白为什么雷奥纳鲁会奇怪他们是不是看不见。

联合军的士兵们向小队冲了过去，而帝国士兵则以理所当然的动作开始应战。完全不像看不见的样子，只要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敌人就肯定能看见。可是，他们的表现却像是判断力和思考能力都被剥夺了似的。莫非他们也和高雷姆一样受到赋予魔术师的操控了吗？

气势大增的联合军士兵吼着高昂的口号驰骋在战场上，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状况能挫伤他们的士气了。凯姆重新握好剑，朝那群只是茫然呆立着的帝国士兵飞奔过去。

待这片丘陵已经被数不清的尸体堆积得快没立足之地以后，帝国军终于开始了撤退。而凯姆心中的疑问和异样感，也在手刃帝国士兵的过程中消失了，如今他所感觉到的只是一切都结束了的安心和体力上的虚脱。

——这压力重重的氛围是怎么回事？……我有不好的预感。

这种时候还瞎嘀咕什么……凯姆举剑刺向天空，似是要把这句不吉利的话赶出脑海，周围的士兵们也附和般地发出胜利的呐喊。

不用去想那些有的没的，接下来还有事要做。和尤巴鲁特的决斗，以及救回芙丽叶。我还可以战斗，即使在与帝国的决战结束以后，我还可以握剑。

“怎么了？那到底是什么……”

士兵们都不安地向上空望去。四周在不经意间变暗了，微阴的天空中也不知不觉覆盖了一团可怕的黑云，接着便是呼呼的风声。

落败的帝国士兵们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甚至连那些倒下的士兵也爬起身来振臂高挥，“要遭天谴啦”的叫喊声随风而至。

这时，笼罩天空的黑云张开了大口，隐藏其中的光块朝地面坠落下来。接着是闪光和轰鸣声。尽管离坠落地点有一定距离，但凯姆仍感到自己的身体在爆炸气浪的冲击下浮了起来，光块所触及的地面也发生了剧烈的摇晃。

红龙急速降落，凯姆适时跳上了它



的背。确认威尔德雷等人都平安无事后，红龙开始升上云端。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在这个过程中，光块还在接连不断地向地面坠落。和地面激烈冲撞的光块瞬间烧尽了周边一带，大地上已出现巨大的裂缝。

——还看不见吗？

大概是位于云层里的缘故，使得凯姆的视线完全受到了阻碍。但是，他能感觉到上空也存在着某种异样的氛围，这里肯定有一个大家伙在，估计就是源自红龙所说的压迫感吧。

——贝壳？

一个形状像个贝壳的东西转着圈从云的缝隙间飘向遥远的上空。

——那个就是要塞吗！可是，凭人类的力量是不可能建造出那种东西的啊。

而且，拥有那么惊人破坏力的光块竟出自于人类手中，这一点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在转瞬之间将地面上的人类悉数烧死、将大地撕裂的光块，决不是空中兵器及独眼巨人所能比拟的。

——消失了？

好似贝壳的巨大浮游物像被抹掉似地失去了踪影。与此同时，覆盖着这一带的压迫感也消失了。闪光、轰鸣声，一切的一切都停止了，只留下了刮风的声音。

“好，好可怕……我做噩梦了吗？”

陆地上呈现出一片犹如刚有死神降临的惨状。光块直接撞击的结果是造成了地面的大范围塌陷，其周围没有残留一具尸体，大概全都在一瞬间熔化蒸发掉了。稍远一些的位置，地面上还粘着部分尚未完全熔化的铠甲。

此时的天空仍然处于昏暗的状态，但不同于黄昏和黑暗之色，而是布满红黑色的昏暗。而在这片天空下面，难得活下来的人群中充斥着恐怖和绝望的叫喊。

“难、难道……最终封印已经被解开了？”

威尔德雷声音颤抖地呢喃着，只觉得有一股血在往脑门上冲。这时，凯姆不假思索地上前揍了他一拳。

说话注意一点！

“这幅惨状是来自上天的惩戒，是对我们人类的诅咒。”威尔德雷狼狈地蹲在地上大叫，“没错，女神一定是被呈献给上天了！”

凯姆忍不住用剑柄击打威尔德雷，但即便如此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愤怒，于是他又朝正准备喊出什么的威尔德雷使劲踢了一脚。

“真相只有上天知道，你不也看到了吗？”

红龙静静的声音终于让凯姆收回了暴怒的拳头。

“那只巨大的贝壳，恐怕就是一切的关键。”

凯姆隐约明白了和帝国士兵们交战时的异样感是怎么回事。他们设下了圈套，为的是让联合军聚集到这片丘陵来，然后一举歼灭。而既然是用作诱饵，那只要杂鱼就够了，不具备真正的判断力和思考能力更好。

“那么，女神在哪儿？”

威尔德雷摇晃着身子站起来，虽然他尽量让自己恢复平静，但说话的声音还颤抖着。而这声音在下一秒钟便即刻转化为了悲鸣。

威尔德雷的视线前方是一群帝国士兵，确切地说那“曾经”是一群帝国士兵。并未熔尽的铠甲陆续立了起来，并举着已经烧弯的剑向这边走来。也许是手脚的长度不整齐的缘故，因此它们在做出一致的动作时显得有些笨拙。

大家感到奇怪的就是这一点。虽说是诱饵，但连同联合军一下葬送掉那么多的人，对帝国而言岂不也是莫大的损失？原来这些士兵并没有成为弃子，他们还可以像这样化身为幽灵，为帝国军再增加一股战力。

——我的火焰对这帮家伙无效么？真是可恨！

红龙发出一声怒吼。尽管没有像染血铠甲那样把它的火反弹回去，但幽灵士兵们在火焰中行走得无比平静。看来只能用剑实施攻击了。

凯姆举起剑向以生硬的动作不断靠近的幽灵士兵的胸口刺去，可是士兵的动作仍然没有停下来。想想他们的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不管刺什么部位当然都不会感觉到痛。凯姆急忙抽出剑砍掉了幽灵士兵的头，却发现失去头颅的躯体依旧摇摇晃晃地前进着。但紧接着便见其双臂脱落，脚部溃烂，动作也停了下来，碎成若干块的铠甲总算是回归了泥土。

“这是干什么……让死人复活，这简直是对神灵的亵渎！”

凯姆没工夫去理会威尔德雷的废话，打倒一个幽灵士兵需要的时间是活着的士兵的好几倍。他们没有什么致命的弱点，除了将他们砍得七零八落或毁灭得再也无法恢复原型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尽管如此，所幸的是凯姆一方还有高雷姆的存在。凭借高雷姆的重量，一个踏脚或一个挥手就足以将幽灵士兵一击必杀。在塞雷的命令下，高雷姆也消灭了众多的士兵。

当所有的幽灵都终于消失了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精疲力尽了。这是在决战之后的又一场死斗，但现在他们还别想舒服地休息。下一个目的地已经确定了，就是那个光块之源——空中要塞。

然而，凯姆一行并没能立即前往空中要塞。

“不要……！哇啊啊啊啊！”

亚莉奥修忽然发出一声惨叫，她激动地晃着脑袋，捂着耳朵就地蹲了下去。

“住手……住手……住手……”

临终的悲鸣传来得有一点迟了。虽

然只是遥远而微弱的声音，但凯姆也总算是听见了。

“这个声音是精灵的……”

“怎么会！海之神殿里分配了充足到不能再充足的兵力，自从森林和沙漠的封印被破坏以后，那边就以此为教训加强了防守，怎么可能会被破坏……”

以帝国军为对手，就不可能有“充足的兵力”。我们不是刚领教过这一点吗？

所有的情况都事与愿违。派遣到丘陵地带的士兵如果有一半辗转于海上，或许还能死守住神殿。另外，对大大减少此处的人员伤亡也会有所帮助。

“精灵是打开神殿大门的钥匙。即使大门被破坏了，帝国军在到达封印之前也会多少有些犹豫。”

赶得上吗？

“赶不上也得赶上。”

话虽如此，从帝国领土到神殿，即便有红龙在距离也还是很远。威尔德雷所说的“多少有些犹豫”，大家都明白那不过是抚慰人心的话而已。

— 5 —

海之神殿的大门居于历代精灵族族长所施魔法的保护之下，这种魔法是把精灵的生命用作钥匙。要打开大门，每次都必须有精灵作出牺牲。

此外，成为钥匙的精灵并非谁都可以担任，没有与术者魔力同等或以上的魔力是打不开锁的。身为术者的精灵长老在精灵族中拥有的魔力最强，也就是说，要想由非施行法术者打开大门，起码需要牺牲两个人。而根据具体情况，有时还必须牺牲数人的性命。

身为神殿看守人的精灵们之所以居住在远离神殿的地方，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神殿的钥匙。

“帝国军袭击精灵之村是为了用他们的生命来打开神殿吧，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意识到这一点。”

被抓走的精灵想必也用于制造破除魔法的防具而被杀了。自从精灵之村遭受袭击以来，身披染血铠甲的帝国士兵就在四处频繁地出现。

“确实是这样，他们一定为了榨取血液而杀害了几乎所有的精灵。”

应该也有部分精灵没有受到这种对待。炫耀一般地将染血铠甲送到战场上去，其实是为了让人们坚信精灵全族都被杀了吧。

凯姆瞅了亚莉奥修一眼。之前还因听到同族的声音而发出悲鸣的她，如今却没事一样地眺望着水平线。刚才的发狂恐怕并不是因为同族有危险感到担心，而是因为她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突然苏醒了吧。

水平线的对面出现了一团乌黑的云。不对，那不是云。帝国军的空中兵器黑压压地聚在某一处，看上去就像一群爬满尸骸的苍蝇。

“结、结界……消失了！”

空中兵器围堵的地方正是海之神殿的上空，这里也像精灵之村那样在周围布下了重重结界。结界、由强力魔法保护的大门、以及保护周围的庞大船队。按理说防守措施已经做得很完备了……如果对手不是帝国军的话。

红龙憋足一口气吐出熊熊火焰。敌人已经密密麻麻地聚集到这里，可见他们的效率的确很高。火焰迅速穿越了空中兵器组成的庞大编队，瞬间，只见被烧焦的碎片像雹子一样漱漱直落。

——那帮家伙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涌出来的？无论是丘陵地带的大军也好，这

支空中兵器部队也好……

掩不住内心惊讶的红龙呢喃道。虽说它能以非常高的效率烧死他们，但这个数量也真是多得恐怖，令人烦躁。

在敌人的残骸和灰降落的过程中，凯姆一行距离神殿又近了一点。但即便如此，神殿的入口还是很远。

——那些不是精灵族的小孩吗？

众人忽然看到一群小孩叠压着倒在神殿的入口处，看来他们充当了开启大门的钥匙。把大人用作防具的材料，没那么多血可榨的小孩则被当成钥匙来加以利用……

——真惨，这实在太凄惨了。

——所有人都把年幼者视为弱小的存在。要么守护，要么舍弃，区别只有这一点。

面对因愤怒而浑身发抖的雷奥纳鲁，红龙冷冷地丢下这番话，然后开始降落。阻挡去路的空中兵器大体上已被烧得差不多了，但周边海上的帝国武装船队还稳如泰山，不把他们全部击沉是无法接近神殿的。

红龙正准备朝船队吐火，这时，亚莉奥修突然纵身跳进了海里。

——亚莉奥修想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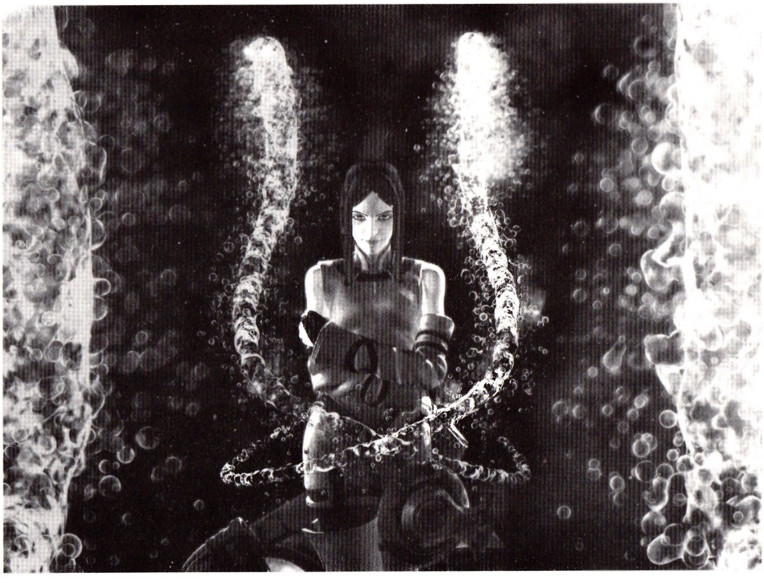
亚莉奥修在敌人船队的缝隙间努力游着……朝神殿的方向。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她的目的，倒下的孩子当中还有一些呼吸尚存。

——不先把这些杂鱼清除干净可不行。

红龙小心避开亚莉奥修，一艘一艘地烧毁了敌人的船。但这样一来无疑会花费更多的工夫，这一点似乎让它很不痛快。

——眼看那么多的精灵族小孩被杀，亚莉奥修的心情混乱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

威尔德雷的困惑和他预料中即将看



到的情景并无二致。当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和他想的一样。

神殿周边的船一沉，雷奥纳鲁便开始急切地寻找亚莉奥修的身影，只听见海里不时传出亚莉奥修的笑声和她那夹带着疯狂的低吟。

——好可爱好可爱的孩子们，已经没事了。放心吧，我会保护你们。好可爱，好可爱……好美味，好美味的孩子们。

“你在干什么！”

雷奥纳鲁呆立在了原地，即便眼睛看不见，但新鲜血液的气味和咀嚼肉块的声音立刻让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然而，不知是没听见雷奥纳鲁的声音还是根本没打算去听，亚莉奥修背对着众人坐了下去，隐约可见从她双膝上伸出的纤细手脚。是刚才还奄奄一息的孩子。

“亚莉奥修，你没有孩子的吗！？”

雷奥纳鲁的怒吼终于让亚莉奥修回了一下头，她带着笑意的嘴角被血染成了鲜红色，用以擦拭的手连指甲里都是红的。但很快她又把头转了回去，将脸埋进她抱着的孩子胸前。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

雷奥纳鲁已经悲痛得说不出话来，这时萨拉曼达和温蒂妮出现了。

“她的孩子……”

“被杀了。”

“就在她面前……”

“被杀了。”

“在帝国军的手上……”

“被杀了。”

“拧断了脖子……”

“被杀了。”

多半是没听见萨拉曼达和温蒂妮的话，亚莉奥修仍忘我地继续啃食着孩子的骨头，撕咬着孩子的肉块。

“她以后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再也做不了母亲了。”

“为了和我们结成契约……”

“她失去了子宫。”

“因此将陷入永远的疯狂。”

“因此将陷入永恒的孤独。”

威尔德雷举起手杖，口中轻声念出了咒语。紧接着，只见亚莉奥修抱着满是鲜血的尸骸仰面倒了下去。

“我们得快一点，精灵们在神殿内部设置了各种机关。现在去还来得及，但愿还来得及……”

威尔德雷凝视着被破坏得一团糟的神殿大门说道。其实就连他自己也感到那份微薄的希望正在一点一点地向绝望转变。

精灵们布下的机关看来起到了一定效果。走廊上四处都是中招的帝国士兵尸体，极小部分予以反击的帝国士兵也流露出十分胆怯的样子。意外的是，尽管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但那些机关倒真的被破坏了，只是这一路下来，尸体已经堆了一座山。帝国军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进来？再加上空中兵器部队和海上的船队，这可比威尔德雷设想的“充足到不行的兵力”要多得多。

疯狂状态被威尔德雷的魔法抑制后，亚莉奥修开始若无其事地与帝国士兵厮杀，口中还喋喋不休地念叨着“全是没法吃的东西”“好无趣”等等。

凯姆想到了水火精灵的话“她以后再也不会有孩子了”，不由觉得亚莉奥修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反而是件好事。如今的她，即使面对自己生下的孩子也只会当作进食的对象。不管怎么说，就算她还能做母亲，死去的孩子也是不会再回来的了。

曾一度失去的东西将永远找不回来。即便再得到一个类似的，终归只是替代

品，只会让人更怀念失去的重要性和无可替代。既然失去了，就让其失去好了，不用做其他无益的事。

聚在这里的几个人都深知失去的东西无法再找回的道理，也都没有寻找替代品。若不是契约者，自己是万万不想跟他们一同行动的。但这一刻，凯姆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和他们的共同之处。

“好无聊，好无聊啊。”

亚莉奥修发疯似地抓着帝国士兵的头往墙上撞，又一边踩踏对方的尸体一边念叨着听不懂的句子。虽说有共同点，但目睹这一切的凯姆立刻改变了想法：还是别把这家伙当同伴看待好了。

这条走廊布置得就像一座迷宫，一直往前走，尸体的数量依然没有减少，但反击的帝国士兵倒是越来越少了。而越往深处走，机关也似乎设置得越发巧妙。

“离封印还有一点路程……来得及吗？”

威尔德雷的声音里充满了焦急。不过想想丘陵地带和神殿的距离，他们能撑到这里已经算是奇迹了。

“在那里！最后一扇门！”

宣告走廊尽头的大门已经开启了，就在众人即将穿过去的瞬间，却惊讶地发现有三名魔术师摧毁了结界。

“我们就差一步么……”

凯姆一拳揍飞了无力地跪倒在地的威尔德雷，然后举剑挥向那三名魔术师，解决的过程不费吹灰之力。他们身体下方的封印碎片四散开来，发出了淡淡的绿色光芒。

“好美，好美，好美。”

亚莉奥修用双手捧着封印的碎片向空中撒去，绿色的光芒飞舞着，闪闪发亮的美丽光景令人陶醉。看不够的亚莉奥修于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那个动作。

——创造封印的是人类，破坏它的也是人类。这出愚蠢的游戏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亚莉奥修还在跟封印的碎片嬉戏，漱漱下落的绿色碎片不断地积在了魔术师的尸体上。

——哥哥……

凯姆不禁睁大了眼睛，雷奥纳鲁脸上也浮现出惊愕的表情。毫无疑问，那是芙丽叶的声音。

芙丽叶没事？

——这不是将死的声音，最终封印还平安无事。

芙丽叶……是因为那个贝壳么。

飞行在帝国领土遥远上空的巨大贝壳，在一瞬间烧死了所有聚集在丘陵地带的联合军、把陆地变成一个地狱、超越人类力量的空中要塞。芙丽叶的所在之处，正是那贝壳里面！

——没有工夫沮丧了，剩下的任务就是保护女神的性命。

之前所有的行动都落后了一步，导致他们没能守住三个封印。但今次不同了，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救出芙丽叶。

——我们走！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人物介绍



希瑟·梅森

本作主人公，性格坚毅的女性。某天在回家的途中发生了异常情况，而这一切和她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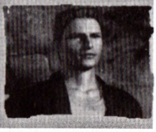
克劳蒂娅

奇怪的女人，穿着一套黑色的服装四处游荡。好像对宗教十分狂热，说话时总是有些疯疯癫癫的。



道格拉斯·卡德兰

私家侦探，在克劳蒂娅的委托之下寻找希瑟。



哈利·梅森

希瑟的养父，他知道关于希瑟身世的秘密，好像一直都在躲避着某些人的追踪。

前情提要

十七岁的少女希瑟在某日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异常情况，感到时间和空间发生了扭曲，残破的购物中心里有数不清的怪物在四处徘徊。而她在逃跑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位邋遢的私家侦探道格拉斯，还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克劳蒂娅。两个人都是为了寻找希瑟而来，这一切好像都和她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一方面，希瑟的养父哈利知道整个事情的真相，重病在身的他打算将所有秘密都告诉给希瑟，可是两位不速之客残忍地杀害了他。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十七年前的寂静岭……

3

高大建筑物的黑色轮廓耸立在黑夜之中，偶尔有被路灯照亮的钢铁架构出现在前方。

希瑟好不容易从下水道的梯子爬上来后，发现附近好像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厦的工地。

她在下一站下车，穿过弯弯曲曲的隧道之后离开了下水道。只有车厢的电车所停靠的地方是一个不知道名字的车站……可如果从车辆行驶的时间来推算的话，这里应该是希瑟的家所在的车站才对。搭乘了一辆莫名其妙的电车，然后又被带到一个奇怪的地方，感到不安的希瑟急忙走下车。由于通往地面的车站出口已经被封死，她只好走进那条偶然间发现的下水道，才好不容易来到了现在这个地方。

"没错，这里就是我家所在的街道！"

希瑟欣慰地拍了胸口。她知道这幢快要竣工的大厦就位于距离自己所住的公寓不远的地方，因为之前她还曾经为了这里施工的噪音而感到烦躁。这幢之前被自己在心里诅咒了无数次的大厦，现在看起来竟然像是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友。

一口气跑回家吧，爸爸还在等着我呢。

希瑟迈着轻快的脚步到处寻找工地的出口，可是却没有发现本应围绕在四周的围墙。

"又来了？"

她用怨恨的目光看着大厦。好像只能从大厦里穿过去了，又是扭曲空间的恶作剧吗？

打开那扇看起来像是出入口的小门，希瑟走了进去。一股干燥的混凝土气味迎面扑来，墙壁和天花板还没有进行装修，建材垃圾散落得到处都是，虽说是一幢刚刚建起来的大楼，可是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片废墟。

希瑟试着在一楼四处转了一圈，大多数的通道都被堵住了，没有找到通往外面的玄关，这与在购物中心时的情况是一样的。难道说只能先上到二层，然后再寻找其他出路了吗？

由于这幢大厦还在建设中，所以电梯无法使用，只能走楼梯。

"……这幢大厦好像建了五层吧……"希瑟在心里默念道。

"根据我的分析，命运会很快出现转机并开始顺利起来，就像被欲望蒙蔽了双眼的投资家一样，她应该会被引导至这里。"用手指扶了一下滑落的眼镜后，文森特小声地说道。

他正在仔细地将卡片一张一张摆在桌子上，这应该是塔罗牌占卜术，不过却看不到他之前抽出的那张牌的结果。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都好，只不过对一般人来说并没有用手不停摆弄卡牌的必要。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要集中精神，好像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长时间被雪藏起来的她目前所处的情况就是积攒了大量的交易，但这些都是对我们不利的交易……而随着这些亏损不断累积，最后势必会导致'破产'。"

这种喜欢用金融学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事情的习惯是他的职业病，文森特·史密斯在几年前作为一名实业家曾在华尔街工作过。他的头脑极为优秀，二十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后来在金融行业里也开始大展鸿图，年纪

轻轻便功成名就。

虽说他在实现了美国梦之后就急流勇退，却并没有积累下万贯家财，与比尔·盖茨更是无法同日而语。可即便如此，那些储蓄现在已经分文皆无，全都被他捐献了。他借此选择了舍弃物欲，单纯为信仰而生存的道路。

而现在之所以会等得有些不耐烦，也都是这种思想在作祟……

"……那个孩子所造成的亏损应该已经被'砍仓'了。"文森特静静地对手头的牌做出解释。

那张被他紧紧盯住的卡片是"愚者的逆位"。

脑海中一个声音正说道："另一个世界正在受到侵蚀……由某个人的噩梦所形成的世界……"

蹲在地上的希瑟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刚才就当她在大厦里四处徘徊时，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脑袋如同被什么利器劈开了一般疼痛无比。

一瞬间，就在意识逐渐远离身体的时候，这个声音一下子冒了出来。

那好像是父亲的声音，但由于内容过于抽象，她无法领会其真正的含义。

在希瑟的记忆中，以前根本没有听父亲说过这句话。

但那的确是父亲的声音……听上去就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拼尽全身力气想要传达给自己似的。

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于是希瑟急忙向前走去。

从鞋底传来的触感好像变得与刚才不一样了。

大厦中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就像是时间发生扭曲，一下子穿越了几百年一样，这幢大厦变成了一片废墟。褐色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布满了霉菌和灰尘，原本正在装修中的地面，此时却被铺上了地砖，但是由于空气过于潮湿已经开始凸起、破裂、剥落。

另一个世界……

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只能让人想到这句话，和在购物中心和地铁时出现的情景一样。

难道父亲想要告诉我这件事……

"侵蚀"

"某个人的噩梦"

到底是谁呢？

希瑟紧紧咬着嘴唇，好像把将要脱口而出的答案勉强地咽了回去。

在这个已经发生变化的大厦里，仍然潜伏着丑陋的怪物。

躺在走廊深处的是脑满肠肥、浑身苍白的巨人。它的头部小小的，让人怀疑其大脑的容量……因为过于肥胖，五官都已经深陷进肉中，让人无法分清。全身都覆盖着好像已经溃烂的皮肤，使得这个巨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恶性肿瘤。

"让开！"希瑟大声喊道。

肥胖的怪物并没有发动攻击的意思，只是懒散地在地上翻了个身。但是它巨大的身体将整个走廊都堵住了，妨碍了其他人的通行。

"如果你再不让开，我就开枪了！"

虽然希瑟拔出手枪并威吓对方，却并不打算开枪。因为现在没有多少弹药了，所以她想将这些宝贵的子弹留着遇到凶暴的敌人时再使用。

看到自己的威吓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无奈之下希瑟只好开枪。为了确保用一颗子弹结果对方的性命，她谨慎地瞄准了怪物的头部。

伴随着手枪的轰鸣，怪物也发出了

咆哮。

那并不是惨叫，而是愤怒的吼叫。

刚才还很老实的怪物突然朝希瑟冲来，与笨重的身体十分相衬的罗圈腿在缓慢地前行。腐烂的肉体剧烈地抖动着并不断逼近。而希瑟被它的这种迫力所威慑，于是转身开始逃跑。

不行，光是凭借剩下的弹药根本就无法打倒它。

我可不想被它碾在身下！

被对方发散着腐臭的气味，从皮肤的破裂处流出脓血的肉体所碰到，光是想想都会让人起鸡皮疙瘩。一旦被碰到，没准还会感染上无法治愈的皮肤疾病。

就在拼命逃跑的过程中，希瑟忽然感到从脚底传来了不协调感。地板正在不自然地弯曲，她一下子被抛向前方，然后重重地摔在散落着瓦砾的大厅地板上。由于这下冲击实在太强，导致她暂时无法挪动身体。怪物还在紧追不舍，眼看自己就要被压死了！

“不要！”

呜噢噢噢噢噢噢！

就在希瑟大喊的同时，怪物也发出了咆哮。

这次的咆哮是惨叫声。残破的地面一下子塌陷了，怪物掉了下去。

好不容易能动弹的希瑟朝地面上的那个洞中望去，只见怪物在下面一层呈“大”字形躺在那里，好像已经昏死过去。

突然改变的建筑物让希瑟越来越感到迷惘，好像怎么也找不到通往外界的出口，所以她只能到处乱闯，试图在那些能够进入的地方寻找有用的线索。就这样，她偶然来到一个看上去像是早已荒废的医院接待室的房间，也可能是心理顾问的诊疗室。

这个是？

在落满灰尘的长椅上有一张纸。

“发现圣母。要杀掉吗？”

这些用圆珠笔写的字迹十分潦草。

翻过来一看，原来这是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正是希瑟，看上去应该是偷拍的。

“这是什么！”

那个自称侦探的中年男子——道格拉斯，一下子浮现在希瑟的脑海中。

是那个家伙搞的鬼？

杀掉，又是为了什么？

称呼我为“圣母”……果然是心理变态的人才会有的表现……

果然，那个家伙……

有动静！

从深处传来的。

有谁在那里……难道是道格拉斯跟来了吗……因为他满脑子都充斥着杀戮的扭曲欲望，所以才会拍下这张照片……

希瑟打开大厅深处的门，悄悄地朝里面窥视。诊疗室的那个人并不是道格拉斯，而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子。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你是谁？”

希瑟走进房间，然后将枪口对准那名男子。

正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摆塔罗牌的男子抬起头，然后微微一笑，接着挥了挥手，算是打了个招呼。

“很突然的见面啊。不打算做个自我介绍吗？”

“你是心理顾问，还是医生？”

“虽然我在大学的专业是理科数学，并不是医生。但是，目前所从事的可以算作是治疗人类的职业。”

“不要岔开话题！这是你的吗？”

希瑟将偷拍自己的照片递到那个男

子的面前，后者很坦率地点了点头。

“没错，是我的。不过是一个多管闲事的朋友给我的，我给扔掉了。因为我并不打算杀掉你，希瑟。”

“你认识我？”

“是的，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叫文森特·史密斯，是你的朋友。”

“我还无法确信这一点。那个给你这张照片的朋友是不是叫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那个家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那个叫克劳蒂娅的女人呢？”

“不要把我和那个女人相提并论！”刚才还一副和蔼可亲样子的文森特愤怒地站起身来，“那个被精神不正常的大婶的奇怪思想所蛊惑的女人……啊，失礼了，不管怎么说，那个大婶也是你的母亲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希瑟紧皱着眉头问道。

父亲曾经说过，早早就去世的母亲——茱迪是个聪慧而又优秀的女性。那么，难道说真正的……

“你已经想不起来了。”文森特慢慢靠近希瑟，“哈利好像也没有告诉你。他之所以要隐瞒事实真相就是想要让你乖乖就范，而且还使用了其他很多阴险的手段。”

“我不允许你侮辱我父亲！”希瑟打开了手枪的保险。

文森特耸了耸肩膀说：“这样可不好，你冷静点。”

“你还了解我父亲的事情？”

“当然，所有的事情。”

“那么你告诉我，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些怪物都是些什么东西？”

“你喜欢吗？希望你能够尽情地享受，接下来还会更加有趣。”

“你果然……和那个女人是同类。你们的脑子都不正常！”

希瑟一边用手枪指着文森特，一边慢慢地朝房间的门口退去。

“等一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文森特喊道。

希瑟选择了无视，她不想和这个奇怪的男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甚至都不想和对方呼吸相同的空气。

总之，她很生气。

4

道格拉斯正在驾驶着那辆心爱的老爷车。刚把这辆车买回来时，他经常带着儿子出去兜风。不过现在车子已经气息奄奄了，就像是道格拉斯的人生一样，他可爱的儿子也……

他对希瑟的事情很在意。

那个提出寻找希瑟要求的委托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先找到了她，这样一来道格拉斯的工作就变得毫无意义。虽然他给委托人打去了电话，想要问一下对方真正的意思，以及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指示，不过却没能联系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虽然也想过要回家喝一杯，然后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在中途改变了主意，将车子又转了回来。

道格拉斯对自己说道：

“见义不为，无勇也。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大叔所说过的话。你是个男人吧，道格拉斯？

在那个小姑娘的身边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不要害怕，去帮助她吧，不然你以后都会寝食难安的。

做点儿什么，那个小姑娘是你当前

的工作对象，如果她死了的话，你就得不到任何报酬。”

这个自称硬汉的名侦探朝着哈利和希瑟生活的公寓疾驰而去。

在长时间的摸索之后，希瑟终于来到了这幢大厦的玄关。推开门来到室外，夜风带着新鲜的空气将希瑟的呼吸器官冲洗了一遍，聚集她身体里的那些带有霉味的异臭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太好了，我的家还跟往常一样。

眺望着街道两边建筑物上的点点灯火，希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快步朝公寓跑去。

噩梦已经结束了，正如之前所盼望的那样，自己已经吃了足够多的苦头了。她现在最想的就是饱饱地吃顿晚饭，然后躺在那张松软的床上好好睡上一觉，把今天的事情全都忘掉。

希瑟和哈利住在迪兹·维拉公寓最里面的那个房间。刚一走进房间，希瑟便放松下来，之前所积攒的疲惫感一下子都涌现了出来。

“爸爸，我回来啦。”

平时，在希瑟说这句话之前，哈利总是会很高兴地说出一句“你回来啦，不良少女”，今天他却很沉默。可是他的确在家——此时正坐在那张带有扶手的椅子上看电视。难道是看电视太入神了，以致于没有听到吗？

“爸爸，你绝对猜不到我今天遇到的事情。”希瑟一边说一边朝哈利的身边走去。

哈利仍然面对着电视机。

“爸爸……”

希瑟来到挡住电视机的椅子的正前方，一下子把说了一半的话咽了下去。

继而发出了惨叫声。

哈利并不在那里，确切地说是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坐在那里的只是曾经名为哈利的人的尸体。

一具浑身沾满鲜血的尸体。

惨叫声过后，希瑟茫然地站在原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接着又无力地跪在地上，紧紧地抱住哈利的遗体哭泣。

今天一整天都是被不幸所缠绕的噩梦，是这个少女人生中最糟糕的不幸。

他们父女俩一直都过着没有丝毫寂寞的快乐生活，可是现在就这样被残忍地破坏掉了。

是谁……

是谁杀害了父亲……

为什么要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

哈利的胸膛被大量鲜血染红，这些鲜血甚至滴落在椅子下面的地板上……然后朝着房间的深处延伸。希瑟猛然间发现了这些血痕，这应该不是受伤的哈利一边流着血一边走到这里时留下的痕迹。那么一定是杀害他的人，带着沾满鲜血的凶器移动时所留下的。痕迹朝着打开的窗户方向延伸，朝着窗户外面的消防楼梯……

希瑟身体中的力量一下子苏醒过来，那是愤怒的力量，甚至让她忘记了疲惫。哈利的手枪就掉在椅子旁边，希瑟将其捡起替换掉自己那支没有子弹的枪，然后从地上一跃而起，钻出窗户，沿着铁制的消防楼梯往上面跑去。

在公寓的房顶上有一个女人。

刚一看到对方，希瑟便确信她就是犯人。因为那个女人就是眼神中带有疯狂的克劳蒂娅。

“你来晚了。”

克劳蒂娅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那是一种仿佛在表明自己了解所有情况



笑，"之所以要杀了那个男人还有另一个理由，就是要激起你的憎恨。"

"我的憎恨？"

"对，这很重要，我想你早晚都会明白的。"

"我根本不想明白这种事！"

"快些回想起真正的自己吧。生出'神'，构筑起永远的世外桃源。"

"啰唆！"希瑟扣动了扳机。

此仇不报，她决不会善罢甘休。

对方是个杀人犯，是个应该被判以死刑的恶人，那么现在就由我来为她行刑吧。

子弹打偏了。

或者说根本就无法命中目标。

死去的父亲的劝诫让希瑟感到有些迟疑。

"不要被愤怒所控制去攻击他人，即便是正当防卫，如果是在感情支配下采取行动，你也只不过是个杀人犯。就算法律饶恕了恶人，上天也会做出正确的制裁。用冷静的头脑

的微笑。

希瑟回瞪了她一眼。

"是你干的吗？为什么要杀害我父亲？"

"这是为十七年前那件事的报复。如果不是那个男人阻止，我们早就已经成功了……可是，一切都被破坏了，他甚至还抢走了你。这只不过是理所当然的报复。"

"不可饶恕！"内心充满憎恶的希瑟举起了手枪。

"就是这个样子！"克劳蒂娅微微一

做出判断，为了保护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无论如何也躲避不开——只有在那时，你才能毫不犹豫地反击，而上帝也会宽恕你的。"

趁着希瑟犹豫的机会，克劳蒂娅消失在黑暗之中。

"我会在一切的发源地——寂静岭等着你！"

希瑟再次将枪口瞄准传来声音的方向，站在那里的是一头怪物。

出现在手电光芒中的是一个双手持有巨大利器的东西。

看上去是个人类，不过脑袋上却好像缠着很多破布，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

那把利器上还沾有黏糊糊的血。

“看来是你直接下手杀了……”

仔细想想，光凭那个女人根本就不可能轻易得手，父亲的射击技术可是在自己之上。而且就算对手是怪物……不过他最近的健康状况好像不太好。

如果对手是怪物的话，父亲的劝诫就根本不适用了。

希瑟不再犹豫。

她瞄准怪物的胸口——父亲被刺的部位，扣动了扳机。

怪物也敏捷地挥舞起那两把巨大的凶器。

金属声响起，子弹被弹开了。

果然不是人类所能做到的事情。

面对这样的对手，希瑟毫无办法。难道说只能放弃复仇，选择逃跑吗？但是，怪物已经堵住了她的退路，并迅速挥舞着利器发动了攻击。

“哎呀！”

利器带着风声从鼻尖前划过，希瑟急忙向后仰去，随后跌坐在地上。虽然她很快便站起身来，可是怪物却消失了，映在希瑟眼睛中的只有漆黑的夜色。在她跌倒时，手电的开关自动关闭了。

虽然她打算重新打开开关，不过马上就停了下来。胸前的光亮无疑会暴露自己所在的位置，在不知道敌人位置的情况下，这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而且就这样在黑暗中潜行，说不定还会有反击的机会。

凭借着远处街灯的微弱光亮，希瑟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周围的黑暗。

而这时怪物的身影也慢慢地从黑暗中浮现出来。

怪物好像很迷惑地站在那里，它应该正在四处寻找希瑟……可能是由于缠在头上的破布阻挡了它的视线，看不清周围的情况。之前应该是凭借手电的光亮以及希瑟行动的声音来辨别对手的方位与动作，所以当希瑟躲在黑暗中并屏住呼吸之后，它只能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

太好了！

发现了敌人弱点的希瑟在心里发出了欢呼声。

她在夜里辨别东西的视力要比其他人强，这都是拜孩提时代在野营训练中接受的训练所赐。

而且现在她手上这把哈利的爱枪还安装了消音器，他在家时总是喜欢这样使用武器，因为即便发生意外也不会惊扰到隔壁的邻居。虽然希瑟总是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但现在终于明白父亲这么做的用意了。被怪物所袭击这种事根本就无法和警察说明，最后只会使自己暴露在世人嘲笑的目光中，把这些被干掉的怪物偷偷地拖到深山里掩埋掉才是最好的做法。

希瑟悄悄地绕到怪物的身后，然后扣动了扳机。

她一边像只灵巧的猫一样不停变换着位置，一边射击。

无法做出防御的怪物发出了痛苦的惨叫，找不到希瑟所处位置的它一下子变得狼狈不堪。

无声的枪击在不停地蹂躏着怪物的身体，在希瑟的攻击面前它毫无还手之力，甚至是毫无防备。

可怕的惨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在街道上回响着，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虽然成功地干掉了敌人，但希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发现擅自闯入的道格拉斯在那里等待着她。此时，他正皱着眉头盯着哈利的遗体。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什么都不用说，你给我出去！”希瑟指着玄关大声喊道。

“但是……”

“出去！”

“我明白了，如果这能让你好受一些的话。但是……至少让我帮你料理好你父亲的后事吧，可以吗？请让我帮你做些什么吧，就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够了！我不想让那个女人的朋友来帮我！”

“女人……你指的是克劳蒂娅吗？”

“是的，就是那个女人杀了我父亲！”

“我不是她的朋友，只不过是暂时受雇于她而已。现在看来这个雇佣关系好像也已经废除了……总之求你了。我想成为你的朋友，想要帮助你！”

为什么这个男人非要这么做？

希瑟觉得有些想不通，于是紧紧地盯着道格拉斯。虽然心底涌现出对方可能是想要让自己麻痹大意的怀疑，但不知为什么他的身影却好像和哈利重合在了一起。有时候，哈利也像他一样有些死心眼。

于是，希瑟勉勉强强地同意了。

“只是帮我把父亲搬走而已。”

两个人将哈利的遗体抬到卧室的床上，希瑟和道格拉斯一起为他做祷告。

虽然哈利死得很惨，可是他的脸却透出一种安详。

“然后怎么办？”道格拉斯有些担心地问道。

他的声音很温和，尽量避免刺激到正处于悲伤中的希瑟。



“我自己一个人也能活下去。”希瑟将脸扭向一边回答道，“我是父亲的女儿，本应为他举办一个体面的葬礼。但是现在……还有一些事要做。我必须前往寂静岭……”

最后这句话的声音变得很小。

但是这句话已经让道格拉斯的眉毛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寂静岭？去那里干什么？你还好吧？”

“我必须去，因为那个指使怪物杀害父亲的女人说她会在那里等我。我知道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但必须去，我要让那个女人血债血偿！”

“你要怎么去那里？”

“总会有办法。”

“我开车送你去吧。”

“你少管闲事。”

“这里距离寂静岭很远的。我在外面等你，你和父亲告个别吧。”

希瑟终于将目光投向道格拉斯。

“跟我一起来的话，可能会丧命。”

“我不在乎。就算我死了，恐怕只有那些债主会哭吧。”

道格拉斯那张满是胡须的脸稍稍露出了微笑，然后便离开了房间。

我不会说再见的，爸爸。

因为我很快就会回来。

而且我们也会在天堂再会。

希瑟再次在心里为哈利祈祷，她的肩膀开始发抖。

在道格拉斯面前强忍住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止不住地滑过脸颊。

“此仇必报！”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车体上到处布满了锈迹。这辆车看来不用说维护，就连清洗都已经好多年没有享受过了。希瑟一弯腰钻进了满是泥污的汽车的副驾驶席，车厢的后座上堆满了圆形的快餐纸袋和空可乐塑料瓶，就好像是一台垃圾回收车，而且还带有一股浓重的烟草味。

“我在等你的时候，一个叫文森特的男人曾经来过。”刚把车子引擎打着的道格拉斯说道，“你认识吗？”

“勉强算认识吧。”为了不让对方看到自己哭肿的眼睛，希瑟冷淡地回答道。

要解释清楚自己在那幢大厦里与文森特的相遇实在是有些麻烦。

“他很了解你的事情，好像已经看透了一切。他让你到达寂静岭后，去找一个叫雷纳德的男人，还很热情地给了我一张地图。而且我在遗体旁边发现了这个。”

道格拉斯递过来一本日记。

希瑟翻开一看，的确是哈利的笔迹。

她沉默地翻看着日记，而道格拉斯也不再打扰她，只是专心驾驶。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落在积满灰尘的挡风玻璃上的大颗雨滴打破了两个人之间的沉默，同时也冲刷掉了那些灰尘。

“下雨了……”道格拉斯说道。

此时希瑟已经合上了日记，正陷入沉思当中。

“你睡着了吗？小心别着凉。”

“没有，我醒着，正在考虑事情。”

“……以前的寂静岭是个位于湖畔的观光胜地，可现在……”

“你去过那里吗？”

“曾经因为工作去过一次，是寻找失踪的人。结果没有任何发现……不过那个小镇的确有些不对劲。就在我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听说了很多不好的传言。”

“那是我出生的小镇。”

“对不起，我并非想要诋毁你的故

乡……”

“没关系，我没有任何关于那个地方的记忆。”

“嗯？等一下……你小时候不是曾经住在波特兰吗？根据我的调查，应该是这样的……”

突然，希瑟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看上去很茫然，还有就像是死人一样苍白的面容。

“你晕车吗？要不要停车休息一会儿？”

“……通过阅读日记回想起来的……我的过去……”希瑟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像是要吐出憋闷在心里的东西，“十七年前，在寂静岭发生了一个案件。一个叫达利亚的女人想要召唤出自古就在这个镇上流传的‘神’，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当作了祭品。”

“别开这种荒唐的玩笑！”

“这是事实，让作为祭品的女儿生下那个‘神’。”

“为什么？”

“那个女孩的身上具有某种力量，因此在学校受到了大家的排挤，还被同学们称作魔女。那是一种能够凭借意念杀人的可怕力量。但是，女孩所生出的‘神’最后却被一个男人打败了……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哈利·梅森。能够被一个普通人打倒，所以这个可能不是真正的神……”

希瑟一脸忧郁的神色望着窗外，继续说道：“相同的事情正在上演，而这次的祭品就是我……”

“难道说你也具有那种‘力量’吗，希瑟？”

“那个小姑娘从被打败而消失的‘神’中再次出现，她的手中还抱着一个婴儿。在将那个婴儿托付给我的父亲之后，她就死了。”

“莫非那个婴儿……”

“父亲把我当成亲生的孩子一样爱护着，虽然他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却不求回报地将我抚养成人。父亲，你死得太早了，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你，没能孝敬你，没能让你感受到幸福……”

希瑟的表情变得有些僵硬，并没有哭泣。

但是窗外下着雨应该就是她此刻心情的真实写照吧。

她轻轻地用指尖再次翻开父亲遗留下来的日记——

但愿这些东西永远都不会发挥作用。对你而言，大概不知道事实真相才是最幸福的吧。但是，真相偶尔还是有用的。所以我将这些事情记述在此，趁我还没有沦丧在死亡与忘却之中。

以下的事情关系到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你究竟是“谁”这两个问题。

一切都要回溯到二十四年前，我和妻子捡到了一个弃婴。这对于膝下无子嗣的我们而言无异于上帝的恩赐，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这个孩子。三年之后，我的妻子去世了，然后又过了四年，也就是十七年前，我到访了寂静岭。这是那个孩子的愿望，要我和她一起前往那里，虽然我并不知道那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那个孩子在小镇上消失了，我知道她不会离开这个小镇，也知道她没有死。

“恢复本来的自己。”

达利亚·吉里斯皮是这么说的。

本来的自己……那就是被母亲当成献给神的祭品，被严重烧伤的艾丽莎·吉里斯皮。她在火焰中让自己灵魂

的一半逃了出来，然后寄宿在婴儿身上……好像就是那个孩子。

时隔七年之后，这一半终于再次回到寂静岭。那个孩子和艾丽莎将再次合二为一，而取回力量的她的愿望就是杀掉“神”——也就是被仪式召唤出的、盘踞在作为祭品的少女子宫中的神之胎儿。如果仪式成功，艾丽莎自己也会消失，而这也正是她所期望的。

但是，这一想法并没有实现，都是因为想要夺回那个孩子的我。

即便如此，我还是没能夺回那个孩子，结果反被达利亚所利用，帮她成功地促成了从艾丽莎体内生出“神”的仪式。

幸运的是，刚刚出生的“神”在发出啼哭声以后就立刻死去了……大概是受到了那个孩子，或者是艾丽莎意识抵抗的原因。

当“神”在光芒中消失之后，艾丽莎再次出现，并将一个婴儿托付给我。那是和之前那个孩子长得很像的婴儿，接着艾丽莎就死了。我没能救活她，于是只能抱着婴儿逃了出来。

这一切就像是做梦一样。

不过作为现实的证据是，之前那个孩子已经不见了，我手中抱着一个新的婴儿。

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十七年的岁月。有时我这段时光感到十分短暂，有时又觉得无比漫长。坦白地说，一开始我并不想抚养这个婴儿，也曾为了自己是否能够爱她而感到迷茫。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婴儿是什么人，她完全是个迷一般的存在。

这个婴儿也许就是那个从我手中抢走最爱的女儿的少女，我也曾这么想过，甚至还克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和愤怒将手放在婴儿的喉咙处，打算扼死她。还不止一次想要扔掉她。我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

但是，结果我还是决定将其抚养成人。我根本就无法离开她。

因为那个婴儿……希瑟，你总是用圆圆的眼睛看着我笑。

我承认自己至今也无法忘记那个孩子的事情。

但是我仍然爱着你。

现在，这份爱已经没有任何迷茫，而且我只相信这份爱。

给我至爱的女儿

哈利·梅森

第三章　潜伏着病人的地方

LURKING PLACE

1

“我先去雷纳德家看看。希瑟，医院那边就拜托你了……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

“我又不是小孩子。难道说道格拉斯害怕单独行动吗？”

“当然害怕，我活了五十多年，还是

第一次经历这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我还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

"明显是个可怕的噩梦！"

"是啊，真想早点儿醒过来。那么，你在调查完医院之后就回到这里吧。"

"好的。"

道格拉斯先离开了两个人约定好的汇合地点——汽车旅馆的房间。

希瑟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女人与男人不同，需要额外花费一些时间。

他们用了三天时间才最终到达寂静岭，这对于没有驾驶执照的希瑟来说，想要独自来这里恐怕要大费周章……现在她的心里充满了对道格拉斯的感激之情。在路上也多亏了他讲述的那些一点儿都不好笑的冷笑话，希瑟心中对丧父的悲伤以及过去那些事情所带来的冲击都已经稍微缓和了下来。而即便是亲眼目睹到寂静岭诡异的氛围，也不会觉得恐怖了。

但是，她对克劳蒂娅的愤怒却丝毫没有减少。

我绝对不会放过那个女人。

为了赶赴这场约会，希瑟把从自家带来的武器弹药全都携带好。挂在腰带上的枪套里插着手枪和军用匕首，手中拿着哈利珍藏的霰弹枪，还尽量多地装备了预备弹药，也没有忘记带上收音机和手电筒。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终于开始在寂静岭的街道上探索了。

离开汽车旅馆的房间，潮湿的白色大雾随即就把希瑟包围起来。空气的水分子中好像包含着一些奇怪的东西，这种雾感觉黏糊糊的。甚至让人觉得呼吸了这种空气，肺部就会受到污染，如果



可能的话最好能够停止呼吸。

希瑟目前所在的地方是托鲁卡湖的南边，南贝尔地区的中心地带，而她刚刚离开的汽车旅馆面对着内森大街。根据地图显示，布鲁克海温医院在内森大街的西侧不远处左转，然后在卡罗尔大街南面。

昨天深夜，在两个人刚刚到达寂静岭时还不是这个样子，可是今天大雾的浓度突然增加了。虽说是白天，不过太阳已经被浓雾挡得严严实实。视野也很差，只能勉强看到几码之外的地方，可能还没有普通小镇上夜间的能见度高。

为了确保不会迷失在这个毫无方向感的地方，希瑟一边瞪大眼睛盯着前方一边小心地在人行道上移动。由于浓雾导致交通瘫痪，此时路上并没有行驶的车辆，即便是在马路正中行走也没有关系，不过那样一来道路两旁的建筑物就会变得非常朦胧，同时还很难发现其他岔路……这一异常景象实在很可怕。

除了车辆之外，甚至感觉不到任何人类的气息。

从十七年前开始，这样的天气状况就经常在寂静岭出现，不用说什么观光胜地了，就算是作为一个普通小镇也无法维持正常运作。虽然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幽灵小镇，可还是有少数的居民至今仍生活在这里。

就是那些人。

希瑟想到了从道格拉斯那里听说的关于居民的事情。

克劳蒂娅的伙伴们。

支持将文丽莎作为祭品这一行为的人们。

和达利亚·吉里斯皮有着同样想法的疯狂的人们。

那些家伙还留在这里，试图重新进行可怕的仪式。

利用我……

虽然希瑟现在也许正在逐步走进敌人所设下的圈套，但是除此之外也的确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她并不感到后悔。就算是选择逃走，那些人大概也会紧追不放吧。在没有和他们决出胜负之前，自己根本就无法安心。

刚刚转入卡罗尔大街，希瑟就听到了吵闹声。

伴随着收音机的杂音，从迷雾的深处传来了狂犬怪的吼叫声。希瑟漫不经心地把手中的霰弹枪对准怪物，然后开枪。面对这个家伙时，她的心里已经没有丝毫的恐惧感，有的只是郁闷。接着，希瑟平静地跨过被散弹打成蜂窝状的怪物尸体。

不过，那种过于傲慢的心情很快就会摧毁了。

一个满不在乎的矮小身影出现在她的眼前，这个希瑟初次见到的怪物，其金属质感的身体上竟然有两个脑袋，手上长有类似昆虫四肢的佩刀状爪子，外形看上去无比怪诞可笑。一边走，它的上半身还在一边不停地做着滑稽的动作。

霰弹枪根本不管用。在开枪之前，它就灵活地逃到了空中。

这家伙明明没有翅膀，可竟然能够在空中飞来飞去。而动作与在地上时相比也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之前的滑稽可笑此时都变成了灵活敏捷。而试图用霰弹枪瞄准目标的希瑟的动作则完全跟不上，只能专心躲避对方锋利的佩刀状爪子的攻击。

危险！

弥漫在整个寂静岭中的浓雾让希瑟感到不寒而栗，因为会飞的怪物很快就躲藏在浓雾中，根本无法判断它会从什

么方位发动攻击。

只能选择逃跑了。

被死亡的恐惧所驱使的希瑟开始飞快地奔跑。

幸运的是，布鲁克海温医院就在不远处。

被大雾所遮挡而变得微弱的阳光无法将医院的内部照亮，隐约弥漫着一股消毒水气味的建筑里十分阴暗，必须要借助手电的亮光才能看清周围的情况。虽然四处都看不到医生、护士或者病人的身影，可是却有鞋子与地板摩擦的声音传入希瑟的耳朵里，好像有什么人正打算出来迎接她。

慢慢出现在视线范围内的是一名女护士。

只见她艰难地挪动着脚步，缓慢地朝希瑟靠近。

看上去像是刚刚值过夜班，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她弯着腰，脑袋无力地耷拉在胸前。

锈色的印记染在白色护士服上，看上去她应该不是一名外科手术的助手。身上的那些痕迹大概是飞溅的鲜血吧，因为她手中拿着一根铁管。染满鲜血的凶器……一定是刚刚对某个患者施以“安乐死”。

人类？

希瑟感到有些犹豫。

“喂，你！”

刚一听到她的呼唤，护士就挥舞着铁棒向希瑟扑来。

希瑟猛地用霰弹枪的枪身招架住对方的进攻。

护士近在咫尺的那张脸已经毫无血色，混浊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那是一张已经开始腐烂的死人的脸。虽然她之前曾是个人类，不过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其他的东西。

希瑟的犹豫消失了，双手用力向上一抬将铁管弹开，然后迅速抬脚朝护士的腹部踢去。

“我可没时间和你做游戏。”

子弹朝着躺在地上的怪物射去。

“啊……”

护士怪物发出了惨烈的叫声，然后全身开始痉挛，不一会儿就咽了气。这一幕让希瑟感到些许罪恶感。

希瑟在办公室深处的那个房间里找到了一本病历。这里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工作场所，而更像是一间起居室，这个房间大概被医生们当成了休息室吧。

在这本被遗忘在前台桌子上的病例中记载了很多患者的名字，而其中就有雷纳德的名字。

希瑟之所以会来到布鲁克海温医院，其目的和道格拉斯一样，都是想要找到雷纳德这个人。根据从文森特那里得到的情报来看，雷纳德也许会在这家医院。她的目光迅速在病历上扫过。

“雷纳德·沃尔夫

收容在S十二号病房。

其症状为轻度幻听与幻视、情绪不稳定、思维比较固执，此外还有轻度统合失调症。建议继续对其进行观察。

基本上他的性格比较温和，有一定的协调性，正义感非常强烈。

但是在极度兴奋的情况下会变得异常暴力。”

“雷纳德……没错！”

看来文森特的情报是正确的。

只要找到雷纳德，就能获得克劳蒂娅所在位置的相关情报了吗？

虽然知道了这个关键人物所在的病

房，但还是无法轻易到达那里。每条通道中都有封闭的门，整个医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这和在购物中心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没办法，想要找到通往目的地的路就必须走遍整个医院。诊疗室、病房、护士站、手术室、X光室、食堂、会议室……她没有发现一个正常的人类，全都是身穿护士服的怪物。

雷纳德真的在这个地方吗？

希瑟的心底冒出了这个疑问。但现在只有不停地前进，因为根本无法直接找到克劳蒂娅。她尽量选择快速从护士怪物的身边闪过，避免那些无谓的打斗，一门心思寻找雷纳德。

希望之家？

当这个新闻题目映入眼帘时，希瑟一下子停下了脚步。

在某间病房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旧杂志，上面有这样一条新闻。

希瑟心底的琴弦忽然被触动了。

这应该是住院患者打发时间时阅读的杂志吧，上面刊载的都是些无聊的八卦新闻，可是希瑟却暂时忘记了来到这家医院的目的，专心地阅读起来。

“孕育着绝望的希望之家

位于寂静岭郊外的一家孤儿院名为‘希望之家’，可与这个名字相反的是，那里的孩子们被长年施以虐待和洗脑。

经营这一孤儿院的是被称为‘4S’的寂静岭微笑支援社团（Silenthill Smile Support Society）。的确，他们收养了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并将他们抚养成人，这一辉煌的慈善事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但是，这个组织的真面目却是一个狂热宗教团体，孩子们在那里接受的并非正常的教育，而是一些无比邪恶扭曲的教义。

住在孤儿院附近的史密斯（化名）如是说道——

‘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从孤儿院的方向传来的奇怪祷告以及（孩子们的）惨叫。虽然我曾经对这件事提出过抗议，但是却被拒绝了……现在？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本刊记者曾亲身前往那里，并打算进入孤儿院进行考察，不过也同样被拒绝了。对方没有做出任何表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不允许我们拍摄。

记者进行考察时，在希望之家附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圆形钢筋混凝土建筑，这一建筑应该是孤儿院的一部分。但是这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而且记者并不认为这幢建筑对孤儿院有着什么重要的作用。也许它对那里的孤儿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地狱。

负责运营希望之家的狂热宗教团体并没有正式的名称，在本地只是被称为‘教团’。虽然是从很久之前就根植于寂静岭的教派，但其教义中却存在着优越思想等过激信仰，具有非常危险的一面。

本刊希望能够继续对这个‘希望之家’和‘教团’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

因为我相信，将事实展示给各位读者以及帮那些孩子们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是敝刊的义务。

——约瑟夫·施莱夫”

读完之后，希瑟闭上了眼睛。

头疼。

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少女痛苦的样子。

那是被这条新闻所触发的过去的影像。不是希望之家的孩子——她很确信这一点。从远处传来的低语声仿佛说明了这是艾丽莎的记忆，只不过这是一个与她生活在同一时代，同样背负着不幸命运的孩子。

是谁呢……脑海中不时浮现出一个模糊的面孔，那是少女的笑容。

“喂，艾丽莎。”少女说道，“我很喜欢爸爸，真的。真的很喜欢。”

笑容中出现了泪光。

希瑟睁开眼睛，大口地喘着气，然后拼命地摇了摇头。一瞬间，那个女孩的形象变得鲜明起来……让希瑟觉得自己仿佛回想起来了。

“不可能！”

终于来到了三楼，站在西侧走廊尽头处的希瑟满面愁容。S十二号病房只不过是个幌子，医院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走遍了，再也没有其他可以寻找的地方。

雷纳德究竟在哪儿？

难道不在医院里吗？

“快点儿出来吧，不要再躲藏了！”

即便希瑟大声喊叫，回应她的也只有护士怪物的呻吟声。

无奈之下她只好原路返回，看来只能期待道格拉斯那边会有所收获，也许他会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这时，从S十二号病房里传出了电话铃声。

希瑟转回身，脸上露出紧张的神情。也许是道格拉斯打来的电话！

难道说雷纳德是个富翁，S十二号病房是个配有电话机的VIP房间。希瑟慢慢地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话听筒。

“克劳蒂娅吗？”

从听筒的那一端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希瑟刚才还略显消沉的精神一下子就恢复了活力，因为电话另一端的人好像是克劳蒂娅的熟人。能够直接把电话拨到雷纳德的房间，一定不会错。

“不，我……”

“少说废话！”

男人的声音显得很愤怒。他并不打算听希瑟解释下去，只是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

“克劳蒂娅，你永远都只会逃避。

难道不打算来向我道歉吗？

还是说你对自己愚蠢的行为毫不在意？

说什么‘拯救所有人’，那种毫无价值的奢求还是给我省省吧！

如果你还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最好先弄清自己的身分！

骄傲自满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过！”

“等一下，你听我说。”

“你的话我已经听腻了，我没兴趣。……你到底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难道说我的教育方式错了吗？”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克劳蒂娅！”

“……不是克劳蒂娅……”

“我叫希瑟！”

“这样啊……真对不起。我叫雷纳德·沃尔夫，前几天还住在这个房间，刚才还以为你是我女儿呢……”

“你是雷纳德！克劳蒂娅的……父亲？”

“是啊。你认识克劳蒂娅吗？是她的朋友？”

“不是！不过我正在找她！她现在在哪儿？”

“我感觉到了愤怒。”雷纳德长吁短叹地说道，“你的声音里带有明显的憎恨。

'想杀掉她'……你是这么想的吗？虽然我不知道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但无论怎么说她都是我的女儿。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的话，还希望你能够原谅她，不过现在说这些好像已经太晚了。希瑟，你能帮我个忙吗？"

"帮忙？"

"我被关起来了，现在必须阻止克劳蒂娅。"

"你被关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清楚。应该是这间医院的某处……大概是入口二楼西侧的走廊尽头吧。如果你能放我出去的话，我应该能够帮助你，因为我有印章。拜托了……"

电话突然间切断了。

虽然希瑟的心里还有很多疑问，不过看来只有和雷纳德·沃尔夫本人见面之后再说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可是，他最后所说的"印章"……

这句不明所以的话让希瑟感到了强烈的刺激，太阳穴也开始隐隐作痛。

2

二楼西侧走廊尽头堆放着一些已经成为废品的医疗器具，虽然在尽头处有一扇门，可还是无法通过。

应该就是这里，刚才来到这里时……

可是希瑟在接到雷纳德的电话后再次来到这里后，发现原本堆积如山的废品全都不见了！而且在尽头的墙壁上出现了一道铁门。

难道是那些护士怪物们知道自己要来，所以事先很体贴地将废品收拾干净了吗？真荒谬，这种问题根本毫无意义。今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的范畴，事到如今根本不必为了这样的事情而感到惊讶或者是烦恼。

希瑟打开了铁门。

伴随着合页发出的刺耳声响，在铁门的另一侧出现了一条被染成红色的通道。

地板、墙壁、天花板……所有的地方都被染上了如同锈迹一般的红色。

一侧的墙壁上突出一排白炽灯，四周的锈色在昏黄灯光的照耀下，看上去更像是血迹。

天花板很低，好像只要伸出手就能碰触到，让希瑟感到一股无比憋闷的压迫感。

"又是一条死路吗？"

虽然这条通道朝着更深处延伸，但是一道金属百叶窗挡在前面不远处。

希瑟走上前去想要试着看是否能够打开，这时好像有传感器受到了感应，百叶窗发出了一阵轰鸣声，接着便自动收回到天花板中。

随着继续前进，当她来到一个右侧岔道口的时候，这次相反的是一扇金属百叶窗从天而降将前路堵住，看来只能走那条右侧的岔路。虽然这个宛如迷宫的地方有着众多的岔路，不过这些自动百叶窗会有选择性地开启或者关闭，看上去就像是在引导希瑟一般。

在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印记。那个描绘在墙壁上，包围着迷一般记号的圆形图案。

但是，这个和之前出现的那些图案好像有少许不同，不过希瑟只要盯着这个图案就会感到头痛欲裂。大概是记号的形状有些不一样吧……

"我记得……这图案……"

希瑟用手指轻轻地顺着图案的纹路描绘着。

记忆的碎片变成了清晰的影像在她的脑海中苏醒。

如同一场白日梦。

——异常的高热状态一直都在持续。

——睁不开眼睛……正在输液……只剩下微弱的呼吸……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孩子还活着……

有种在阴暗的房间里看录像的感觉。

浮现在脑海中的是女护士焦虑的模样。她就是艾丽莎的主治医生。

名字是……丽莎……丽莎·格兰……

"一直都很勤快地照顾我，在这个地狱般的病房里只有她是温柔的……虽然随着逐渐消瘦，她也开始变得有些奇怪……"

回想起了对丽莎的感激之情，以及当时的一些痛苦和郁闷……希瑟的脸颊滑过一道泪痕。她连忙用衣服袖子轻轻擦拭湿润的眼睛，再看眼前的那面墙壁，不知为什么那个神秘的图案竟然消失了。虽然对此感到非常奇怪，可是又毫无头绪，希瑟只好继续前进。

她来到没有白炽灯的阴暗通道，接着穿过了尽头处的那扇门。

门的另一端是一个大概有两层楼那么高的楼梯井之类的狭窄空间，墙壁上的血痕也变得很浓重。

这里有一条铁梯子。希瑟开始向上攀爬，当来到距上层的金属网地面还有一小段距离时，她忽然停了下来，干尸怪物再一次出现了。它就挂在金属网的内侧，蠢蠢欲动。虽然它也许会发动攻击，但希瑟还是必须要上去。

希瑟像往常那样用单手紧紧地握住霰弹枪，以一种很不协调的姿势继续向上攀爬。

从上面俯视下来的视线渐渐地处在了同一水平线上。

那是一对发出锐利目光的怪异眼球。

随着与怪物的距离不断拉近，希瑟好像闻到了对方腥臭的气息。

虽然她此时已经紧张得冒出了冷汗……不过这次仍然没有看出干尸怪物发动攻击的势头，它只不过像是一个偷窥狂一样投来令人厌恶的目光。终于来到上层的希瑟用轻蔑的眼神对裙子下面的怪物怒目而视，接着便转身离开了。

离开那个楼梯井一样的空间之后，虽然身处的地方好像仍然是这家医院的三楼，不过周围的状况和刚才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

红色、红色、红色……

在灯光的照耀下，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的墙壁、地面和天花板全都是非常强烈的深红色。

这幢混凝土建筑物的内部墙体表面上，全都是一些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波浪起伏。就好像有无数白蚁在其内部侵蚀一样。

与这种可怕的地方十分相衬的怪物就潜伏在那里——在地面匍匐着前进的怪物。

它长着如同食蚁兽一样尖尖的嘴巴，手腕像是被火烧伤后所产生的增生，让人很容易就能联想到在地狱中徘徊的恶鬼。

即使用枪来攻击对方，也只会看到一幅令人感到恶心的血肉模糊的画面吧。希瑟决定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争斗，她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对手，打算从它的身上越过去。

可是怪物的动作却快得惊人，一下

子就抓住了希瑟的脚踝，猛地将她拉倒在地。无奈之下，希瑟只好选择使用霰弹枪。

“别碰我！”

子弹将怪物的头部轰得粉碎，伴随着痛苦的呜咽声，散发着恶臭的血肉四处飞溅，粘在希瑟的脸和头发上。

这对妙龄少女来说简直是莫大的屈辱，希瑟也失去了之前的冷静，变得有些歇斯底里起来。她开始朝四周胡乱开枪，不再在意是否要节省弹药，一门心思地想要把周围的怪物全都干掉。就在这种迷失了自我的兴奋状态下，希瑟为了寻找雷纳德的身影，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已经面目全非的医院一楼。

快来啊。

快点儿把我从这里放出去。

雷纳德在地下的黑暗空间中焦急地等待着。

自从几年前被女儿克劳蒂娅关起来之后，他就一直待在这个地方。

这里十分潮湿，让人无比厌烦。我想要沐浴到阳光，闪耀着神圣光芒的地方才是我的家。我是被选中的人。克劳蒂娅……那个可恶的不孝女！

雷纳德咬牙切齿地想着，已经变得有些异常的脸扭曲得更加丑陋，他用锐利的手臂前端用力地拍打着水面，发出“啪啪”声。

虽说是我的女儿，但她已经是个罪人了，因为她让我受到这种待遇。

难道是在教育方面出了问题，虽然我觉得已经足够严厉的了，可实际上还是不够吗？

如果能从这里出去，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地惩罚她。

还有她身边的那群乌合之众也要一并处置。

在这个世界上，没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要遵从神的意志，战斗到底。

作为一名有着无上荣誉的战士，作为印章的守护者，我要供奉出罪人们的鲜血。

在坚定信仰的支撑下，雷纳德的心里回响起已经发过数万次的誓言。

虽然已经探索过最后的一个房间——C四号病房，希瑟还是没有发现那个寻求救援的男人的身影。反倒是发现了成群的怪物，还有一个类似祭坛的东西。两张运送患者的活动病床被并排摆放在一起，其中一张上放有插着蜡烛的烛台，旁边还有匕首……在中间那张羊皮纸上则画着那个谜一般的记号。

另一张病床上放着一本摊开的书，希瑟走过去将其拿在手中。

书的名称是《失却的记忆》

“这些具有特征的事情在现代已经被人们所忘却，只在极为稀少的文献中有所提及，被称为献祭的仪式。……众人开始祈祷，用一根铜桩插进男子的胸膛，继而刺穿他的心脏，用喷出的鲜血沾染整个祭坛。这是在告慰神灵，并表示对神的忠诚。而作为献祭仪式的另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有的文献中所提到的焚烧活祭品。由于这个是比较高级的仪式，所以祭品不能是俘虏或罪人，而只能是由圣职者来担任。这是个与火刑极为相似的仪式，在其他的宗教派别中并没有发现类似的行为，也许这和我们所供奉的神是太阳神有关系吧……”

记忆的碎片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在希瑟心底复苏。

“不！”

希瑟连忙扔掉手中的书。

指尖如同烧焦般灼热，全身则感受到了一股刺骨的寒意，可是身上却在不停地冒冷汗。

那些都是她不愿回想起的记忆。

她踉踉跄跄地逃出房间，蹲坐在走廊中不停地剧烈喘息着，心跳也在加速。在刚才的那一瞬间，希瑟对艾丽莎之前被烧时的痛苦和悲伤感同身受。

想要尽量远离这个C四号病房，但她也知道现在还不能这么做，而且被埋藏起来的记忆也在脑海中喃喃自语——雷纳德就在前面，就隐藏在这个房间里的通道中，那本古书上有提示。

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希瑟从地上站起身来，然后返回走廊。她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打算远离C四号病房，而是为了能够顺利潜入病房的深处。希瑟先是找到一个空的输液用塑料袋，然后朝着刚才在三楼的处置室发现的吊在天花板的尸体走去。从放在尸体下面的水桶中，将聚积在桶里的血液灌进塑料袋中。

带着这些血，希瑟回到了C四号病房，按照书上所记载的步骤开始实行。

她将鲜血倒在祭坛上。

不知道这祭坛究竟是什么样的构造，不过应该与时间空间的扭曲有所关联吧。

做完仪式的希瑟回过头来，房间一半的地板好像都陷落在原地出现的一个窟窿里，一条梯子通往下面。

3

“希瑟吗？”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黑暗的地底回响着。

梯子下面是一个宽阔的空洞，手电筒的微弱光芒将围绕在四周的黑暗驱散了一小块，暴露在光线中的是肮脏的混凝土墙壁、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圆拱型天花板……而且地上还积满了及腰深的水。一股难闻的气味弥漫在四周，从洞的深处则传来了流水声。看上去这里就是利用下水道，用铁栅栏将一部分空间隔离开所建造成的监狱。如果有人被关押在这里，那么……

“雷纳德？”希瑟朝着深处喊道，“我是希瑟，我来救你了。你在哪儿？”

“谢谢你，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那个声音仍然隐藏在黑暗之中，“而且克劳蒂娅无聊的愿望也会就此终结，所谓‘拯救所有人’之类的奢望。对于像她这种忤逆‘神’的家伙，难道也有必要赐予恩惠吗？”

被解放的喜悦中混杂着被关押的愤怒，能听得出雷纳德现在十分亢奋。

“喂，希瑟，我们一起走吧，去惩罚克劳蒂娅！最好是把那个不要脸的婊子干掉！”

“等一下！”

类似雷纳德所说的‘杀人’这种露骨的表达方式让希瑟的心情变得有些萎靡，虽说她也想为哈利报仇，但最起码还没有如此鲜明的意识。只不过是想要大闹一场罢了，粉碎克劳蒂娅的野心，之后再……还是应该让她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总觉得自己好像是上当了。“拯救所有人”之类的想法，克劳蒂娅可不像是以慈悲为怀的人……虽然希瑟是这样想的，可是她觉得心里好像还存在着另一个自己。一个并不憎恨克劳蒂娅，只是感到悲哀的自己。

克制住微微的眩晕感后，希瑟说道："我不太明白。你是她的父亲吧，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在说什么呢，希瑟？"雷纳德的声音好像很吃惊，"正义中是不存在什么父女关系的。对于这种不义之徒，我更应该大义灭亲。"

可是在希瑟听来，雷纳德的声音里却带着一种干扰。在打电话时还没有什么感觉，可是现在亲耳听到……好像在很久之前，希瑟就听到过这个声音。一个傲慢的、不受欢迎的人的脸模模糊糊地在脑海中苏醒。

"'神'的确是一种仁慈的存在，虽说如此，我们也不能允许故作姿态之类的事情发生。善人和恶人并不是同等的，执行正义之事的人会被'神'选中，也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在'神'降临之日穿过那道狭窄的门。在世外桃源生活的资格，应该赋予那些认真倾听'神'之旨意的人，就像我们一样。你说对吗，希瑟？"

"是啊，随便你怎么说。"希瑟无奈地回答道。

此时她已经开始感到头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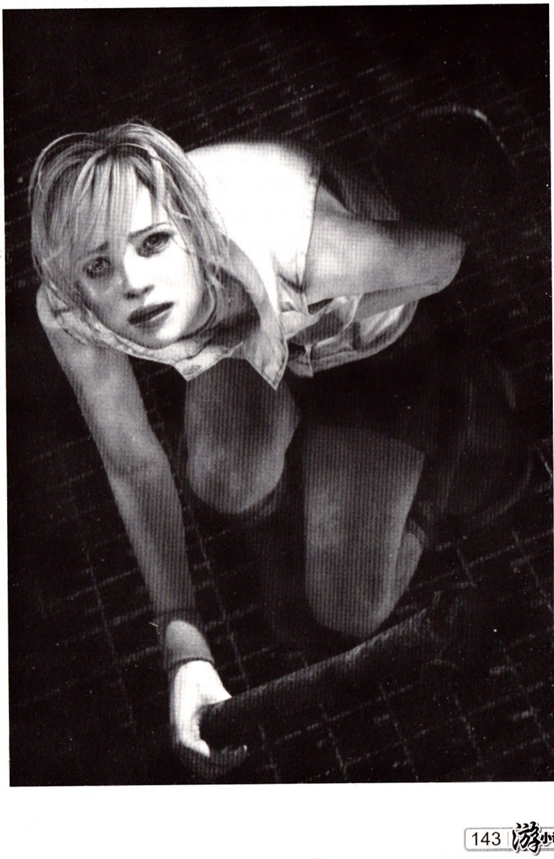
在她剧烈疼痛的脑袋里，已经清晰地浮现出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的脸。

"我和你不同，咱们俩不是同类人，我也不想去你所在的那个世外桃源。"

"为什么？"从黑暗中传来的声音里明显带着愤怒，"难道你是叛教者？你想来骗我！原来如此……你是想接近我，然后偷走那枚印章！你这个异教徒，竟然想要毁灭'神'！"

"你说的印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装糊涂是没用的，你觉得我会上当吗？我死也不会交出印章的！因为我的职务就是'神'所委派的守护者，而你被赐予的命运只有残酷的死亡！"



“雷纳德，莫非你……”

在艾丽莎苏醒的记忆中，年轻的雷纳德牵着少女的手。

带着苦闷笑容的少女……

我最喜欢爸爸了。

真的很喜欢。

噙着眼泪的笑容……衣服下面隐藏着淤青的伤痕。

“违背神之意志的人都得死！”雷纳德大声喊道。

是的，他总是在怒吼，对自己的女儿怒吼。

……伴随着哗啦哗啦的水声，雷纳德从黑暗深处走了出来，可是他的那张脸却与希瑟记忆中的样子相去甚远。

猴子？

鱼？

希瑟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看错了，对方的容貌实在是太奇怪了。全身长满了无数的肿瘤，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半人鱼这种生物。两只手臂的前端变成了胸鳍一样的形状，而且如同匕首般锋利。

他已经不是人类了，现在的样子就如同他丑陋的内心一样。

希瑟举起霰弹枪。在面对怪物时，她从来都不会犹豫。不，就算现在雷纳德仍然保持着人类的外形，她也不会犹豫不决吧，因为她的内心已经被幼年克劳蒂娅的胆怯和憎恨牢牢占据了。代替童年时身受虐待的她，希瑟义愤填膺地将枪口对准了雷纳德。

从枪膛中发射出的子弹轰飞了雷纳德，他慢慢沉没在漂着垃圾的水中。

但是，这个家伙并没有就此死去。用带有威吓的说教将恐惧植入孩子们的内心，残忍虐待自己的女儿……像这种坏人不会这么简单地就被干掉吧。果然，雷纳德没有死，而是像一条鱼一样灵巧地从水底朝着希瑟逼近。

子弹打光了，备用弹药也没有了，希瑟猛地将霰弹枪的枪身砸了过去。带着孩子们的恐惧，带着曾经是亲密好友的少女的悔恨，砸向怪物的脑袋。

虽然这一击并不会给在水中的雷纳德造成有效的伤害，但是灌注了希瑟浑身力气的这一击也的确让他感到了疼痛。只见水中泛起层层水花，雷纳德从下面站起身来，在这个如同圣堂一般的下水道中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希瑟这时已经将手枪握在手中。

从枪口喷出的火药照亮了黑暗，轰鸣的枪声是希瑟内心的吼叫。

我最喜欢的那个孩子！

我最喜欢的那个孩子！

我最喜欢的那个孩子！

我最喜欢的那个孩子！

我最喜欢的那个孩子！

你竟然做出了那种事情！

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雷纳德临终前的惨叫声响彻整个下水道，接着他倒在了污水中。

鲜血从胸前被子弹射穿的窟窿里汩汩流出，甚至将污水染成了红色。他的尸体先是沉入水下，接着直挺挺地浮了上了水面。

希瑟印象中雷纳德的那张脸已经被抹去，不过头疼变得更加强烈……

“你所出的主意就是为了让我父亲和她见面！”克劳蒂娅的声音有些激动。

“不可以吗？”在她可怕眼神的注视下仍然十分从容，而且还稍微有些淘气的文森特微笑着回答道。

“你这么做会害死我父亲的！”

“这不是很好吗，你可以将这理解为

他被神召唤走了，好像雷纳德也是虔诚的信徒。”

“胆敢侮辱‘神’者必定不会得到救赎，你会下地狱的！美好的世外桃源和永恒的天堂都不会降临到你的身上！”

“对于神来拯救我们这件事，你是不是太乐观了？”

“像你这样的人又怎么会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幸福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我都很明白。因为我也渴望幸福，从我的角度来看错误的反而是你，你误解了幸福。你那样对待自己的父亲，认为只要让他活着就是幸福，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不是的！”

“你真实的用意大概是复仇吧。虽然嘴上说是为了确认‘神’之荣光，可实际上却在利用隐藏在寂静岭中的力量对雷纳德施以可怕的实验。那些人体实验都是你复仇的手段吧，一旦复仇成功，你便觉得自己得到了幸福。”

“你给我注意点分寸！”

“你原本就非常憎恨自己的父亲吧？被殴打、被虐待，幼小的你哭泣的样子好像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了。”

“我没有憎恨！我很爱他，我爱我的父亲！尽管过去的记忆是痛苦的……所以！所以我们才需要‘神’！”

“真像是个孩子啊，所以你才会一直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文森特耸了耸肩膀。

克劳蒂娅固执地摇了摇头，说：“你根本就不明白！大家都不明白！”

……当她反应过来时，下水道以及那些黑暗全都像一场噩梦一样消失不见了，希瑟发现自己躺在最开始接到电话的S十二号病房。

又是时间空间的扭曲吗？

她站起身来望向窗外，虽然仍弥漫着浓雾，但现在却已经明亮了不少。这所医院从荒废的异世界中又恢复了过来。

“现在只有回到事先约好的汇合地点了……但愿道格拉斯没事！”

刚刚迈出房间，希瑟感觉靴子好像踢到了什么东西。她将地上的那个东西捡起来，那是一块手掌大小的奖章。

奖章上的花纹和刻在二楼走廊中那道门另一边的通道墙壁上的图案是一样的。

第四章　末世的教会

CHURCH

1

约定好的汇合地点是汽车旅馆——Jack's Inn。

从布鲁克海温医院原路返回的希瑟刚一走进房间，就看到了一个正在等她的不速之客——一个穿着看上去很名贵的西装马甲和牛仔裤的青年，与邋遢的道格拉斯正好相反。希瑟的眉头微微一皱。

“文森特……”

"原来你还记得我。"带着眼镜的青年笑着说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有点儿小事。"

希瑟用手枪瞄准闪烁其词的文森特，虽然后者的容貌的确是带有一些知性的帅气，不过看来希瑟那颗少女的心也不会轻易被俘获。他就是克劳蒂娅的伙伴，侮辱父亲的男人。

"你总是这么蛮干啊！"文森特窘迫地笑了笑，"我来告诉道格拉斯关于雷纳德的事情，让他不要再继续寻找了。"

"那么……"

"我知道，你见到了雷纳德……以及全部事情。"

"你在监视我吗？"

"这个小镇是我的家乡，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原来你是特意来通知道格拉斯这件事的啊，你还真是够亲切的呢。你真正的目的是……"

"我没有撒谎。"

"好了，这件事我们先放在一边。道格拉斯呢？"

"对了对了，道格拉斯也有留言。他说不等你了，然后就离开了房间，所以我只好留下来等你。真的，道格拉斯可真是个急性子啊！很容易忙中出错啊，可他还是迫不及待地跑出去了……"

希瑟轻轻地晃动了一下枪口，打断了对方毫无意义的喋喋不休。

文森特耸了耸肩膀，说道："他说'教会在托鲁卡湖的对面'。"

"只有这一句留言吗？"

"是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克劳蒂娅所在的地方，就在湖的北岸。"

希瑟猛地做出了反应。

"……也就是说，这个消息是你先告诉给道格拉斯的，然后再假借他的名义传达给我！"

文森特只是微笑，并没有回答。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没什么……如果你想去教会，只要穿过游乐场就可以。现在，大概只有经由那里才能到达教会……这个小镇上的麻烦太多了，从正常的途径根本无法到达那里。"

"让我前往教会……这就是你真正的目的吧。"

"啊，总之你可以相信我，我是不会说谎的。"

相信？

怎么可能去相信你！

希瑟虽然在心里这么想，却并没有说出口，只是沉默着朝门口走去。

"小心点儿！"文森特在她身后说道，"虽然距离教会很远，距离天堂却很近！"

从放置在道格拉斯车上的行李中取出备用弹药后，希瑟离开了汽车旅馆。由于霰弹枪已经在与雷纳德的战斗中被扔掉了，所以现在能够使用的只有手枪。虽然那把匕首还挂在腰间，不过再继续往前走，这样的装备应该帮不上什么忙。

游乐场——

当文森特说出这个词组的时候，希瑟有种不祥的预感。

希望这只是杞人忧天。

但是，沿着内森大街朝着西北方向前进，出现在希瑟面前的无疑就是之前那场噩梦的再现。

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黄昏正在快速降临。

虽然没有灿烂夺目的灯光装饰，不过拱形的大门还是从浓雾中逐渐浮现出

来，与希瑟在汉堡店打盹时的梦中所看到的一模一样。

只是和梦中一样还好，如果比噩梦更加可怕……

而且，如果那个是与事实吻合的梦……

压抑着想要转身原路返回的念头，希瑟穿过游乐场的大门。刚刚走过敞开的铁栅栏门，就感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就像是突破结界，走进了什么禁忌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种可怕的气息带着很大的压力朝她袭来。不知是不是受到了刺激，希瑟的身体好像也出现了异常，蹲在了地上。

突如其来的腹痛让她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体内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

有某种生物寄生在她的身体里。

那个东西正在变得活跃起来。

不行！不能让你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下去！

虽然感觉上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但实际上只是一小会儿而已。疼痛感快速消失了。

希瑟擦干额头的汗水，慢慢站起身来，仍然有些步履蹒跚地朝前走去。脚步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加快，她本身就是讨厌磨蹭的性格，如果无法躲过某件麻烦的事情，不如索性快点儿完结。

"是兔子……"

穿过大门后不久，她便看到那个东西就在被夜色笼罩的广场上。

那个坐在长椅上的人偶兔子外套，与梦中出现的景象一样。

兔子那张滑稽的脸上涂满了鲜血，虽然希瑟努力想要窥见兔子外套下面是否有什么人，可是却根本看不到。令人愉快的感觉还在不断增加。

对于那个神秘的电话亭中的东西，希瑟同样选择了无视，甚至没有向那个蠢蠢欲动的干尸怪物看一眼。

地面有一部分是金属网状，希瑟走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咔哒咔哒"声，不远处果然有一道砖墙。在第二道门的内侧应该有怪物正在那里守候着……如果现在是那个噩梦再现的话。希瑟再次检查手枪的状况，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将这里与梦中出现的游乐场有着相同的构造作为前提，先把应该走的路线在脑海中复习一边。

"好了，走吧！等着我，克劳蒂娅！"

希瑟说着拉开了那扇门。

对于自己一直追赶的克劳蒂娅，一种与之前不同的复杂情绪在希瑟的内心里翻涌而过。

"我的委托就是找出那个女孩，你做得非常好。所以你的工作已经结束，合同也圆满终结。至于报酬，我们会划进你的帐号……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有关我心情的问题。"

"什么意思？"

面对着道格拉斯手中的枪，克劳蒂娅皱了皱眉。

两个人在已经完全被夜色包围的游乐场中的大型娱乐设施前对峙。

"因为你的谎言，我给那个姑娘添了不少麻烦。"

"什么谎言？"

"你说希瑟是个被绑架的孩子。"

"这是真的。那个孩子原本是属于我们'教团'的财产，之后被哈利夺走了。"

"不对！她在哈利的身边很幸福。如果说她是'教团'的财产，这说法本身

就是对其人权的一种侵犯。”

“那个孩子是圣母，是寄宿着‘神’的存在。所以世俗的一些看法对她并不适用。”

“寄宿着……神……”

“如果沉睡在她体内的艾丽莎能够醒来，她就会生下‘神’。这对她来说就是无上的幸福……她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完全是由于受到了哈利的蛊惑。她被那个可恶的家伙所营造出的虚假幸福给蒙蔽了，撒谎的是哈利才对！”

“生出那个‘神’之后又会怎么样？”

“‘神’会构筑起永远的世外桃源，这样世上的人们都能得到救赎。不再有饥饿、疾病和衰老，人们没有必要在欲望的驱使下互相竞争，大家只要信仰‘神’就能获得永生。”

“你处心积虑地为了一件并不存在的事情努力，实在是太无聊了。结果只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乌托邦，或者是个属于羔羊的‘世外桃源’罢了。”

“真可怜啊……”

克劳蒂娅用怜悯的目光盯着道格拉斯，其中还混杂着轻蔑的眼神。

“你根本不明白。你才是习惯了这个堕落世界的羔羊，你那被蒙蔽的双眼根本看不到真实。”

“是的，我知道自己很堕落。也正是由于堕落，我才要干掉你。代替希瑟……为了避免她急于给父亲报仇而堕落。”

“你真的能杀掉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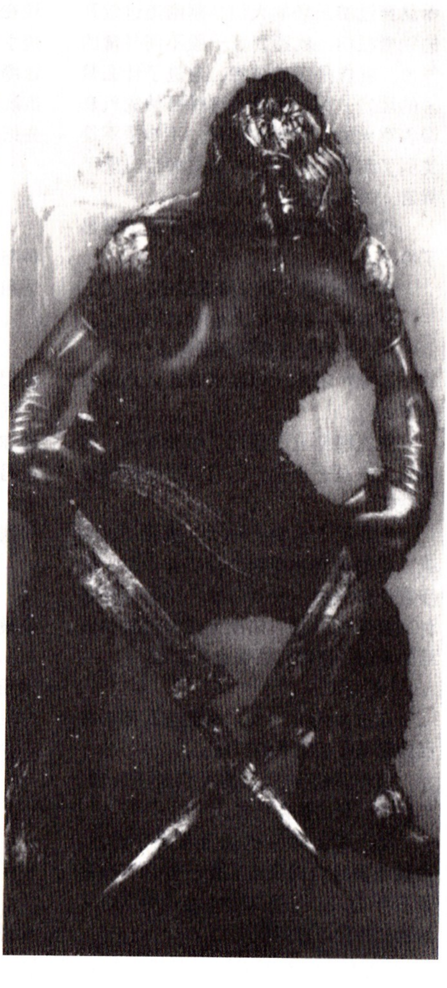
“能，我之前已经杀掉一个人了。”

“真遗憾啊。不过，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一阵金属摩擦的声音引起了道格拉斯的注意。

枪口仍然对准克劳蒂娅，他用眼角的余光瞟向四周。

有一个仿佛中世纪欧洲士兵打扮的家伙就站在不远处，但并不是那种威风



凛凛的骑士，而是类似恶棍的雇佣兵。像那种并排着站在最前线，手持一杆长矛面对敌人的冲锋，随时可以将其舍弃的小兵。他的身上并没有穿戴着头盔和铠甲，而是缠着厚厚的麻布衣服，连脑袋上也缠满了。

但他所携带的武器并不是长矛，而是类似"拐"的金属制品，从前端还伸出了细长的刀刃。他的双手各持一个，正在互相摩擦着……大概是故意想要吸引道格拉斯的注意力。

接着，他像一名厨师磨刀一般挥舞起手中的凶器。

好像在说要切下道格拉斯的肉来做料理一样。

"你知道吗？存在于寂静岭的众多神秘力量？"克劳蒂娅说道，"只是凭借人的意念就可以让怪物出现。"

"这个肮脏的怪物就是你召唤出来的吗？"

"是我和你两个人。"

"什么意思？"

"我的意愿和你的恐惧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怪物的样子。"

"恐惧……我的……"

道格拉斯讶异地盯着怪物。

从那块充当头盔的麻布缝隙中向外窥视的双眸……充满了憎恶念头的锐利光芒。

就好像是处在反抗期中的少年。

"是你！"

道格拉斯不由自主地朝后退去，他被埋葬在心里的记忆吓得发抖。

"杀了他！"克劳蒂娅用尖厉的声音向怪物命令道。

粗壮手臂的巨人、疯狗怪物，还有在医院中遇到过的怪物——能够在空中飞舞的、如同昆虫一样的东西……这些预想中的家伙正如希瑟事先想像的那样出现在游乐场内。虽说之前只是一个梦，不过也算是经历过了，目标的场所也已经确定。希瑟极力避免无谓的战斗，拼尽全力奔跑，一直来到轨道车的乘车场。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

之前的经历都和梦中一模一样……可是，再继续向前的话……

看着在夜色和浓雾的包围中，突显出高大的黑色轮廓、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的铁架桥，希瑟感到有些害怕。

可是现在已经不能回头。

只能前进。

为了决出胜负。

她迈步走上锈迹斑斑的轨道，将铁架桥下面的地面从脑海中强行抹去，小心翼翼地开始移动。从高处刮来的风吹动着希瑟身上的斜纹粗棉布裙子，好像随时都能将她从高空吹落一般猛烈。

就快了。

希瑟感到后背传来一股灼热感，好像不管自己怎么加快速度，就是无法到达终点。

很快就会有列车从身后驶来。

为了将我碾成肉酱。

这时，从鞋底传来了一阵震动感。

尖厉的警笛声无比刺耳。

从身后射来的强光比胸前的手电要亮上几百倍，将前方的铁架桥照得如同白昼。

希瑟没有转身。

而是做出与梦中不同的反应。

嘿！

她用尽浑身力气，纵身跳下铁架桥。

这完全是听天由命的选择。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奥丁领域

[第十回]

文／卡伦　插图／kagalin



第四章 星坠

第4节 奥斯瓦尔特

他走在空旷的荒野中，乌云遮日，呼啸狂风。

目光所及之处尽是一片荒寂，干涸的暗黄色地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不时有灼热的蒸汽从裂纹中袅袅升起。

他警惕地停下了脚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虽然看不见，但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有个“东西”正在不知何处偷偷窥视着自己。

不对，不止一个，那种感觉来自于四面八方。无数双眼睛正直直地盯着他，纷纷呢喃低语，散发出贪婪狂虐的欲望气息。

“来了，我们的同伴马上就要来了。”

“你逃不掉的，无论你身处何方，我们都将如影随形地追随在你左右。”

“腐朽而甜美的强大灵魂，真希望能够早日品尝这种美味啊……”

“来了！来了！越来越近，哈哈，他就要来了。”

他双目紧闭，想要根据声音的波动寻找说话者所在之地，但结果却是徒劳无功。

那些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从不同角度源源不断地回荡在他的耳膜中，可令他烦躁的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辨认出其来自何方。

冷静与理智的力量越来越弱，他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无法抑制住心中的怒火了。一头被禁锢的黑色野兽在他胸中蠢蠢欲动，它渴望着破牢而出，渴望着尽情发泄心中最原始的欲望。

噗通、噗通、噗通……

那是心跳的声音。

响声慢慢变大，频率也随之越来越快，由无至有，由远而近，最后完全盖住了一切杂音。

噗通、噗通、噗通……

急促的呼吸令他全身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那无法抑制的心跳就如同急速来回晃动的钟摆，一下下猛烈冲击着他的身心。

“愤怒、悲伤、恐惧、狂想……沉沦于自己的欲望或绝望中吧，早日与我们成为一体！”

“这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的心，你骗不了自己，也决不可能逃避。来吧，快些，将一切都交给它，新生，你将获得真正的新生！”

“闭嘴！”

他大吼一声，猛然抬头怒视天空。

仿佛在眨眼之间，变化骤然而生。

以他所在的地点上空为中心，阴沉的天幕突然开始了猛烈而迅速的龟裂，地面也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剧烈震动

起来。

龟裂急速扩展，当视线所及的天空尽数被无数道裂纹覆盖后，一切突然戛然而止。

凝固的天空，停滞的风，静止的大地，令人窒息的安静……

在这寂静无声的世界中，干涸的地面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滴小小的水珠。

在他讶异的视线中，水珠缓缓向上，径直升空。

没有丝毫停滞，没有丝毫偏差，水珠就如同笔直滴落一般向上冲去，越来越快，越来越急，最后完完全全融入到龟裂的天幕中，他甚至都能听到轻轻的“叮咚”声。

就仿佛被投入一颗小石子的湖水一般，天空随之漾起了道道涟漪。

而后……

寂静、微微颤动、逐渐响起的轰鸣，摇摇欲坠的天空……

突然间，天幕如镜子一般轰然碎裂，无数的天空碎片纷纷扬扬地自天坠落。

不止是天空，整个世界都开始了崩溃的过程。

不再有任何整体，一切皆化为碎片……

面前发生的这一切让他彻底惊呆了，他怔怔地站在原地，抬头仰望着不计其数下坠的碎片，以及天幕碎裂后出现的灰色漩涡。

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传入他的耳中。

“这就是你的心，你的希望也会如同这个世界一样彻底破碎。”

他猛然回身，右手下意识地按住腰间的剑柄。但当看清楚站在不远处那个男人的相貌后，他愣住了。

衣着华贵，有着一头如瀑布般美丽金发的妖精男子无视四周不断落下的天空碎片，背手站在荒野中。

“你以为自己已经逃离了一切吗？”

男人傲然看着他，眼中闪烁着鄙夷与冷漠的光芒。

“别做梦了，灾炎与诅咒一直都伴随着你，挥之不去，如影随形。”

“想想你究竟算是个什么吧。只是个工具，是我用来掌控魔剑力量的工具，除此之外你毫无用处。”

“那么多人死在你剑下，那么多冤魂随时等待着将你的灵魂拉入地狱，这样的你还敢奢望幸福？真是太可笑了。”

在如雪花般缓缓掉落的碎片中，男人哈哈大笑起来。

“幸福、希望、爱情……别再憧憬这样虚幻的东西了，我的儿子。”

突然间，笑声戛然而止。男人恶狠狠地盯着他，一字一顿地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你，注定只是个工具。”

奥斯瓦尔特猛地从床上坐起。

隔了一会儿，他终于从刚才的梦境中解脱了出来。

而当纷乱的呼吸渐渐恢复正常时，他才感觉到冷汗已经浸湿了他的全身。

窗外依旧是漆黑一片，月亮被乌黑的云层完全罩住，只能偶尔透过间隙向地面洒下些微光，而以往举目可见的璀璨星光更是消失无踪。

他将背靠在床头的墙上，低头怔怔地看着放在床边的那柄剑。

然后，他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迎来了第二天的太阳。

第5节 格温多琳

格温多琳坐在床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对面空白的墙壁，良久一动不动。

昨天与奥丁的那次交谈中，她终于得知了父王与妖精亲王梅尔文在结晶炉战争中的交易，也得知了姐姐的死与奥斯瓦尔特实际上并无实质性的干系。

在那次战役中，当奥丁得知格丽赛塔率领的军队被困，且维尔多与地龙贝利亚正向那里进发的消息后，即刻通过传音器与梅尔文进行了联系。奥丁一向非常在意行迹诡秘的三贤者，而在数十年前三贤者也曾吃过他的苦头，进而对他怀恨在心。由于担心维尔多会对自己的女儿不利，因此奥丁命令梅尔文改派其他战士前往那片战区顶替维尔多与格丽赛塔对峙。

而奥斯瓦尔特，就是被选中的那个对象。

梅尔文下达的命令是尽量拖住格丽赛塔，并通过斩杀后者属下的将士以避免军中产生怀疑，等待妖精军取得整体战局的胜利后再趁机将女武神放走。但奥丁和梅尔文都没想到，战局竟然向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奥斯瓦尔特没有任何想杀死格丽赛塔的意思，甚至可以说他的出现是从维尔多手下将女武神救了出来。可是，格丽赛塔却将其当成了真正的敌人，并为了掩护部下安全撤离而破坏了“只能全力战斗半小时”的禁忌，因此才会力竭而亡。

……我一直错怪了他吗？

自从奥丁走后，这个念头一直回荡在格温多琳脑海中。而不知为何，黑色剑士之前所说的那些话语也在她耳畔再度响起。

“你不是什么任人摆布的物品，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我永远都不会让你再有这样的想法。”

“我……希望看到你高兴的样子。”

那个男人……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时，外面响起的敲门声将她从沉思中唤了回来。而走进房间的，正是格温多琳刚才一直在想的金发青年。

不知为何，当看到奥斯瓦尔特后，格温多琳忽然感到脸有些发烫。她急忙将头扭向一边，不希望让对方察觉自己的异常。但在奥斯瓦尔特看来，这只不过是少女厌恶看见自己而已。

“我有事要离开这里几天。”奥斯瓦尔特说道，“在这段时间内，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那把抢……”他指了指放在墙角的尼贝龙根之枪，“奥丁说你被剥夺了女武神的资格，没有再使用那把枪的权利。但现在既然它成了我的所有物，因此我更希望你能听我的，一旦遇到危险就将它拿起进行战斗。”

“唔……”顿了一下后，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隔了半晌也没能说出来。

“……我先走了。”奥斯瓦尔特摇了摇头，准备向门口走去，但就在这时，格温多琳叫住了他。

“等一下。”沉默了片刻后，格温多琳问道：“……你为什么会选择我？”

她确实很想知道这个问题，面前的这个青年之前只与她见过一次面，而且还是生死相搏的场合。她曾努力尝试着去揣摩对方的想法，但怎样都无法找到答案。

奥斯瓦尔特没有说话，只是扭头望

向另一边。而当格温多琳以为自己不会得到答复时，对方终于开口了。

“你和我很像。”

“嗯？”格温多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反问了一句。

“我第一次见到你并不是在赫尔斯堡的战场，而是在那不久之前的尼比欧拉波利斯王宫大殿。”奥斯瓦尔特转过头，将目光移回到女孩脸上，“那时的你也穿着这身衣服，满心期望着得到父亲的赞许，但结果……”

听到这番话后，格温多琳脑海中立即重现出那时的景象。当时她鼓起勇气穿上母亲当年最喜欢穿的那件蓝黑色低胸连衣裙，想要给父亲一个惊喜。但父亲不但根本没有认出这件衣服，反而认为她“穿着与身分不符”而将其怒斥了一通。这件事一直令她感到非常难受，但没想到奥斯瓦尔特当时竟然也在现场。

而在这时，奥斯瓦尔特的话语又一次传入了她的耳中。

“我曾以为自己被父母遗弃，曾认为养父是这世界上我惟一可以信任的人。为了能够帮到他，纵使千万人站在面前我也会将他们全部杀死，哪怕受到所有人的厌恶与唾弃也在所不惜。我曾是那样渴望成为他最亲的人，就像你对奥丁的感情一样。在之前的十几年中，我一直以为自己得到了他的爱，但是，我错了。”

奥斯瓦尔特深吸了一口气，眼中的光芒渐渐变得黯淡起来。

“这把剑……”他将魔剑格拉姆抽出剑鞘，凝视着已渗透至整个剑身的血红色说道，“为了能得到它，我被养父出卖给了死之女王。就和他期望的一样，我获得了那种强大的力量，但作为代价，死亡之影将一直徘徊在我身旁，等待着我力量消散的那一刻。这就是格拉姆的诅咒，只要我依然使用那种力量，就随时可能被藏在它体内的无数冤魂活活吞噬。而你……”

他望了格温多琳一眼，低声说道：“是我的希望之光。”

“我说过，你就是你，不是别人的工具。你可以杀死我，随时都可以。但是，请不要欺骗我。”他看着格温多琳的眼睛，诚恳地说道，“我不想再次被人背叛了，尤其是你……”

说完这句话后，奥斯瓦尔特收剑入鞘，默默转身离开了房间。

格温多琳怔怔地站在原地，恍如身处梦中，等隔了半晌后方才回过神来。当她急忙回身看去时，房门早已被轻轻关闭。

她感到心头有些发紧，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只是忽然间有种想哭的冲动。

很像……真的很像……

虽然不想承认，但奥斯瓦尔特刚才所说的那番话确实深深打动了她。与对方一样，她也仿佛看到了第二个自己。同样渴望得到亲人的爱，但却怎样都无法如愿以偿，只能生活在孤独与悲伤的世界中。而对方的遭遇，还要远远悲惨于自己。

这时格温多琳突然吃惊地发现，自己心头对奥斯瓦尔特的恨意一时间竟然消失了。虽然姐姐的死与他脱不了干系，但那并非出自对方本意，而且之所以会出现那种局面，都是由于布利甘垂涎姐姐美色而从中作梗的缘故。

可即使如此，她也无法让自己如此轻易地就原谅那个男人。

怎样才好呢……

就在格温多琳犹豫之时，两声敲门

声从门外响起。

“进来。”

当听到格温多琳的话语后，门被推开了，米丽丝从外面走了进来。

“公主殿下……”

兽人侍女欲言又止，她下意识地向四周瞟了几眼，双手轻轻抓住衣摆下沿，一副异常紧张的样子。

“怎么了，米丽丝？”格温多琳疑惑地问道。

“唔，殿下，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您……”米丽丝似乎有些胆怯，将声音压得很低，好像害怕自己的话语被别人听到似的，“是关于那个黑色剑士的。”

格温多琳一怔，“什么事？”

米丽丝扭头看了看，而后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快步来到格温多琳身边。

看到对方似乎还有些顾忌，格温多琳弯下腰来，让米丽丝能够凑近说话。

接下来，她清楚地听到了耳畔传来的轻声话语。

“那件事就是……你快要死了。”

格温多琳一惊，急忙想要站起。但她忽然眼前一黑，顿时感觉浑身酥软无力，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后摔倒在地。

“……米丽丝？”她挣扎着直起身来，颤声问道，完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兽人女仆站在原地，面带笑容看着倒在地上的格温多琳，嘴角微微翘起。

“不对！”格温多琳突然叫道，“你究竟是谁！？”

虽然思绪有些混乱，但这种感觉绝对是魔法的作用，从小就接受各种魔法知识教育的格温多琳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禁咒魔法中的“锁魂”。先不说她与米丽丝情同姐妹，对方绝不可能做出伤害她的行径，单是这种中阶魔法，就绝不可能是身为兽人的米丽丝所能掌握的。

“不愧是奥丁的魔女，在这种状态下还能保持清醒。”“米丽丝”呵呵笑了两声，忽然换成了一副男性老人的声线，“别试图挣扎了，在刚才那种距离和状态下，锁魂的威力已经发挥至最大，即使是你父亲也不可能与其对抗。睡吧，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很快很快……”

“米丽丝”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柔和发腻，听上去就如同梦呓一般。格温多琳只感到自己的意识越来越模糊，整个世界都在眼前天旋地转。最后，她终于支撑不住昏迷了过去。

当确定少女已经昏迷过去后，“米丽丝”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东南侧的墙角，尼贝龙根之枪就被放置在哪里。不过，它的主人此时已经失去了拿起它对抗敌人的能力。

这一刻，“米丽丝”——三贤者之一的维尔多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他从袖中拿出两个卷轴打开，施放出早已准备好的浮空魔法与隐身魔法，而后弯腰抱起格温多琳走到阳台，径直跳了下去。

半分钟后，维尔多与格温多琳缓缓降落至距离城堡出口不远处的浮桥上。卷轴魔法的威力和等级都有严格限制，其力量只够他飞翔至此，而维尔多之所以不敢使用自身的魔法，则是由于担心自己的波动会被奥斯瓦尔特察觉的缘故。

自从上次的仪式失败，乌尔佐的生命气息神秘消失后，虽然难度很大，但剩余的两位贤者只得将目光瞄向了剩余

的两位祭品适格者。

斯卡鲁迪的猎取对象是妖精女王梅塞德丝，而维尔多则将目标瞄准了格温多琳。曾身为梅尔文亲王谋臣的他清楚地知道魔剑格拉姆的威力，为了不让奥斯瓦尔特察觉到自己的气息，维尔多偷偷潜入城堡后用事先准备好的魔法卷轴对米丽丝进行了灵魂附体，而后再利用格温多琳对米丽丝的信任，一举用锁魂魔法令对方成为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至少现在来看是这样的。只要离开城堡500米左右，他就可以在不被黑色剑士察觉到的情况下咏唱空间跳跃魔法远离此地，不会留下任何自己曾来过这里的痕迹。

但这时，维尔多突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一个不应该存在于此地的人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

炎之王奥尼克斯懒散地背靠桥梁，双臂交叉在胸前，不耐烦地打了个呵欠。

“出来吧。”他朝着维尔多的方向说道，“别在我面前玩这种小把戏。”

维尔多没有动，他刻意将气息压抑至最低点，寄希望于对方只是察觉到有些异常才会故弄玄虚，而不是真正发现了正处于隐身状态的自己。

不过，两秒钟后他就明白，自己完全想错了。

维尔多突然感到眼前一花，当近在咫尺的声音传入耳中时他才震惊地发现，先前还在几十米开外的奥尼克斯竟然于刹那间来到了自己身前。而在下一瞬间，宛如流星一般的拳头径直击中了他的面门，维尔多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整个身体便在巨大的冲击力向后飞了出去，狠狠摔在了桥的另一边。

“我说过了，别给我玩把戏。”

炎之王单手将依然昏迷不醒的格温多琳搂在怀中，看着倒在地上显出身形的维尔多说道。

“从那只兽人身上离开，老家伙，我闻出你的味道了。”

这次维尔多不敢再挑战对方的耐性了，当他强忍着剧痛将自己的精神能量从米丽丝身上移出时，兽人女仆软绵绵地瘫倒在了地上，而一个老魔法师的身影则由透明渐渐变得清晰可见，最终以实体的形态出现在桥头。

“……尊敬的陛下，您怎么会在这里……”

“来找这里的主人解决些事情罢了，不过看起来事情又多了一件。”奥尼克斯轻哼了一声，“说吧，你想带着我的王后去哪里？”

“这个……”维尔多心中暗暗叫苦不迭，当初将“格温多琳被奥丁赏赐给黑色剑士”这件事透露给炎之王的正是他，他本期望藉此引发两国间的矛盾甚至战争，但怎么也没想到现在会给自己造成这种麻烦。

“唔，您、您也知道，那个……”维尔多支支吾吾地说道，他一边在脑海中拼命寻找着各种借口，一边暗中咏唱空间跳跃咒语，想要趁机逃离此地。但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他的魔法波动竟然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干扰了，怎样都无法将咒语正确地咏唱出来。

这时，奥尼克斯笑了笑，身影突然再度消失。维尔多虽然早有警惕，但在那种人类难以想象的速度面前根本避无可避，依然被瞬间闪现在他身前的炎之王一脚踢飞了数米远。这一击比起之前那拳威力大了不少，维尔多只感到胸口气浪翻涌，一时间连话都无法说出。

“那种垃圾魔法在我面前没用，别再试了。”奥尼克斯厌恶地说道。

维尔多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所碰到的是艾利昂大陆上惟一一个能够破解空间跳跃魔法的人。

奥尼克斯王生性好战，但却只是凭借本身的力量与战斗技巧与敌人交锋，对于魔法根本不屑一顾。他并不在乎敌人使用魔法与其交锋，但却对空间跳跃这种绝佳的脱逃术厌恶至极。在他数百年的生涯中曾亲身面对过无数强敌，也曾数次在即将大获全胜时被对手凭借此技逃之夭夭。

十年前的某次交锋中，当奄奄一息的对手再度如此逃走时，奥尼克斯终于勃然大怒。他命令全国的魔法师停止手中一切工作，全力投入到破解空间跳跃魔法的研究中。宫廷魔法师们绞尽脑汁，终于在七年后利用原初之炎的力量制造出了一块可以扭曲空间跳跃咒语波动的黑色晶石，并将其镶嵌在炎之王冠正中。而倒霉的维尔多，就成为了这种力量的第一个牺牲品。

“滚吧，别在这里碍眼了。”奥尼克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右手抄到格温多琳腿弯里，将她横着抱起向前走去，“记住，别再碰她，不然下次就绝不会这么简单了。”

维尔多艰难地从地上站起，踉踉跄跄地向桥的另一侧走去。他知道这次已经不可能取得成功了，魔法师的威力要借助隐蔽或掩护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硬碰硬只有死路一条，更何况面对的敌手是大陆上的最强者之一。现在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万幸，只能期望斯卡鲁迪那边进展顺利了。

可就在他打算尽快逃走时，一道强大的剑气突然自远处呼啸而来，还没等维尔多反应过来便砍在了他面前的地面上。吃了一惊的维尔多急忙想要扭头看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紧随而来的，是第二道剑气。

伴随着一声惨叫，那道剑气全部斩在了老魔法师的胸前，从右肩到左侧腰部出现了一道骨头清晰可见的巨大伤口，鲜血顿时自伤口处奔涌而出。

“老头，看来你的运气确实不怎么样。”奥尼克斯轻轻叹了口气，笑着望向了出现在城堡顶端的那个黑色身影。

“这里是我的城堡，不是随意往来的游乐场。”奥斯瓦尔特冷冷说完这句话后，自塔顶一跃而下，稳稳落在了浮桥前，“在没有经过我允许前，任何人都不能离开。”

他瞥了奥尼克斯一眼，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把她放下。”

“那当然。”炎之王出乎意料地爽快应道。

他将格温多琳轻轻放下，让少女背倚浮桥坐在地上后再度站起。

“要不然怎么能和你痛痛快快地打一场呢？我可不想让如此美丽的姑娘——我未来的王后受到一点点伤害。”奥尼克斯漫不经心地说道，同时活动了一下脖子，关节顿时嘎嘎作响，“竟然轻而易举地让老鼠潜入自己的领地，你还真是让我失望啊。”

奥斯瓦尔特哼了一声，没有应答。实际上当格温多琳被锁魂魔法攻击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察觉到了维尔多的存在，之所以一直没有现身也是想要看看对方究竟有何种企图，不过，这点他可懒得与对方解释。

“我要带走我的王后。”奥尼克斯说道。

奥斯瓦尔特摇了摇头：“不行。”

“嗯，很好。”

笑容出现在奥斯瓦尔特面前这个有着一头红发的男人脸上。

“那么，像个男人一样，以力量来解决问题吧。”

维尔多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鲜血止不住地自伤口流出，无论什么高级魔法都无法逆转即将到来的死之命运。

但是此刻出现在他心头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

而是愤怒，是不甘，是想要报仇的怨气。

他艰难地靠在桥上，死死盯住奥斯瓦尔特，以独有的窥视魔法搜索着黑色剑士的心灵深处，用尽仅存的所有魔法力想要找寻出对方心中最为恐惧的事情。

在这近千年中，他一直筹划着与终焉相关的事情，一直渴望着在那之后成为新的神明。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里，会被一个人类结束自己的野心与生命。

他不甘心，他发誓要在死之前以最大的可能伤害这个青年。

“弱点……弱点……最深处的心，他最恐惧的事情是……”

维尔多停止了心灵搜寻。

因为，这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以为自己已经逃离了一切吗？”

苍老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而这句带着颤音的话语却让奥斯瓦尔特怔住了。

那个梦……

他不顾面前奥尼克斯诧异的神情，缓缓回身，将目光刺向身处浮桥的老魔法师。

“……你说什么？”

维尔多突然嘿嘿笑了起来，鲜血自其嘴角缓缓流出，看上去格外可怖。

“你爱她，你珍惜她，你将她视为希望之光。但结果呢？结果是你又一次遭到了背叛！”他指着不远处依然在昏迷中的格温多琳，声音低沉而充满嘲弄，“从龙那里得到的戒指在哪里？你真以为她会将其视为宝物珍藏起来吗？哈哈，别傻了，那个东西现在已经落入了奥丁手中，而你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闭嘴……”

奥斯瓦尔特低声说道，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但维尔多的笑声却更大了，濒死的他已经忘却了痛苦，全身心都沉浸在复仇成功的快感中。

“没有改变，一切都没有改变……从一开始你就是个悲剧，一直生活在被人欺骗和玩弄的世界中……那个女人干得真漂亮，简简单单地就做到了奥丁花了七年都没做到的事情，这都是拜你所赐啊，哈哈哈……”

“我让你闭嘴！”

奥斯瓦尔特愤怒地大吼了一声，格拉姆宛如离弦之箭脱手而出，直冲维尔多而去。老魔法师根本没有躲避，甚至当魔剑穿胸而过，将他牢牢钉在桥梁上时，他的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种诡异的笑。

“你……注定只是个工具……”

维尔多头软绵绵地垂了下来，停止了呼吸。但他临死前挣扎说出的最后这句话，却清楚地传入了奥斯瓦尔特的耳中。

奥斯瓦尔特呆呆地站在原地，心头忽然一阵绞痛，随之而来的头晕目眩更是令他感到整个世界都仿佛剧烈地震荡起来。

炎之王从刚才起就一直冷漠地看着这一切，王者及战士的尊严让他没有选择趁机攻击，而是置身事外静待事情发展。但突然间，他的脸色变了。

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有一种诡异的力量此刻正从面前这个青年身上燃起，力量源源不断，强大、诡异，且充满了黑暗与邪恶的气息。他看到奥斯瓦尔特身体在不断地颤抖着，似乎显得极为痛苦，但那种力量所导致的压迫感却越来越大，强大得几乎令人窒息。

奥尼克斯深吸了一口气，凝视着可能是自己有生以来遭遇的最强对手，摆出了全力应战的姿态。

他所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奥斯瓦尔特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中，那种人类难以忍受的痛楚让他根本无暇顾忌身后依然有敌人的存在。

自从刚才听到维尔多的那番话时起，奥斯瓦尔特便坠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中。他只感到自己的眼前一片昏暗，但更重要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欲望正在他心中不断膨胀。

自从开始使用魔剑时他就隐隐察觉到，有一头疯狂的野兽在他体内出现了。它被囚禁在他的心中，一直在向他发出愤怒的狂吼，随时等待着逃出牢笼的那一刻。每次将魔剑刺入敌人胸膛时，他都能感受到它的狂喜与贪婪；每次披上黑曜斗衣时，它都会试图脱缰而出，尽情发泄自己对残忍杀戮的渴望。

而现在，那只野兽快要苏醒了……

突然，不远处传来的一声惊呼如同火花般瞬时擦亮了他的双眼。他艰难地扭头望去，看到的是刚刚扶桥站起的格温多琳。当维尔多死后，他所施下的锁魂咒语也自动解除了。

“奥尼克斯陛下？”格温多琳明显对这个不速之客的到访有些吃惊，“您为什么会在这里？”

而在这时，她也注意到了奥斯瓦尔特的异常。黑色剑士此刻脸色惨白，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滑落。

“……你……”格温多琳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打算询问一下对方究竟怎么了。但奥斯瓦尔特却摆了摆手，打断了她的询问。

“……我给你的戒指在哪里？”

格温多琳先是一怔，随即扭过了头去，但奥斯瓦尔特却清楚地捕捉到了在她脸上一闪而过的内疚之情。

“那枚戒指……你给奥丁了是吗……”

奥斯瓦尔特紧咬牙关，强忍着那股如潮水般的力量侵袭问道。

女孩没有回答，但她垂头轻咬贝齿的姿态与浮现在脸上的羞愧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沉默了片刻后，奥斯瓦尔特忽然笑了，格温多琳惊讶地抬头看着这个名义上身为自己夫君的男人，她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奥斯瓦尔特笑声中饱含着的痛苦与凄凉。

“别靠近他！”

当察觉到小公主想要上前进行解释时，奥尼克斯脸色一变，急忙飞跃到格温多琳身前，左臂平伸拦住了她。

格温多琳刚想质问，但下一刻发生在眼前的情景让她的话语硬生生地停在了嘴边。

浮桥在轻轻摇晃，不，准确的说整个城堡都在鸣动中震颤起来。黑色的斗气自奥斯瓦尔特背后升起，越来越多，越来越浓，逐渐形成了一团浓雾，将他身旁的一切都笼罩于其中。

与此同时，格拉姆也开始发出刺耳

的鸣动声。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它突然从维尔多胸膛径直飞出，插入了奥斯瓦尔特身前的地面中，并于刹那间红焰暴增。

“……你知道吗，你曾让我的心中闪耀起一丝微弱的希望……”

奥斯瓦尔特抬头凝视着不远处的少女，脸上的肌肉由于痛苦而微微颤动。

“但到头来，我还是无法逃离成为别人的木偶的命运啊……”他的嘴角微微上扬，苦涩的笑容浮现于脸上。

已经快控制不住了，那只野兽的力量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提升，如果按此趋势发展下去，短短几分钟后它就将完全脱离这个肉体的束缚，将周围的一切毁灭殆尽。

这就是历任格拉姆持有者必会遭受的诅咒，按照与死之女王奥迪特的契约，格拉姆会借助杀戮吸取死者的灵魂，并将其化为持有者的力量之源。但是，持有者必须拥有坚强的意志方才能将这些怨灵的愤怒强行压制下去，而一旦其意志薄弱甚至崩溃时，怨灵便会从剑内涌出对持有者进行反噬。这样一来，经过杀戮沐浴的持有者灵魂便将成为死之女王的绝美食量，而失去灵魂的肉体则将变作虚无肮脏的暗魂，犹如行尸走肉般徘徊在幽界与现世之间。

黑色之雾越来越浓，已经将奥斯瓦尔特整个人笼罩起来，但魔剑的如血红焰却是愈发令人惊恐。

格温多琳完全被这一幕惊呆了，她睁大了眼睛，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而奥尼克斯则上前一步将她挡在了身后，脸色冷峻，紧握成拳的双手突然燃起两团火焰。

炎之王将目光投向了黑雾的顶端，他能够察觉到有些东西正从另一个空间急速接近这里，力量虽然不强，但却透着一股阴冷。奥斯瓦尔特的死活与他毫无干系，但他必须要保护自己身后的这个女孩，如果即将到来的那些东西和黑雾中的那股力量胆敢发动攻击的话，那他必将全力将他们消灭殆尽。

来了！

炎之王面色一凝，目光停留在于黑雾上空现身的那几个东西上。

那是……死神？

奥尼克斯脸上不禁露出了诧异的神情。这种从死之国而来的死亡使者原本只应该出现在濒死者面前，其他人根本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但奇怪的是，奥尼克斯却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而且这次竟然有四只之多。

难道是……

他心念一动，将视线转向了下方的奥斯瓦尔特。而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声音从黑雾中传了出来。

“契约达成……告诉那个女人，我的灵魂是她的了。”

奥斯瓦尔特声音低沉，很明显是在强忍着剧痛，但语气却异常坚决。

“……虽然搞不懂她还需要我有什么用，但是……休想让我变成那种怪物！”

在漫天的黑雾中，奥斯瓦尔特突然怒喝一声，一把拔起地上的格拉姆，右掌成刀狠狠向剑身砍去。

剑仍在手，平举于胸，但剑锋却已被硬生生斩成两段！

半截剑锋落地，红焰刹那间狂增，但转瞬之间，不计其数的黑雾自断剑内奔出，随之而即的还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惨叫哭号。

奥斯瓦尔特将浑身力量集中施出的这一击不但斩断了魔剑格拉姆，也将数

千年来被囚禁在剑中的无数冤魂尽数放了出来。终于逃离束缚的怨灵（黑雾）急忙四散奔逃，生怕再被吸收进那个黑暗的牢笼中。不过，那四只死神对于这些怨灵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清楚，灵魂的最终归宿只有死地，任凭它们逃到何方，也无法逃离这个注定降临的命运。

所以，它们没有动。

它们此行的任务，只是正下方的这个年轻人。

实际上，即使奥斯瓦尔特不将剑砍断，它们也不会放任其变为暗灵。女王有旨，一定要将他的灵魂与身体以生者之姿带回死之国。它们不知道原因，也不想知道，执行女王的命令——这就是它们生存的惟一意义。

当黑雾渐渐散去时，先前一直隐藏在奥斯瓦尔特体内的强大力量也已消失殆尽。失去了魔剑格拉姆后，他也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战士，而且，是个已经失去战斗以及生存意识的战士……

四名死神同时缓缓降下，四把巨大的镰刀自黑色斗篷内出现。

奥斯瓦尔特站在原地没有动，自从散去了体内的力量后，现在的他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地失去了一切。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希望……

他将视线移向不远处的格温多琳，脸上露出了一丝凄凉。

或者说，是绝望。

而后，他缓缓闭上了眼睛。

黑气完全散尽后，巨镰不约而同地高高扬起，并于突然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劈下去。

白光闪现，呼啸破空。当格温多琳反应过来时，奥斯瓦尔特已经被死神带入了劈开的另一空间中。而当其踏入异度空间的那一刻，死神收回了镰刀，被划开的缺口也像拉链般再度紧紧关闭，只留下些微的空间波动而已。

“等下！”

此时格温多琳方才如梦初醒，她一把推开炎之王，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但刚才奥斯瓦尔特所在之地已是空空如也。

“回来，回来！”她失态地大声喊道，但回应她的只是一片沉寂。

她永远都忘不了奥斯瓦尔特最后的那个眼神，那是再度遭到背叛后对所有事物都不再保有任何幻想的绝望。正因如此，他才会宁愿选择死亡。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才会发生的……

“回来……回来啊……”小公主哭了，泪珠无法抑制地自脸颊滑落。她从来没有想过，失去一个人原来是如此的可怕，而直到此刻她才第一次知道，那个不善言辞的少年竟然已经占据了自己心灵的绝大部分位置。是内疚，也是……

“没用的，他已经死了。”

声音从背后传来，格温多琳回头望去，炎之王正缓步向自己这边走来。

“死神已经将他的灵魂带入了恩迪菲尔，你再怎么叫他都不可能回来了。”

格温多琳擦干眼角的泪水，紧咬下唇正视奥尼克斯，目光变得坚毅起来。

“请您告诉我，刚才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吧，拜托了……”

几分钟后，当从奥尼克斯那里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格温多琳紧紧闭上了眼睛，良久一言不发。

“我要去死之国。”她忽然说道。

“为了那个家伙？”奥尼克斯对于这个决定感到有些难以理解，“别忘了，从一开始奥丁就答应将你许配给我，正

因如此炎之国才会与拉特纳尼布尔结盟。你的未婚夫是我，而不是那个扭曲的灵魂。”

格温多琳摇了摇头，“他是我的夫君，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所以，我必须将他带回来。”

“……不可能的。他是被奥迪特选择的男人，命中注定会成为那个女人的奴仆，而他的存在也只不过是一场炼狱的惩罚而已。”奥尼克斯伸出右手，诚恳地说道，“离开那个被诅咒的灵魂吧，回到我身边。我以原初之炎发誓，必定会让你之后的岁月都生活在幸福与快乐中。”

他尝试着想去拉格温多琳的手，但对方脸上那种坚决的神情却迫使他停在了途中。

“我尊重你，奥尼克斯陛下。但如果你继续对我夫君不敬的话，那我将不得不把你视作敌人对待了。”格温多琳沉声说道，“他是我的夫君，不论他身在死之国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我都一定会找到他向他道歉，与他一同重新回到这里。”

当听到这句话后，奥尼克斯愣了一下，右手缓缓伸了回去。

“如同火花般突然闪耀的恋情吗……真令人意外……”他笑了笑，但却无法掩饰心中的失落。

“如果这是你的意志的话，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他靠近格温多琳，在其耳畔柔声说道，“不要忘记，你永远是点燃我心中火焰的那个人。”

说完这句话后，炎之王没有再作出任何举动，转身向浮桥的另一侧走去。

格温多琳没有动，只是一直怔怔地看着奥斯瓦尔特消失的地点。

几秒钟后，泪水终于不争气地冲破泪腺。

在城堡的浮桥上，银发的小公主自姐姐死后第一次痛哭失声。

第6节

梅赛德丝

“请保佑我吧，妈妈。”

庄严华丽的祈祷室内，梅赛德丝单膝跪地，垂首在心中默默祈祷着，但凝视地面的目光却充满了往日所没有的坚强信念。

艾里昂大陆历 2147 年 9 月 20 日，这是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与拉格纳尼布尔之间正式的再度宣战日。

不久之前，由于阿珐莉亚女王女王战死沙场以及梅尔文亲王所发动的宫廷政变，妖精之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中，并于长达七年的结晶炉战争中事实上宣告败北。

阿珐莉亚之子——新任女王梅赛德丝虽然同样受到人民的拥护，但经验与实力上的欠缺令她无法像母亲一样亲身参与到战事中去，也就是说，年纪尚幼的她如今实际上只能起精神上的领导作用。

因为对方的实力实在过于强大，宫内在不久前曾达成暂时忍气吞声的共识，全军退回至林克菲尔德静观之后事态的变化。原本所有人都认为，林克菲

尔德想要恢复元气至少需要十年时间，但大臣们都没有想到，复仇的机会竟然如此快就出现在了妖精之国面前。

拉格纳尼布尔两大军事重臣——狂战士将军布利甘与女武神统帅格温多琳不知为何同室操戈，最终前者死于非命，后者也被奥丁施以了沉眠魔法，与她的魔晶具一同被封印在了边远古堡中；同时，炎之国博凯内伦于前几日宣布与拉格纳尼布尔断交，而根据情报显示，奥丁与死之国的关系在经历了某起事件后也降至冰点。接连不断的内忧外困使得拉格纳尼布尔的军事实力大打折扣，同时也让妖精之国看到了复仇的机会。而且，不久之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尽快采取行动了。

根据前线情报，得到迪特雷之戒的奥丁已经启动了结晶炉科尔德隆。虽然结晶炉身处废都赫尔斯堡的沙漠地带，但大量魔素被吸收的结果甚至令几千米外的富饶之地都出现了毁灭的迹象。附近的森林状况正在不断恶化，而如果如此继续下去，结晶炉总有一天会吸收全部的魔素，令妖精之国陷入亡国灭族的危机中。

正因如此，妖精之国才会向拉格纳尼布尔正式递交了战书。但是，这次的战争形式却与之前截然不同。

并非千军万马的生死搏杀，而是魔王奥丁与妖精女王梅赛德丝单枪匹马的较量。

林克菲尔德在战书上提议，作为两国的国王，同时也是两国现今各自惟一的魔晶具持有者，以两人间的决战结果决定此次战争的胜负。败者将自愿成为胜者的属国，并将听从胜者的一切命令。

奥丁接受了这份看起来颇有些儿戏化的战书，一方面是由于他自认为这是场必胜不败的战斗，另一方面他也厌倦了与妖精之国进行纠缠，想要以最快的方式解决这件事。

决斗的地点被定在了赫尔斯堡16区，也就是前任妖精女王阿珐莉亚归魂之地。这是梅塞德丝的执意要求，而奥丁对此也没有任何异议。

梅塞德丝深吸了一口气，从幻光藤蔓编织而成的王座上站了起来。

她抬头环视着不远处的敌方军队，而后转过身来，平静地面对跟随自己一同前来的数千名妖精士兵。

“在前女王——我的母亲去世后，我知道大家都几乎对未来失去了希望。但是，在这里我要谢谢你们能够跟随我，给予我信任。”

军中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注视着这位年幼的女王，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她的声音。

“我们妖精依赖那些魔素而生，从天得到我们的姓名。我们所做的一切令这个世界充满了生机，而当失去大地的祝福后，妖精一族也不可能独自生存。魔王……魔王妄想扭曲自然摄理，令魔素染满鲜血，用暴力蹂躏璀璨这片美丽的土地。请各位闭上眼睛仔细感受，你能够清楚地听到大地的愤怒之声！”

梅塞德丝闪动薄翼，缓缓飞至半空中，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到她的相貌，听到她的声音。

“敌人很强大，非常强大。但是，请各位不要恐惧，因为大地森林与我们同在，而这把弓……”她将魔弹弩高高举起，顶端的猩红魔晶在力量催动下绽放出绚丽耀眼的光芒。

“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惟一遗物，而

现在它还融入了全新的力量。魔王的雷神之锤必将在它的威力下被击为粉碎，而牺牲在这片结晶炉所在之地的所有同胞，所有将自己的姓名归魂天际的姐妹兄弟都将化为守护我的坚实盾牌！”

她环视着静静倾听自己演说的同胞们，坚定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传入在场每一个人耳中。

“现在，我们就要将结晶炉再度夺回。我将告诉魔王，他完全低估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挚爱！愿大地以妖精之名给予我们祝福，保佑热爱这片大地的每一个人！”

梅塞德丝猛地令四片蝉翼向四周扩展开来，同时散发出绚丽夺目的光芒。

“天佑妖精！林克菲尔德必胜！”

短暂的沉默后，军中突然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天佑妖精，大地永存！”

“林克菲尔德必胜！”

“女王万岁！林克菲尔德万岁！”

欢呼声此起彼伏，赫尔斯堡顷刻间变成了群情沸腾的海洋。每位妖精都感到自己的胸口正有一团烈火在燃烧，而燃起这团火焰的，正是那个飞翔在半空中，浑身上下洋溢着神圣不可侵犯气息的小女王！

在欢呼声中，梅塞德丝蓦然转身，飞向了拉格纳尼布尔军前。而与此同时，一直坐在军队最前方的奥丁也从王座上站起，不紧不慢地向正前方走去。

当来到妖精军与拉格纳尼布尔军正中央所在位置时，奥丁停住了脚步，梅塞德丝也从空中缓缓降下。相隔十米之遥，两位王者正面对立。

梅塞德丝感到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心脏跳动得如此之快。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既是艾利昂大陆上最强魔晶具的持有者，也是她不共戴天的杀母仇敌。恐惧？对，恐惧存在于她的心中，但与满溢于心的愤怒与信念相比，那些许的恐惧根本可以忽略不计。

就要开始了……

她在心中默默说给自己。

属于我的战斗……即将开始了……妈妈，请保佑我……

“刚才的演讲很精彩，小姑娘。”

奥丁率先打破了空气中的沉寂，他居高临下看着矮小的梅塞德丝，脸上分明写着桀骜与不屑。

“但我很奇怪，你的自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他右手平伸，闪耀着银白色光芒的雷神之锤巴罗尔现于掌间。

“你在等什么？等待自己的战栗终结吗？”奥丁以嘲弄的语气说道，数十根利刺同时从雷神之锤中伸出，展现出其战斗形态，“真是可笑，一个小毛孩竟然敢独自向我发起挑战。别以为你的年幼会让自己得救，几分钟后，你就将跟随着阿珐莉亚的步伐进入死亡的怀抱。”

“不许用你那肮脏的舌头侮辱我的母亲！”梅塞德丝猛然抬头怒视奥丁。

“是吗……那么，就让我们用彼此的魔晶具来验证一下，看看侮辱者究竟是谁吧！”

几乎在话音落下的同一时刻，突然爆发的气流令两人正中的空间产生了剧烈的扭曲。

雷神之锤呼啸而出，以雷霆万钧之势砸下，小女王右脚在地面一弹，瞬间便飞至十几米的高空，五枚光弹从魔弹弩射出，从不同角度直奔魔王奥丁而去。

奥丁大喝一声，仅以声波之势便扭曲了光弹轨道，而后纵身一跃飞上半空，左拳迅猛挥出，疾迅无匹的风压顿时破空而现。

当感受到那股风压的威力时，梅塞德丝不敢与其对面抗衡，急忙举弓射天，借助后坐力向下方直坠而去，避开了奥丁全力挥出的这一拳。但在躲避的同时，又有新的光弹自魔晶射出，持续不断地对奥丁展开攻击。

光芒划破天际，疾风撕裂长空。两军将士屏住呼吸，紧张地注视着在赫尔斯堡上空展开的这场决战。虽然以他们的能力根本无法看清云层上的战斗详情，但五彩与银白两色的耀眼程度足以说明那一阶段占上风的究竟是谁。

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色之光渐已强盛，而彩色光芒则逐渐黯淡。

妖精们的心沉了下去，与对面嘶吼鼓舞的狂战士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而就在此时，当一次宛若惊雷般的碰撞声响起后，一个娇小的身影笔直地自数百米的高空向着地面坠落了下去。

“陛下！”

妖精军中发出了惊呼声，眼看直线坠下的梅塞德丝就要摔落在地上，但在距离地面不到三米处，金发的小女王终于硬生生地止住去势，背部朝下停滞在半空中。

梅塞德丝擦了擦嘴角流出的鲜血，面无惧色地向上看去，凝视着百米之遥高空处正将雷神之锤高高举起的那个老人。

她能够感觉到，奥丁已将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雷神之锤上，准备以下一次攻击结束这场战斗。在先前的战斗中她一直采取避其锋芒的方式迂回作战，但事实证明，无论是经验、力量还是技巧，她与魔王都是相差甚远，想要如此取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如此，她才会选择故意被奥丁击落，以与对方拉开尽量长的距离

“全靠你了，布罗姆……”

她低声呢喃道，双手紧握魔弹弩，开始将浑身的力量缓缓传输至其上，红色的魔晶对准了遥远彼方的奥丁。

“觉悟吧，阿珐莉亚的女儿！”

遥远的天空中传来一声怒吼，随之而即的是疾风迅雷震动长空。

雷神之锤如同陨石一般飞砸而下，地面上的所有人都被这股威压所摄，呼吸都感到困难起来。但是，梅塞德丝却没有丝毫躲避的举动，只是凝神注视着直奔自己而来的雷神之锤，依然在向魔弹弩中灌输力量。

当看到雷神之锤距离梅塞德丝只有几十米之遥时，妖精士兵有的发出惊呼，有的发出怒吼，而更多的还是闭上双眼，不忍看到自己的女王惨死在巨锤之下。但即使是在此时，梅塞德丝还是没有挪动分毫。

突然，小女王睁大了眼睛，目光如炬直刺向雷神之锤，而就在同时，她的食指扣动了魔弹弩的扳机。

刹那间闪耀而起的强烈猩红光芒充斥了在场每个人的视线，他们只能听到光束急速射出的破空之声，而就在零点几秒之后，一声前所未有的巨响自空中炸起，令所有人的耳膜震得轰轰作响。

当巨响与红光消失后，无论妖精还是狂战士都将目光瞄向了同一个方向。但映入眼中的那一幕，却令所有人都惊呆了。

梅塞德丝在刚才的气压下被击落于地，此时正从地上爬起，不过看起来并

无大碍。而在她身旁方圆十余米的地面上，纷纷散落着一块块银白色的耀眼魔晶。

雷神之锤……被打碎了？

没有人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论是妖精军还是拉格纳尼布尔的军队都清楚雷神之锤的强大威力。凭借着这把以死之国极品魔晶锻造而成的魔晶具，奥丁纵横疆场数十年未尝一拜，雷神之锤巴罗尔也成为了艾利昂大陆所有人心目中强者的证明。

而现在……

这把传说中的魔晶具竟然被打碎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奥丁以嘶哑的声音低语道，直到现在他还无法从雷神之锤被击碎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东西能给雷神之锤带来这种毁灭性的结局。

“这把魔弹弩并非精灵守望者，而是布罗姆以原初之炎改造而成的全新魔晶具。”梅塞德丝看着缓缓自空中降下的奥丁说道，“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惟一针对魔晶具而生的武器。”

“不可能！”奥丁难以置信地吼道，“布罗姆曾说过，雷神之锤是他所有创造力的结晶，是无法逾越的最高艺术品，即使有原初之炎的力量，这把弓也绝不可能……”

奥丁的话语突然戛然而止。

因为，他想到了惟一一种可能。

沉默了几秒钟后，他低声问道：“布罗姆现在在哪里？”

梅塞德丝没有回答，她将头微微侧开，但奥丁却看到了在她眼眶中闪耀着的点点泪花。

“果然如此啊……”魔王长叹了一口气，目光停在了梅塞德丝紧握于手中的魔晶具上。

魔弹弩·希尔文——这就是精灵守望者新生后的名字。

而它，也是矮人族不世出的天才布罗姆最后的魔晶具。

改造精灵守望者的目的就是对抗奥丁的雷神之锤，但在锻造过程中，即使凭借原初之炎的力量，布罗姆也无法令这把弓的魔力达到足以贯穿雷神之锤的巅峰。

当看到梅塞德丝那失望的眼神后，布罗姆下定了决心。

然后，他选择了惟一一种能将自己的造物发挥至极致威力的方式。

投入火海，以身铸器。

凝结了锻造者的所有心血、所有精神与灵魂。

世上一切魔晶具的终结者——魔弹弩·希尔文自此而生。

“你败了，魔王奥丁。”

梅塞德丝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的泪花，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对奥丁说道。

“即刻将迪特雷之戒拿出，不得再意图染指结晶炉科尔德隆。从今天起，拉格纳尼布尔将成为林克菲尔德的属国，而你必须发誓永远呆在北国雪原上，再也不准出现在妖精眼前。抬头看着我，魔王！这就是身为胜者的我对你下的命令，你可以选择死亡，但你死后，你的人民失去的将远远在你之上。所以……向我发誓，魔王奥丁，发誓你永远消失！”

拉格纳尼布尔的魔王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白色的斗篷被风吹起，飘舞在空中。

梅塞德丝也是一言不发，只是手持魔晶具对准了面前的这个老人。

在僵持了大概整整一分钟后，奥丁缓缓将头抬起。

可正当他准备开口时，双方军队中竟然不约而同地响起了难以置信的惊呼声。

惊呼声越来越嘈杂无章，每个声音中都充斥着恐惧。

奥丁和梅塞德丝几乎同时猛然将头抬起，望向自己头顶的那片天空。

映入他们眼中的，是世人难以想象的地狱之景……

第7节

格温多琳

半小时前，死之国恩迪菲尔。

在浓浓的雾气中，当那只巨兽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伐远去时，一个身影从藤树阴影下快速移出，纵身一跃向远方飞去。

格温多琳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来到这个国度后的第几天了，无昼无夜的世界让她根本无从判断时间。不过，这对她而言并非什么问题，在找到奥斯瓦尔特之前，她根本没有动过回去的打算。

在奥斯瓦尔特被死神带走之后，她立即飞回了拉格纳尼布尔，下跪向奥丁发出请求，希望父王能够帮助自己前往死之国。

奥丁对这个请求嗤之以鼻，转身就想拂袖而去。但是，抵在女儿脖颈处的蓝色枪头却迫使他停下了脚步。

“求您了……父亲……”

在女儿含泪的请求下，奥丁叹了口气，以空间跳跃魔法将格温多琳送往了死之国的疆域。

而自从踏入死地的那一刻起，格温多琳便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对夫君的搜寻。

正如来之前所预料的那样，生存于冥界的那些奇形怪状的怪物只要察觉到生者的气息便会蜂拥而至展开袭击，而不久前与几只领主级魔物的交战也令格温多琳的体力大大折损。因此现在她不得不改变策略，尽量减少在空中飞行以避免暴露自己，并且将气息控制住以求不被强大的怪物所察觉。

有一点是格温多琳很奇怪的，按照之前她所得知的情报，身为冥界执刑者的死神军团经常会对自己的管区进行巡视，以维持死之国的混沌秩序，但自从她来到冥界以来，却从没有见过一只死神的存在。

自建国以来，拉格纳尼布尔王国——或者说是奥丁就非常在意与自己毗邻的这个神秘国度，并通过两次亲身前往获取了大量珍贵情报。作为拉格纳尼布尔的小公主，格温多琳自小就接受了与大陆各国相关的各方面教育，恩迪菲尔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这个情报绝对不会有错，可为什么？

难道……外界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念头忽然闪现在她脑海中。

死神军团是死之女王奥迪特是维持恩迪菲尔秩序的最强有力依靠，连奥丁都承认，如果不是死神限于自然规律的摄理无法长期停留在人间界的话，那这只军团绝对有实力横扫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连现今的最强国拉格纳尼布尔也不例外。

如果死神军团不在这里的话……难道是恩迪菲尔与其他国家间发生了战争？

“别胡思乱想了，怎么可能。”

小公主摇了摇头，将这些念头赶出了脑海，继续打起精神向前飞去。

****

格温多琳所不知道的是，就在此时，在数万米外的幽暗王宫中，那位所有死者的女王正通过幻感水晶饶有兴趣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那个小女孩很拼命啊，这些天来已经有七只领主死在她的手下。看起来，她真的很喜欢你呢。”死之女王奥迪特将目光从王座前的水晶上移开，似笑非笑地望向站在自己身旁的那个金发青年。“怎么样，想不想和她回去？”

奥斯瓦尔特没有回答，只是冷漠地抬头直视前方，眼神中没有一丝感情存在。

奥迪特微微一笑，从王座上站了起来，食指弯曲将青年下巴轻轻托起。

“真可惜啊，好不容易才遇到一个我真正感兴趣的灵魂，但没想到你竟然是……”她出神地凝视着奥斯瓦尔特的眼睛，脸上流露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神情。“命运这东西，还真是会捉弄人啊……”

奥迪特缓缓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而当其双目再度睁开时，她又一次恢复到女王的冰冷神态中。

“时刻到了。”她右手在空中虚画弧形，前方的部分空间在月光轮的光芒照射下发生扭曲。当空间跳跃的入口最终出现时，奥迪特扭头又看了身后的青年一眼，嘴角扬起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走吧……给我自由……”

****

当察觉到正前方的异常情况后，格温多琳急忙停止了贴地飞行。

她警惕地注视着面前出现的扭曲空间，右手紧紧握住尼贝龙根之枪，准备应对可能即将出现的强敌。

但当那两个人从虚幻的空间内走出，完全出现在自己面前时，格温多琳呆住了。

毫无疑问，那位头戴金色后冠、身着蕾丝边深蓝色低胸长裙的美艳女子就是传说中的死之女王奥迪特。可是，她的目光却完全被走在奥迪特身后的那个青年吸引住了。

“奥斯……”

格温多琳刚想高声叫喊对方的名字，但突然间感到一股无形之气向这边疾攻过来，眨眼之间已近在咫尺。她急忙侧身避开，气浪恰恰擦着她的盔甲飞过，但饶是如此，那种冲击力也逼得她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好几步。

“没有受到邀请就擅自闯入我国领土，拉格纳尼布尔的皇族全是傲慢自大的蠢货吗？”

奥迪特将月光轮收回腰间，冷冷说道。

“说吧，奥丁的女儿，你希望自己的人生以怎样的方式结束。”

格温多琳定了定神，按照皇族礼仪向面前这位女子行了觐见之礼。

“我为自己的冒昧前来向您致歉，尊敬的女王陛下。”她清了清嗓子，朗

声说道，“此行前来是有一事相求，希望您能够允许我将我的夫君奥斯瓦尔特——站在您身后的那个人带离冥界。他目前尚是生者之姿，还不到成为死之国住民的时刻。”

“别做梦了，小姑娘。”奥迪特冷笑了一声，以月光轮勾住奥斯瓦尔特的身体，将他拉至自己身边。奥斯瓦尔特没有反抗，甚至没有一丝反应，看上去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契约不容更改。我赐予了他力量，而他的回报就是自己黑色的灵魂。在之前的岁月中，他始终行走在死亡深渊的悬崖边缘，以格拉姆的不断杀戮为我献上一个又一个美味的祭品。你说他是你的夫君，哈哈，别忘了，在遇见你之前，契约就已经令他成为了我的仆人。”

奥迪特直视着小公主的眼睛，语气渐渐变得阴冷。

“如今的他已将灵魂完全交给了我，脑海中关于你、关于人界的一切记忆都被尽数抹去。虽然他已经失去了力量，但我很喜欢这个玩具，因此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的死活更实际一些。”

格温多琳紧紧咬住下唇，突然单膝跪了下去。

“……我以拉格纳尼布尔公主——下任惟一王位继承人的身分郑重地恳求您，尊敬的女王陛下。都是因为我的错误才导致自己的夫君落到今日这副田地，我必须将这一切弥补过来。虽然我现在的说话毫无分量，但我在这里发誓，如果您能够允许我将夫君带回人间，那拉格纳尼布尔将与恩迪菲尔永世修好，成为您最有力与最忠实的盟友。”

奥迪特先是微微一怔，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看到死之女王笑得花枝乱颤的样子，格温多琳讶异地抬起了头，不明白自己认真的言论为何会让对方觉得如此可笑。

“拉格纳尼布尔，哈哈，拉格纳尼布尔……一个马上就要消失的国家，又怎么可能成为我的盟友呢？”

“……您是什么意思？”

奥迪特的笑声戛然而止，她将目光再度转向格温多琳，脸上写满了嘲弄之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现在拉格纳尼布尔大概已经快要沦陷了吧，奥丁那个蠢货处心积虑了那么多年，结果还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真是太可笑了。”

格温多琳听着，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女王陛下，您的死神军团现在在哪里？”

“呵呵，你说呢？”

“……我明白了。”格温多琳点了点头， 面色凝重地从地上站起，将尼贝龙根之枪转向了死之女王，“这确实意味着我时间不多了。所以，无论是为了救回我的夫君，还是为了拯救我的国家，都必须快点将你击败才行。”

“哦～”奥迪特饶有兴趣地问道，“你认为自己做得到吗？”

格温多琳深吸了一口气，缓步向前方走去，同时将自己的气息逐渐调整至战斗状态。

“试试看吧！”

银发的小公主低喝一声，突然纵身疾飞向前，人枪合一，化为一道白光猛刺向奥迪特。

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格温多琳

几乎认为自己眼花了。

她清楚地看见，面对自己的全力一击，面对这宛如流星一般疾刺而来的尼贝龙根之枪，死之女王没有做出任何抵抗。而且，她竟然笑了。

直刺，贯穿，血花四溅。

尼贝龙根之枪刺穿了死之女王的胸膛，冰蓝的枪尖从其背后而出，其上缓缓滴下湛蓝色的鲜血。

格温多琳惊诧地凝视眼前的景象，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而奥迪特……

她笑了，真的笑了。那并非嘲笑与讽刺的表情，而是发自内心的愉快笑颜。

死之女王缓缓伸出由骨架构成的右手，紧紧握于尼贝龙根之枪的枪身。突然间，她将手猛力向后一抽，猝不及防的格温多琳不由自主地向前冲了两步，而此时大半个枪身都已在女王背后露出。

"谢谢你，可爱的小姑娘……"奥迪特用左手轻轻抚摸着格温多琳的面庞，嘴角扬起了心满意足的笑意。

她闭上了眼睛，思绪又回到了一万年前的那个清晨。

回到了神弃艾利昂大陆而去的那一天……

****

"为什么会这样？！父啊，您、您要抛弃我们了吗？"

"这并非抛弃，我的孩子。我创造了这个世界，但它现在已变为了我所无法控制的世界。正因如此，我才会决定让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开始运转。"

"可是，艾利昂需要您的存在啊，不止是我……在您离开后所有人应该怎么办？！"

"不，你错了，我的孩子。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神，我的造物将以自己的选择带给它新生。不过，作为我的第一个造物，你还有属于自己的使命存在。"

"……是什么？"

"无生就无所谓死，无死也就无所谓生。生死都是彼此的一部分，将作为彼此的延续而永存。正因为恐惧死亡，尘世间的造物才能更珍惜自己的生命，去开创属于自己的更美好的人生。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前往死的世界，并让世人了解它的存在。但同时，你也将成为被所有人所恐惧的王，以死的威慑带给这个大陆平衡与秩序。"

"……我明白了……"

"在之后的岁月中，你将只能身处死界，但却会成为这个位元中惟一不会死去的永生，亲眼见证大陆上发生的一切，直到那一天来临。"

"……那一天？"

"那一天，世界将迎来破灭，而后再度怀抱新生。那就是'终焉'，艾利昂大陆与居住于其上的任何造物都无法逃离的血色黄昏。"

"……那一天……究竟什么时候才会降临？"

……

……

……

****

“最后之龙诞生于世
第二只野兽现于死界之时
银发的女武神将带来你生命的终结
其时星月自空而坠
生死也将失去分界
那一天
坠入死地的双面之王将在暗中升起
于己之翡翠王国登基
那就是
终焉之日……”

直到现在，神最后所说的这段预言依然徘徊在奥迪特脑海中，久久无法散去。

当惊愕地得知从死之国逃走的斯卡特里令最后之龙现于世间时，奥迪特猛然醒悟到，在忍耐了一万年的孤独寂寞后，终焉以及属于她的解脱之日终于要到来了。

在那不久之后，第二只野兽（英格维）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并以自己的实力预示着星（奥丁）将自空而坠。接下来发生的奥斯瓦尔特暴走事件让她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与那位银发女武神的连接点，因此她才会命令死神将奥斯瓦尔特带至冥界，并特意让死神在人间展露形态，以引导格温多琳来到死之国，来到她的面前。

没有武器能伤害死之女王，也没有任何方式能将她置于死地，除了……神谕中所说将要到来的那个时刻。

正因如此，奥迪特才会在最后以毫无防范的姿态面对尼贝龙根之枪，以验证面前的这个小女孩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人。而当结果最终揭晓时，生存了万年之久的死之女王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格温多琳不知道，恩迪菲尔的死神军团并非如其所料已攻往现世，特殊体质决定了它们无法做出这种举动。但如果奥迪特停止呼吸，那生与死的边界便将被彻底打开，整个艾利昂大陆将变为生死黑白混淆的混沌世界，冥界与幽界的怪物届时都可以自由前往人界，而一直奉命等候在死之国边境地带的死神军团，也将在那时开始对拉格纳尼布尔展开总攻。

也就是说，她亲手写下了拉格纳尼布尔和这个世界的末日……

奥迪特闭上了眼睛，表情变得格外安详。

随着气息的逐渐微弱，她的相貌也发生了些许变化。

青白的面孔变得越发红润起来，头部以下也不再是白骨嶙峋，而是渐渐变为了血肉之躯。在临死之前，奥迪特终于摆脱了身为死之女王的束缚与外表，重新恢复了万年之前神创世时第一造物的美艳。

但是，一切都只是刹那芳华，转眼间便随风而散……

格温多琳震惊地看着。

看着死之女王脱离尼贝龙根之枪，缓缓向后倒去。

看着黄金后冠与月光轮失去了持有者的精神控制，先后哐当掉落于地。

看着面前这个美丽的女子渐渐变为透明，最后化为无数颗幽蓝荧光，向着天空飘散而去。

奥迪特死了。



传说中的死之女王，竟然死在了自己手中。

呆立了许久后，格温多琳方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都是现实。

“奥斯瓦尔特！”

如梦初醒后，首先窜入她脑海的便是那个青年的安危。她急忙扭头望去，这时奥斯瓦尔特刚刚按着右肩从地上爬起，看样子是在刚才的冲击波中受了一点情商。在奥迪特死去后，被夺走的灵魂也再度回到了他的体内。当注意到女孩的目光后，他轻轻摆了摆手示意自己并无大碍，这也让格温多琳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对不起……”

低头沉默了片刻后，格温多琳小声说道。

“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辜负了你的信任，将你送我的那枚戒指交给了父王奥丁。但、但请你相信我，我决不是有意骗你的，我发誓……”

奥斯瓦尔特没有说话，等着女孩继续说下去。

“当你被死神带走时，我哭了……那是我在姐姐去世后第一次哭泣。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但我无法忘记你最后的那个眼神，无法忘记你那副悲伤的样子，而这、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你又一次救了我，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奥斯瓦尔特终于开口了。他摇了摇头，看着格温多琳的眼睛说道：“沉眠魔法并非咒语，你醒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我，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将成为我的所有。我……怎么说呢，我很希望你能陪伴在我身边，但绝不会强行把你留下来，也不想你为此而陷入悲伤痛苦中。如果你真的想要离开的话，就无视奥丁和我达成的那个协议吧，不要因为同情我而……”

“不要！”

格温多琳突然激动地喊了一声，将面前的青年吓了一跳。她单手掩在前胸，呼吸变得有些急促起来，脸颊也渐渐飞上了一层绯红。

“姐姐死了……父亲对我只有利用……我本以为自己将以这副样子虚度余生，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但那一天我才知道……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头也垂得越来越低，“那不是同情……不是，绝对不是……”

她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金发青年已经紧紧将她抱在了怀中。

长久无言，深情相拥，两人都沉醉在这宛如梦境般的现实中，享受着属于彼此的小小幸福，感受着自己那原本空虚无助的心灵被所爱的人全部填充，谁都不愿率先打破这个美梦。

永远，永远……

不论是奥斯瓦尔特，还是格温多琳，两人都希望此刻便是永远。

相偎相依，永不分离。

但就在此时，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变发生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四周轰隆响起的声音让相拥的两人被迫回到了现实中。格温多琳举目四顾，诧异地自言自语道。

声音由远至近，越来越响，地面也

随之开始了剧烈的震动。

奥斯瓦尔特好像觉察到了什么，忽然抬头望天，而格温多琳也循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

此刻阴沉而混沌的天幕正在发生着诡异的变化，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漩涡如同黑洞一般，正贪婪地吸食着下方的冥界瘴气及黑沉沉的云团。

漩涡越来越多，但大漩涡也在以飞快的速度将一个个小漩涡吸收为己身，不断在天空中延伸扩充。没过多久，整个天空便只剩下了那一个大大的漩涡。不，应该说是所能看见的上空便是一个漩涡。

瘴气的明显稀薄令原本如同浓雾一般的空间逐渐变得清晰可见，奥斯瓦尔特和格温多琳注意到，远方的很多冥界生物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有些呆了，纷纷举头望天，停在原地一动不动。

充斥天空的巨大漩涡缓缓向上提升，带动着天空距离地面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突然间，那个无比庞大的漩涡伴随着令人震耳欲聋的巨响轰然炸开，刺眼的白光仿佛在顷刻间占据了死之国的每一寸空间，令包括奥斯瓦尔特和格温多琳在内的所有生物都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几秒钟后，当视线逐渐回复正常时，奥斯瓦尔特用力摇了摇头，抬头向天空望去。

而这一望，让他彻底楞住了。

他所看到的东西非常普通，是艾里昂大陆上的所有人每天都能看到的习以为常的存在。但是，他却从没想到这种东西竟然也会出现在死之国的上空。

先前的漩涡已经完全消失不见，密密麻麻的云彩就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般，弥漫了大半个天空，为其罩上了一层瑰丽而耀眼的霞光。西方的天际中，落日的余光隐藏在大片的火烧云中，彩霞由浓变淡，时聚时散。一切看上去都是那样的美丽摄人。

可是……

“怎么可能……”格温多琳震惊地自言自语道，“我们……刚才不是还在死之国吗？为什么突然回到了现世中。”

“……你说错了，我们依然在刚才的地点，一步都没有动过。”

奥斯瓦尔特沉默了半响后，艰难地摇了摇头。

“来到现世的不是我们，而是……死之国……”

待续


转瞬即逝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从后门进去
送她走的时候你不是说一定能成功的么？
还是很担心……那可是敌阵的正中心啊
真的没问题吗……
是那家伙自己提出来的，行动绝不允许失败
在这儿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那儿就是后门吗？
快点儿！
春日部晶
译：清雨
进去喽
喂！这个时候别跟闹着玩似的！


让大家久等了
请快到里面来
看样子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
菲莉娅小姐真了不起，假扮成巡礼者帮我们潜入这里
简直就像间谍一样，真厉害啊
你给我安静点儿
神官们好像在不久前都到地下礼拜室去了
菲莉娅这个主意真是出人意料得大胆啊
是克雷门提想出来的吗？
当然，这件事有他的帮助
但更重要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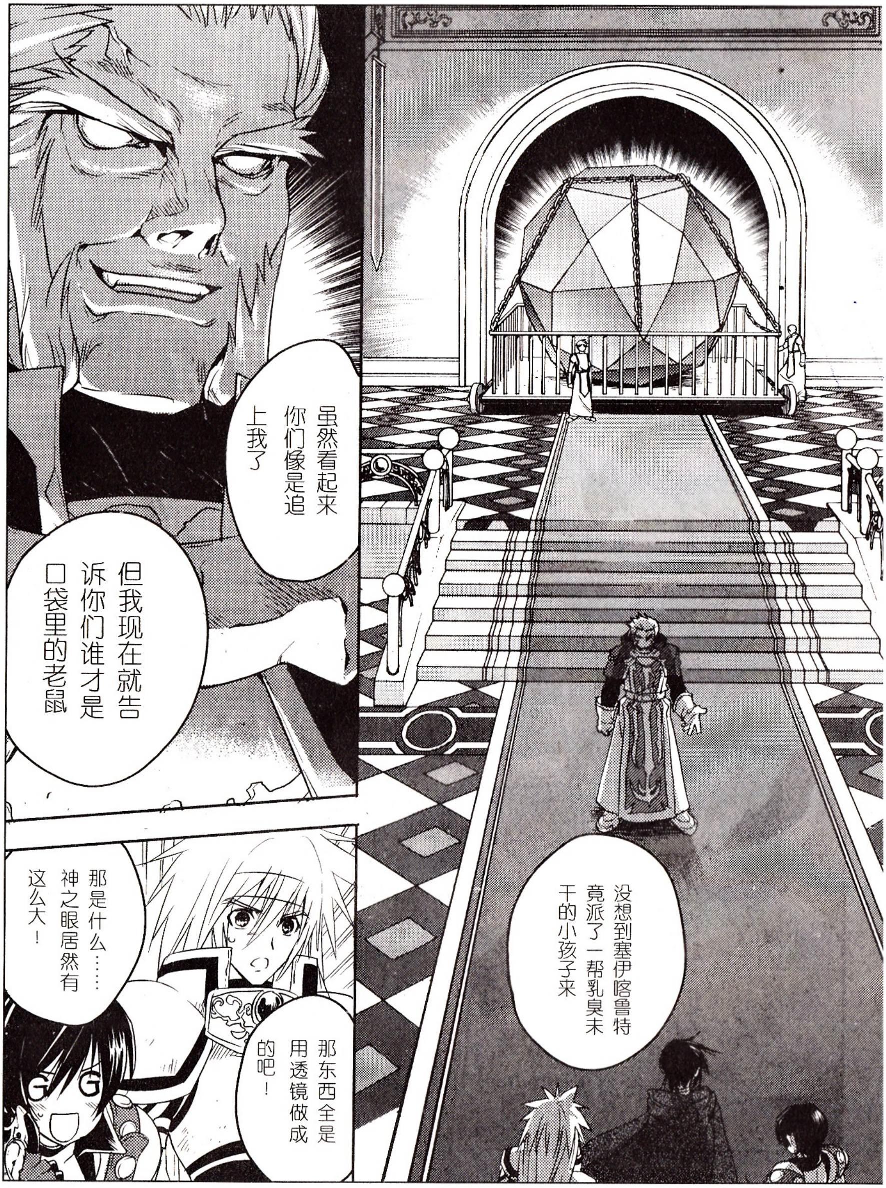

不久之前乘船旅行时，里昂曾抱怨过我们很"迟钝"
怎么？你记恨我？
不，从很早以前就经常有人这么说我，我已经习惯了
但我又不愿意一直作大家的累赘
所以……
我开始试着模仿面对困难总是勇往直前的斯坦先生
哈、哈哈，你别这么夸我
菲莉娅……
这家伙有什么值得夸奖的？
不管是那种老好人脾气还是那种莽撞的性格，就算学了也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别这么说我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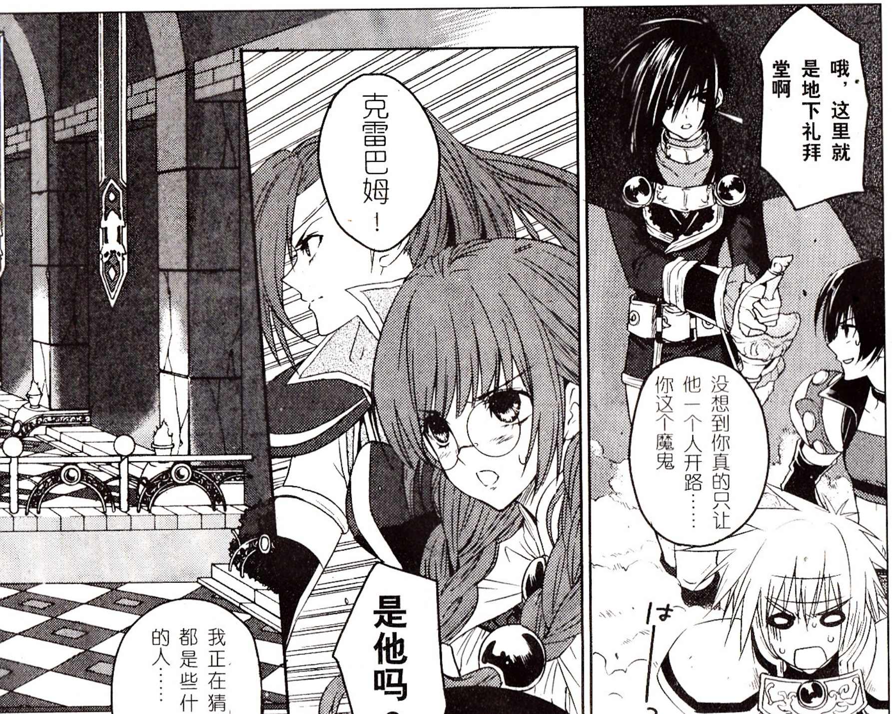

斯坦他们……白天遇到什么事了吗？
我哪儿知道
不过我很喜欢他们那种主动申请任务的态度
看来多少有了一些身为棋子的自知之明
另外，克雷巴姆好像真的在这儿
我从刚才开始就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息……
气息？
嗯，这种气息跟神殿这个场所完全不相称
是规模相当庞大的杀气
想必已经有不少人预料到我们会来这里了吧……
真讨厌啊
是直截了当地冲到敌人面前去，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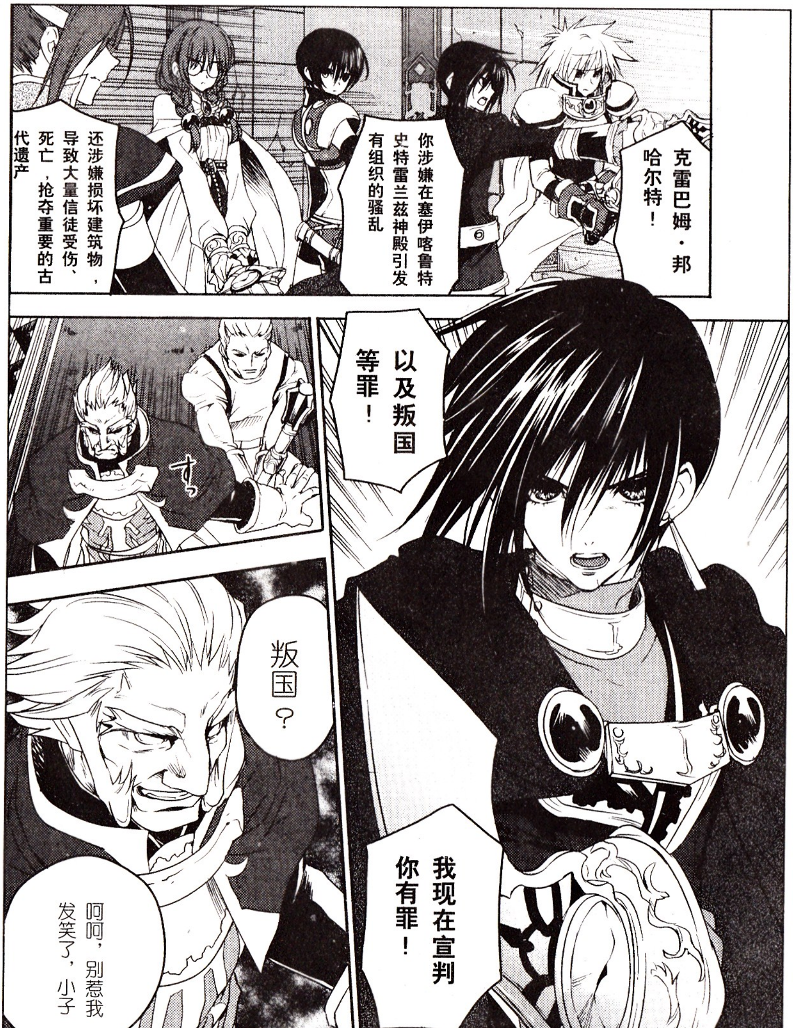


还是径直冲进去吧！
反正敌人很清楚作为追踪者的我们会从哪里进攻
那就干脆堂堂正正地从正面杀进礼拜堂吧
的确……
你难得说对了一次
不过命令还是得由我来下达
那就如你所愿，一个人去消灭前面那些敌人吧
呃……
你好，郁闷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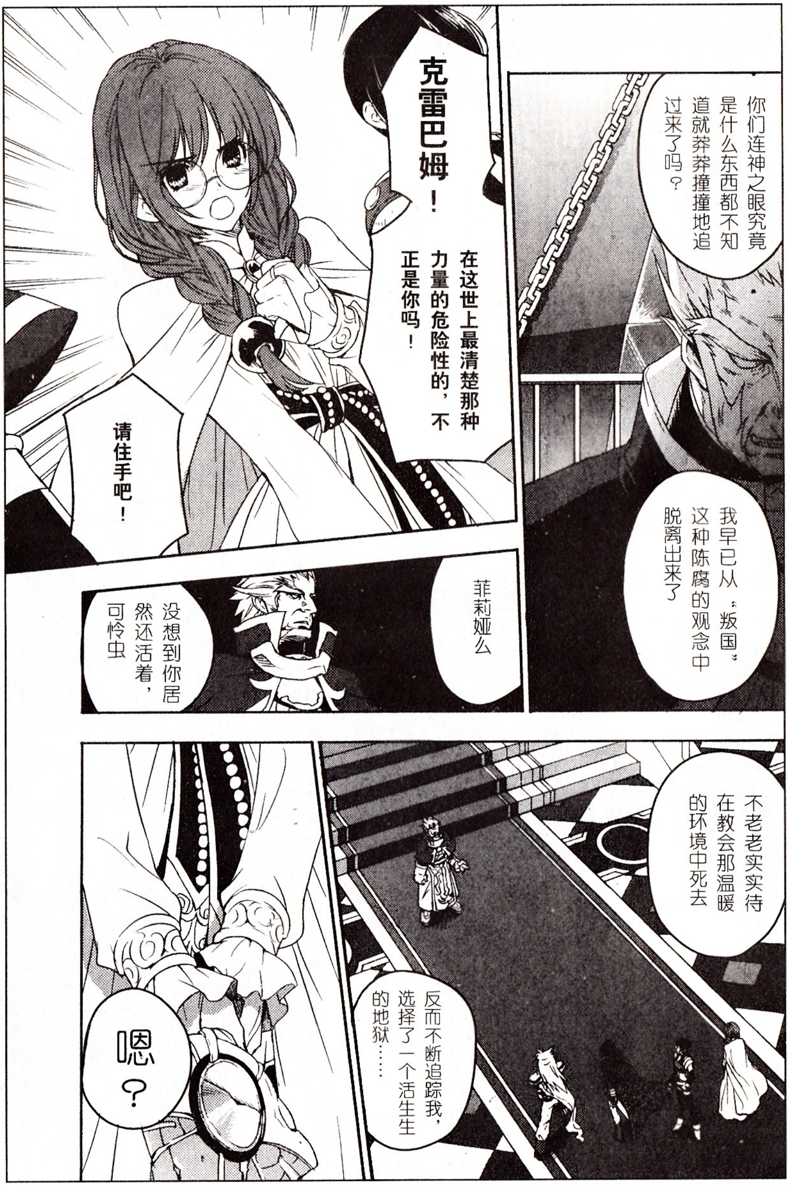

克雷巴姆大人！
敌人相当厉害！外面的士兵已经抵挡不住了！
这个房间也马上就要……
爆炎剑！
呃啊啊啊啊！
来了么


没想到塞伊喀鲁特竟派了一帮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来
虽然看起来你们像是追上我了
但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谁才是口袋里的老鼠
那是什么……神之眼居然有这么大！
那东西全是用透镜做成的吧！


哦，这里就是地下礼拜堂啊
没想到你真的只让他一个人开路……你这个魔鬼
は——っ
克雷巴姆！
是他吗？
我正在猜追兵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克雷巴姆·邦哈尔特！
你涉嫌在塞伊喀鲁特史特雷兰兹神殿引发有组织的骚乱
还涉嫌损坏建筑物，导致大量信徒受伤、死亡，抢夺重要的古代遗产
以及叛国等罪！
すっ
叛国？
呵呵，别惹我发笑了，小子
我现在宣判你有罪！


你们连神之眼究竟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莽莽撞撞地追过来了吗？
我早已从〝叛国〞这种陈腐的观念中脱离出来了
克雷巴姆！
在这世上最清楚那种力量的危险性的，不正是你吗！
请住手吧！
菲莉娅么
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可怜虫
不老老实实待在教会那温暖的环境中死去
反而不断追踪我，选择了一个活生生的地狱……
嗯？


哦！
带着守护者来封印神之眼……
领头的是里昂·马格那斯吧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真不凑巧，我们不能把……
神之眼那无限的力量交给你
光靠傀儡根本无法结束这一切


够了，里昂！
那家伙利用神之眼的力量操纵怪物，伤害了无数的生命
只需要这一条罪状就足够了！
别着急啊，小子！
我可没有闲工夫当你们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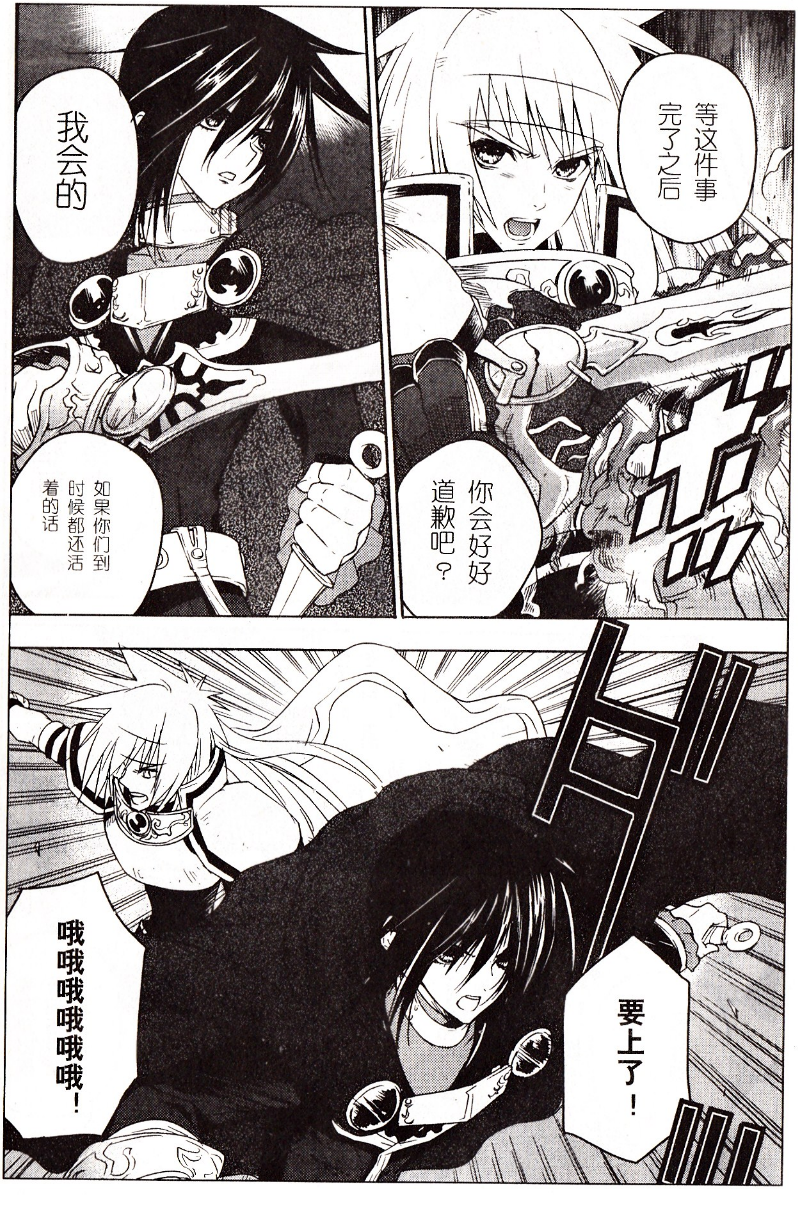

非常遗憾，在这些手下虐杀你们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朝下一个目的地前进了
呜！又是这么多？
没想到居然是人类和怪物的混合部队
嗯？
哦！
怎么了，菲莉娅？


是毒蜥！
这种怪物放射的光线会让人类变成石头！
那个时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神官都被石化了
在石化状态下被破坏或是治疗不及时的人，就那样……
菲莉娅！你没事吧！
看来当时的情况一定非常凄惨
不是战士的人突然看到那种惨状，难以接受也是很正常的


哼！
不管走到那里，迟钝就是迟钝
喂！里昂！
闭嘴！给我看清楚！
那些混蛋正在转移神之眼！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绝对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
夺回神之眼优先于其他任何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继续往前走的家伙就扔到一边去！



向菲莉娅道歉
闭上嘴给我听好！
我不许你否认菲莉娅一直以来的努力！
动不动就说什么「扔到一边去」！
斯坦，这个时候……
我会冲出敌阵追击克雷巴姆
你们负责掩护，阻止礼拜堂里的这些人！
克雷巴姆身边的手下并没有多少
喂！
我一个人一定能抓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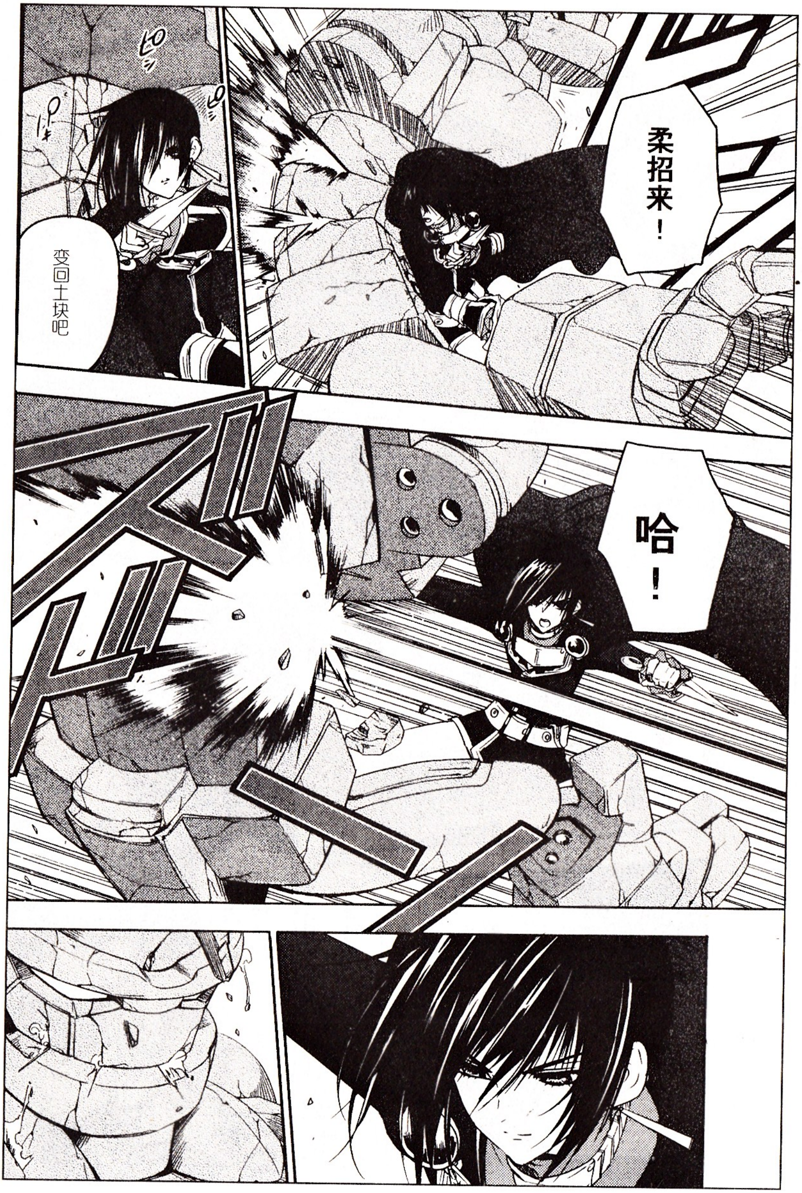

等这件事完了之后
你会好好道歉吧？
我会的
如果你们到时候都还活着的话
要上了！
哦哦哦哦哦哦！


狮子战吼！
斯坦那家伙到底怎么了……
菲莉娅，能站起来吗？
我们得继续往前走。被包围的话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好，好的……
数量这么多，还真是麻烦啊，干脆用夏露喜欢的那招吧
就等您这句话！
全都倒下吧！不杀之铁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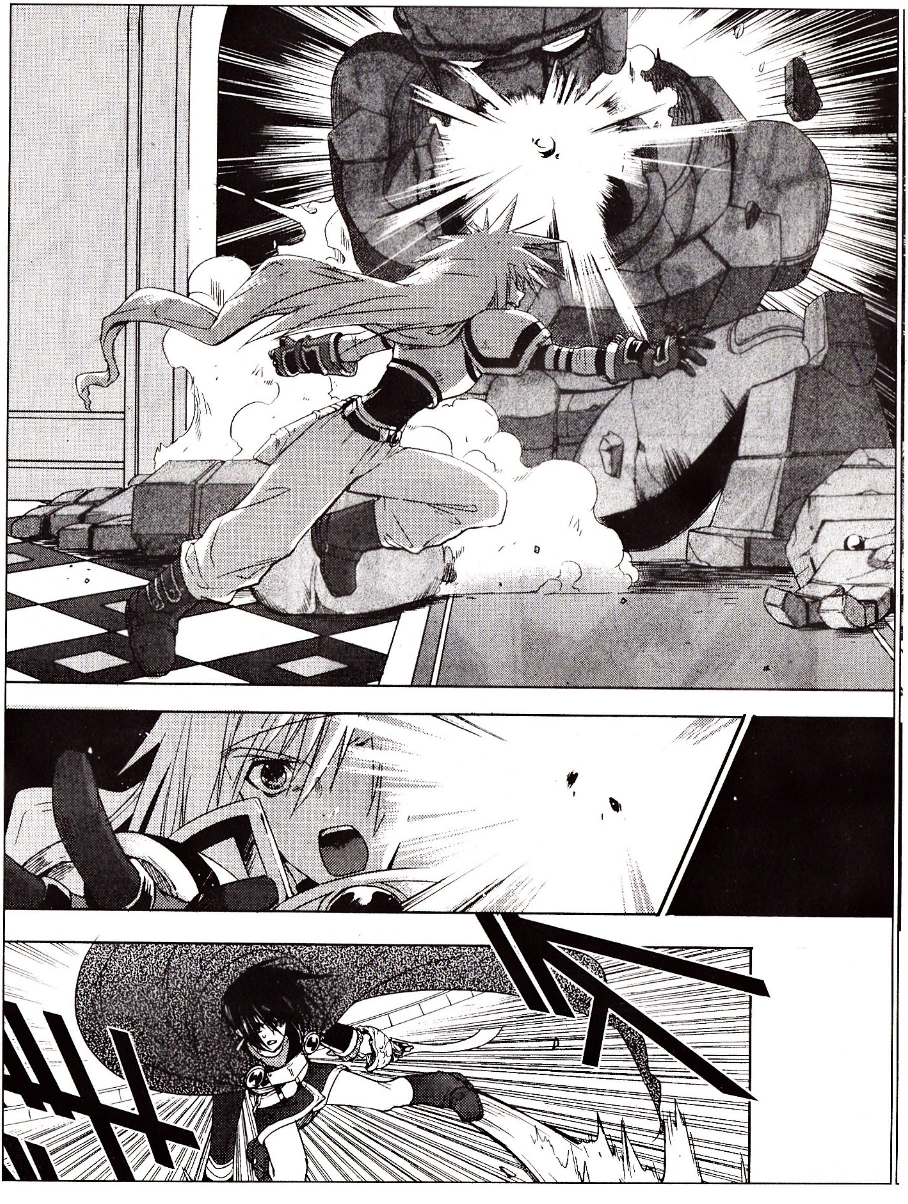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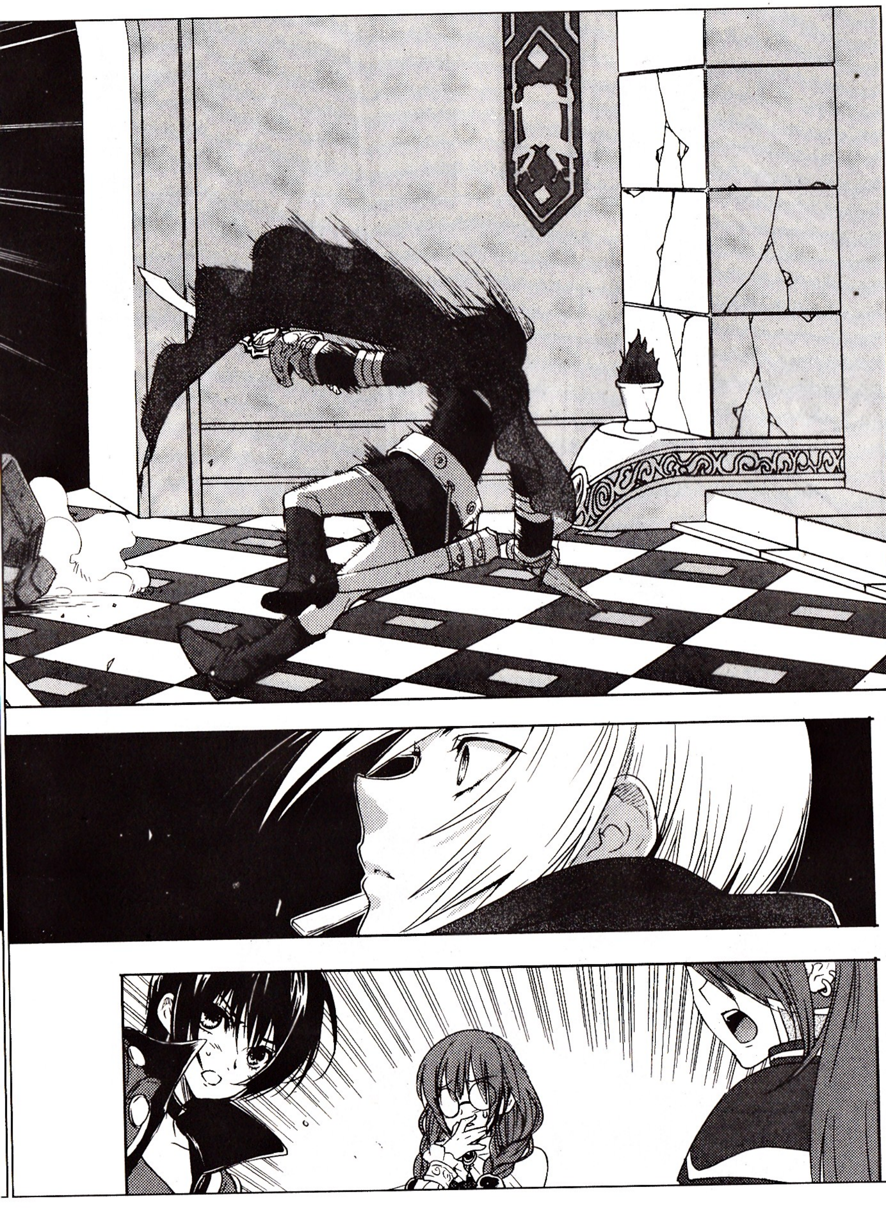
充气玩具锤！
用来把人打晕还真是方便啊……
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一提
玛丽小姐！这里就交给你了！
好！
嗯！


居然埋伏着巨像！
好大！快后退啊里昂！
不，后退会给敌人可趁之机
也就是说……
得主动迎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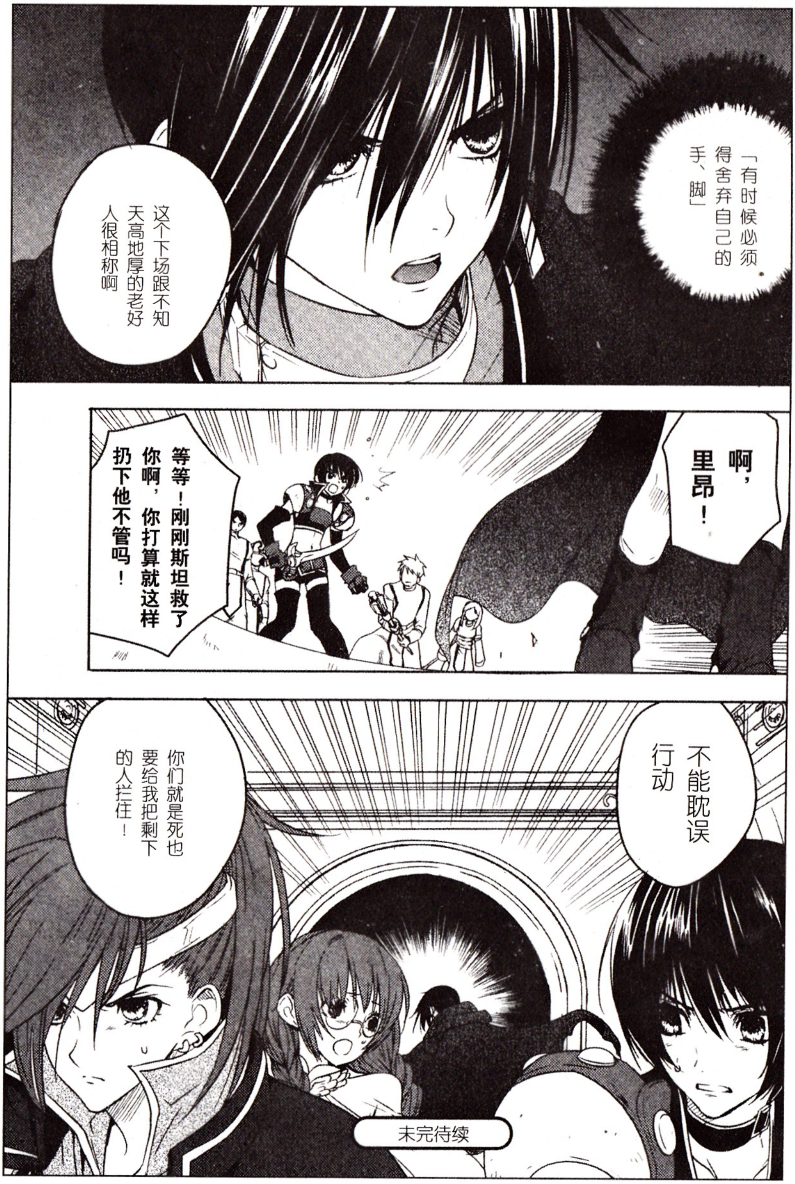

柔招来！
变回土块吧
哈！


喳喳喳
什么！
巨像的体内……






喂！斯坦！
混蛋！振作点，斯坦！
「为了生存下去……」
斯坦，你没事吧？


「有时候必须得舍弃自己的手、脚」
这个下场跟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好人很相称啊
啊，里昂！
等等！刚刚斯坦救了你啊，你打算就这样扔下他不管吗！
不能耽误行动
你们就是死也要给我把剩下的人拦住！
未完待续

血红的季节

——《刺客信条》同人

文/食物 编/夜蓝



一、我的名字叫做艾玛尔

我的名字叫做艾玛尔，是一名光荣的圣殿骑士，隶属于伊斯坦布尔骑士团，是团内惟一的女性。

1191年，混乱的耶路撒冷，萧瑟的狂风吹拂着这片连年战火的土地，处处硝烟弥漫。我们骑士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卫着教会的尊严，袭击这片异乡，和无数敌军不停交战。我早已记不清有多少前日还与我把酒言欢的战友，第二天却在刀光剑影中猝然倒地，在我眼前成为一具僵硬的尸首。他们殷红的鲜血粘润着贫瘠的泥土，灵魂渐步高升，遁入我所无法参悟的境界。

我一次次侥幸逃脱死神的追捕，在乱刀砍伐中生存下来。那些视我为亲人的战士们，轮番用自己壮硕的身体为我拦下敌人无情的攻击，一杆杆长枪短剑刺破他们的铠甲，捅穿他们的肉身，带走他们充满生机的目光。

我不知用双手埋葬过多少战友的尸体，泥土中掺杂的沙石磨破了我的手指，阵阵钻心的疼痛麻痹我心里的不舍，微微吹拂的风带走我无尽的思绪。

今天的战斗也是如此。

山中老人穆阿利姆的刺客军团一直是我们的心头大患，他们组织严密，行动诡异，刺杀手段残忍无比。最恐怖的是他们的意志，只要是为了行动成功，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有一次我们事先得到线人的通报，我带领一支突袭小队进行围追堵截。可就在我们将两名刺客逼至绝境时，其中一人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掩护另一人逃脱，竟然毫不犹豫的从数百米高的悬崖跳下。当我们赶到悬崖边，那刺客已不见踪影，把自己的生命散落在了这广袤的土地上。

我一直无法忘怀那刺客在自杀前一刻，脸上所绽放的灿烂笑容。仿佛眼前的不是万丈深渊，而是大同的幸福彼岸。

这样无异于自杀的纵身跳跃，被他们称作Leap of Faith——信仰之跃。

几年来被他们刺杀的高官数不胜数，全国各地人心惶惶，那一声声贪官绝望的尖叫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传遍整个国家，形成一张无形的恐惧之网，将我们的国家牢牢罩住。所有官员都在身边带满侍卫，建造自己的避难所，一有风吹草动就拖家带口地离开，逃到不知名的地方去躲避追杀。

然而即便这样，只要上了山中老人的名单，就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

今天我的小队就遭到了突袭，在我们应骑士团长的呼唤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三名穿着白袍的刺客有如神兵天降，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的队伍中央，当场把我们演练过无数次的队形搅得七零八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来攻击我们这样一只圣殿骑士队伍，或许是有些错误的情报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以为我们之中混有高官；或许是一种警告，希望能打压我们圣殿骑士的气势；又或许只是一次纯粹的杀戮而已。

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

我们圣殿骑士自出生起就作为战士接受训练，他们的突袭虽然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我们迅速的调整能力也出乎他们的意料。在损失了一名高贵的骑士之后，我们马上有条不紊地散开，留下两名骑士用手中的盾牌和剑与他们周旋，其余的人则瞬间形成一个紧密的包围圈。

眼见队伍成型，两名骑士迅速退下，我们让开两个细小的缺口让两人走到外层，随即又变回包围之势。

我瞟了一眼两名负伤的勇士，他们身上出现多处细长的刀伤。这是刺客们的典型手法，用矫捷的身手躲避或抵挡我们的一次攻击之后，再趁我们立足未稳之际瞬间反击，用手中的匕首在我们身上划下深陷的伤口。这种伤口出血不多，但能极大地影响我们的行动能力，他们就能趁机施展精湛的刀法，进一步给予我们重创。就算侥幸活了下来，伤口也极难医治，稍微做些动作便会致使伤口再次开裂，后果不堪设想。

见二人伤势不是特别严重，我稍微安心了一些，回头死死盯着那三个刺客，指挥骑士们架起盾牌一步步缩小包围圈。

“刺客可绝对不是容易对付的对手，任何时候轻视他们都会带来灾难。”罗伯特的话语此时回响在我耳边。

那三个刺客似乎没有料到我们圣殿骑士的应变能力如此之强，连衣帽下的

眼神略显出惊讶，但转瞬又恢复了让人战栗的冷漠。

我注意到他们眼神的变化，轻喝一声让骑士们停下脚步，低沉着声音向三人说道：“现在放下你们的匕首趴在地上，我饶你们不死。”

其中一名刺客略显惶恐地颤声问道：“我……我们放下武器的话……你真的饶我们不死？”

眼见有戏，我露出得意的笑容，高声回答道：“没错！我们不是刽子手！你们的命运会由伟大的伊斯坦布尔骑士团团长罗伯特·德萨布莱决定！”我从腰间拔出锋利的长剑，伸手指向他们说，“现在马上放下你们的匕首！否则我们就要进攻了！”

那个刺客的声调忽然一变，用坚定而阴沉的声音道：“哼……你们不是刽子手……？”说着把手中的匕首丢在地上，我紧紧盯着他的动作，不敢有半点懈怠，额头渗出细细的汗珠，头盔吸附着太阳的热力，一丝丝传递到我体内。

“好……好吧！无论你怎么认为都好！就算我们是刽子手，你们现在也无路可逃了！”我这番话既是说给自己听的，更是说给身边的骑士们听的。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响起，骑士们一个个握紧手中的长剑，目不转睛地盯着三个刺客。

“呵呵……你们是刽子手……但对不起……”那名刺客忽然腰身一抖，一只手向前伸出，一柄闪亮的飞刀应声而出，向我的方向飞速袭来，“我们是魔鬼！”

我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觉身后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我硬生生拉倒，一个宽厚的黑色身影出现在我面前。“哧”的一声，飞刀穿过了他的护甲，高大的身躯应声倒地，地面扬起的飞尘迷乱了我的双眼。

一时的呆滞，已经足够刺客们展开攻势。掷出飞刀的刺客迅速蹲下，一个前滚翻捡起地上的匕首，再起身时已然站在前排骑士的眼前。那名年轻的骑士甚至来不及眨眼，锋锐的匕首就深深刺入了他的咽喉，手中的长剑落地，又一个生命消逝。

另外两名刺客似乎是心有灵犀一般，也俯身几步冲刺到同一侧，手起刀落，又是两条性命。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带走了三个高贵的骑士英灵，在我们的包围圈一侧打开了突破口，快步突围而出，眨眼就失去了踪影。

我仍然呆坐在地上，眼前的一切发生得过于迅速，四个身经百战的圣殿骑士连一丝还手之力都没有，就被三名刺客轻松解决了。

加上一开始死去的战士，今天这场遭遇战我们失去了五个坚强的战友，却什么都没有换来。

我看清刚才为我挡刀的骑士，泪水瞬间夺眶而出。他还是个孩子，过了古尔邦节才满十八岁。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圣殿骑士，早年战死沙场，留下重病的老母亲，还在家里等待儿子的军饷。

我顾不上自己的形象，用膝盖在地上移动爬到他的身边，伸手抓住他的手臂大声呼喊他的名字。

他身上有数不清的伤痕，那都是一场场出生入死带来的荣耀，先前也正是他和另一个骑士拖延住刺客，才给我们形成了包围的机会。



长长的伤口随着他微弱的呼吸起伏，血水不断流出，胸口的飞刀直挺挺地立着，铠甲被年轻的血液染上惨烈的色泽。我无法面对不停失去战友的痛苦，泪水流成悲伤的瀑布，撒落在他壮实的躯体上。

他奋力睁开双眼，看了看我，微笑道："队……队长……我可以追随阿亚曼而去了……我……尽力了……"说完长出一口幽幽的气息，永远闭上了眼睛。

"阿尼斯！阿尼斯！不要闭眼啊阿尼斯！我马上带你们回骑士神殿！那里的大夫一定有办法！不要闭眼啊！"我疯狂地摇晃他的身体，歇斯底里地呼喊着，妄图阻止他的英灵升天。

"队长……阿尼斯已经死了……"一名骑士走到我身后，低声说道，"阿亚曼他们也死了……你知道，山中老人的刺客是不会留情的……"

我不理会骑士善意的安慰，依旧摇晃着他的尸体，大声呼喊着。许久，我精疲力尽，伏在尚未冷却的尸体上放声痛哭着。

身后的骑士们也忍不住啜泣起来，手中的兵器一一落地，为挚友的逝去而落下男儿泪。

简单地挖了五个坑，我们将他们的尸体拖到坑边，逐一和他们道别。

那些沾染过无数敌人血迹的铠甲，是我们圣殿骑士的荣耀。一名骑士把尸体上的铠甲脱下，放在马背上。

“你们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同战斗，这铠甲就是无穷的力量，我们永远、永远是最亲密的战友。”他来到坟堆前，看着最后一堆沙土盖上坟头，伸手擦去眼角的泪痕。

我把五人的长剑拿来，一一插在坟堆上，低头在心里默默呼唤了一遍他们的名字。五柄长剑一字排开，像一只闭上的眼睛，不看这乱世，专心祭奠着身下战士的青春。

失去阿尼斯和被偷袭时第一个死去的阿亚曼让我最为痛心，他们都是我最敬佩的战士。阿尼斯年轻有为，阿亚曼身经百战，马上就要年满50却仍有着完美的剑术和冷静的头脑。他们就像我的左膀右臂，失去他们等于失去了半支队伍。

阿尼斯的愿望是等待战争结束之后，可以找到一个美丽的女子，结为人人羡慕的一对，过上简单充实的日子。而阿亚曼则只想每日都有酒喝而已。

可上天就是不肯遂人之愿么？

阿尼斯和阿亚曼的名字，在伊斯兰教里的意思分别是坚实的朋友和幸福顺利。

身后传来骑士们的呼唤，我睁眼最后看了看他们的归宿，把一张张曾经欢笑的脸深深刻入我的脑海。伸手擦去泪水，我戴上头盔，拔出自己的长剑在坟前划下思念，随即转身向骑士们头也不回地走去。

我是一名光荣的圣殿骑士，我不能一直哭泣，我还要战斗，耶路撒冷需要我，罗伯特需要我。

风沙四起。

二、他的名字叫做罗伯特·德萨布莱

圣城耶路撒冷，在我们圣殿骑士的保卫下维持着少见的安宁。

我带着剩下的二十名骑士马不停蹄地赶到所罗门地下神殿，这里是我们圣殿骑士的组织中心，伊斯坦布尔骑士团的核心所在。

这次原本负责在战区外围剿匪的我，从信使手里得到了总团长罗伯特的手信，被告知马上前往圣殿，有重要任务交给我。

对我而言，罗伯特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虽然他在整个圣殿骑士组织里是二把手，但他在所有骑士心目中的形象却高大异常。去年在阿克莱城与山中老人的刺客小队大战时，我亲眼目睹了贵为团长的他亲自冲入敌阵与多名刺客周旋，身上被砍中数刀也毫不退缩。当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正因为有这样的团长，有着光辉历史的圣殿骑士团才能像如今这样发展壮大。

一路的疲惫并没有影响我兴奋的心情，作为一个小小的骑士小队队长，能够得到团长的赏识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我和神殿的守卫简单交流几句表明来意，守卫欣然让开一条通路，微笑着告诉我：“高贵的骑士艾玛尔，团长已经在大堂内等候多时了。”

我微笑谢过，让他们安排我手下的骑士找个地方休息，然后只身进入了神殿。

神殿高耸的屋脊和广阔的空间让我的内心感到无比安宁，这是一个骑士回家的时刻，是一个骑士可以放松紧绷的神经的时刻。

进入广阔的大堂，我远远见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正背对着我。从那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著名光头，我认出眼前人正是骑士团长罗伯特。

“下阶圣殿骑士艾玛尔奉命前来！”我单膝跪地，将头盔除下放在胸前，深深弯下背脊并大声说道。

“这个季节不太平啊。”团长没有回头，把双手背到身后，一身的戎装时刻表明自己的身分不是一个官僚，而是一名骑士。

我没有明白团长的意思，不敢贸然答话，只能静静地跪着等待下文。

“快起身吧，我高贵的骑士。”团长缓步转过身来，和蔼地笑着对我说道，“我听说了你在战区的功绩，你是一名杰出的骑士，拥有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强悍的剑术。”

我有些受宠若惊，忙不迭起身，低头回道：“团长过奖，那都是一名圣殿骑士应该做的。”

团长轻声笑了起来，那笑声十分轻松，似乎眼前纷乱的战局全然不能难倒他似的，那笑声中强烈的自信让我自惭形秽，更深地低下了头。

“哈哈，我的骑士，你自谦了。”团长慢步向我走来，每一步都那么坚实有力，“你的杰出不是我强加给你的，而是你的敌人用行动告诉我的。”

“你出现的区域，敌方的控制能力都大幅下降，我们的战线也势不可挡地步步向前。这都是只有你才能做到的，我的夸奖不是给你压力，更不是盲目的鼓励，是事实。”

“团长，我……”

团长摆摆手没让我继续说下去，继续道：“现在前线已经多少太平下来了，功劳簿上少不了你的名字。”

“团长过奖。”我被夸奖得不知所措，只能继续低头重复先前的话。

“但是……”团长走到了我的面前，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些疯狂的敌人会如此沉默呢？难道是他们安于现状了么？还是准备投降？你怎么想，我的骑士？”

我低声说道：“我觉得都不是。”

团长呵呵一笑，又转过身去背对我道：“呵呵，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一定在策划什么行动，一个大胆的行动，一个需要大量心力的行动。”我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的确，在这段时日里，原本那些敌人的骚扰和袭击都在不断减少。特别是山中老人的刺客团，这一个月来，除了来耶路撒冷途中的那次袭击，我甚至没有听到任何一宗暗杀事件。

这样的情况让全军上下都士气大振，许多官兵将士都乐观地认为山中老人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我们骑士团的进攻使得他们元气大伤，正准备向我们投降。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那见识过无数次的刺客的勇敢和果断，让我无法相信这样一个可以为了信仰而舍身的组织，会在几次成功的围剿之后就偃旗息鼓。每当有骑士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个在我面前自杀的刺客的笑脸就会浮现在我眼前。Leap of

Faith，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组织的成员能做到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穆阿利姆一定在策划什么阴谋，不久之后必定会有一件大事发生。

我话音刚落，团长就放声大笑起来，爽朗的笑声传进我的耳朵里，我急忙反思自己是否说错了什么。

团长笑道："对不起我的骑士，我不是笑你说错了什么，而是笑自己。像你这样的人才，怎么会被我忽视了这么久。把你安排在前线，真是太屈才了！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对方一定在为了什么而谋划着一次行动。"

我没想到自己的想法会和团长不谋而合，心底不禁泛起一阵兴奋。

"那么，我的骑士，你觉得山中老人正在为了什么而组织行动呢？"

我摇摇头，低声道："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一定是一次可以扭转战局的行动，也许是一次突袭或者攻坚，但一定是朝着我们的心腹而来的。"

团长闻言回头，眼里充满惊讶，半晌道："你太让我吃惊了！"说着快步走到我面前，问道，"艾玛尔骑士，你的军阶是什么？"

"普通下阶骑士，团长。"

团长闻言沉默一会，忽然从腰间拔出长剑，用剑的尖端轻点我的肩膀，正色道："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伊斯坦布尔圣殿骑士团亲卫军军士、高阶圣殿骑士艾玛尔！"

我无法相信刚才听到的一切，高阶圣殿骑士？亲卫军军士？那是我可望不可及的无上荣耀，那是只有为骑士团作出卓越贡献才有资格享有的称谓，是所有圣殿骑士的梦想！

我赶忙单膝跪地，兴奋而坚定地大声宣誓道："永世效忠伊斯坦布尔圣殿骑士团！"

"还有……"团长收回长剑插回精致的剑鞘，"你不要再回前线了，以后就跟随我的身边为我出谋划策，为骑士团的最终胜利而奋斗。"

"是！团长！"我大喜过望，低头大声回答道。

团长显得十分高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低声问道："那……团长，我的弟兄们……"

"一并编入亲卫军，继续由你指挥。"团长笑道，"起身吧，我欣赏重感情的骑士，你是好样的！"

正当我欣喜的时候，团长忽然呼唤卫兵，只见一个骑士双手捧着一个考究的红色锦盒走到团长面前。

"我的骑士，过来吧，现在你已经是亲卫军军士，有权利知道真相。"团长一边向我挥手，一边伸手打开盒子。

我几步上前，团长让骑士把盒子里的东西向我展示。盒内的东西发出耀眼的光芒，让我无法直视。我别过头去避开那光线，不解的问道："团长……这是……？"

"这是一个远古神器，传说可以控制人的心智，是一件可怕的武器。我无法确定它的效果，一直没有使用过。"团长娓娓道来，"它的名字叫做'伊甸碎片'。"

骑士将盒子关上，默默站到一边。团长注视着盒子，眉头紧锁，叹息道："我现在所担心的，就是穆阿利姆是不是在打它的主意，如果是那样的话，这

里也将不再太平了……"

"现在就已经不太平了！"忽然响起的声音让在场的人都是一惊，我本能的拔出长剑，这声音听来有些熟悉，仿佛在不久前刚听到过。

我抬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三个穿着白袍腰缠红色腰带的刺客从天而降，甫一落地就飞身向团长冲去。

是他们！他们就是途中袭击我们的那三个刺客，带头说话的正是投掷飞刀杀死阿尼斯的凶手！

我顾不得戴头盔，一股怒火直冲心头。我握剑一步向前，挡在团长身前，大喝一声准备保护团长，也准备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身后忽然响起团长轻松的笑声："哈哈哈，穆阿利姆的刺客，你们真以为我会毫无防备么？"说罢忽然在大堂里又出现数名骑士，呼喊着向三名刺客追击而去。

为首的那个刺客见状也是一声哼笑，脚下速度不减，从袖管里抽出一柄亮眼的匕首，华丽地挥舞起来。

赶来的骑士被刀风阻挡，无法走到他近身。这时我面前出现了一条通路，那刺客挥动匕首向我俯冲而来。

我握紧手中长剑正欲迎战，忽然背后的团长伸手轻轻一推，将我推到一边，低声道："躲开，我不能现在就失去你！"说罢定睛盯着来势汹汹的刺客，大吼一声准备开战。

那刺客几步飞奔到团长面前，挥刀就砍。团长块头虽然大，但身手却灵活非凡，他轻巧地向左侧身闪过致命一击，同时右手快速挥向前，一把抓住了刺客的手臂。

刺客没有想到团长的实战能力如此出色，奋力停下脚步一个转身准备摆脱。哪知团长臂力惊人，紧握的右手没有丝毫松动，左手也一并伸出，同时控制了刺客的两只手臂。

刺客阵脚大乱，尽全力挣扎着。山中老人的刺客们训练异常残忍刻苦，因此有了非常强大的突袭和单兵作战能力。但把速度和隐藏作为生命的他们，面对团长强横的力量却毫无办法，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挣脱。

团长见局势已经受到控制，心里有了一瞬间的松懈。

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任何时候轻视刺客，都会带来灾难。

就在团长松懈的一霎那，那名刺客已经扭转身来，找到了一个可以攻击的空隙，手中的匕首带着风声向团长呼啸而来。

团长为自己的松懈付出了代价，一道深深的伤口出现在他的腹部。当下手中乏力，刺客趁机挣脱团长的控制，转身飞速逃离而去。

见骑士们要上前追赶，团长忙大声制止，盯着刺客离去的方向淡然说道："让他去吧。"

其余两名刺客都被骑士们抓住，其中一人由于反抗太过激烈，被骑士击杀，另一人也身负重伤。

团长看了一眼被抓住的刺客，那刺客正用充满愤怒的眼神死死盯着团长。两人对视了一阵，团长向骑士们挥挥手，骑士们心领神会，抓起刺客向外走去。

我站在一边有些恍惚，刚才的一场激战总共不过数秒时间，刺客深不见底

的实力和团长强悍无比的控制力都让我惊异不已。这就是真正顶尖的对决，这就是刺客精英和圣殿骑士团团长之间的巅峰对话，这样的高手过招，只需一招就能分出胜负。

团长伸手捂住腹部的伤口，大口喘着气，回头对我说道："刚才那个就是穆阿利姆手下的第一刺客，埃泰尔，记住他的手法，以后他很有可能是你最强大的对手。"说完便在骑士的搀扶下离开了大堂。

剩下我一人站在原地，回味着真正的高手对决带来的无尽震撼。

不久之后，一名负伤的骑士给团长带去了坏消息，那个被他们抓住的刺客逃走了，还取走了关键的伊甸碎片。

三、他的名字叫做埃泰尔

当天团长带着众多圣殿骑士去刺客之城马斯亚夫讨伐，却在埃泰尔的机智下大败而归。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成为了被血色浸染的恐怖时期，许多达官显贵政商要人一一被刺杀，刺客团又开始活跃起来。几乎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我们的情绪变得异常低落，被刺杀的大部分都是我们骑士团的朋友。失去一个个盟友让我们心痛，刺客无处不在的身影更是考验着我们的神经。骑士团里人心惶惶，甚至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我知道，那些重要的刺杀，一定都是由埃泰尔完成的。

大马士革的武器商人塔米尔、富翁阿布·努古德、苏丹王的手下朱拜尔·阿勒哈基姆，阿克莱的医生加尼耶·德纳普卢斯、一方领主威廉·蒙费拉、骑士团的新首领西布兰特，奴隶主塔拉勒，贫民区的看守人马吉德·阿丁……这些人全部成为了埃泰尔的刀下亡魂。不知道为什么，团长每听到一个名字就紧张一分，心情也越发烦躁。

就在西布兰特被刺杀的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罗伯特让一名骑士通知我去他的房间。

我穿好铠甲，向团长的房间走去。在那次埃泰尔的突袭之后，我时刻保持着穿铠甲的习惯。

团长一人坐在房间里，正对着房门，眉宇间流露出逼人的威严。我单膝跪地道："团长，亲卫军军士艾玛尔来见。"

"起身。"团长简短地回道，我缓缓起身，等待团长开口。

"明天我要去参加一个葬礼……"许久之后团长缓声道，"埃泰尔会来刺杀我。"

我闻言一惊，埃泰尔又要来刺杀团长？而且重点是，既然是刺杀，为什么团长会提前知道呢？

看出我的疑问，团长解释道："之前被埃泰尔杀害的那八个人，和我有着很亲密的关系。而明天的葬礼上我不能做十足的防备，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埃泰尔不会放过这

样的好机会。”

我虽然不明白团长为何如此坚信埃泰尔明天会来刺杀他，但他的语气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能力，使人不得不相信他的判断。

“不平静的季节啊……”团长长叹一口气，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咬咬牙，再次跪下低声说道：“团长，明日请让我带领我的弟兄去保护您！如有半点闪失，属下提头来见！”

团长闻言一愣，半晌摇头苦笑道：“没用的，上次你也见识了埃泰尔的实力，我们的神殿防备如此森严，也被他潜入进来。明天的葬礼是露天举行的，无论如何保护我，他总会有办法来到我身旁的。”说着伸手摸着自己未痊愈的腹部，继续说道：“如果现在我健康的话，倒是不怕他，可……”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这个埃泰尔的实力确实惊人，说实话就算明日如何布防，我都只有不到一成的把握。

难道团长已经必死无疑了么……？

团长沉吟半晌，忽然大声喊道：“高阶圣殿骑士艾玛尔听命！”

我条件反射般站起来，坚定的回道：“是！”

“明日一战我在劫难逃，在我离开之后，由你担任伊斯坦布尔圣殿骑士团团长一职！”

我呆立原地。

我？圣殿骑士团团长？！

团长继续说道：“艾玛尔，你要继续带领骑士团捍卫尊严，所有在这场伟大战争中死去的骑士们的英灵都在空中注视着你，你必须为骑士团再创辉煌，绝对不能输给穆阿利姆的刺客！骑士团的光辉将闪耀在你的身上，胜利的重担将由你来担负！”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荣耀冲击得有些眩晕，一时竟忘记了回答。

团长说罢向我挥挥手：“你现在先回去休息吧，我会让骑士们把所有资料送到你的房间。”



我脑海里一片混乱，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没有能力也没有理由接受这样的荣耀，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骑士。团长绝对不能死去，连团长也离开的话，我们将会一败涂地，没有团长的领导，我们将褪去光辉，一切都将失去！

团长不能离去，绝对不能。我想着想着，一个念头忽然闯进我的意识。

对，可以这样，也只有这样，团长才能存活下来，骑士团才能继续前进，战争才会胜利！

我看了眼略显疲惫的团长，咬牙回道："团长，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我有办法可以保护您。"

团长失笑道："不用安慰我我的骑士，不要忘记我也是一名战士，随时都有牺牲的觉悟。"

"不！"我大声应道，"团长，办法是有的！"

团长的眼角微抬："哦……？什么办法？"

我将那个念头在脑中重复了一遍，坚定地回答道："明天的葬礼，我来代替团长出席。"

"呵呵，我的骑士，不要被压力所蒙蔽了眼睛。"团长苦笑道，"埃泰尔不是傻子，男女还是能分辨出的。"

"未必！"我正色道："只要我戴上团长的头盔，穿着团长的盔甲，立功心切的埃泰尔一定不会仔细分辨，他会直接向我发起袭击！"

听到我的说法，团长眼中闪过一丝光芒，转瞬又黯淡下去："我的骑士，我的尊严不允许你替我受死。"

我一把拔出长剑举到胸前，眼前高耸的剑锋耀眼无比，那些沙场上的画面一一浮现在我面前，被我手刃的刺客们的一招一式像一幅连贯的图像，在我脑海里穿越而过。

"团长，我不会死，我有信心接埃泰尔三招，这三招足够我逃离。"说着我将剑插在地上，用骑士标准的请命姿势跪地恳求道，"团长，请相信我！高阶骑士艾玛尔请命前往！"

我知道团长的内心一定在挣扎，也没有插话，静静地跪着等待答复。

"你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你不是埃泰尔的对手，不得恋战。"团长低声说道。

"是！"我兴奋地大声回答。

"那么……"团长缓声道，"就这样决定了。"

我迅速起身，内心充满了勇气，低声回道："先行告退。"说完转身走出房门，身后传来团长长长的叹息。

走出房门，我咬了咬下嘴唇。

"团长，对不起……"我低声呢喃道："我不能选择退却，阿尼斯和阿亚曼就在我身后看着我，我要为他们复仇。"说着，我回头看了一眼仍亮着灯的房间，"就算明知必死无疑。"

因为我是一名骑士，一名光荣的圣殿骑士。

第二天一早，我换上一名骑士送来的团长铠甲，戴上厚重的头盔，对着镜子最后看了一次自己的容貌。接着我拉下面罩，走出了神殿。

团长已经只身前往理查德王的领地，他将和理查德王和苏丹王，借助兄弟会和骑士团的力量一举消灭穆阿利姆的势力。

在神殿门口，我拔剑朝空中划下一个十字，这是我们十字军的标志，也是给阿尼斯和阿亚曼的口信。

战友们，我马上就来了。

我跟随着团长指派的护卫小队，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墓地，这一路的平静更让我心跳加速。

墓地里人头攒动，城里的要人纷纷到场，我们这支铁甲小队走进墓地的时候，许多人都想上前和我打招呼，但都被身边的护卫制止了。

葬礼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我忽然注意到，在慕名前来的群众里，有一个穿白袍的男子不时抬头看看四周，似乎在确定什么。

是他，没错，是埃泰尔。

愤怒一瞬间就控制了我的头脑，我忽然拔剑，指向那个男子。身边的骑士们马上就理解了我的意思，健步上前围剿。

埃泰尔显然没有料到我们早有准备，被骑士们围住无法脱身。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仇恨，举剑向前冲去。

就在我冲向前的一霎那，我看到连衣帽下的埃泰尔笑了。

那是得意的笑容。

就在我被埃泰尔的笑容镇住的一瞬，他已经像流水一般来到我的身边，匕首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向我刺来。

只一招，只这一招，我已然败北。

冰凉的匕首刺入我体内，身上的气力慢慢流失，我再也握不住那柄陪我征



战多年的长剑，颓然倒下。

埃泰尔微微一笑，在我身边蹲下，伸手拿下我的头盔，看到我正微笑看着他，埃泰尔的眼神充满惊讶。

“不……不可能！这是巫术么？！”

“不……罗伯特早就看穿了你的行动，这是个陷阱……”我感觉到咽喉处的甘甜，硬是咽下即将涌出的鲜血。

埃泰尔惊诧万分，大声问道：“那罗伯特在哪里？！”

我闻言笑笑：“呵呵……咳……他去找理查德王了……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埃泰尔深陷的眼眶明显出现了急躁，低声道：“哼，碎片依然在我们手里，他找谁都不会有用的。”

鲜血已经渗出我的嘴角，埃泰尔的急躁让我得意，我毫不示弱地盯着他的双眼，坚定地回应道：“罗伯特已经想通了……他会联合兄弟会，一起讨伐你们……你们的末日已经来临了……哈……咳……哈哈哈……”

没想到埃泰尔竟瞬间恢复了冷静，用冰一般毫无感情的语调说道：“罗伯特没有杀我的理由，我刺杀的都是各地的贪官污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贪官污吏……？埃泰尔刺杀的明明都是我们骑士团的盟友，难道……难道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难道他只是穆阿利姆的一颗棋子？

我保持着骑士的尊严，微笑道：“包括我，你已经杀了我们九个人，这条理由不够充分么？”

埃泰尔的回答让我惊讶万分，他平静得像井里的水，低声道：“不，你数错了，是八个，我不杀你。”

我大吃一惊，问道：“可是……为什么？我难道不是你们的敌人么？”

埃泰尔从我身上拔下匕首，一阵钻



心的疼痛袭来，使我险些昏迷过去。他站起身，伸手整理一下自己的帽子，面无表情地说道：“因为你不是我的目标。我是一个刺客，我的眼里没有敌人，只有目标，这是我们刺客的信条。”说完转身离去，他空灵的声音却仍回荡在我耳边。

“刺客信条一，不杀无辜；刺客信条二，不加害同门；刺客信条三，绝对服从命令，低调行事。”

几十人的骑士团也没能拦住埃泰尔的离开，我躺在地上，看着弟兄们拿他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他离去。

我无法理解他的心理，和他所信奉的刺客的信条。在我们圣殿骑士的心中，只有效忠和战斗，敌人就是敌人，没有任何怜悯的理由。我们从来不问敌人是谁，有怎样的实力，只要是敌人，就必须击杀。这一点，也许和他们刺客的目标是一样的吧。

埃泰尔的平静和理智让我讶异，这个谜一般的男人像一首悠扬的阿拉伯乐曲，我听出了美好，却听不懂里面深藏的悲伤。

不久之后，理查德王的手下给我们带来一个沉重的消息，团长在和埃泰尔的决斗中牺牲了。

但奇怪的是，此时的我除了对团长的追思之外，却没有一丝对埃泰尔的恨。甚至阿尼斯和阿亚曼的死也不能阻止我这样原谅他，他也不过是这乱世里的一颗棋子，我们只是不幸站在了不同的立场罢了。

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改变是为什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是那个忠贞的圣殿骑士，为了维护骑士团的尊严可以随时赴汤蹈火。

也许是这场战斗让我成长了，也许是团长的觉悟使我更深层的去思考所有问题，骑士团的荣耀，骑士的精神，刺客的信条，甚至是战争的意义。

但也许，那只是因为埃泰尔的名字，它代表着猛禽，

或者是天子。

我的名字叫做艾玛尔，是一名光荣的圣殿骑士，隶属于伊斯坦布尔骑士团，是亲卫军的军士，高阶骑士。红白两色是我的色泽，我希望它永不褪色，即使这是个血红的季节。

我的名字也有自己的含义。

意思是希望。

全文完

编/YULA

真·三国无双5 初期人物设定图欣赏

无双武将的外表及服装都是以庞大数量的设定图为基础，在经历了多次改动和尝试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的。这里就为大家介绍一部分在初期阶段绘制的设定图。

厂商：KOEI	机种：PS3/Xbox360	类型：ACT

魏 夏侯惇



Xiahou Dun

已接近定稿的设计。脖子上系的围巾在定稿中去掉了。



Xiahou Dun

在被射伤的左眼上绑的眼带采用了缠绷带的形式。上衣的尺寸也比较短。

魏 典韦



Dian Wei

右肩也有一个雕刻的牛头。下半身使用了有光泽的布料，算是相对比较轻便的装束。

魏 司马懿



Sima Yi

将《真·三国无双4》中武器的羽毛装饰在领子周围。该设计比定稿显得更加华丽。

魏 张辽



Zhang Liao

用魏国的象征色——青蓝色主导了全面的配色。身上穿了上衣也是一大特征。

曹操



Cao Cao

头冠和披风相配合，营造出凤凰一般的感觉。是一套凸显君主威严气质的服装。

许褚



Xu Chu

铠甲的构成和定稿相比没什么变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背上背着一口炒菜锅。

夏侯渊



Xiahou Yuan

穿着宽松的裤子，上半身则有大胆的暴露。比定稿的风格显得更粗犷。



Xiahou Yuan

遮住了腹部、装束颇具大将风度的夏侯渊。头上还插了一根美观的发簪。

徐晃



Xu Huang

没戴头盔、而是系了一块头巾是最大的不同点。服装的主色采用了白色。



Xu Huang

果然还是头盔的装束比较引人注目。还添加了古代罗马剑士风格的装饰。

张郃



Zhang He

紧贴皮肤的感觉和定稿相同，使用了大量的皮革。是一套充满妖艳气息、风格比较大胆的服装。

曹仁



Cao Ren

厚重装束为主要特征的曹仁。初期还绘制了西洋风格的铠甲姿态。头盔则有种中世纪骑士的氛围。

曹丕



Cao Pi

没有任何豪华装饰的朴素外表。整体基调为白色，魏国的象征色——青蓝色也用得很少。

甄姬



Zhen Ji

裙子为西洋服饰一样的构造，强调的是胸部。往左右伸展的巨大头冠也是一大特色。



Zhen Ji

初期设定图的另一个版本。去掉了披肩，头冠上挂了一条犹如天盖的纱帐。



Zhen Ji

裙子上多了一些配饰。该设计用色相反，但构成已经十分接近定稿了。

吴 周瑜



Zhou Yu
将长发用发髻加以固定的装束令人印象深刻。服装也尽显奢华，充分营造出其高贵的气质。



Zhou Yu
和定稿服装相近的设计。腰部、左臂的宽松布料和垂下的头发是重点。



Zhou Yu
染成金色的短发，身穿铠甲，是一个颠覆了周瑜形象的设计方案。

吴 甘宁



Gan Ning
很有甘宁味道的设定图。铃铛挂在腰布的下摆上，头发分三股编成了辫子。



Gan Ning

披风营造出豪华的氛围。武器为棒状，和定稿有着很大区别。



Gan Ning

里面套着铁、皮制防具等重装备的甘宁。对喜好自由的甘宁来说，似乎是有点不便的装束。

吴 太史慈

Taishi Ci

铠甲以红色为基调，配色比较沉稳。没有头盔，代之以披了一条披风。



Taishi Ci

蟹型的头盔和丰富的用色使其比定稿显得华丽了许多。





Taishi Ci

没有半点定稿影子的朴素设计。很好地表现出了太史慈的忠诚品德。



登场作品：
《女神侧身像》
《女神侧身像2 希尔梅丽娅》

**“愿意与我同行吗？
你有选择生存的权利。”**

在世的人，对死者的思念越强，心灵的羁绊也越重。

尤其是那些原本就很脆弱的人，束缚会倍加沉重。

戚戚而生的，是谁？

撒手而去的，又是谁？

“挑选佣人和摘花有什么不同？”贝里纳斯曾这样说过。

“你和死神有什么不同！”艾美曾这样说过。

我选择人类灵魂的方式，和摘花又有什么分别？

女武神是什么？我只是个……死神吗？

“你当真以为神与人类之间有可能产生爱情吗？”

“你完全不了解自己真正的身分吗？”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这里玩耍。两个人……跟我青梅竹马的女孩，她的家……”

“果然……简直一模一样。”路西欧说道，“她的死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硬把她带走……”

“虽然真正想要你收下的并不是耳环……但如果你收下了它，或许……”

在幻境之中，一个银发的少女出现在了瓦尔基里的面前。不，准确地说，她们两人本来就是一体的。

“这些都是幻觉。可是，幻境之中也有真相存在。即使幻象消失，剩下的真

“罪人，亵渎灵魂罪无可赦！”

实也一定会在你心头萦绕。”普拉琪娜微笑着说道，“回到现实后，你应该做些什么？回忆……自己的心。以前的自己感受过什么，憧憬着什么……””

这些……这些……不可原谅！

“不——！”瓦尔基里大声哭喊了起来，如今的她已经完全记起了一切。

“我……我都做了什么……！”瓦尔基里像疯了似的冲破房顶，向着铃兰的草原方向飞去。

理查德连忙咏唱传送方阵将众人送到了铃兰的草原，而映入他们眼中的，则是瓦尔基里趴在草丛间四处寻找某样东西的一幕。

“冷静一点！”看到瓦尔基里这副样子后，亚琉哲急忙喊道。

“不！耳环、耳环……路西欧送给我的……”瓦尔基里一边哭喊着，一边继续不停地寻找，“那是、那是路西欧……路西欧！……路西欧……”

她低下了头，泪水不能自已地涌了出来。在刚才的那些幻觉中，她清楚地看到了不久前在水镜那里发生的一切。

金发的青年奋力攻向红衣的背神者，但他的每一次攻击都被对方轻易地挡了下来。再然后，红衣的男子——洛基毫不留情地杀死了他……

人类死亡后会变为灵魂，前往神界或冥界继续生活。但如果此时再度死去的话，那便意味着灵魂的彻底消亡。

永远沉沦，万劫不复……

“为什么，为什么就这样离我而去？我该怎么办？我已经没有补偿的机会……已经再也无法挽回了啊！”

瓦尔基里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了起来。

“不要……不要这样啊！”

女武神的哭喊声回荡在铃兰的草原上，久久无法散去……



“一起，活下去吧。”

◎蕾纳斯◎

在世人面前，她的名字是瓦尔基里，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诸神之黄昏而前往人间界寻找英灵战士的女武神，神格相当于第六级亚萨神族。但很少有人知道，所谓的瓦尔基里，实际上是一体相连的三位神祇。

人类死后转世轮回，神永生不灭，不死者则是不受时间束缚的存在。而命运三女神——长女亚莉、次女蕾娜斯、幺女希尔梅丽娅则共用一个幽体，在人和神之间轮回转世。

瓦尔基里总是以人类形态长眠，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转生为神，之后继续沉眠。而在诸神之黄昏即将来临之前，奥丁唤醒了此世的瓦尔基里——蕾纳斯·瓦尔基里娅。

瓦尔基里的职责是挑选适合成为英灵战士的人类的灵魂，将他们赋予神格带到神界，成为奥丁统领的亚萨神族的战士。不过虽然身为神，瓦尔基里却具有非理性的一面，意即其灵魂的选定标准相当人性化。瓦尔基里选中的英灵战士未必就是奥丁等神明所期望的勇者类型，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杰出人类。比如她可能会选一名只比普通人更富爱心的青年、或只有过一次善行的男子。也就是说，瓦尔基里根本就是按照自己的偏好来选择英灵战士的，而她本身也曾对自己所具有的复杂的人性化感情感到困惑。

在神格被唤醒之前，蕾纳斯的精神一直寄存在名为普拉琪娜的人类少女身上。在青梅竹马的少年路西欧的帮助下，



从小就受到母亲虐待责骂、甚至还险些被母亲卖作奴隶的普拉琪娜从家中逃了出来。但那时的她已经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因此在铃兰草原上由于吸入了过多铃兰的毒香而昏迷了过去。而在同一时刻，蕾纳斯的灵魂也被奥丁唤醒，在瓦尔哈拉以瓦尔基里的身分出现。

由于诸神之黄昏事关重大，为了让她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奥丁命令芙蕾封印了蕾娜斯身为人类（普拉琪娜）时的记忆。而如果封印遭遇意外被解除时，亚莉便会自动取代蕾娜斯控制这个肉体。

一次次地找到拥有不同人生的英灵战士，一次次感受人类那蕴含着喜悦与悲伤的心灵，蕾纳斯的心也渐渐发生了些许改变。而在成为英灵战士的路西欧那枚戒指的刺激下，蕾娜斯终于恢复了记忆，记起了身为普拉琪娜时的一切。但在同一时刻，亚莉的灵魂也接管了瓦尔基里的身体。

虽然蕾纳斯的精神体在亚莉的攻击下化为了碎片，灵魂险些永久消失，不过在理查德、梅尔蒂娜和亚琉哲的帮助下，她终于取回了自己的身体，并再次回到了瓦尔哈拉，迎战带来诸神之黄昏的那个男子——洛基。

在最终一役中，借助人造人身体重生、并意外拥有了成长能力的蕾娜斯以创造之力令被洛基毁灭的世界得以重生，并且凭借自己的记忆复活了包括路西欧在内所有死去的生命。在主神奥丁死去的这个世界中，她也成为了新的创世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代前传的《女神侧身像2 希尔梅丽娅》中，蕾纳斯也有登场，不过此时的她却是以创世神的身分出现的。在此就不进行剧透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玩一下游戏，或者等待我们之后也许会推出的《女神侧身像2》小说吧～



魅力时刻：

1.初次现身，由人转世为神，以身着婚纱、手捧花束的圣洁之姿现身于穹顶大殿之间。

2.铃兰草原，恢复记忆的女武神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3.末世之战，拥有了成长之力的蕾纳斯凭借奇迹般的创造之力令世界重生。

◎先祖之魂 失落的传承◎



先祖之魂 失落的传承

机种：PS3 | 发售时间：2007年6月21日
制作公司：Game Republic | 类型：A—AVG

文/清雨

“关于去世的母亲，我惟一的记忆便是她每晚都会给我讲关于某个村子的传说。”
“那个名叫雷姆利克的小村庄，据说在那里能看到已经死去的人。”
“为什么她写信告诉我她还活着？妈妈，为什么让我等了那么久？”

当年的《生化危机》，《鬼屋魔影》等游戏以其开创性的游戏方式，电影般的运镜、画面表现塑造出了一个崭新的A—AVG游戏理念，终结了冒险解谜游戏单靠文字和图片来开展剧情的历史，以更直观、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全新面貌出现在新一代的玩家面前。之后A—AVG游戏在整个业界着实火了一阵，其中不乏“《寂静岭》系列”、“《零》系列”等出色的后起之秀，它们的出现在题材和内容方面极大地拓展了这个类型所涵盖的领域。不过在近几年，除了《生化危机4》以外，其他几部同类型游戏似乎都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影响力与此类游戏鹊起之时的盛况相去甚远。如此一来，精明的厂商和投资者自然会把目光转向其他更容易获利的游戏类型，任一些钟情于此类游戏的玩家望眼欲穿，却只能盯着某些“老面孔”后面的数字不断变大。在这种情况下，Game Republic将在次世代主机PS3上发售的新作定位为A—AVG游戏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也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作为PS3主机初期的第一方游戏，这部作品代表了在硬件厂商鼎立支持下所应具有的技术水准，同时它还是一款大家期盼的传统游戏类型与新兴操作方式相互结合的作品，有太多人等着看它的最终表现。

尽管这是一部日本厂商的游戏，但在表现形式上采用了比较西化的风格。比如英文语音，主人公面部特征明显更像西方人等等。在怪物设计上也是如此，整体的线条比较粗犷，用色十分大胆，明显区别于许多其他日式游戏，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式游戏中的怪物形象。以上要素实际上都是对整个游戏剧情的事先铺垫，以便让玩家更好、更快地溶入到这个非常西化的游戏氛围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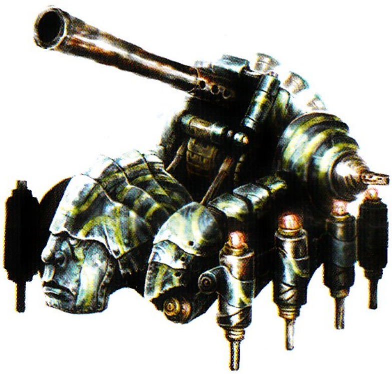
今年二十二岁的少女爱莲自幼父母双亡，脑子里只残留着一些有关母亲的细碎记忆。但在某一天，她突然收到了来自死去母



亲的一封信。在震惊和欣喜之余，她还是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倔强地来到了任何人都不愿接近的雷姆利克村——传说中能见到死者的村庄。爱莲按照信里的指示登上海边的悬崖后，坐在崖边的女性竟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海风刮了下去，尽管她拼命地向那名女子跑去，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正当爱莲站在悬崖边不知所措时，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声音的主人名叫凯兹，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对各种超自然现象非常感兴趣，一直致力于用科学原理来解释这些现象。他在不久前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一名陌生女子在电话中向他求救，理由竟然是“妖精要来杀我”，这简简单单的词句已经足以让他想方设法地来到这里。不过心急如焚的爱莲此刻并没有心情去理会凯兹的询问和疑惑，她径直朝悬崖下方的海滩跑去，希望能弄清楚那名坠崖的女子究竟是谁，此后两人便分别在村庄里以各自的方式展开调查。直到夜幕降临时，雷姆利克村才开始向它的访客们展现出自己真正的面貌。现世与异界、过去与未来的重合之地，来往穿梭的迷途羔羊，记忆缝隙中的悲戚往事，真相，究竟存在于遥不可知的远方还是伸手可及之地？

次世代的游戏当然应该具备次世代的画面，从CG到即时演算的游戏过场，几乎每一个镜头都能带给刚接触次世代游戏不久的我们十分新奇的感受。特别是在CG的细致程度上，其最终效果明显超越了PS3首发游戏之一《源氏2》。本作在色彩的运用上显得独具匠心，很多场景都带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刺激。在看到那些印象深刻的画面之前，笔者从未想过在标准的日式游戏中还会出现如此“惊栗”的图像。而游戏最大的创新之处莫过于与PS3手柄六轴感应机能的互动，此技术的运用大大增强了游戏时的投入感。进行这个游戏的时候，需要活动的不仅仅是手指，而是整条手臂，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孩提时代玩游戏时因过于激动而把主机扯落到地上的惨痛经历……当然，在游戏手柄都已进化成了无线设备的现在，不但可以有效地避免儿时那种尴尬，同时还能为我们提供更加新奇的体验。

剧情部分虽然奇幻有余，但新意不足，倒是独具一格的画面和崭新的操控方式给笔者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我们很难说销量平平的《先祖之魂》是否将A-AVG游戏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其中无处不在的创新却给所有喜爱这类游戏的玩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龙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5年12月8日
制作公司：SEGA	类型：A—AVG

“我……只有由美姐姐一个亲人了。”
“桐生，查出来偷走100亿的犯人是谁了！是由美！你在追踪的由美就是嫌犯！”

文/清雨

在众多A—AVG游戏中，“《如龙》系列”应该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我们在迄今为止的三部作品中找不到恐怖的病毒、神秘的宗教、消失的村庄，只有在电影中似曾相识的街景和典型的“极道”氛围，那铿锵有力的“大哥”声在整个游戏中此起彼伏，把笔者带入了一个曾经痴迷一时的世界之中。由驰星周小说改编的电影《不夜城》是笔者最喜爱的影片之一，场景如何精美，演员如何大牌倒是其次，关键是导演李志毅将小说中那种“无处可逃”的绝望感真实地表现了出来。而在看到《如龙》这款游戏的相关介绍之后，直觉便告诉我：这几乎就是《不夜城》的翻版。于是再次领略驰星周那严肃的文字，精彩绝伦的气氛烘托也就成了一种必然。也难怪，游戏和电影的主要情节都围绕着“歌舞伎町”展开，男主人公同样都是黑帮的一份子，身陷好几个帮派势力的斗争之中，最后杀出了一条血路幸存下来，但同时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游戏的情节显然更“大众化”一些，事件相对简单，留给玩家思考的空间也相对较小。不过纵观整个游戏领域，能把一个虚构的黑道社会表现得如此真实的，除了这部由驰星周捉刀撰写剧本的《如龙》以外，恐怕短时间内很难再出现第二个。

由于父母纷纷亡故，年幼的桐生一马只得在东京市内的一所孤儿院里度过自己的童年。不过他在这里遇到了两位与自己十分合得来的好友——锦山和由美，三人相互扶持着一起长大。当然，这期间还少不了父亲一般的风间新太郎不断向他们提供帮助。温柔美丽的由美渐渐成了桐生心中的挚爱，而对由美来说，桐生和锦山有时像亲人，有时像兄长，有时又像恋人。不过这种难以言说的情愫并没有影响三人之间的友谊，他们似



乎能够像过去的十几年那样，就这样平平稳稳地一直生活下去，如果没有发生那次事件的话……早在桐生和锦山十六岁的时侯，找不到出路的两人就在养父风间的引领下加入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东城会直系·堂岛组，他俩从此开始了在弱肉强食的“神室町”（其实就是现实中的“歌舞伎町”）中靠拳头和热血不断拼斗的生活。不过，黑帮毕竟是黑帮，两人的组长堂岛对由美的姿色垂涎已久，他终于在一个骇人的雷雨之夜将其掳至自己的办公室中……而闻讯赶来的桐生看到的却是低声哭泣的由美，举着手枪不住颤抖的锦山以及倒在一片血泊中的堂岛。为了所爱的人，为了宝贵的朋友，桐生主动向警察自首，承担了一切的罪名，这一决定为他换来了“枪杀大哥”的污名和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活。出狱后的桐生首先要面对的便是组织内部接二连三的巨变——东城会会长去世，金库中一百亿的巨款不翼而飞，还有已经升任为干部的好友锦山那张陌生而阴险的面孔。最让桐生揪心的，莫过于下落不明的由美，她似乎与那笔消失的巨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堂岛之龙”桐生一马的冒险，此刻才刚刚开始……

作为一款PS2主机中后期的游戏，单就画面素质而论，这款作品并没有带给我们什么惊喜。但它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使用了多少多边形，加入了多少华丽的特效，而是恰如其分的真实感。从人物建模到建筑物材质，再到整体的场景环境、街边器物、建筑物内设，无不透出一股浓浓的真实氛围。如果玩家们看过一些跟歌舞伎町有关的影片，一定能在游戏的场景中找到几个似曾相识的画面。这种关联不仅仅是为了给游戏提供一个相对比较真实可靠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在一般日本民众的印象中，一提到这条街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黑道”、“混乱”之类的词汇，所以这种先入为主的习惯性思维也给游戏氛围的成功构建提供了不少帮助，进一步加强了游戏时的投入感。

作为一部A-AVG游戏，动作要素在这款游戏中占了不小的比例，其特点可以用一个“狠”字来概括。人物打斗时的动作本身便相当凶狠，每一拳几乎都没有任何花架子，只顾竭尽全力地挥出，加上各种道具、器械的运用，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被如今各种华丽招式表现惯坏的玩家惊悚不已。拳拳到肉的刺激画面，再配合恰如其分的音效和适时的镜头切换，残忍之余又热血无比的“极道”战斗仿佛就在眼前。这也是“《如龙》系列”最吸引人的地方，让很多看不惯偶像剧式游戏的热血玩家对着屏幕高呼神作。不过，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影响也不言而喻，“暴力血腥”这个标签是无论如何也摘不掉了，CERO最终将其归类为“18岁以上对象”，这对销量的打击不可谓不大。但游戏本身的优秀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期待更多和《如龙》一样有着鲜明特色的游戏出现。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格兰蒂亚 II》 作者：饭野文彦（日）

魔物猎人——只要有钱赚，任何委托都会欣然接受的人。性格有些现实主义，同时非常讨厌宗教的十七岁少年里特离开了故乡，以魔物猎人的身分在外漂泊。一天，世界最大教派古拉纳斯教的神父突然给了他一个护卫神官的任务。在付出了几名同伴不幸牺牲的代价后，他们根据神父的进一步要求朝桑托海姆法国前进，并在旅途中得知有一种被称为“巴鲁玛碎片”的魔物正四处为祸，而后又了解到这种魔物是恶魔复活的关键所在。在寻找能阻止恶魔的惟一力量——神剑的过程中，里特与浑身散发着邪气的哥哥梅尔菲斯相遇，两人随即展开一场关乎世界命运的死斗……



坦白地说，这本书给人的感觉非常奇特。有些笔者很喜欢的桥段被改写得十分模糊，缺乏原有的意境。不知道是由于篇幅限制还是其他原因，但不管怎么说，一些对剧情起到转折性作用的关键场景的缺失终归让人有些不满。同时，那些希望在小说中看到里特等主人公的性格更加丰满、真实的读者可能要失望了，因为作者在改编时只加入了很少的心理描写，这应该算是这本改编小说的另一败笔。

《银河之星 露娜传奇》 作者：重马敬（日）



在开发农村布鲁格出生、长大的阿力克斯是一名十分崇拜传说中的英雄——“龙之主”戴因的十五岁少年，他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像他那样的英雄。某天，他和来自魔法行会的魔法师纳修、青梅竹马的少女露娜以及像猫一样的那尔一起，展开了迎接“白龙试炼”的旅行，据说完成这个试炼的人就能成为英勇的“龙之主”。试炼是艰苦的，不仅要翻过高山，穿越海洋，还要面对更加可怕的未知怪物。阿力克斯最终能够实现他的愿望吗？

这套小说一共有四本，从篇幅上我们也能看出来，它对游戏情节的还原度相当高。不仅如此，大量的补充情节和心理分析也为整体的效果增色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作是一部以大气之中又穿插着诙谐剧情而著称的游戏，当年号称“感动了一百万人”，小说作者在延续游戏魅力这方面是花了很大力气的。时而幽默、时而感人的对话被精心地分配在了描述之中，在阅读时，这两种情绪之间的转换没有明显的间隔，几乎都是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另一种氛围中，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深厚的功力。相信不管是原作的忠实拥趸还是根本没有玩过游戏的人，都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相似的乐趣。

《魔界战记3》　作者：　神代创（日）



在魔界之中有个名为邪恶学园的学校，魔王的儿子玛欧就是这里的学生之一。他不仅是个对“超勇者”十分感兴趣的优等生，还有着邪恶指数高达一百八十万的头脑，喜欢研究任何与邪恶有关的事物。而他最近的目标竟然是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击败自己那位身为魔王的父亲。当然，这个目标可不是那么容易便能达成的，特别是欢喜冤家贝莉尔在玛欧身边不停捣乱的情况下。外表娇小可爱的少女贝莉尔非常在意自己的知识和美貌，时常会因为受不了玛欧的调侃而失控，搞得整个学校鸡犬不宁……

之前十数部“《魔界战记》系列”的改编小说全都是由神代创主笔，相信他对这种风格的作品早已是驾轻就熟。《魔界战记3》理所当然地延续了游戏和之前几部小说的风格特点，在“笑”这个字上大做文章，或明或暗穿插在情节中的笑料自不必说，甚至连作者的叙述文字本身都带着明显的幽默感，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自问自答往往能引发出读者一阵难以控制的狂笑。仔细读完，你会发现书中人物的脑袋似乎全都有些“短路”，实在是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搞笑功力。

《无暇传说》　作者：　金月龙之介（日）

在无情的战乱延续了数年之后，一群有着超常力量的人类——“异能者”开始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他们受到普通人的敌视、排挤，一个接一个地被捕，陷入一种让人绝望的困境之中……某一天，居住在王都雷格奴姆之中的商人之子鲁卡·米尔达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魔神阿斯拉，飘浮在天空中宣称着对整个世界的霸权。后来，他又与被一个神秘集团追捕的少女伊莉娅·安妮米相遇，两人随即携手展开一场连接着前世因缘与世界未来的壮阔冒险。

这部小说由曾经创作过数部“《传说》系列”游戏剧本的金月龙之介主笔，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合理地补充了很多在游戏中不甚明了的情节，简简单单的几句叙述便勾勒出《无暇传说》独具特色的世界观，构建出一种能吸引人继续往下看的氛围。不过，在部分配角的性格、习惯等方面的改动似乎有些过了头，甚至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动，让人在阅读时会产生自己面对的完全是另外一个角色的错觉。虽然这些改动在作者看来或许是想让角色变得更加合理自然，但很多相对比较喜欢原作的玩家显然难以接受这种改变。



名场面 黎明时的分离

客座主持/卡伦　◎最终幻想Ⅹ　◎地点：飞空艇甲板

暗云散尽，旭日初升。

在远高过云层的斯彼拉的夜空下，我在飞空艇的顶部处开始了最后的异界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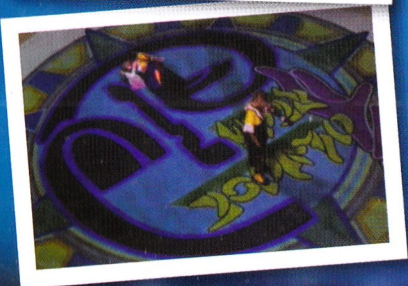
而在不久前，那位我自小便非常敬仰的人已经在辛体内的扎那尔港多变为了永远的幻影。

“继续吧。”当时的他看着我轻轻点了点头，示意我不要让舞蹈停下来，沉声说道，“这样，就好了。”

他慢慢环视着曾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同伴们，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在众人的注视中向着他们的另一侧缓缓走去。

“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十年了。”





当经过挚友之子的身旁时，奥隆淡淡说道。

“从今以后，就是你们的时代了。”

在其说完这句话后，无数幻光虫旋转着飞向幽暗的天空，而后四散而去。直至此刻，我依然无法忘记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幕情景。在以一个灵体的形态“生存”了十年后，他也终于完成了挚友的委托，从而可以安心地回到那个世界了。

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所以，我不能哭。

我紧紧咬着自己的下唇，泪水在眼眶中不住地打着转，但舞姿却始终没有停下。这是我的使命，不止是为了饱受了千年之苦的斯彼拉的人民，更是为了死去的父亲，为了想真正进入长眠的祈之子，以及为了以自己的生命帮助我击败辛的召唤兽们。

希瓦消失了，巴哈姆特消失了，伊弗里特消失了，不久之前便已死去的所有召唤兽们纷纷再度自空出现向我作着最后的告别，而后平静地化为原始的玛娜进入异界中。

而最后消失的，是辛。

又或者，说是艾本·罪更适合一点吧。

这位千年前扎那尔港多的最高领袖所操纵的最终召唤兽已经带给了斯彼拉的人民千年的恶梦，如今，也该到他和它进入完全的沉睡的时候了。

辛瞬间飞散，化为无数的幻光虫漂浮在夜空间，抬眼望去，天空上波光荡漾，看起来那就仿佛是夜晚中的海洋一般。整个斯彼拉都能够看到这亘古未见的景观。而虽然无法亲眼

看见，但我却清楚地知道，现在所有的人都静静地仰望长空，目睹着这将令他们回复永远都欢乐宁静的那一刻。

那是斯彼拉人梦寐以求的——永远的那基节。

可是……我呢？

祈之子们消失了，灵峰上的他们渐渐变为了一尊尊石像，然后化为无数个水泡缓缓浮向高空。在一千年前，为了逃离贝贝鲁的威胁，除一人之外，扎那尔港多人全体自杀于灵峰上成为了祈之子，并与艾本·罪一同将扎那尔港多复制于心灵领域（异界）中。但这也同时造成了辛对贝贝鲁，也可以说是斯彼拉长达千年的惩罚。不过，现在的他们早已原谅了自己的敌人，心甘情愿放弃了那甜美的梦境而即将沉入永恒的长眠中。

可是，在那无数张头像中，我却一眼便看到了那一副熟悉的面孔……

当发现自己幻光虫自自己身内缓缓飞出时，虽然在一瞬间面露惊愕的神情，但早有觉悟的他还是很快便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

"我……该走了。"他双手叉腰，强作笑容对我说道。

不要走……

我在心中拼命喊着这句话，但此时此刻却不知为何怎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不住地用力摇着头。

"恐怕不能带你去扎那尔港多了，抱歉啊。"

他回头又看了我一眼，好像在逃避什么似的，径直向前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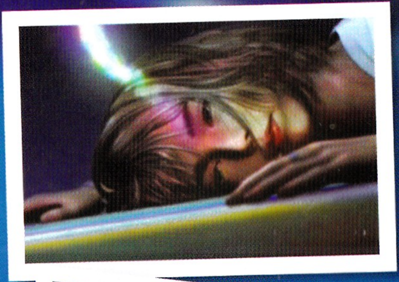
"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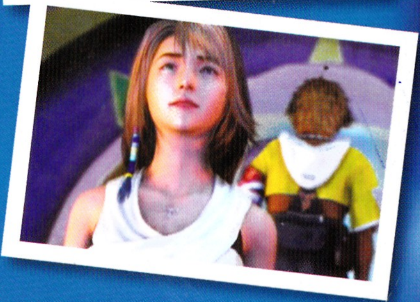
不要走……

"喂，以后还能再见面的吧？对不对？"琉库不甘心地问道。

他没有回答，依然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走向飞空艇的尽头。

初遇时他脸上那困惑的表情；鲁卡城欢快





的口哨声；那一声高过一声的欢笑，以及……幻光河中那一幕让我永远都无法忘怀的情景……

这些，都要成为永远的回忆了吗？

不要……走！

"尤娜！"

在基玛利吃惊的喊声中，我甩开一切向着他的方向飞奔过去，而他在面露惊讶之色的同时也下意识地向我伸出了双臂。可是，我却并未能扑到他怀中与其相拥在一起。

而是，径直穿过他的身体摔倒在了地上……

"从今以后……就是你们的时代了。"

没有最爱的人存在的……我的时代吗？

所有斯彼拉人都已经摆脱了辛的死亡威胁而重新获得幸福快乐的时代，那么……我呢？

没有他存在的世界，又有何快乐可言呢？

他哭了。那低声但却痛苦的抽泣传入了我的耳中，而与此同时，自地上漂浮而出渐渐幻化消逝的幻光虫，也悄悄滑过了我的双眼。

我背对着他，慢慢站起身来，将目光投向





了飞空艇下那被初升的朝阳染为淡红的云层间。

“……谢谢……”

这就是我此时，惟一能说出的话语……

而虽然无法看见身后的景象，但我知道他已走到了我的身边。

尽管他的身体已透明可见，尽管旋转飘舞的幻光虫告诉我他即将消散，但我依然能清楚地感觉到那坚实的双臂自身后轻轻将我拥入怀中，脸深深地埋入我的发间。

我默默地闭上眼睛，体会着那或许永远再也无法体会到的温暖。

这一刻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也许在别人眼中那只是一瞬间，但为何我却感觉那便是永远？

他的双臂松开了……

他的身体穿过了我而走向了飞空艇的另一边……

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他不会希望看到我哭泣的样子，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可此刻的我却再也无法遏制住那泪水突破泪腺。

他加快了脚步，渐渐地变为了奔跑的样子，但在我的眼中就如同慢动作一般，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背影，想将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深深铭刻于自己的记忆中，直到他纵身跃下飞空艇的那一刻为止，一直都是如此。

他的身体渐渐消失于朝阳与云雾间，就如同与天空融为一体般幻化散去。

再见了，自异界而来的客人；再见了，了不起的闪电球手；再见了，教会我吹口哨的人；再见了，我最信赖的守护者。

再见了，我最爱的人……

作为《最终幻想》这个品牌在PS2上的初次登场亮相，就如同当年首次出现于次世代机上的《最终幻想Ⅶ》一样，本作也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期望，甚至可以说，要远远超出之前众人的想像。无论是画面、人物、系统还是其他方面，我们都很少能听到有针对这部作品发出的不满声音，而作为RPG灵魂的剧情部分更是受到了玩家的绝大好评。

通过来信以及网上的各种意见可以看出，虽然不同人心目中本作的名场面各有所异，但众多人还是将目光聚焦到了两个地方——夜中的幻光河，以及那最后那令人黯然神伤的离别。相比之下，笔者还是更为欣赏后者，追根究底，还是由于那份淡淡的忧伤之情和东方人特有的含蓄手法深深地打动了我。

相信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在当初看到这一幕的同时，都应该会联想到《人鬼情未了》这部著名电影结尾处男女主角那深情的一吻。不过与其相比，也许是由于文化差异的缘故吧，我还是更欣赏SQUARE采取的手法。从头至尾，尤娜与泰达之间只有过两个字的交流，但这两字却远胜于万语千言，也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感觉。相比之下，美版的“我爱你”这三个字就让人怎么看怎么别扭了，中西方的文化果然还是存在差异的啊……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1.鉴于大多数读者都对CD形式的光盘难以接受，而CD—ROM目前还是无法恢复的情况，编辑部经过商议后决定，暂时先将CD改为MINI—DVD，使用电脑、DVD影碟机即可读取。欢迎大家对其中收录的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2.遗憾的是，改为DVD以后我们现在仍然无法提供电子调查表，在这里就告诉那些习惯寄E—mail的同学一个小窍门：目前最方便快捷的办法就是复制以前的电子版，并对照当期问题作出相应改动。还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游小说》，我们会为广大读者不断努力的。

3.粗心和细心的读者一定都发现了，本期的调查表尺寸增高增肥了好多，分布也作了一定调整，相信这下应该不会有人再抱怨填表累了吧。特别是背面，希望大家充分利用起来，尽情发挥自己的天分和创意哦！

《游小说》第13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32%
满　意：56%
一　般：11%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第二名：寂静岭 起源
第三名：龙背上的骑兵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阡陌花开——《战国BASARA2》同人
第二名：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第三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附读者评价选段

◇继上期小说整体平平无奇后，这期好得让人想哭……除同人没看、《寂静岭》太雷外，都想打勾。

◇看《寄生2》时我“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把《1》的内容忘得差不多了～不过阿娅和凯尔的进展也太快了，貌似连“拉拉小手”都还没有就……

◇《龙背上的骑兵》小说……说实在的在玩游戏时就被感动了一次，没想到还能再次以文字的形式重温，所以我对它的喜欢毫无保留。

◇对上期说《永远的旅人》像“永远的女人”那位读者表示强烈愤慨！这么好的小说，每个小故事都体现出了人性美好的一面，让人倍觉温馨……年轻人，多看些节奏舒缓的小说有益身心健康……晕！无意中把自己讲老了……

◇《阡陌花开》，只能相对来说不喜欢，因为读的时候总觉得有股BL的味道……《战国BASARA》里似乎政宗和小十郎或者幸村间总能发生点什么被大家捉住话题……低调点。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长沙·梁璋）减少一点日系游戏的小说吧，多弄点欧美的，整天都是魔法召唤兽的让人感到很烦啊！而且日系游戏剧情大部分都是软绵绵或慢吞吞的，不像欧美游戏剧情惊险刺激、应接不暇。希望能够照顾一下我们这些欧美化比较严重的读者。

这位同学需要了解的是，目前我们的读者中绝大部分还是对欧美硬派风格比较难以接受，看看前几期大家对《质量效应》的反馈就知道了。因此在选材上，目前我们只能做到优先照顾大部分读者的口味。当然根据具体情况，只要有合适的作品，我们还是会刊登这一类题材的。不知本期的《MGS》您以为如何？

（西安·叶子）最近的《游小说》被恐怖游戏占领啦，《寄生前夜2》、《寂静岭》、《零》……虽说都是不错的小说，不过这些东西看多了，对人的身体、心理的影响多少会有一点（我这人倒是没什么问题，曾经在看《咒怨》时居然睡着了……），总之不是特别喜欢。

看《咒怨》时睡着！？伤到自尊了……爬走~

这位同学，其实你忽略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游戏——《龙背上的骑兵》。虽说鬼啊、神的看多了也就习惯了，不过在看到人心中的黑暗时，就连翻译了这么多恐怖小说的夜蓝也感到了一阵恶寒……

（爬回来……）《龙背》恐怖么？虽说那个原声音乐是有点扭曲诡异，但也没有那些鬼啊怪的恐怖吧！

摊手……

（昆明·王潇）请众小编注意，请众小编注意，你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刊物名称为《游小说》，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再重复一遍，你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刊物名称为《游小说》，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请尽快停止与游戏剧情小说无关的任何连载，请尽快停止与游戏剧情小说无关的任何连载，否则你们将遭到肯他鸡爷爷的二次邮件攻击，over.

把枪……不，把按在鼠标上的手放下！

肯他鸡是谁？跟肯德基有啥关系么？－－

（桂林·文博）13期封面上的那个凉宫春日真的好卡哇伊！本人完全被她萌倒了！把书拿在手上，不去细看书名的话，别人还真以为是一本“动漫剧情专门志”呢！不过呢，ACG本来彼此不分家，这次封面真的很不错，赞一个！好想知道是哪位小编想出的主意，夜蓝给他发糖糖吃，期待能再次看见萌萌少女的可爱封面。最后问一句：众小编中真的有萝莉控存在吗？

（北京·Jackey）不明白为什么《质量效应》的评价这么差，难道《游小说》真的被萝莉控和同人女占领了吗？

萝莉控么……诚实地举起手……

我也举个手好了，虽然喜欢的就那么几个……什么？很明显我不是同人女啊，走掉的某人才是！

举手……提问：为什么是由我来发糖……||

互动空间 <读者交流篇>

（成都·李经纬）那个，为啥子恐怖游戏中总有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小女孩”？

说到小女孩，人们往往都会联想到天真、可爱、娇俏、美好等字眼，把这样一个形象放到危机重重的恐怖环境中，这种心理上的反差无疑会加深惊悚的效果。再说了，其实小孩子要吓起人来有时比大人更可怕哦。

我想，如果若隐若现的是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大叔”，会迫使玩家们拼命想解开谜题的动力失去不少吧……=_=

（上海·谷子）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无节假日；尽心尽力为读者考虑——不要钞票；全心全意为读者着想——白送小P；尽心尽力为读者思索——还缺什么？

这哪是做杂志做编辑，这是做牛做马偿还债务好不好……= =

（珠海·周一帆）彻底无语了，连着两期的《游小说》都被没收了！本来买到书时的好心情一下子被打破，面对着这本“实死”（14）期，我实在没有勇气再看T-T……如果高中不是封闭式的多好，那么我在家中安静、安心、安全的看书生活将会是多么美好！如果是素质教育多好，那么我即使在教室、宿舍看书也不会被老师、教官没收！！T-T

对这位读者的遭遇深表同情……不过这里也要郑重提醒大家，绝对不要在上课时看《游小说》哦！毕竟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任何课外书都是为读者们课外娱乐放松服务的，在课堂上被抓到的话则极有可能被当作“有害读物”处理，对大家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啊。

（西安·袁祯威）（西安·袁祯威）编辑部的众小编们，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看到那张自制的调查表时，请不要以为我是为骗PSP而做的，这其中是有原因的。话说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拿着刚买的《游小说》Go home（背景音乐《奔》）在路上，我还是先打开包装将游小说先大体月度了一遍（OKOK我承认，我只是看中奖名单有没有我），但是将书环视一遍后……不对，少了点什么。再看，书签、光盘都在……回执卡！我的书中没有回执卡！天啊，我仿佛看到那台PSP生出翅膀飞得越来越远（背景音乐《爱情鸟》）……于是本人小宇宙爆发，想让PSP离我而去，做梦（背景音乐《你好毒》）！然后，这张自制调查表就出炉了……有没有被我锲而不舍的精神打动？

嗯，本Y确实被你锲而不舍追求PSP的精神打动了～不过说实话，一开始我还真没想到中奖上面去，毕竟看名字就知道，这位同学也是我们的老读者了，一直在关注我们杂志的成长。所以在看到你那张自制的调查表时，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欣慰。高三学习紧张，没空寄调查表不要紧，只愿你在成功考取大学后还能继续支持我们，谢谢～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4辑 、总第15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最有青春气息的贺图

——广州 · aR.Dark

这次……终于寄出了……以前吧……都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表填完后，就把它悄悄地夹在课本中……没办法，谁叫我是懒人进化究极体呢……所以说……为表歉意，补送贺图一张，外加一句……生日快乐，游游……

PS：请问翔月兄正太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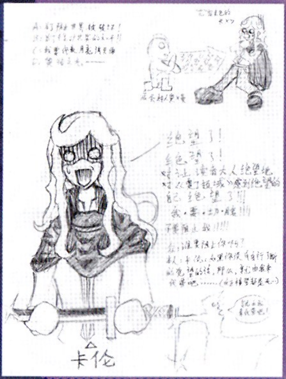
少女漫画的feel，不错！虽然一度苦想了半天他们都是谁，直到终于认出清雨和夜蓝后才陆续对上号……好吧我承认我眼神不好，可谁叫和尚褪去了袈裟，子云穿得像公主一样嘛。

感觉这位读者的懒人风格和我还有些相似～至于翔月是否正太……老实说本人和小编形象相似度还是满高的，大家就根据他的形象自行判断吧～

·在监督的名义下……

——漳州 · 邓怡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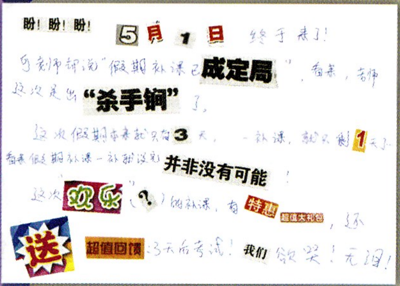
由于投递的原因，导致这位读者的来信在上期杂志出刊后才到达编辑部。嗯……虽然《奥丁》已经盛大回归了，不过鉴于13期引起的惊天骚乱，也为响应读者们提升催稿功力的呼吁（其实是某Y对可爱的画稿没有抵抗力），这里就借它给卡伦再次敲下警钟吧：卡少，看读者们对你用情多深，以后可别再让大家失望了哦！



·补课怨念狂想曲

——昆明 · 白铧

看到这个，我想起了以前那个男生暗恋女同学，遂剪下报纸铅字拼凑成"我注意你已经很久了"的匿名信用来告白的笑话……呵呵，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当一个人通过剪报的方式来写信，通常都是因为心里怀着无法言表的怨念。当然，笑话中的匿名信是断然没有我们这位读者的信来得有趣了。


盼！盼！盼！ 5月1日 终于来了！

可老师却说"假期补课已成定局"，看来，老师这次是出"杀手锏"了。

这次假期本来就只有3天，一补课，就只剩1天了。看来假期补课一补就没完并非没有可能！

这次"欢乐"（？）的补课，有特惠超值大礼包，还送超值回馈：3天后考试！我们欲哭！无泪！

《游小说》Tot.13中奖名单



★PSP
玉林 朱天石

★ACG精美周边

贵阳	耿若欣	吴江	成 斌	成都	李经纬
中山	何丽薇	天津	刘 骊	重庆	周川力
北京	熊文沫	南京	周 杨	西安	叶 子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PSP大奖）

《游小说》Tot.15 MINI-DVD介绍

新作影像：《潜龙谍影4》实际游戏开场、《Bleach DS 第三幻影》电视广告、《梦幻之星 便携版》开场动画

MV欣赏：《鬼泣4》主题曲PV

经典回顾：《最终幻想X》Ending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 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 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第16辑 6月下旬全国上市！

小编寄语



★5月12日下午，当朋友在QQ上告诉我有地震发生时，我还以为是平时那种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小震动，但当晚上得知初步统计的伤亡人数及详细报道时，我才真正被震惊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面对如此惨重的自然灾害，其间有好几次曾眼眶湿润，有些是因悲惨景象的感动，有些是被子弟兵、人民、官员精神的感动。有一段时间我险些对某些人和事失去信心，但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却让我对于自己身为中国人倍感自豪与骄傲。2008对于中国来说太坎坷了，但只要我们能够携起手来，一定能够成功地度过这一切！

★天佑四川，共度难关！



※若非亲身经历，永远体会不到彻骨的伤痛。这是人不在四川却身为四川人的我，在得知家乡发生大地震、并了解到伤亡的惨重时最先想到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如果换成了自己，是否能够直面亲人的离去，也不知道是否有勇气接受截肢之类的现实。可是，想想那些为了保全他人牺牲自己的善良灵魂，为了求生只能忍着剧痛伤害自己身体的勇士，以及尚未体验冷暖人生就早早逝去的孩子们……起码我们还活得好好的，又有什么理由在生活稍有不顺时便悲天悯人，感叹命运是多么不公？

※若非真正失去，永远难以悟出珍惜的重要。生命太脆弱，发自内心地珍惜自己牵挂的人吧，并且让他们知道。



◆每一次，开口之前都字斟句酌，可最后说出的话还是显得那么苍白。这种感觉很无奈啊。

◆前所未有的重大灾难将全世界中华儿女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不过我更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人不需要灾难的刺激也能如此友爱，如此慷慨，如此高尚，如此催人泪下。

◆"定理一：人，注定要忍受不可忍受的苦难。由此推导出定理二：所以，世上没有不可忍受的苦难。"——周国平《人与永恒》



Ⅰ缅怀死者，祝福生者。平安中国，平安奥运。

Ⅱ近来工作效率很低，事倍功半，还容易忘事，直让翔月怀疑自己是不是提前患了所谓的老年痴呆症……

Ⅲこれこそが、残酷な社会現実…（这就是残酷的社会现实……）



▲五月十二日，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

▲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一日，全国默哀三天，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生活好像变得简单起来，当夜幕降临，公寓周围的夜总会与酒吧的璀璨霓虹不再亮起，街边商店的促销广告不再响起……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受不了。

▲五月，我的几位朋友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个月份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很遗憾，我无法出席他们的婚礼，就在此祝福一下吧。

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四川地区发生里氏8.0级地震

举国之殇 全民同泣



不要忘！永远记住这一时刻！

站起来！13亿人支持着你们！

沉痛哀悼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愿逝者安息 望生者坚强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第16辑

6月下旬 全国上市



生化危机4
拯救总统女儿的特殊行动
寄生怪物所导致的重重杀机



坦克大战
旧经典，新演绎
带你见证截然不同的故事



潜龙谍影 孪蛇
雪夜中奏响基因之歌
伴夜色穿过黎明



奥丁领域
末日来临，终焉五兽全部现身
恢宏壮阔的最终篇章正式上演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悲剧的轮回上演，世事的无奈变迁
持续千年的梦继续娓娓道来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16辑

ISBN 7-88618-120-4
9 787886 181207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8618-120-4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